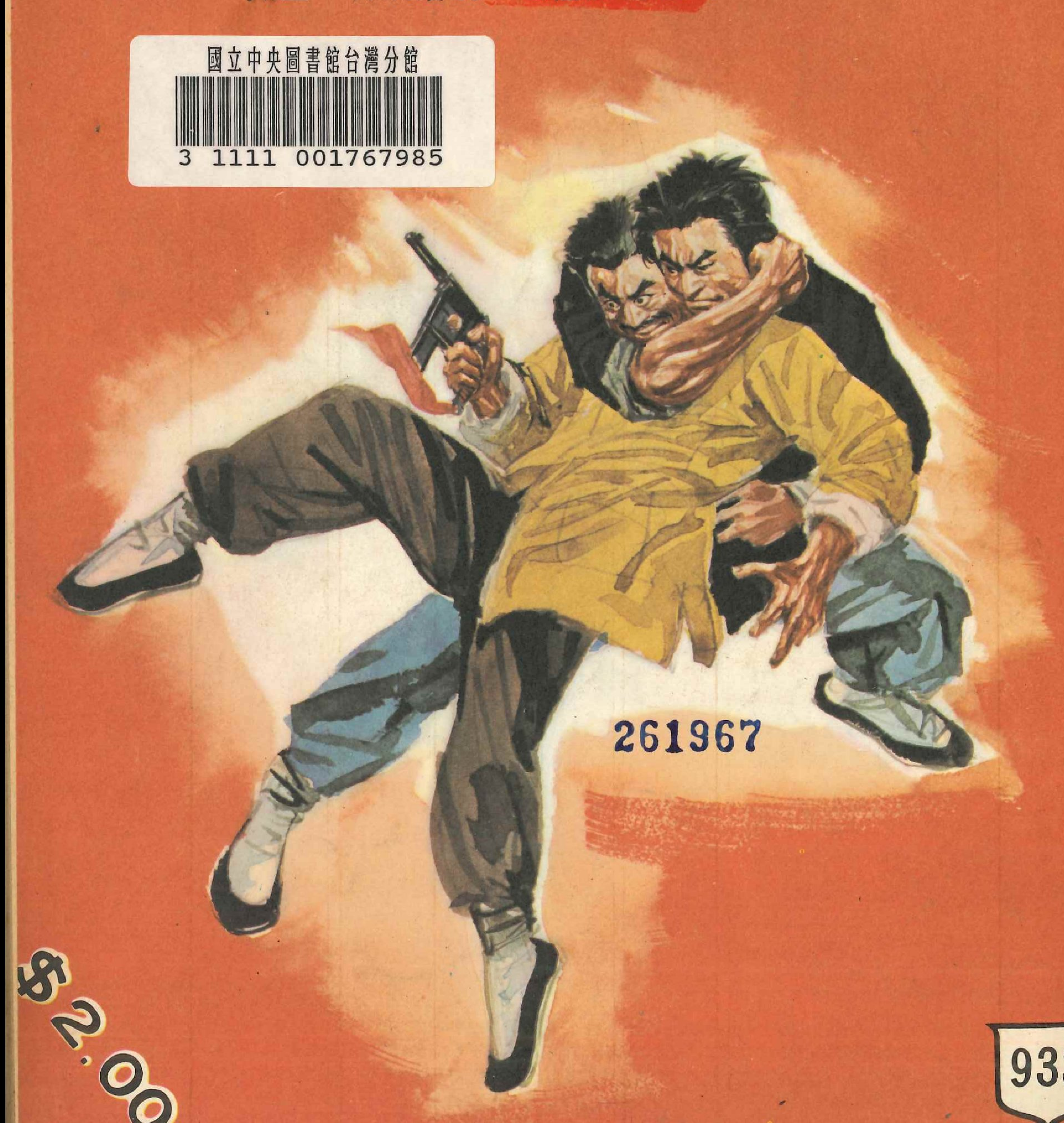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疾風勁草（艷俠傳奇故事）

本文情節曲折玄妙，行文秀麗簡潔，句句引人入勝，節節令人稱奇，男女主角刁頑伶俐，巧計制敵，怪招百出，妙不死言，人物栩栩如生，神氣活現。過程俠義感人。



$2.00

933

◀編 後 話▶

「疾風勁草」是今期特別精選刊出的巨型小說，本故事是「艷俠」故事集中之第五部，是篇也可說是該故事自刊出以來最精彩的一集，內容充滿迴腸蕩魄氣氛，感人肺腑，情節發展已達頂點高潮，令人莫測……郭飛鴻今番際遇離奇，屢陷厄境，驚險重重！他能衝破重重難關嗎？能化險爲夷嗎？要知道他的遭遇，不宜錯過本文。

***　　***　　***

臥龍生的正宗武俠長篇「春秋筆」故事近期高潮迭起，奇峯突出，霎俠自風閒映日崖再度出現春秋筆後，爭相兼程趕往，楚小楓一行人等，沿途更番遭遇暗襲，生命堪虞，神秘組織中人出沒無常，詭詐百出，令人防不勝防，要知一干豪俠義士怎樣披荊斬棘，搗破陰謀狡計，請密切注意本故事今後的精彩發展吧！

***　　***　　***

「鐵拐俠盜」呂偉良自從身受重傷，接受一項神奇電子裝配手術，變成了半個電子機械人後，由於不習慣北歐奇寒天氣，三俠等人在下期裡又匆匆南下菲律賓渡假，在碧瑤北部他們又突然遇上一件驚人的怪事，要知這件怪事是怎麼一回事，請留意下期刊出的「菲島僵人」，便有很詳盡的報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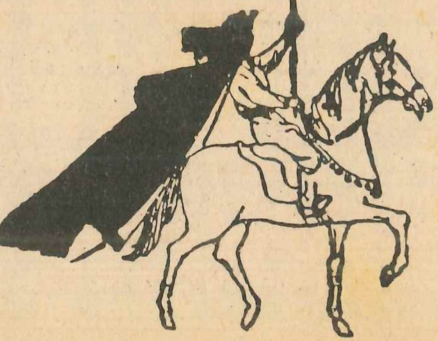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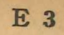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3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艷俠〕傳奇故事之五

蕭逸・文
盧令・圖

疾風勁草

硬拚玄功

已是陽春三月了，巍峨的山巖上，天空滿佈着厚厚的白雲，遠望去好像是一個深沉的瘦削老年人正在沉思。

郭飛鴻獨自坐在坡崗上，亦在深沉的望着對面那個瘦削的老人，這時，郭飛鴻留意「他」已經很久了。

瘦削的身子，瘦削的臉，一雙又長又白的眉毛——一根根像是銀針般的向外滋生着，尤其是頭上的那一頂紫色風帽，垂着拳大的一團絨球，便把此老打扮成眼前這副不倫不類的模樣，配同着他略似神經的舉止，不容你不對他多看上兩眼！

手上有酒，面前有菜，夕陽美景，難怪他頗能自得其樂了！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

——在說着這兩句話時，老人的一雙眸子顯然注視着飛鴻：「來吧，小兄弟，陪我喝一杯，如何？」

郭飛鴻這才發覺到，自己在注意他的時候，對方同樣也早就注意了自己了——

「不……」他怪不自然的推謝着：「你我素昧平生……」

「是麼？」

老人嗞着一嘴白牙發笑，一面抬手摘下了頭上的皮帽，郭飛鴻頓時怔住了。

——這張臉現在看起來，顯然「似曾相見」，只是一時却想他不起。

「對不對？」老人說：「我們原是見過面的……請坐，請坐，我這隻燒鷄還沒怎麼動過……」

負創遭擒

「這——」郭飛鴻盛情難却的便眞的坐下來了：「老先生如此慷慨，在下却之不恭了！」

「好說，好說——」老人一面爲他斟上酒：「相見並非相識，小兄弟，那一天在茶棚裏，我們不是見過一面麼——而且，我還知道，你有一身好功夫——」

郭飛鴻頓時愕然，只是後半句話，令他大爲納罕——

「老先生此話怎講？」

「怎麼講？」老人直直的盯着他：「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那一天大鬧法場，小兄弟，你的威風，可是抖足了，佩服！佩服……」

一仰頭，哈哈大笑了起來，聲震山岳，刺耳已極，郭飛鴻倒沒有料到如此一個瘦弱的老人，竟然會發出這麼充沛有力的笑聲，只此一斑，已可以看出此老的不凡了。

他驟然聽對方道出方才經過，不由心中一驚，當時面色一沉，推杯而起道：「老先生你是甚麼人，怎知在下所爲，請說個明白。」

老人伸出一隻白瘦的細手，拉住了他的衣袖道：「坐下來說話，放心小老弟，我不是官府裏的人，我們是無冤無仇！」

飛鴻忽然覺出一股絕大的內力，隨着老人手指傳過來，頓時整個身軀，止不住震動了一下，趕忙提聚眞力定住，等到老人放開了手，他才含笑又坐了下來。

老人那張從容的笑臉，微微現出了幾分驚異，飛鴻由老人動作中，已然知道對方是一個何等樣人，當時抱拳笑道：「老先生好精純的內力，在下險些出醜，尚未請教老先生大名如何稱呼？」

瘦老人搖頭笑道：「不對，不對，應該我先問你，小兄弟，你的大名是——」

飛鴻心中不悅，却也照實道：「在下姓郭，字飛鴻，老先生一路相隨，不知有何見教？」

老人把一雙長袖慢條斯理的摺起來，目光銳利的望着飛鴻道：「可能是好奇吧，小兄弟，你師承何人？此去欲往何方？也能見告否？」

飛鴻一笑道：「你我一面之緣，談此不嫌交淺言深麼？」

瘦老人白眉一剔道：「交情本是由淺而深。」

說時，眼角之下，現出了兩道怒紋，飛鴻不禁有氣，却笑道：「老先生你不答我的話，却一直問我，這是甚麼意思，話不投機，就此告別，再見！」

旋即站起身來，向着老人一揖而退，瘦老人雙目一翻，冷笑道：「慢着！」

飛鴻嘿嘿笑道：「老先生姓名都不肯賜告，這個悶酒還喝它作麼？」

瘦老人哼了聲道：「老夫姓名倒有，只是已久不示人，小兄弟你眞要知道？」

飛鴻點頭道：「自是眞的想知道，不過你如果不說，我也並不勉强。」

這老頭兒咳了一聲，點頭道：「好，我告訴你，我姓花，叫花明，我在老弟你這個年歲之時，人們送了我一個外號，叫做『病書生』……」

他那雙閃閃發光的瞳子，一直在注視着飛鴻的臉，說到此，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你可曾聽過我這個名字？」

「病書生……花明？」郭飛鴻輕聲唸了一遍，陡然打了一個寒戰。

「你聽過沒有？」花明瞇起了一雙細眼。

「沒有。」郭飛鴻搖了一下頭，道：「對不起，也許你老人家過去是一個名人，可是我不知道。」

說着，他慢慢把身子坐了下去。

「病書生」花明，面上帶出了一絲冷笑，道：「我却以爲你會知道的。」

飛鴻欠身道：「實在失禮得很，我……我不知道。」

花明嘿嘿一笑道：「郭兄弟，你胸前那口配劍，可否借與老夫一觀？」

郭飛鴻陡吃一驚，暗奇對方好眼力，自己這口劍，是繫在外衣內，隔着一件外衣，他竟能看出來，其觀察之力，實足驚人。

當時略爲猶豫，遂點頭道：「老先生好眼力。」

解開了外衣，把懸在胸前的那口「殘月」劍雙手奉上道：「請老先生一觀！」

病書生花明接劍在手，兩道白眉揚了一揚，一笑道：「果然不錯。」

說着，右手壓劍，已把這口短劍抽了出來，又還劍鞘內，然後遞還飛鴻道：「殘月古劍，老夫聞名久矣，今日一見，果然不虛，睹物思人，却令老夫想起了一位故人。」

飛鴻神色一變，忙自定心，花明已含笑問道：「雲鵬是老弟你甚麼人?」

飛鴻心中暗驚，表面却作出一副泰然神情道：「乃是家師！」

病書生花明呵呵一笑，說道：「失敬了。」

郭飛鴻由龜山「雲海老人」處，早已悉知師父雲先生與花明，石秀郎這兩個老怪之間的一番經過，所以仍照實吐出，乃是別有用心。

果然那花明一聲狂笑之後，一雙眸子直直的逼視着飛鴻，良久才道：「這麼說起來，我們不是外人，老夫倒要特別照顧你了。」

飛鴻聽對方語氣不善，可是却沒有想到，花明生性最是多疑，他此行的目的，主要就是要找那卦上所顯示對自己不利的少年，郭飛鴻如果不是雲鵬的弟子，已是難保不被他疑心，現在既知郭飛鴻就是雲鵬的弟子，自是疑心更盛，更不會放他過去了。

病書生花明的話聲一落，霍地一掌向着飛鴻肩上拍來，郭飛鴻對於此老早存戒心，這時見他雖是隨便的一拍，却也不敢大意。

花明掌式落下，看似拍擊，其實是抓，只見他五指彎曲，像是五支鋼鈎一般，直向郭飛鴻肩上抓了下來，出手之快，眞有如電光火石，一閃即至！

郭飛鴻大驚之下，右足向下一曲，左掌向上一托，用「白猿觀掌」手法反向花明五指上扣去。

病書生花明口中輕「喔！」一聲，身形一旋，如同一隻大鳥也似的，飄出了丈許之外。

這怪老頭一聲尖笑道：「好招式，我找的就是你了。」

飛鴻又驚又怒，怔道：「你找我幹甚麼?」

病書生花明身軀再次一轉，車輪也似的又到了飛鴻身前，接着瘦長的身子向下一矮，猛然間，他整個的身子，好像短了一截一般。

郭飛鴻既知此老是當今世上，最扎手的兩個老怪之一，對於他自是不敢大意，這時見狀，足下倒踩古井步，一連退後了五六步，冷笑道：「老先生，你我無冤無仇，何故欺人太甚?」

花明身子陡地一長，蛇也似的又竄到近前，怪聲笑道：「你裝得好像。」

就見他雙手向外一探，如貓撲鼠一般，向着飛鴻兩肩上搭來。

郭飛鴻這一次不再退縮，他要試一試老頭到底有多大的本事，雙臂一振，以「力舉雙鼎」式，向上一迎，四隻手陡的接實。

只聽花明一聲怪叫，身子大搖了一下，另一面的郭飛鴻，整個身子，有如斷綫的風箏一般，驀地被震得騰空而起，足足三四丈高下。

他身子就空一折，不偏不倚的正落在了一棵大松樹尖梢之上，一時之間，只覺得五內齊翻，雙目發花，全身的血液都好似要破身而出。

這一驚，郭飛鴻止不住，出了一身冷汗。

儘管如此，一個俠士的風度，却是要保持住的，他施展出師傳的「定力神功」，強自把散亂的眞氣，歸納於丹田之內，身子立在樹梢上，一任樹枝起伏搖動，本身却是穩如泰山。

這兩手功夫，使得那位狂傲一生的老怪物怔住了，正因爲如此，他更不能放過郭飛鴻，就見他仰天一聲狂笑道：「小夥子，眞有你的，能够在我老人家『翻天掌力』下倖免的，當世還不多見，小朋友，你原形畢露了。」

飛鴻怒目看着他，一語不發，事實上，他此刻五內如焚，只一開口，眞氣難免失散，那時可就保不住要吐出一口鮮血，而大傷眞元了。

病書生花明話聲一落，右掌向外一推，就聽得一聲爆響「卡察」，枝飛葉揚中，飛鴻所落身的那一棵大松樹，竟自爲花明凌空的掌力，攔腰劈爲兩段，推金山倒玉柱一般的塌了下來。

飛鴻在樹身倒下的一刹那，燕子似地竄空而起，然後飄飄如深秋黃葉一般的又落回地面。

這時，他才開口冷冷的說道：「領教了。」

病書生花明，足下陡然向前快踏了兩步。

郭飛鴻趕忙退後了兩步。

花明又踏前三步，郭飛鴻這回却只後退一步。

花明一聲狂笑道：「錯了，錯了，要是『燕門步法』，你就該後退兩步，豈有只退一步之理?」

飛鴻深有自知之明，由方才兩度交手的經驗裏，他知道自己要同花明正式動手，一定不是他的對手，對付這樣的厲害大敵，必須智勇虛實兼用才行。

當下，他朗笑了一聲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說自己見聞淺薄，反說我錯，我看你才是錯了。」

花明臉色一怒，道：「當今世上，焉有老夫不識的武功?你倒說說看！」

飛鴻不動聲色道：「我所踏的乃是『黃家八旗步』法，你却說是『燕門步法』，豈非是大錯了?」

花明又是一怔，冷笑道：「胡說八道，武林之中，上乘步法乃是『蘇』『燕』『秦』『李』，幾曾又來了什麼『黃家八旗步』法，簡直是一派胡言！」

飛鴻冷漠的道：「我倒要請教了，何謂蘇燕秦李?」

花明怒聲道：「蘇是蘇子蘭，燕是燕超，秦是秦懷玉，李是李廣，怎麼，你可曾聽說過?」

郭飛鴻抱拳道：「高明！」

花明滿面不屑的道：「蘇步是九上九出，燕步是二二三三，秦步是花花雨踩，李步是一虛三實，你這黃家八旗步，又是那裏冒出來的?」

郭飛鴻「哧！」一笑道：「所以你是見聞尚淺了！」

病書生花明冷笑道：「你如信口胡謅，老夫可要你好看！」

郭飛鴻冷笑道：「知爲知，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你既有『病書生』之雅號，却沒有讀書人虛心下懷之風度，令人好笑

，齒冷。」

花明一聲狂笑道：「黃毛小子，也敢教訓起老夫來了，好，你且說來！」

說罷，向前又踏了一步，郭飛鴻却後退了半步，接着一屁股坐了下來。

花明眉尖一挑，心忖道：「這又算是什麼玩藝呢?」

他那裏知道，這是郭飛鴻胡亂想出的玩藝，根本不成爲步法家數，其旨在以虛欺敵，可笑花明，身負偌大的奇能，一時反倒被蒙住了。

郭飛鴻這種怪步，使得他越發的戒懼起來，一時不敢冒闖，像他這一類的奇人，是絕對不作沒有把握的事的。

當時他嘿嘿冷笑着，眼角放出了凌厲的神光，道：「這也是黃家八旗步法?」

郭飛鴻哈哈笑道：「黃家八旗步，乃是一實二虛三點六坐，大不同於你所說的蘇燕秦李！」

花明箭眉閃閃道：「什麼是一實二虛三點六坐?怎麼個虛?又怎麼個坐?」

郭飛鴻又哈哈一笑，花明怒聲道：「笑什麼?」

郭飛鴻笑道：「我差一點上了你的當了。」

「上我的當?」花明更是胡塗了。

郭飛鴻點頭道：「可不是，我要是說出了這一實二虛三點六坐，你豈不是學會了?我平白無故傳給你一手天下奇絕功夫，而你却連一聲謝也沒有，甚至於還不領情，我豈不是成了壽頭了?」

花明低頭想了想，面色灰白道：「如此我不問你就是！」

郭飛鴻一笑，道：「我也是說到此爲止！」

花明一雙細目上上下下打量了飛鴻一刻，實在氣不過道：「你這黃家八旗步法一定要說出來！」

郭飛鴻笑道：「爲什麼?」

「因爲……」花明身子抖了一下道：「任何人不能欺騙我，你也不能例外，據我所知，天下根本就沒有這麼一種步法，你休想騙我！」

郭飛鴻冷冷的道：「信不信由你。」

花明狂笑道：「我當然不信，你是一個壞透了的小子，你騙不了我。」

郭飛鴻心中一動，暗忖，糟了，這老鬼怎地又聰明起來了，看來我必須要另施點花樣了。

兵法有言：「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用之於二人打鬪，則該爲，「鬪智爲上，鬪力爲下。」

郭飛鴻此刻面臨着生平未見的大敵！花明，若論實力來說，雙方相差甚大，郭飛鴻決不是對方對手，可是，他憶及龜山雲海老人之言，對於這位當世的雙魔之一，只能智勇兼取，不可憑一時匹夫之勇力敵。

他謅出這一套「黃家八旗步」，果然使得花明困惑不已，可是如果始終一成不變，亦難收鎭懾之效，所以郭飛鴻低頭不語，益發認爲他是情虛有詐，冷笑道：「小子，你怎麼不說話了?」

郭飛鴻哼了一聲道：「我已說過，信不信由你！」

說罷站起身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泥土，正眼也不看花明一眼，花明一聲狂笑道：「好，我就見識一下你的黃家八旗步，哼！」

雙足一點，揉身而上，這老魔兩隻留有長指甲的瘦手左右一分，直往郭飛鴻一雙肋骨上插來。

他身形一傾，郭飛鴻立時覺出力道像是一堵牆也似的，全面向自己身上壓來。

和如此一位武林異人對敵，必須要全心全意十分小心，任何的一點疏忽，都可能制命。

郭飛鴻早知他要出手，這時身形一閃，無意中使出了師傅的「小大乘挪移步法」，只一閃，已至八尺以外。

花明陡然一怔，狂笑道：「小伙子，你露了馬脚了吧，這明明是小大乘步法，你却來騙我是什麼黃家……」

「黃家八旗步法！」郭飛鴻一笑道：「一點都不錯！」

他說時按照「一實二虛三點六坐」胡亂的轉了一通，正當他要表演那「坐」字訣時，身形一轉，却發現病書生花明已立於身後。

這時病書生花明面上帶出了一種鄙夷的微笑，他似乎已經看透了一切，啞聲道：「看掌！」

掌心向下一沉，指尖作勞燕分飛之勢，一出手貼向郭飛鴻的背後，霍地向外一抖，郭飛鴻正在表演得很得意之時，怎會想到此一着?

這時候他是除了挨打一途之外，別無良策了。

不過郭飛鴻已由對方先到掌上，體會出這一掌，並無太大的功力，自己還挨得起。

無可奈何之下，他雙足一彈，緊跟着背上着了一掌，整個身子飛出了丈許遠，「噗！」一聲跌倒在地，雖是挨了打，他還是忘不了玩個花樣。

只見他身子一旋，面不改色的飄立一邊，哈哈一笑道：「老頭兒，你這算是那一手呀?」

花明見對方形同無事人兒一般，心中也不禁動了一動，固然是這一掌他意在試探虛實，並未用上十足內力，可是憑自己所浸淫的數十年掌力，那怕是一成，也能有「開碑碎石」之功，而對方這個小伙子，竟能無動於衷，這已是大不容易了。

這一刹時，病書生花明不再多疑，他已認定了對方必定是卦相中所示不利於自己的那個年輕人。

有了這個認定，花明不再留情了。

這老頭兒仰天一聲啞笑道：「小朋友，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今天倒要看看你如何逃開老夫手下！」

郭飛鴻心頭一驚，他知道「智取」已成過去，眼前將是「力鬪」開始的時候，當下略一定神，把內力貫注下體，使得自己下盤穩若泰山。

然後他向後退了幾步，使背部靠依在一株樹之上，嘻嘻一笑道：「花老頭，我勸你動手之前要三思而行，你不一定能是我的對手！」

花明目射精芒，一步步向前逼進。

忽然，他在郭飛鴻身前五尺處站定了身子，猛然雙掌一揚，只聽得「克察！」

一聲大響，郭飛鴻背後那株大樹攔腰倒下，大樹帽子倒下來的聲勢，有如天崩地裂，聲震山川。

郭飛鴻在這種情形之下，自是不能保持靜默，他只有竄身而出。

就在他身子甫一落下的當兒，病書生花明已如凌空的鷂子一般，一下貼近了他身邊，郭飛鴻左肩向下一坍，右手用「穿心掌」向外一抖，叱聲：「打！」

病書生花明停立的身子，不進不退，右手驟出，實實地接了他一掌。

這是雙方傾集實力的一次交鋒，郭飛鴻只覺得掌心一熱，由於他下盤內力充沛，身子不過是搖了搖，可是五內在這刹時之間，受了極大的震動，只覺喉頭一甜，心血一陣上翻。

郭飛鴻暗中道了聲不好，這口血要是吐出來，敗象立現，往後就不堪設想了，他眞沒有料到，對方竟然有如此眞純的功力。

他面色一變，强吸一口氣，不吐反吞，「咕嚕！」一聲，把欲吐出口的一口鮮血，硬生生嚥了回去，在殘枝敗葉飛揚中，他那傲岸的身子，兀自保持住原來的姿態，足下更是不移分毫。

病書生花明面色黯然了。

對他來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謎」，他眞不敢相信，天下能有如此一個年輕人，居然能實實在在的接下了自己一掌，他——郭飛鴻，身不搖，足不移，簡直如同無事人兒一般，至於對方內心的感受如何，他就無從體會出了。

就表面而論，花明氣焰立挫，那隻右手，也感到了陣陣痠麻，他心底吶吶的自語道：「好傢伙！好個厲害的小子——」

說着，他身子更不由自主的後退開了一些。

郭飛鴻在短暫的時間裏，得到了休息，顯然他已受了些內傷，可是，他眼前却不能表現在面上，對付這種大敵，是一絲一毫也鬆弛不得的。

他冷冷一笑道：「老頭兒，你看吧，這一個回合，你並沒有沾着上風，我們何不坐下來談談，你與我之間，到底又有什麼深仇大恨呢？」

花明一雙明銳的眸子，不住的轉着，他也是在用智力去分析對方的一切。

聞言後，這老頭兒桀桀笑道：「好的，小朋友，我倒要問問你了，雲鵬既是你師父，可是以我看；你的武功却在雲鵬之上，這是怎麼一回事？」

郭飛鴻冷笑道：「這些年來家師功力精進倍勝於昔，又豈是你所能妄斷的！」

病書生花明左右走了兩步，搖頭道：「不對，他武功絕不如你，也許你是他的師弟，那麼，你師父又是誰？快快老實告訴我！」

「雲鵬！」郭飛鴻冷然道：「我已經告訴你了！」

花明一聲冷笑，他在左右走步時，早已窺好了第二次下手的路子。

眼前這個少年，既經他認定對他不利的人，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放他活着離去的！

郭飛鴻自知方才一擊，自己五內已受了輕傷，此刻再要和對方交手，那是太不智了，所以他借着說話，暗中運氣調息，一方面他也在注意着花明的動靜，由花明的眼神中，他知道再次的攻擊又將要來臨了。

病書生花明桀笑聲中，右手五指，如同鳥爪似的彎屈了起來，郭飛鴻情急之下，忽然憶起了當日雲海老人傳給自己兩招絕招。

爲了救命，這兩招必須要施展得恰到好處，才能使對方知難而退。

他心中有了主意，面上越發顯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微微的笑道：「花明，你還要打麼？」

話方出口，紫帽儒衣的花明，已自他右面湊了過來，郭飛鴻也右手就在這時緩緩擧了起來。

花明發出了一聲怪嘯，鷹爪也似的右手，伸縮之間，看起來驟然長大了幾乎一倍，這種「巨靈金剛掌」，郭飛鴻還是只聽傳說，而從未曾親眼見過。

這種掌力驚人的威力，郭飛鴻是久仰了，只要容他把內力吐出來，自己要想再保全這條性命，可就妄想了。

郭飛鴻就在這危機一瞬間，身子一幌，冷叱道：「老頭兒你欺人太甚！」

隨着叱聲一抖腕，把雲海老人所傳的一手「海天一綫」使了出來。

這招式看似無奇，其實乃是雲海靜悟中，針對花明武功而創設出來的絕世奇學，只見郭飛鴻右手一翻，左手駢指如刃，由右腋下遞了出去。

花明面色一變，口中「唔——」了一聲。

奇怪的是他那麼凌厲疾快的勢子，竟然會被郭飛鴻這種看似無奇的招式阻止住了，他一聲驚呼之後，整個身子霍地退了下來。

郭飛鴻在他驟退的同時左足向前猛然踏進了一步，左手二指由上而下，正正地劃了下來。

病書生花明更吃了一驚，一雙大袖霍地一抛，作飛蟲狀向後再次撤身，可是他的寸進尺退，都早在雲海老人神機妙計中，是以這「海天一綫」早已把他退路也封死了。

隨着郭飛鴻指力向下一劃，花明「眉心」「心坎」「咽喉」「丹田」四處穴道，全都暴露在郭飛鴻的混元指力之下。

花明這一驚，不由他打了一個寒顫，總算此老一身軟硬功夫，已達化境，他竟然能在必死的情況之下，絕處脫生。

他那瘦削的身子，就像是一條綢緞也似的，飄然貼地，全身看過去作波浪狀，疾移一尺，郭飛鴻如刃的指刀，頓時走了個空。

儘管如此，花明那一襲儒士的直綴，已是由上而下，如同被剪了一般，整整齊齊的開了一道大口子。

這種情形之下，一任病書生花明再厚的臉皮，也不能再裝作不知，同時他也是實實在在爲對方的絕世武功所敗了，灰白的面頰，帶出了一種極爲難看的笑容，向着郭飛鴻點了點頭道：「小朋友，這一手功夫好厲害，老夫見識了！」

郭飛鴻這時呆立一邊，一言不發，他是在想，雲海老人傳給自己用來對付花明

的只有兩招，自己已用了一招，如果對方再不服輸，自己可就危險了。

花明之言，頓時觸動了他一點靈感，當下冷笑道：「老朋友，見好就收吧，承教，承教！」

說完抱了抱拳，轉身徐徐而去！

他每走一步，內心都在担着一分驚險，因爲像病書生花明這種奇人，每發一招，那怕是擧手投足間，也足可制人死命。

可是他一步步走出去，直行出十丈以外，並未見病書生花明再猝起發難，至此，他才長長吁了一口氣，並且知道，一場風波大概是到此爲止了。

郭飛鴻站定了脚步，徐徐回轉身來，暮色中，病書生花明仍然站立在那坡崗之上，怔怔的望着自己，也許是因爲天色太暗的關係，他面色顯得出一片灰白。

這個魔頭，如今正陷於極度的痛心驚嚇之中，他不明白，甚至於無法猜測，對方那奇妙的一招，是如何發出來的……

這時間，他在搜盡枯腸的想想想……

郭飛鴻提了提眞氣，知道自己已受了內傷，可是自己無論如何，總算已經找到了要找的人，達成了雲海老人的交囑自己的初步任務，往後如何下手，只有稍待再說！

他想進一步探查病書生花明的根底，可是他身受內傷，已不容許他冒險行事，反正花明既在此出現，一天半天他是不會走遠的。

在沉沉的暮色裏，他找到了拴在樹上的馬，翻身上鞍，順着驛道，一直行了下去。

× × ×

「福昇客棧」已掌上了燈，郭飛鴻的馬，越過了客棧，却在一家叫「元記」的藥舖前停了下來，這時，他只覺得全身無力，五內如焚，那强壓住的一口急血，終於忍不住在這時嗆了出來。

一個店夥嚇得丟下了手上的小秤，跑出來道：「客官你怎麼啦？受了傷啦！來，進來坐會吧！」

郭飛鴻吐出了這一口血，倒覺得五內舒服多了，這時他牽着馬，搖了搖頭道：「不要緊，爲我配一份藥！」

夥計趕忙回頭倒了一杯水，郭飛鴻接過來喝了一口，道：「桃核仁五錢合象貝七分……」

夥計高應道：「有！」

郭飛鴻接着念下去：「坎離鐵砂，加熱醋拌和，以牛皮紙封之，合計斤半！」

店夥計摸了摸頭道：「唷……這玩藝兒怕不大好找……行！有！」

「取桃仁象貝研粉，用黃布包裹，共置紙袋，趁熱快快取來！」

夥計領命入櫃，三個小夥計，都放下了工作，趕着爲飛鴻弄藥，一個身着夏布衫的小老頭，大概是這「元記」藥號的掌櫃的，笑嘻嘻步出來道：「這位相公，你進來坐一會吧，是受了內傷吧！」

郭飛鴻略一遲疑，點點頭，道：「也好！」

邁步進入藥舖，老先生拉開一扇門，內有一個小暗間，設有一張木榻，原來他這藥舖，除了爲客配藥之外，還代人療傷看病，內外傷都治。

這時掌櫃的點起燈，道：「解開衣服，讓我看看你的傷！」

郭飛鴻接過了燈，沉聲道：「不用，我自己會，你快取藥來吧！」

小老頭怔了一下，轉身走出，郭飛鴻隨即解開了上衣，就燈下一看，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心說：「好厲害的花明，我這條命眞是揀回來的了！」

燈光下，他整個的胸肋間，浮現出了一片暗紫顏色，這正是被內炁眞力所傷的顯明現象，若非是郭飛鴻內功至厚，只此一震之力，已足可碎其內臟有餘了，而現在，却是一時岔氣所致，只須去了瘀集在五內的一腔炁氣，就可還好如初了。

店夥計推開門，手中捧着配給郭飛鴻的藥袋，嗞着牙，連連叫道：「赫！好燙，客官你這藥怎麼個用法？」

郭飛鴻接過來道：「你退下去！」

然後他把一件外衣撕成了尺許寬的一條長帶，把那件皮紙袋，緊緊地纏於胸腹之間，一股奇熱如焚的熱流，驟然攻入內腹。

這一刹時，郭飛鴻這位鐵打的漢子，也痛得哼出了聲，刹時間，汗水洗面而下，他掙扎着坐上木床，雙膝盤空，牛喘了起來。

這眞是痛穿心肺的一刻，整個腹內，彷彿是有十萬雄蟻在咬嚼着，那種痛楚，可眞不是一個人所能忍受的。

可是過了這一刹時，痛楚慢慢減輕了，郭飛鴻整個人彷彿被洗了一個澡似的，汗水浹背，再試着運行一下氣機，已是大爲通暢。

他睜開了眸子，解開了布條，把牛皮

紙封由胸肋間取下，人喘成一團，他全身血脈氣道雖已通暢，只是新傷方癒，全身上下却是半絲力氣也沒有，倒身在木床上，呼呼大睡起來。

就在這時，藥舖前出現了一個紫帽瘦高的老人，他那雙細長而閃光的瞳子，打量着門前的那匹馬，頻頻冷笑不已。

店夥計見狀驚異的上前招呼道：「老先生要抓藥麼?」

瘦老人哼了一聲，說道：「我是找人的!」

用手指了那匹馬一下，又道：「這匹馬的主人可在這裏?」

店夥計怔了一下道：「不錯，是一位相公，老先生要找他麼?」

紫帽老人點頭道：「我自己進去……這位相公可是受了傷了?」

店夥計點頭道：「不錯。」

瘦老人面上一喜，遂冷冷笑道：「我是他朋友，請帶我進去見他!」

店夥計那知內情，當時回身一指道：「那位相公，就在裏面房中上藥呢!」

瘦老人搶進店內，推開了房門，只見郭飛鴻仰面睡着，一燈如豆，老人身形微幌，已至床前。

他那雙細長的眸子，在郭飛鴻上身轉了一轉，冷冷一笑，心忖道：「果然他已受了傷，我差一點被他騙了!」

想着一隻瘦白的右掌緩緩舉起，正要向飛鴻頂門上按去，轉念一想，他又收回了手。

他想：「花明不是趁人於危之人，豈可為此勾當?再者，他背後到底有些什麼人?是誰要他來暗害於我的?這些我却不可不弄個清楚!」

想到這裏，他暫時止了殺機，閃爍的目光在郭飛鴻身上一轉，駢二指隔空向着郭飛鴻臍下「氣海穴」上一點，郭飛鴻倏地打了個哆嗦，頓時就不動了。

然後他找出郭飛鴻的衣服，為他穿好，把他揹在了背上，開門步出室來，對舖內人道：「我們要走了，他傷得不輕!」

掌櫃的笑道：「老先生，這相公的一兩藥錢還沒給呢，你給了吧!」

病書生花明丟下了一塊銀子，走出店外，然後跨上了郭飛鴻的馬，蹄聲得得一路放馬而去。

古墓受辱　遇救脫險

白晝的強光，使得郭飛鴻一雙眸子十分刺痛，他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從夢中醒來，却意外地發現，自己竟是處身在一個類似地窖的地方。

這是一座半圓弧形的地洞，四壁以及室頂，全是青色的大石砌成，正面上方，開了一個洗臉盆大小的天窗，那刺目的陽光，正是由那裏照射進來，整個室內充滿陰森潮濕而冷冽的空氣。

郭飛鴻猛地坐起身來，更發現自己一雙足踝，為兩根細若小指的黃色透明帶子緊緊束着，整個身子是被繫在一方極大的青石之上。他搖了搖頭，忖道：「天，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會來到了這個地方呢?這是個什麼地方?」

記得昨晚自己在藥舖內療傷，不久入睡，怎麼一覺醒來，會來到了這裏?

想到此，他跳下石塊，覺得雙足上那兩條繩子，似乎有相當的彈韌力，可長可短，試着運功去掙斷它，一任他施展出全力，竟不能斷其分毫。

他立刻意識到，自己是落入某人掌握中了，這人必定是那花明無疑。

郭飛鴻內心不禁浮上一層悲哀，想不到自己竟然會落在了他的手中，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他坐在那塊類似石床的大石塊上，靜下心來思索了一陣，又試了試內功眞力，經過一夜的休息，已然完全復原。

這是一間奇怪的建築，它的形狀說難聽一點，很像是一座大墳墓，只是那裏會有如此大的墳墓?整個面積足足有十丈見方，其中，除了郭飛鴻所睡的大石床外，好像還有些其它的東西。

郭飛鴻此刻不得不抱着逆來順受的心情來承受現實的遭遇，他是一個遇事極為冷靜的人，他想如果是眞落入病書生花明手中，要想逃走，只怕暫時是不可能了。

現在他細細的觀察一下這室內的一切，在他左面有一塊同自己所睡同樣大小的石塊，兩者間距離約有兩丈左右，奇怪的是，在這兩塊大石旁邊，各立着一個魁梧的金甲武士。

兩個武士當然並非是眞的人，而是用鋼鐵所鑄成的，金黃色的盔甲，都長着綠茸茸的一層霉菌，看上去至少在此立有數十春秋，也許還要再久一點，因為由兩個武士的裝束上來看，已不是今日士兵所流行的盔甲，說得遠一點，應該是屬於「宋」朝末年時期的裝束。

郭飛鴻不禁為眼前的一切，引起了極度的好奇，目光繼續的四處望着，他已經意識到，這地方的確是一座墳，是一座頗具規模的大古墳!

他又發現到，兩個石床之間，還有幾盞生了銹的燈檠，在四周的青石牆上，刻有很多不同的花紋，沿壁有十數處燈座，可以想得出，一旦點亮了這些燈，這座古墳內必定是相當明亮，整個的墳內，還開有十數個通氣照明兼用的天窗，因此白天這墳內仍然有光亮，不至於黑不見物。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座墳?是誰匿住在此?為什麼自己會被關在這裏?郭飛鴻還一時想不透。

他緩緩睡下了身子，目光視向室頂，只見無數的蝙蝠倒吊在頂上，由此可知這座墳平日是人跡罕至的一座荒涼的墳了。

忽然他想起了自己那口愛不離身的寶劍，不由探手向胸前摸了摸，已然沒有了，可是目光一掃，却意外發現壁邊這一個石几上，平平的置着自己那口殘月古劍，還有隨身所帶的銀兩什物，一樣不少，只是那石几距離自己太遠，無法拿到手中。

很顯然的，對方已在自己身上搜查過了，郭飛鴻心中戰抖了一下，探手在肋下摸了摸，眞是萬幸，雲海老人贈送給自己的那枚「如意金幣令」，居然還在身上。

因為這枚「金幣令」關係至大，所以郭飛鴻一直是極為小心地收藏着，他把它平平貼在肉上，外面用一塊人皮貼上，如此隨身携帶，可謂萬無一失，想不到自己一時聰明，果然有了用處，否則一旦為花

明搜出了這枚金幣令，身份暴露，自己怎還會有命在?

想到此，他眞是暗中慶幸不已。

正當他思緒起伏，不可遏止之際，猛然發現壁頂的蝙蝠一陣騷動，紛紛奪窗而出，萬千黑翼展動之間，有如風捲黃葉，令人眼花繚亂。

就在這蝙蝠競飛的當兒，一個瘦長的人影，有如無常鬼一般，悄悄移到了郭飛鴻身邊。

郭飛鴻驀地側首，看見了這人那張蒼白的瘦臉，正是當今宇內雙魔之一的病書生花明。

這時，只見他穿着一件黃格布的長衫，長度幾乎蓋到了脚面之上，他身子畢立，飄忽而來，乍然看過去，眞像是個鬼也似的。

他低頭看着郭飛鴻，良久才動了動嘴皮子道：「你醒過來了麼?很好!」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明人不做暗事，花明，你趁我不防時，把我點了穴道，移送至此，算是什麼英雄?」

花明白皙的瘦臉上，炸開了兩道笑紋，喃喃的道：「小子，我差一點為你騙了，你原來已受了我的掌傷——嘿嘿……」

郭飛鴻哂然道：「可是我對你也手下留情，否則你怎能逃過我『海天一綫』那一式絕招?」

病書生花明那張白臉，看來更白了，他鼻中哼了一聲，說道：「那是我一時大意，不出三天，我必可想出破你那一招的手法!」

郭飛鴻沉聲道：「花明，你永遠勝不了我，就算你想出了破我那一招的手法，我還有更厲害的招式!」

花明全身一陣戰抖，細目極張，吶吶的道：「你胡說，當今天下絕無一人能是我的對手!」

郭飛鴻嘴角一披，不屑的道：「那可不一定，不信你鬆開我，我們再比一番試試如何?」

病書生花明白眉一揚，正要解開他足上的繩索，却又森森的一笑道：「你是一個鬼計多端的小鬼，你想這樣我就會放開你麼!你是作夢!」

郭飛鴻朗笑了一聲道：「你不敢!」

病書生花明一隻鷹爪也似的手掌，比了一下道：「我要用『鶴爪功』抓碎你的頭顱，使你濺血就地!」

郭飛鴻一笑道：「生死有命，只要你承認不敵，請便!」

病書生花明氣得面色如灰，後退了一步，雙手輕撫，改憤怒為祥和，輕笑道：「你眞是一個精靈的小鬼!」

郭飛鴻冷笑了一聲，道：「花老頭，我實在不明白，你何以要如此害我?為什麼?」

花明森森的一笑道：「你以為我不知道?」

「知道什麼?」郭飛鴻驚訝的問了一句。

花明目射精光道：「你是那個老和尚派來的可是?」

郭飛鴻心中一動，作出益發迷惘的樣子道：「什麼老和尚?那個老和尚?」

花明眼珠子一轉道：「算了，你必定是姓石的派來暗害我的，哼哼——你還想狡賴?」

郭飛鴻一怔道：「老和尚姓石?」

花明瞋目道：「石秀郎，他必定是指使你來暗害我的人!」

郭飛鴻哂道：「我看你簡直是胡猜，石秀郎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也不知道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你告訴我一下可好?」

花明盯望了他半天，面色少霽，道：「你眞的不認識這兩個人?」

郭飛鴻怒聲道：「當然是眞的，你怎麼亂問我一些莫明其妙的話，誰是老和尚，誰又是石秀郎呀!」

花明呆了呆，一雙瞳子來回的在郭飛鴻身上轉着，突又冷冷的道：「我不會就這麼容易的相信你，這件事我會慢慢的調查清楚，如果你眞是無辜的我會放你!」

郭飛鴻冷笑了一聲，說道：「莫非要我在這塊大石頭上，等候你慢慢的調查清楚?」

花明一笑道：「有什麼不可以?這地方很好!」

說着用手指了一下四周，接道：「這是宋朝神宗皇帝御弟靖南王的墳塚，雖然歷經數百年，這墳塚仍然完好如初，這地方也是我南來安身的地方，住在這裏遠比你住在客棧裏舒服多了。」

郭飛鴻坐了起來，說道：「可是，我的脚——」

花明啞笑了一聲道：「不用愁，這東西不會使你受傷的，只是你要想弄斷它，却是不能够，這是我當年在南海一條巨鮫身上，取其筋焙製而成的!」

郭飛鴻暗暗吃驚，心忖難怪它如此強韌，原來竟是鮫筋所製。

花明冷冷一笑又道：「你放心，雖然你逃走不能，可是你仍有相當的活動範圍，平日必需的行動，不會受限制的!」

用手指了一下，他又道：「這裏有個暗門，離你很近，你可以隨時進出，至於三餐，我吃什麼你也吃什麼，這不很好了麼?」

郭飛鴻微微一笑道：「看來我也只好如此了——」

病書生花明在附近走了幾步，落坐在另一塊大石之上，一雙手交叉在胸前，猛然跳起來道：「我看你還是說了吧，你不要惹我發脾氣。」

郭飛鴻冷笑一聲道：「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病書生花明凌厲的目光，向他看了一眼，點了點頭道：「好，我終有辦法對付你的!」

說罷站起，飄然而去，古墳內頓時歸於安靜。

× × ×

一天，兩天，三天——

花明都沒有再來，郭飛鴻除了在貯水池內，獲得一點必要的飲水之外，竟是粒米未沾。

幾天不吃飯，固然對於一個武技內功均臻上乘的人，構不成致命的打擊，可是却能消蝕一個人的體能。

第四天過後，郭飛鴻已感覺五內如絞，人也有些飄飄然了，他現在才知道，花

明對自己是使出了殘忍的飢餓手段，要想用飢餓來迫使自己招供。

他生就倔强的個性，是絕不會如此低頭服輸的，抵抗飢餓唯一的方法是靜坐，坐到整個忘我的地步，也就會把飢餓忘了，可是坐畢之後，那種痛苦，却就更令人挺受不住。

如此到第八天的時候，郭飛鴻已有些挺受不住，他靜靜躺在石床上，心裏想：「莫非花明眞是要餓死我？莫非他算定我能挺受如此長久的飢餓？」

想到此，他不禁甚爲憤怒，忽地大吼了一聲，空穴迴音，這聲吼嘯，幾乎震聾了他自己的耳朵，使得墳穴內的蝙蝠蜂湧而出，爭相飛鳴，噪成了一片。

郭飛鴻信手一揮，十餘隻蝙蝠自空墜落而下，他現在是飢不擇食，蝙蝠雖不能吃，可是吃下去也不見得會毒死人。

這時他眞變成了一隻狠，一頭獸，猛地撲下石床，正當他撿拾起一隻大蝙蝠，預備去毛而食的時候，紅色的陽光，在地上映出一個修長的人影子。

郭飛鴻只當是病書生花明來了，這八九天來，雙目在黑暗中處得太久了，此刻驟然與陽光一接觸，只覺得瞳孔痛如針扎，視物不明。

他只能見到這個人黑而高的影子，却不能斷定他是誰，心中猜出必定是花明回來，禁不住怒從心起，雙掌霍地向外一推，發出了兩股掌力，直向這人正面襲去。

他內功精純，早巳登峯造極，此刻雖陷於極度的飢餓中，可是發自他雙手的功力，兀自是不可輕視，巨大的掌力，形同是兩道風柱，向着那人全身直撞過去，四壁起了一片沙沙之聲，石屑濺落了一地都是。

可是迎面這個人，並不立時閃躲，他發出了有如山羊也似的一聲怪笑，兩袖交叉向外一拂，一聲大震，巳把郭飛鴻所發出的掌力消於無形。

郭飛鴻八九日未食，五內空虛，又以長處黑暗，目光驟爲紅日所眩，一時間頓覺眼前金星亂冒，頭昏腦脹不巳，這人驀然出現，所發勁力，把郭飛鴻發出的掌力，消解無形，使得郭飛鴻身子大大震動了一下。

他雙手在眼睛上揉了一下，怒聲道：「花明，我與你誓不兩立……」

面前所立的黑衣人聞言後，又是一聲山羊般的怪笑，以甘陝方言道：「年輕人，你稍安勿躁，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然後再說話！」

郭飛鴻驟然吃了一驚，因爲這人口音，聽來陌生得很，他用力的揉了一下眸子，再仔細看了看，才看清來人，並不是花明，而是一個身着黑衣，背後微微拱起的老人。

這人身材看上去，似乎比花明略高些，只見他頭上戴着一頂盆狀的竹笠，整個臉被遮住了一半，一時尚還看不出他的廬山眞面目。

這人身子微微前傾的立着，手中拄着一根鳩首的竹杖，身上衣着，也顯得有些不倫不類，上身是一件黑綢子半長不短的短衫，腰上裹着一條鮮紅的帶子，下身却是一條黃白色長僅及膝的褲子，赤着一雙瘦腿，足下是一雙芒鞋，立在洞口，狀似呆偶。

郭飛鴻看清之後，站起身來，哼道：「閣下是誰？恕郭某不認識！」

這位頭戴竹笠的怪人由鼻中哼了一聲道：「這些都無關緊要，少年人，你是被花明關禁於此的麼？」

郭飛鴻目光如餓狼的在老人身上搜索了一下，道：「我太餓了——你身上有吃的東西麼？」

怪人看了看他，探手摸出了一個油紙包，木訥的道：「這是我的晚糧，賞給你吧，不要急，慢慢吃。」

郭飛鴻一探手，接過了紙包，裏面是熱熱的饅頭，還有一隻油淋淋的鹵鷄，這些食物，一時間，使得他食指大動，當時那裏還顧再多說話，狼吞虎嚥，如同風捲殘雲一般，刹時間一掃而盡。

怪人一直在注意的看着他，身形不動，面部也一無表情。

郭飛鴻吃完了這些東西，由石上拿起了一隻水瓢，喝了幾口冷水，眼巴巴的望着怪人道：「還有沒有？」

怪人搖搖頭，道：「都給你了，沒有了！」

郭飛鴻呆了呆，一點頭，苦笑一聲道：「謝謝你，這一飯之恩我日後必定會報答你！」

怪人鼻中「哼」一聲，身子挪動了一下，道：「你餓了很久麼？」

郭飛鴻劍眉微揚，憤然道：「大約有八九天了！」

怪人一驚道：「八九天，你還能活着？還能有如此的內力。」

郭飛鴻看了他一眼，這時紅日稍下，再加以他飯後精神大振，巳不如先前之萎靡，巳能很清楚的看見老人的臉，心中微微吃了一驚。

原來這人生就的就是白眉白睫，尤其是睫毛挺刺如針，一根根都有寸許長短，銀光閃閃，有如兩排鋼針，很可能他選用這種盆狀的竹笠，其用意正是爲了掩飾他這怪樣的眉睫。

郭飛鴻看清一切，心中雖是驚異，倒未想到其它方面，呆了呆才道：「我是不會這麼容易就死的！」

怪人手中的鳩杖微彈，人如旋風，只一幌，巳到了郭飛鴻面前，郭飛鴻吃了一次虧後，對任何人都加深了警覺，這時見狀，猛地一退道：「幹什麼？」

怪人吶吶道：「少年人，抬起頭來，我看看你的眼睛！」

郭飛鴻這時近看，更發現出來人面上有一道道皺紋，層層相叠，每一道都很深，可以想像，此人歲數當不小了。

這時怪人如此說，樣子一本正經，郭飛鴻倒吃了一驚，將信又疑的抬起頭來，怪人看了一眼，點頭道：「你內功巳達虛化之境，誠是難得，莫怪八天來，你還如此健壯的活着！」

郭飛鴻懷疑的望着他道：「是病書生花明要你來的？」

怪人咧了咧嘴，說道：「是我自己來的！」

郭飛鴻冷笑道：「你是他朋友。」

怪人發出了一聲羊叫般的笑聲，頻頻

點頭道：「當然是朋友，老朋友了！」

郭飛鴻不禁大爲失望，冷笑了一聲道：「那你又何必送我食物？」

怪人「哧——」一聲道：「這就是所謂人皆有惻隱之心了。」

郭飛鴻氣得閉上了眸子，道：「請你離開吧，如果你不能救我出去，還是請走吧，否則那花老頭回來，知道你給了我吃的東西，只怕不會與你干休！」

怪人左手把戴在頭上的竹笠取了下來，慢慢在另一張石床上坐下來，長吁了一聲道：「我走了很遠的路，才來到這裏，暫時不想動了！」

翻了一下眸子，他接下去道：「花明此刻正在鳳陽，打探你的底細，一時是不會回來的！」

郭飛鴻冷笑一聲，道：「這人無聊得很！」

怪人眨了一下眸子道：「我聽見了這個消息，所以趕來看你！」

郭飛鴻微喜道：「這麼說，你可以救我出去了？」

怪人點頭道：「我知道你是郭飛鴻，江湖上人人稱你是大劍客！」

郭飛鴻心中暗吃一驚，咽道：「那是人們的謬讚！」

怪人繼續說：「在鳳陽府你帮着楚氏兄妹，打敗了三湘巨盜南湘異叟徐子明夫婦，在洪澤湖，你瓦解了太湖帮，然後你……少年人，你的威風可不小呢！」

郭飛鴻一雙眸子在此老說話時，十分注意的望着，由老人奇異的神態裏，使他忽然想起了一個人，頓時心中一驚，暗忖道：自己只怕未離虎穴，又要與豹爲伍了，一個對答不妙，同樣有殺身之禍！

他聽了這幾句話後，微微一笑道：「除暴安良，乃是我輩習武人的本務，算得了什麼？」

怪人手中鳩杖在石上輕輕敲了一下，道：「花明武功至高，天下無敵，何以會對你如此辣手？」

郭飛鴻這時心中巳猜出了來人是誰，胸有成竹，微微一笑道：「你說得不錯，他武功實在很高，可是，眼前還是有人高過於他！」

怪人呆了一下道：「是誰？」

郭飛鴻冷冷的道：「共有三人。」

「三個人？」怪人有些緊張的問。

郭飛鴻點點頭道：「不錯，三個人，一個是洪澤湖心的雲海老人——」

怪人「唔！」一聲，面上透出一片輕笑。

郭飛鴻嘆了一聲道：「可是這雲海老人，長年打坐，早巳不問外事，聽說他身體巳僵，等於廢人一般，所以說這個人實在不能算了！」

怪人面上皮肉裂出了甚多笑紋道：「很對，我知道這麼一回事。」

他用手中的鳩杖，在地上劃了一下，又道：「你方才說是——」

郭飛鴻笑道：「不錯，是三個人，你聽我說呀！」

怪人點點頭，郭飛鴻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第二個人，聽說是一個姓石的，至於叫什麼名字，我就不大清楚了！」

怪人銀眉一挑脫口道：「石秀郎！」

「對了！」郭飛鴻立時接口道：「一點都不錯，凍水石秀郎，咦，你原來也知道！」

怪人鼻中哼了一聲道：「你怎知石秀郎打得過他呢？」

郭飛鴻一笑道：「就是打不過，起碼武技不會在他之下，這點是不會錯的。」

怪人聽了連連點頭，說道：「不錯！不錯！」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有關花明與這石秀郎之間，江湖上還有很多傳說。」

「哦——？」

「是這樣的——」郭飛鴻若有其事的說道：「我也是聽人家說的，花明與石秀郎過去是很好的結拜兄弟，另外還有兩個，叫什麼——」

「尙南飛與公孫羽！」怪人忍不住脫口說出，接着冷笑道：「你再說下去！」

郭飛鴻心中巳十拿九穩的知道他是誰了，當時更是不動聲色的道：「大概是這四個人，這四個人在江湖上本來很好。」

怪人冷哼了一聲，郭飛鴻反問道：「你怎麼也知道？」

怪人動了一下鳩杖，冷臉道：「江湖上怎麼傳說，你快點說吧！」

郭飛鴻點了一下頭，皺眉道：「四個人本來是好朋友！可是後來不知怎麼爲了什麼，大家反臉爲仇，各不相讓，姓尙的和公孫羽後來死了，那花明與石秀郎更是不肯相讓，可是他們兩個都怕那個老和尙，所以幾十年都不敢出山！」

怪人冷冷的道：「這是傳說，我想事實不會是這樣的，既然那個雲海老人巳成廢物，這兩個人根本就不該再怕他了！」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石秀郎我雖然沒有見過，可是却另聽到一些有關他的傳說！」

「什麼傳說？」怪人白眉一剔。

郭飛鴻皺了一下眉道：「這個人胆子未免太小了一點，誠然令人不解！」

怪人赫赫低笑了兩聲，問道：「怎見得？」

郭飛鴻嘆了一聲道：「老先生你那裏知道，那花明口口聲聲要找到石秀郎碎屍萬斷，可是石秀郎這胆小鬼，却東藏西躲，連面也不敢見病書生花明，豈不是太胆小了！」

怪人眨了一下眉睫，木然道：「這話你是聽誰說的？」

郭飛鴻大聲道：「其實何必聽人說，就是花明也口口聲聲也是這麼說，他認爲那石秀郎怕他，不過以區區看來，石秀郎武功不會比他低，也許還比他高，只是這個人胆子太小了！」

怪人道：「石秀郎未必怕他，也許是時機未到罷了！」

郭飛鴻冷笑道：「你怎麼知道？莫非你認識他？」

怪人哼了一聲道：「那你就不要管了，你方才所說，花明一直在找石秀郎可是眞的？」

郭飛鴻笑道：「當然是眞的，他所以計陷於我，主要也是在此，他誤認我是石秀郎派來暗害他的刺客，你看可笑不？」

怪人又是一聲山羊般的笑聲，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石秀郎豈會如此

卑下？」

郭飛鴻乘機道：「不過，石秀郎胆小却是眞的。」

怪人木納的臉上，不着任何表情，過了一會，他才道：「少年人，你方才說花明怕三個人，如何只道了兩個，還有一個又是誰？」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那人不才，正是區區在下！」

「是你？」怪人驚異得站了起來。

「你想，他要是不怕我，又何必如此對我？」

怪人一雙眸子逼視着他，搖頭道：「這是不會的，花明怎會怕你？如果你眞能勝過他，又怎會爲他擒來這裏？」

郭飛鴻一嘆道：「老朋友，你那裏知道，花明是趁我熟睡時暗點了我的穴道，用奸計擒我的！」

怪人搖頭道：「如果你武功够好，有潛力護身，就算是睡眠之中，也不會爲人點中穴道的！」

郭飛鴻冷冷的道：「你知道甚麼，護身游潛只能用來對付江湖上一般高手，碰到花明這種角色，那是沒有用的，何况我正在睡眠之中。」

怪人點了點頭道：「這話有理。」

說着探手拉起郭飛鴻足下所繫的鮫筋，看了看道：「這是甚麼東西？你竟是弄它不斷！」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你不妨試試看。」

怪人哼了一聲，二指在索上一按，那鮫筋開而又合，仍然完好如初，他不由銀眉一挑，雙手齊抓，用力一分，鮫筋爲他拉得皮條也似的長了數尺，却仍然是不斷不折，怪人一怔道：「咦！這是甚麼玩意兒？如此厲害！」

郭飛鴻黯然道：「你如有心救我，可取出刀來一用。」

怪人點了點頭，伸手入懷，摸出一口很短的匕首，那匕首漆黑無光，模樣兒極像是牛角一般，他慢慢抽出來方要向鮫筋上切去，忽然道：「我放開你，你可不要逃走！」

郭飛鴻點頭道：「當然。」

怪人吶吶的又道：「你跑也是跑不掉的。」

匕首往郭飛鴻足踝處一挑，鮫筋立斷，郭飛鴻身子一騰，立時掠出數丈以外，伸手把置在石几上自己那口殘月劍抓在了手中。

他身子一回，却見那怪人，竟然已立在自己身後，身法之快，雖是後發，幾乎與自己不差先後。

郭飛鴻把寶劍重新掛好頸上，微微一笑道：「我不過是拿回我自己的兵刃，你不必緊張。」

怪人目光在那口殘月劍上一轉，森森的道：「原來雲老兒那口寶劍，到了你的手中，是怎麼一回事？」

郭飛鴻聳了一下肩膀，微笑道：「雲先生是我師父，這有甚麼好奇怪的？」

怪人頗爲吃驚，木雕也似的臉上，現出了幾絲笑意，吶吶道：「眞巧得很，雲老兒的女兒徒弟，都叫我碰上了。」

說罷陡然又大笑了起來，郭飛鴻怔了一下道：「你是說雲思佳？」

怪人笑聲一歛，點了點頭，道：「不錯，是那個任性的小姑娘……」

郭飛鴻驚異道：「你見到了她？她在那裏？」

怪人移動了一下鳩杖，忽地抬杖數點，「咭！咭！咭！」三聲尖叫，落下了三隻蝙蝠，手法輕靈詭異之極，他眨動着銀色的睫毛，道：「花明這傢伙，說沒出息就沒出息，那裏住不了，偏偏找到這破墳塲裏面住，他大概是被石秀郎嚇破了胆了，想躲起來裝死人了。」

郭飛鴻見他顧左右言他，知道他碰到雲思佳一節必有隱情，問也問不出個名堂，當時微微一笑道：「老朋友，你說錯了，是石秀郎被花明嚇破了胆。」

怪人陡地一翻雙眸，說道：「你是胡說——」

說罷手中鳩杖，重重地在地上劃了一下，石屑飛濺，入石半尺，忽然怪笑了一聲又伸出蒲扇般的大手，在郭飛鴻背上拍了一下，道：「我就是石秀郎，來，你跟我來。」

郭飛鴻皺眉道：「你……？」一時面色大驚，却又道：「我們上那裏去。」

石秀郎點了點頭，道：「我還有一個朋友，爲你介紹介紹！」

在他點頭的時候，全身都跟着顫動，這個人簡直像是一個木頭人似的，可是他站在地上，彷彿是只憑脚尖點地，全身一無憑依，就像一陣風也能把他給刮跑了似的。

郭飛鴻現在要改變對策，對付石秀郎這個人，絕不能再用對付花明一樣的手段，他必須要沉着應付，而且要設法取信於他。

因此，他略爲考慮了一下，就點頭道：「好，你救了我，我們就是朋友，我去見你那個朋友去！」

石秀郎一對白果般的眸子，正視了他一眼，似乎很高興，忽然他手中鳩杖一翻，向他右肩頭上點來。

郭飛鴻心中早有防備，與這種武林怪人打交道，隨時都得留着小心，再者他飯後精力大增，已不似先前那麼萎弱，此刻見狀，右手上五指暗蓄內力，用苦練多年的「乾坤指」向着對方杖頭上一捏，立時如膠也似的黐在了一塊。

二人保持住這種態勢，有一段相當的時間，石秀郎銀眉簌簌戰抖，忽地杖頭一抖，二人各自分開，郭飛鴻哈哈一笑道：「好厲害的『一元神功』，小可這身骨頭可是當受不起，承教了。」

石秀郎翻了一下眸子，面色有些吃驚，那雙乾癟的嘴皮子動了動，吶吶道：「好指力，想不到多年不履中土，中原道上竟然出了如此傑出的少年人物。」

說完這句話，他抬起頭來，若有所失，頭上的短髮，和他眉睫同樣浮出銀灰之色，點了點頭道：「出來，走路！」

一出墳洞，他立時戴上了竹笠，雙眸頃刻瞇成了一道綫，這個人似乎非但是畏懼强烈陽光，甚至於連普通白晝的光亮也不適應。

郭飛鴻含笑向他問道：「你的那位朋友呢！」

石秀郎用手中鳩杖向前面指了一下道：「不遠！」

他邁動長足一路向前行去，郭飛鴻在後跟隨，一面笑道：「前輩，你爲甚麼要救我？」

石秀郎回過身來，良久才道：「花明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說着似乎想起了一事，道：「噢！對了，我這位朋友，與雲老叟有深仇大怨，你最好不要提起你的師承，否則，定然不合！」

郭飛鴻冷笑道：「大丈夫不行更名，坐不改姓，更沒有隱瞞師承的道理。」

石秀郎點點頭道：「好，有骨氣。」

轉過身去，又繼續前行，邊行邊道：「姓雲的與我亦有大仇，可是他的女兒和徒弟，却是我的朋友，此事倒是料想不到的。」

雙魔激鬥　兩敗俱傷

郭飛鴻不作一聲，未幾，二人來到一片黃土坡，眼前有一道清溪小流，溪邊繫有一葉帶棚小舟。

二人來到時，那小船上，先已立候一人，這個人郭飛鴻是認得的，只見他身高約在七尺左右，瘦削的一張長臉，下巴上留有一綹山羊鬍鬚，滿頭白髮，結了一個短辮，垂在背後，身上穿着一襲月白色長衫，只是其上皺紋重疊，看上去顯得很狠狽，而且在他那原來潔白的鬍鬚上，染了些灰沙，反倒呈現蒼色了。

這個人瘦長的臉上，挺出一隻過高的鼻樑，左面頰上還有道閃發紅光的疤痕。

郭飛鴻記得初見此老時，是在數年前八月中秋夜，在九華山頂，那時這位長青島的段南溪，是何等的氣派，何等的瀟洒風采。

他還記得那一夜，這段島主是穿着一件綴有金片的漂亮衣服，是何等的威風，而今夜，看過去，他好像生過一場大病似的，竟然現出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

段南溪遠遠看見二人走來，現出很是驚訝的樣子，他先望着郭飛鴻看了一陣，才向石秀郎道：「老前輩莫非沒有見到花明？」

石秀郎搖頭道：「他那裏會回來得這麼快，不過，也快了。」

說時瘦軀一移，已飛墜在小船之上，郭飛鴻也跟着一掠而上，二人脚沾船舨不差先後，落上船板後，小船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這種身法，立時使得段南溪大爲驚異，他問石秀郎道：「這位少年人是誰？」

石秀郎道：「大劍客郭飛鴻。」

段南溪倨傲的抱了一下拳，道：「久仰！」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原來是長青島的段島主，失敬了。」

段南溪一驚，注目道：「你如何識得老夫？」

郭飛鴻一聲朗笑道：「鼎鼎大名的段島主，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尊夫婦行跡遍及大江南北，殺人越貨，武林中人談虎色變——」

段南溪雙瞳一張，厲聲道：「你……胡說。」

郭飛鴻抱拳笑道：「島主不必動怒，小可有一事正想請教，尚請賜答。」

段南溪身子一抖，嘿嘿一笑，道：「請說。」

一旁的石秀郎木杖拄地，僅用單足點地，現出一派悠閑的樣子，大有「坐山觀虎鬥」的味兒。

郭飛鴻是存心要以神功，當面殺一殺段南溪的威風，一方面爲師父與唐霜青雪恨，再者正可借此示威於石秀郎，當時沉聲道：「江陵府日前監斬女賊唐霜青一節，島主可知道，有何感想？」

段南溪嘿嘿一笑道：「這又干老夫何事？」

郭飛鴻冷森森一笑道：「島主好涵養佩服。」

石秀郎嘻嘻一笑道：「是一件甚麼事，你說出來聽聽。」

段南溪冷冷笑道：「會有甚麼事情，老前輩何必輕信？」說話時，他目閃兇光，狠狠地向着郭飛鴻逼視着。

郭飛鴻一笑道：「其實本來是沒甚麼大不了的事，不過是要人家偷盜錢財，自己中飽私囊，最後犯了案子，死的不過是別人，與你段島主又有甚麼關係？」

段南溪嘿嘿一笑道：「小輩，你休要信口雌黃，你要知道長青島如今早已名存實亡，島徒早已解散，後輩在外行爲，又與我段某何關？」

郭飛鴻頷首道：「不錯，長青島是完了，這是雲先生的大力，爲蒼生造福！」

段南溪嘿嘿一笑，雙手互揑，發出了一陣「嗤！嗤！」骨響之聲，全身顫顫的抖動道：「你是甚麼人？小輩。」

郭飛鴻哼了一聲道：「唐霜青昔日是你徒弟，你居然見死不救，任其綁赴法塲？若非是在下趕往施救，此時早已命喪黃泉，你身爲長青島主，對自己手下弟子，尚且如此無情無義，對別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段南溪是何等厲害的角色，怎能受得了這種當面侮辱，如今雖已是鬥敗了的公鷄，飽經挫折，可是他眼中實在還沒有把郭飛鴻這個小輩看在眼中，這時見他竟然在石秀郎面前，當面對自己侮辱，這口氣怎能嚥得下？

就見他雙目一張，嘿嘿一聲低笑道：「小輩，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當時雙掌一沉，用「進步穿身掌」，陡然向着郭飛鴻前胸上推來。

這股掌力陡然發出，小船船身霍地向下一沉，可見其力道之足，可是他掌勢方出，就見立於船邊的郭飛鴻，身子驀地向後一倒，僅僅靠着一雙足尖搭在船板之上，他整個的身子，竟然平平的凌空倒了下去。

掌風由他正前方「呼！」一聲擦了過去，溪水「哧！」地冒起了兩三丈高，可是段南溪的掌力是打空了。

長青島主一掌發空，當着石秀郎面前，更有些放不下臉來，他足尖一點，已到了郭飛鴻身邊，低叱了聲：「下去吧，小輩！」

這老兒一時怒起，竟然使出「橫斷紫金樁」的厲害手法，右掌向下一切，吐氣

開聲道了一聲：「嘿！」

小船又劇烈的搖動了一下，水柱子更竄起了好幾丈高，在起伏搖動着的船身上，竟然失去了郭飛鴻的踪影。

段南溪白眉一挑，嘿嘿一笑，他想可能對方已吃自己的掌力打下水中去了。

一邊的石秀郎「嘻！」一笑道：「段老兒，好本事！」

段南溪森森一笑道：「這是他自己找的，老前輩莫非有責怪在下之意不成？」

石秀郎嘻嘻笑道：「我倒不責怪你，我是要提醒你，小心你這條老命吧！」

段南溪一驚，道：「老前輩，這是何意？」

石秀郎用手向上一指道：「老段，你走了眼啦！」

段南溪一抬頭，這才發現在高有三丈的桅杆尖梢上，郭飛鴻正點足迎風而立，呼呼的風，吹起了他的衣角，那種神態眞是洒脫極了！

段南溪不看則已，這一看，眞是吃驚不小，正要騰身撲上，不意郭飛鴻已自那三丈高的桅杆頂上驀地飄身而下，雙手箕開，反向着段南溪迎頭擊下。

自他掌心所發出的勁力，有如是一面散開來的氣網，封死了段南溪的四周，段老頭兒身子一偏，已有了感應，更不禁大吃了一驚。

他眞想不到，近來自己流年如此不利，連番的遭遇勁敵，先是雲鵬，既而花明，此番又遇上了這麼一個少年，看來自己已是難以取勝。

悲忿之下，這老兒怒叱了一聲，右掌向外一封，用「開碑掌」的重掌力，硬把身側的勁力打開一環，翩然蕩出，他足下方移，只聽得「轟！」一聲，小船在溪水中打了一個轉，浪花濺了一船都是。

一旁的石秀郎口中「吁——」了一聲，左手平伸，微微一按，船身又復歸於平靜。

這時候動手的雙方，已有了顯著的變化，兩條人影如同走馬燈似的，纏在了一塊。

忽然，雙方同時騰身而起，在空中剛一接觸，却又像一雙剪空燕子一般的，分了開來。

他二人是那麼輕飄飄地落在了一邊，可是其中却有一人感到有些不自在。

石秀郎在二人空中一接的當兒，早已看出了勝負，這時他的目光很快的投向段南溪。

只見段南溪一張瘦削的臉，這一瞬間，竟然變成了金紙也似的顏色。

旋見他身子簌簌的抖動了一下，黯然的點了點頭道：「多謝郭少俠掌下留情，承情……了——」

「了」字一出口，雙膝一彎屈，噗通！一聲已坐了下去，郭飛鴻向石秀郎抱拳苦笑道：「在下一時收手不住，在前輩面前放肆，尙請海涵！」

石秀郎鼻中哼了一聲，道：「這算什麼！」

說着咧口一笑，向着段南溪道：「老頭，起來吧，沒什麼了不起，你傷在『五元穴』上，我給你揉揉就是了！」

段南溪咬牙站起來，怒目如鷹的道：「郭少俠你的乾坤指力，很可以致段某於死命，何故手下留情？」

郭飛鴻一聲朗笑道：「小可生平不喜打落水狗，段島主此刻人單勢孤，我怎能趁人於危？」

段南溪氣得上身打了一個哆嗦，嘿嘿笑道：「段某不領情！」

兩臂一張，就要撲上，却爲石秀郎手中鳩杖一橫，攔在了身前，冷笑道：「段老弟，算了吧，你五元中樞已受了傷，只一着力，必心碎而死，何必呢，活了這麼一把年歲可不容易？」

郭飛鴻不由大爲折服，暗忖石秀郎果然是眼力驚人，他只從表面觀察，便知道對方傷在何處，如此看來，此人武功果然如雲海老人之言，和那花明，爲舉世當今的一雙魔頭煞星了。

段南溪果然被石秀郎這幾句話，嚇得呆住了，那石秀郎這時轉身向着郭飛鴻冷冷的道：「俗謂解鈴還須繫鈴人，小兄弟，你高抬貴手吧！」

郭飛鴻心中一動，暗想自己是用「乾坤指」力點傷了段南溪的中樞第十二根經脈，而五元穴中樞共有十九根神經，根根相離，作用不一，石秀郎只看出段南溪傷在「五元」，也許並不知是第幾根神經受傷，是以才要自己動手救治，自己何妨給他留個難題，殺一殺此老的威風。

想到這裏，郭飛鴻微微一笑道：「前輩目力果是驚人，只是小可當初學技時，只學會了傷人，却未曾學得解救辦法，這便如何是好！」

石秀郎發出了一聲山羊笑聲，點頭道：「妙！妙！小兄弟，你是要考我老頭子吧？」

郭飛鴻欠身道：「小可不敢！」

石秀郎一雙眸子由眯成的細綫，慢慢睜開來，銀色的睫毛，頻頻眨動不已，一面吶吶道：「噢——讓我想想看，五元十九，一走脾，二走肝，三四走四肢，五走腦，六七走左右雙瞳，八走丹田，九十走雙臂，十一走天庭，十二走……」

「高明，高明……小兄弟，你是點了段老頭的第十二根中樞經脈，使他心力交疲……」

郭飛鴻暗暗佩服，却笑道：「前輩不要忘記了，每個時辰的血路都不一樣！」

石秀郎翹嘴向天，似乎是乾噓了一聲，那樣子很像是覓食吠天的一隻老狠，接着他冷笑了一聲道：「小夥子，你聽着，你想考我還差了一點兒。心，肝，肺，脾，腎，目，口，舌，齒，胃，腸，肢謂之十二天，比十二時而各異之！」

說罷以手遮空，向天上窺了一下，忽然一笑，雙手握住了那枝「鳩形杖」，向兩下一分，「噗！」一聲抽開來，原來是一口鳩形把柄的奇形竹劍。

石秀郎拔劍出鞘，幾乎是一個式子，劍一拔出，旋即隔空向段南溪身上一指，後者打一個寒戰，「啊！」一聲，退後了一步，頓時覺出身上已回復了先前的輕爽，知道五元中樞已爲石秀郎劍尖的精氣化解開來，當時上前一步，惶聲道：「多謝前輩解穴之恩。」

石秀郎雙手合劍入鞘，仍然是一枝鳩形杖的樣子，他眨了一下眼睛，望着郭飛

鴻道：「小朋友，你看可對麼？」

郭飛鴻這時已對石秀郎暗暗折服到地，如此的一個奇人，偏偏是雲海老人關照自己所要敵對的對手，看來今後成敗眞是難以預料了。

當下含笑向石秀郎道：「前輩手法特別，小可拜服萬分。」

石秀郎白果一般的雙瞳，直直地望着他道：「小夥子，你那幾手功夫，果然高明，我老頭子看了技癢得很，來，來，來，我們就在這小船之上過幾招，也讓我老頭子鬆鬆筋骨。」

郭飛鴻呆了一呆，其實心中早知對方有此一擧，不由冷笑了一聲道：「前輩對我有恩，我怎可與你動手？」

石秀郎把他那盆狀的斗笠，向下拉了拉，遮住了當前的陽光，他那銀灰色的眉睫頻頻的眨動着。

飛鴻忽然想到，此老由於長年的隱匿，不見天日，已養成了「懼光」的習慣，自己似可加以利用，石秀郎足下微轉，已把身子側開了一邊，雙足佇立在一邊船舷上，整個背部，完全半倒水面。稍有不愼，即有墮水之慮，可是他却如同無事人兒般。

聽了飛鴻之言，這位怪絕宇內的老人，仰天打了個呵欠，像是一頭嘯天的白毛驢子，他掀動着乾厚的上唇，極爲輕視的笑道：「你放心，我們是比劃着玩！」

一轉身，他已抽出了那口竹劍，把看來是杖身的劍鞘丟在船板上，一揚手中劍道：「我這口蒼竹劍下，所要殺的只有一個人——花明。」

一聲啞笑，他接下去道：「亮出你的劍來，我們過過手，只對五招！」

飛鴻冷笑道：「一言爲定。」

石秀郎點了點頭，目光直直逼視着自己那口竹劍，他把它直直的伸出去，然後慢慢的收到眼前，烱烱的目光，上下審視着那看來遲鈍的刄口，事實上它不過是竹劍，無所謂什麼刄鋒，當然更談不上有什麼銳利了。

這是一個高手出手前的鎭定功夫，在動手過招中，你永遠要小心提防那些遲鈍木訥的人，因爲這類人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有足以制人於死的絕招。

石秀郎木訥的打量着自己的竹劍，一派閑逸，可是內心早已就在暗暗衡量對方的角度，以備一出手而竟全功。

飛鴻由雲先生處，早已對鎭靜涵養上下了苦功，他一看石秀郎這種樣子，心中暗暗留心。

身子向右面邁開了兩步，右手也移在了那口「殘月劍」的劍柄上。

這一刹時，他目光像是明亮了許多，毫不轉瞬的逼視着石秀郎。

凍水石秀郎玩賞了一下他的竹劍，死灰的臉上，浮起了幾絲笑紋。

忽然，一陣風吹過來，石秀郎頭上竹笠驀地翻起來，石秀郎口中「唔——」一聲忙用左手扶帽，這似乎對他影響極大。

果然郭飛鴻在這時發動了。

銀光吞吐，像是一道閃電。

郭飛鴻前進的勢子有如怒鷹，一下子已落在了石秀郎的面前，殘月劍削起的風力，如同是一聲哨子一樣的清楚，直取石秀郎右耳部位。

這一來石秀郎慌了，閃爍的陽光，由於笠帽的突然翻起，已照射着他那雙白菓一般的瞳子，再吃飛鴻的劍勢一逼，他不能再保持原來的位置了，長軀一翻，帶着一聲長嘯，直向溪水內墜去。

眼看着他瘦駝的軀體，已將落水，可是危機一髮之間，他掌中竹劍「拍！」一聲拍在了水面，這一拍一彈之力，固是極其渺小，可是他偌大的身子，已如竄波而起的金鯉，躍回在船板之上。

任何人看起來，都會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石秀郎做到了，甚至他全身上下，沒有沾上一滴水。

石秀郎被激怒了，竹劍轉側間，三尺劍身由下而上，直直的翻劃上來，兼取飛鴻小腹上胸。

劍勢奇快，迅若電光，飛鴻大大吃了一驚，他左手用「順馬鬃」的招式，向外一碰，右手劍尖飛出一點金星，直點石秀郎咽喉。

石秀郎的竹劍，巧妙的和殘月劍捋在了一塊。

一擊之後，二人「唰！」地分開。

郭飛鴻絕險的躲開了這一招，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他眞像作了一個夢，這一招，他是怎麼躲過的，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石秀郎右足向前一踏進，又作欺身之勢。

郭飛鴻驚弓之鳥，他有自知之明，要以武功硬碰硬的取勝石秀郎，那是難上難，如果自己現在施展出雲海老人所授的絕技，固可奏一時之功，可是此刻尙有一個外人段南溪在場，只怕羞惱了對方，就此成仇，聯手爲敵，就大爲不妙。

因此在石秀郎第四招劍走中鋒的當口，郭飛鴻施展出一式推手，整個的身子直綫拔起來，向桅桿上落去。

他這種誘敵的式子，果然奏效。

石秀郎揚首縱身，却爲當空的驕陽刺得雙目難睜，這老頭兒震怒之下，掌中竹劍疾劈而出，破空的劍風，使得那桿桅卡察一聲中折爲二。

嘩啦大響中，濺起了滿空水花，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分落在小船的首尾，由于重力相等，小船却紋絲不動的定住了，只有上下起伏，絕無前後顚簸。

郭飛鴻抱拳遠遠道：「前輩技高一着，佩服，佩服！」

石秀郎手托着帽緣，木訥地說道：「好——好——」

他彎下身子撿起了鳩形杖鞘，「叭！」一聲還劍於鞘，緩緩嘆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你功夫比令師尙要高一些！」

飛鴻僥倖對過了五招，已試出了對方武功，絕不在花明之下，眼前要想完成使命，只有設法使二老一場火併。

當時他微微一笑道：「以在下看來，前輩武功不過比那花明略遜一籌而已！」

石秀郎呆了一呆，怒聲道：「略遜一籌？你說我的武功比不過那個窮酸？」

飛鴻一笑道：「這不過是我的看法而已，也許你們是差不多！」

石秀郎眸子一翻，徐徐地道：「今夕日落時分，在南峯口，我和花明有一場戰

局，你可前去一觀！」

飛鴻奇道：「花明尚未回來，怎麼說日落時分……？」

石秀郎哼了一聲道：「我們兩人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我知道，他今午必返，古墓內我已下了戰書，今夕這一戰是免不了的！」

段南溪聽到此，在一邊頻頻皺眉道：「老前輩，你可有把握勝……過他？」

石秀郎回身望着他，過了一會兒，目視當空，良久才吐了一口氣道：「老實說，實在是沒有把握，不過他必定也同我一樣……」

段南溪對於花明早已嚇破了胆，可是却也恨透了，他自己雖說是自懸岩下僥倖的逃得了活命，可是老伴兒金婆婆却未能倖免，對於花明，他可說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這是不容置疑的。

在偶然的情況下，石秀郎找到了貴州的雲霧山中，恰巧救了重傷的段南溪，可是花明那時已離山他去，他們兩人自然的搭在了一塊、

段南溪知道石秀郎乃是花明的死對頭，因而極力的搧動他們的火併，可是這時他却有一種說不出的畏縮心理，萬一要是石秀郎敗了怎麼辦？自己豈不是等於又回到了花明的虎口？

為了萬全無失，段南溪忽然站起來道：「老前輩……必可勝他！」

石秀郎冷冷的道：「你怎麼知道？」

段南溪目光一掃郭飛鴻，欲言又止，石秀郎哼了一聲道：「你放心，他是花明的對頭，不會帮他的，否則——」揚了一下手中的鳩杖，冷森森的道：「……花明他逃不開我這口蒼竹劍下！」

．段南溪冷冷一笑道：「前輩如此說，我就安心了，我是說在前輩你與花明比試的時候，我可以暗中助你一臂之力——」

說到此，他陰狠的笑了笑，聳了一下肩膊接道：「我昔日在長青島時練有一種厲害的暗器……」

石秀郎一聲啞笑道：「不要再說下去了！」

段南溪一翻眸子，有些不明白的道：「莫非老前輩不願意……」

石秀郎搖搖頭道：「明人不做暗事，生死有命，我和花明誰生誰死自有命運安排，豈可用如此卑下手段？」

段南溪面色一紅，低頭嘿嘿一笑，不再多言。

郭飛鴻心中這一剎時，着實對石秀郎敬佩得很，他認為石秀郎實在要比花明高明多了。

無意中，碰到了花明，無意中又認識了石秀郎，現在郭飛鴻已置身於這兩個可怕的人物之間，他根本還摸不透這兩個怪人，也不知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怨，這時候他應該作些什麼，實在是連他自己也胡塗了。

× × ×

夕陽西下，滿林子飛着倦返的鳥羣。

石秀郎如同一尊石像一般佇立在峯頭上，斜陽把他那原本瘦長的身材，拉得更長了。

在盆狀竹笠下，他那張難看的臉，有如是一塊未經雕刻過的木頭，那銀色的眉，銀色的睫，甚至於連眨動一下也不曾，活生生的像煞是一個木頭人。

在右峯的左右兩側，是窩集的密林，其間加以突出的亂石，段南溪在左，郭飛鴻在右，都隱身於石林之間，空氣很是靜穆。

山風捲起着地上的黃葉，一片片飄落在石秀郎的竹帽上，地平綫上乍然失去了西方那輪紅日。

石秀郎像是一匹養精蓄銳已足的馬，眸子忽然睜了開來，跟着他抬手摘下了頭上的竹笠，現出了他那平貼在頭頂，銀灰色的短髮。

匿身在林內的郭飛鴻，忽然覺出他的表情有些異常，同時他本身的感觸力也似覺出了有些異態。

一陣山風，帶來了白衣白帽的一條人影，如其說是人影，不如說是一個幽靈還逼眞些，因為來人那種動作看來 太輕微了。

當他飄落在山道之前，忽然定住了身子，場內三人都認得這個人，那是花明到了，一點都不錯。

面臨着如此一個強大的敵人，段南溪比郭飛鴻更加小心，甚至於他們的身子遠遠的隱藏於五丈以外，仍然凝氣定息，不敢發出一點聲音，因為，呼吸也是一聲沉重的聲息，也不易過逃像花明這類高人的耳目。

石秀郎身子簌簌戰抖了一下，頷首道：「夥計，你來了？」

花明目光向四週掃視一週，冷笑道：「你設了埋伏沒有？」

石秀郎搖了搖頭，整個身子都跟着在搖動。

花明才放心走到了他身前，冷冷的道：「久違了，老朋友好麼？」

石秀郎點了點頭：「好，你呢？」

「我？」花明哈哈一笑，聲如一隻老山羊：「再沒有這麼好過的了。」

石秀郎冷笑了一聲道：「花明，你的胆子不小，莫非你忘了守在龜山的那個老和尚？」

花明森森一笑道：「我怎麼會忘了？只是不向那邊去也就是了，再者……」

他又發出了一聲山羊般的笑聲，道：「……我已練成了『哈元眞功』，就算老和尚出山，只怕他也莫奈我何！老郎中，你的胆子也是不小啊。」

凍水石秀郎咧了咧嘴，揚了一下手上的鳩杖，噓了一口氣道：「窮酸，告訴你一個秘密，龜山上那個老和尚，已被我制住了，今後再不能與我為敵，今天如果你我之中有一人獲勝，就是天下的至尊！」

這句話，使得花明以及暗中的郭飛鴻，均都大吃一驚。

花明眉毛一挑，吶吶地道：「這是眞的？」

石秀郎揮動着竹杖，狂笑道：「信不信由你，那老和尚眉心祖竅，已中了我的白蠟針，只怕一輩子也別想再下龜山了，哈……」

病書生花明冷漠的搖了搖頭道：「你這郎中休想欺人，有老和尚坐鎭山房，你敢上龜山？還敢下手？老和尚是何等武功，焉會着了你的道兒？你的謊話眞是編得好！」

石秀郎眨了一下眸子道：「信不信由你，窮酸，我們多年不見，今夕該分一個勝負了，看看誰勝過誰。」

花明點頭微笑道：「這是我願意聽到的。」

說時，他用一隻衣袖拂了一下石上的灰沙，微吁了一聲道：「我奔馳了一日，方由金陵轉回，看見了你的留字，急急趕來，現在有些累了。」

石秀郎笑哼了一聲道：「這麼說，你莫非想今日罷戰不成？」

花明一聲笑道：「罷戰？哼——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好不容易湊在了一起，豈能如此就分開了。」

凍水石秀郎不悅道：「你到底打算如何？」

花明笑了笑道：「我是在想，我們哥兒四個，加上那個老和尚，本來是手足情深，一朝反臉為仇，彼此又都怨恨這麼深切，人生眞是奇妙呀！」

石秀郎嗤一聲道：「你想用這些話來打動我？窮酸，你錯了，這五十年來，老和尚是我第一號死敵，你是第二號，我們是不共戴天。」

他的話，花明直似未聞一般，他口中兀自嘟嘟囔囔的在說着：「人生眞是奇妙呀，一朝為敵，不死不罷休……哈哈……妙呀！妙！」

石秀郎竹杖一落，擊碎了一塊山石，厲聲道：「不要再說下去了！」

這聲厲吼，使得花明中止了笑聲，他面上罩上了一層秋霜，吶吶道：「臭郎中，你叫什麼，別人怕你，我姓花的可不含糊你！」

石秀郎揚杖道：「你的金指鐶呢？」

花明緩緩站起了身子，冷笑道：「你以為我是在向你討饒，老郎中，那你可是大錯特錯了，我是在為你超度，在你死之前，先讓你反省反省。」

凍水石秀郎木訥的臉上，突然暴出了幾根青筋，身子簌簌的抖動了一下，銼齒有聲。

花明抖了一下長衣，白色絲質的長衣，白色閃光的便帽，全身上下不染纖塵，他怪笑了一聲，接下去道：「你恨我，以為我喜歡你？我還沒有找你，你反倒找我來了，眞是上天的好安排！」

石秀郎雙手持杖，全身戰抖。

花明這時一隻手探入後腰，解下一個黑色的小皮袋子，然後慢慢解開袋口，左手探入袋內，一陣抖動，鏘然有聲。

當他左手抽出來時，五指上已多了五個指套，閃閃發着金光，這是一種極為奇怪的兵刃，乃是五隻尖銳已極的指帽，每一隻都約有兩寸許長，在五指間，有一層薄薄的金絲網，護在掌心正中。

花明右掌這時也探入袋內，同樣的戴上了這樣的一副指鐶，他十指略一幌動，發出一片鳴玉之聲，眼睛裏閃出了鷹也似的目光。

郭飛鴻還是第一次見過這種用「指帽」來當作兵刃的，當然如此銳刺的玩藝兒，再加上花明過人的指力，抓在人身上，怕不生生為他撕裂了。

他猜想五隻指帽正中的金絲細網，必是百煉柔合金絲所製，不畏刀劍，如此花明可以空手奪刃，即使是硬接敵人刃鋒，也不會傷害到自己，這東西果然是設想週到，厲害已極。

花明方自戴好了指環，石秀郎的蒼竹劍，也抽出了鞘外，劍身一立，與鼻樑平齊。

眼看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花明到底是讀書人出身，樣子斯文多了，而且看來似乎是沉着得很。

他嘻嘻笑道：「慢來，我們先把話說個清楚。」

「沒有什麼好說的，」石秀郎竹劍慢慢落下去，又抬起來，目光如豆：「我們之中一死一活！」

花明搖搖頭道：「不盡然！」

石秀郎頭上短髮一陣顫動，冷聲道：「你還想活命？今天你死定了！」

花明搖手道：「石郎中，咱們說正經話，你說我死定那可也不一定！」

石秀郎恨聲道：「那就是我死，反正我們之中是要死一個人就是了。」

花明一聲笑道：「這太過份了，老郎中，你聽我說，我們以三十招為限，三十招要是你我均不能取勝，那麼再打下去也是徒然，你說是不是？」

石秀郎哼了一聲，道：「二十招就足夠了。」

花明點頭道：「不錯，我二人如今功力均已登峯造極，一些閑招散手大可免了，咱們是誰也別跟誰客氣，以我看在五招之內沒有勝負，這個架就白打了。」

石秀郎黃蠟的面上，炸開了兩道怒紋，道：「你說這些作什麼？」

花明一笑道：「當然有用，石郎中，你想想看，以你我功力，就是有一方勝過另一方，也必是有限得很，你說對不？」

石秀郎冷冷的道：「不錯！」

花明道：「這就是了，取勝尚且不易，何況制對方於死命，老郎中，你說你的話是否太欠思考了。」

石秀郎闔上了眸子，似覺花明之言大是有理，即使是自己僥倖勝過了他，要想取他性命，那是太不可能了，當時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

花明一笑道：「所以我說分生死不如改為分勝負，以二十招為限，便一定有個強弱可以分出來了。」

石秀郎冷冷的一哼，道：「不錯，就這樣！」

花明面色一沉，道：「二十招之內我如敗在你手下，今後十年內，我埋名深山不再出現，如果你敗給了我，也是一樣，如何？」

石秀郎吶吶道：「一定說十年是什麼意思？」

花明道：「因為十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十年之後也許敗者為勝，勝者為敗，那就不知道了。」

石秀郎瘦削的臉仰天思索了一下，點頭道：「好，一言為定。」

花明獰笑了一聲道：「還有，古墓那個少年，對我至為重要，你不該放他出來，你要交還與我。」

石秀郎點頭道：「可以，你勝了，他

就是你的，敗了不必多說。」

花明嘻嘻一笑道：「很好，現在你我分一分强弱吧！」

話聲一落，身子躍起如鶴，凌空而下，全身像是一條直綫，一閃便至石秀郎當頭，他一隻右手由胸前探出，活像是一隻搏兔的獵鷹！

石秀郎竹劍一揚，身子巧妙的向下一蹲，「錚！」一聲，緊接着石秀郎又偏到了右邊，竹劍由這側方，快如電閃般劈了出去。

花明一抓未中，同樣的身軀曲弓，握掌如鑵，準備着致命的一擊。

就在這危機一瞬，要命的刹那，一條人影自空而降，雙手一分，用的是「彌陀換掌」，由於招式出奇，以致於兩位武林怪老，在刹時之間，措手不及的向後退了兩三步。

花明和石秀郎定眼看時，才見來人竟是郭飛鴻，倶都呆了一呆，尤其是花明，凌笑了一聲，道：「原來是你，你來得正好——」

說着就要撲過來，郭飛鴻哈哈一笑道：「花明，你稍安勿躁。」

石秀郎也怒目叱道：「你現在來幹什麼？」

飛鴻微微一笑，抱拳道：「二位既是定了二十招論輸贏之約，這二十招又由誰來計算？須知任誰多發一招都不公平，因此我才願意挺身而出薄効微勞，爲二位權充計招之人如何？」

石秀郎死灰的面上，帶出了一絲微笑，向着花明點頭道：「他說的果然是不錯，你我有二十招約定，無人計算，從何而知？」

花明森森一笑道：「這小輩鬼計多端，你我休要着了他的道兒。」

石秀郎看了飛鴻一眼，冷漠的道：「我看還不至於！」

郭飛鴻莞爾一笑道：「小可一番誠心，二位不必多疑，而且是絕對的公正，不偏袒你們任何一方。」

花明嘿嘿一笑道：「好，如果老夫獲勝，看你如何逃過我的手心去？」

飛鴻目光一掃石秀郎，笑道：「以我看，石老前輩功力只有比你高，怎會輸給了你？」

花明咬牙怒聲道：「我先斃了你這小子！」

雙掌一錯，十隻金光閃爍的指帽，化爲十點金星，正要抓出，却爲石秀郎竹劍一橫，攔在眼前。

石秀郎翻着白菓也似的目光道：「算了，我們的賬還沒有算完呢！」

飛鴻哈哈一笑道：「花老前輩，你可要當心，石老前輩這口竹劍已有『神風』之利！」

原來「神風」一詞，是謂劍刄上所泛出的劍氣而言，這種劍氣，可視使劍者功力深淺，而致敵方於傷或死，這是劍術的一種至高境界，劍術練到如此地步，也可說是到達了「極限」，再沒有什麼精進可言了。

郭飛鴻是瞎說胡說，不意却正中了石秀郎的隱私，他果然已達到了「神風」境界，只是這一個秘密，非到萬不得已他絕不會施展出來，此刻突然爲郭飛鴻點破，眞是又驚又氣。

在另一方面，花明一聽此言，則不禁大吃一驚，他目光向着石秀郎一轉，冷森森的笑道：「老郎中，這是眞的麼？眞該恭喜你了！」

石秀郎呆滯的道：「你休信他隨口胡言！」

說着眸子憤憤地視向郭飛鴻，冷笑道：「你再要饒舌，休怪我劍下無情了！」

飛鴻處在二强之間，竟也不慌不忙，他嘻嘻一笑道：「你們之中誰有意與我爲敵，我都願意奉陪，只是眼前你們這個賬還要不要算了？」

花明怪笑了一聲，轉向石秀郎道：「來，老郎中，我們來了結一下吧！」

石秀郎對於花明這個人，可算是十分瞭解，而且他也知道花明急於要和自己決一勝負，必定他已有幾手極厲害，而自信能制勝自己的功夫，這種情形之下，自己又豈能拖延示弱？

在花明話聲一落的當兒，石秀郎已點足而上，他竹劍慢重的遞出去，像是手中持的是一柄重有萬鈞的巨斧，而不是一口輕若無物的竹劍。

花明山羊般的一聲怪笑道：「這沒什麼稀奇，老郎中翻出點新鮮的好不好？」

口中儘管是這麼說，他可是絲毫也不敢大意？

只見他身子慢慢向下作了一個半蹲的姿式，十隻戴有指帽的金手指完全箕開，簌簌的抖着，也是緩緩遞出，向着石秀郎那口竹劍上搭去。

這第一招，是內力的較量。

郭飛鴻是內行人，自是一望而知，可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雙方由至柔慢的動作，會一變而爲疾雷奔電的快！

但見驀然間，竹劍像是一支擲出去的鏢槍一般地，隨着石秀郎奇長的右手，長鯨噴水般直向着花明心窩上扎去，快！快極了！

花明那雙顫抖的手，也似早已料到對方會有此一着，雙方同是一擧，嗆啷一聲，已和石秀郎的蒼竹劍迎在一起。

那可眞是驚心動魄的一刹那！

花明虎目暴凸，雙手托住劍身，石秀郎怒髮直立，劍彎如弓，他二人這一刹時彼此所加諸在對方身上的內力，眞正是駭人已極。

在他們環身四週的樹林，這一刹間，悉悉一陣亂響，葉落如雨，强大的力道，使得一旁的郭飛鴻感到有一種極不調和的潛力，硬硬地把自己的身體向外逼退。

當然，這一種內力，是絕對不會持久的。

兩個老人霍然的分開，像是兩隻驚起的巨鷹，當他們飄身而下時，又像是兩隻蝴蝶。

顯然這一招內力較量上，由於勢均力敵，而沒有分出强弱勝負來。

緊接着，花明縮身挪足，一縮一伸，再次的躍起身子，轉到石秀郎背後，右手一抖，活像是一隻探爪的貓，向石秀郎背心上抓來。

石秀郎身子直挺挺的倒了下來，看起來眞的硬倒，可是就在着地的一刹那間，

掌中的竹劍，有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反向花明雙足上捲去。

這兩個人一旦動上手，眞可說是驚心動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奇絕，可是他們彼此却都能順利的化解過去，一刹時之間，已對拆了十四五招，兀自看不出誰勝誰負，忽然，石秀郎一聲獰笑道：「看劍！」

劍尖平指着地面，由單手改爲雙手握劍，猛然向上撩了起來，這是他苦練經年，拿手的奇招之一名叫「一劍閃七燈」。

在他劍尖劃起時，花明的「氣海」，「心坎」，「咽喉」，「眉心」四處要害，全都在他劍勢之下，當眞是快絕凌厲巳極。

郭飛鴻看到此，由不住爲花明捏了一把汗，脫口說道：「好招！」

只聽花明吐氣開聲，「噗！」往空一吐。

不知何時他左膝跪地，右手虎口「一」字形的張開，用掌心的百煉柔絲，封在了石秀郎的竹劍刄口之上，緊接着他左掌順着對方竹劍插了下去

郭飛鴻巳爲這些見所未見的怪招，看得目瞪口呆，他本以爲花明無論如何難以逃避石秀郎這一劍，却沒有料到他竟然還會有敗中取勝的絕招。

石秀郎一劍未逞，就知道花明必有煞手，果然花明是不會再放過他了，只聽他口中笑道：「老郎中，你還不服輸？」

郭飛鴻幾乎看都沒看清楚，花明身子是如何的切進去的，總之，一閃之間，花明巳和石秀郎臉照了臉。

高手對敵，「照臉」是一大忌，凡是對了臉，就難免有死傷！

二人這一對了臉，但聽花明一聲笑道：「着！」

花明雖非佛家，可是這時他却使出了一招佛門的煞手「韋陀捧杵」，金色的十指向上一托，石秀郎一張臉全在他十指尖下。

危機一髮間，石秀郎不得不存心和對方一拚了，這時候再想閃避，已是萬難，當下他倒吸了一口氣道：「嘿！」

竹劍一抽，幾乎貼鼻而出，只聽得「波！」的一聲輕響，花明的十指，已實實地托扣在石秀郎頸項上，可是石秀郎的劍尖，也點了花明的「心坎穴」上。

二老分明都知道，招式一撤，勢必同歸於盡，因此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他們猛然把內力向回一吞。

郭飛鴻就在這時一聲叱道：「二十招到。」

他喝叱過後，却見兩個老人一動也不動的木立在當地，飛鴻只當是他二人各自心存警惕，誰也不敢收手。當時不由好笑，上前兩步道：「恭喜二位，二十招到，不分勝負。」

話出口，猛覺出有些不對，再看二老四隻瞳子互相瞪視着，滾滾的汗珠由他們面頰上流落而下，他們身子保持着原來的姿態，絲毫不動，可是俱都在瑟瑟的戰抖着。

飛鴻的武功雖可說已到了「登峯造極」地步，可是到底是閱歷淺薄，像眼前這種情形，他實在有些被弄得胡塗了，不由伸手在石秀郎肩上拍了一下道：「喂！二十招到了，你們這是何苦？」

這一拍之下，石秀郎如同抽筋般的猛抽了一下，鼻中怪哼了一聲，仍然是原樣的毫不動彈，再看他頭上的汗珠，却較先前更多了。

郭飛鴻嚇了一跳，再看花明也是一樣，他那一雙佈滿了血絲的眸子，側視着自己，他目光中，含蓄着强烈的「求助」神色。

這一下，郭飛鴻才忽然有些明白了，他好像昔年由師父口中聽說過這種情形的成因，只是一時未曾想起。

正在他驚喜交集的當兒，一條人影飄落眼前，正是那位長青島主段南溪，只聽他一聲狂笑道：「哈哈，妙！妙！」

飛鴻冷冷的望着他道：「段島主有何高見？」

段南溪面浮冷笑道：「難得郭少俠也有不明白的地方，嘿嘿……」

飛鴻面色一紅，正要反唇相譏，段南溪巳手指二人冷冷的道：「他二人功力相等，抵死相拚，由於氣過玄關，一時鎖住了大根十脈，才會如此模樣，要想移動，非經過十二個時辰不可，這種情形名叫『鎖關』，哈……妙呀！」

郭飛鴻這時才憶想起師父曾有此一說，不禁點了點頭，平白無故吃段南溪消遣一番，心中說不出的氣惱，却又一時無話可說。

段南溪這時身子巳轉到了二人身邊，伸手在花明頭上摸了摸，道：「姓花的，你還認識我段某人麼？」

花明佈滿紅絲的眼睛，幾乎都要滾出目眶之外，當他看清了來人是段南溪時，全身簌簌一陣劇抖，那捧托在石秀郎項上的一雙手更是抖得厲害，一任他使出了全力，也休想能收回手來。

長青島主段南溪此刻眞是快慰極了，他手指花明獰笑道：「花明，我夫婦忠心耿耿於你，不意你竟是如此心黑手辣對我二人下此毒手，我那老婆子，死得好慘，花明，你睜開眼睛看看，站在你眼前的是誰？」

仰天一聲狂笑，段南溪面現殺機的道：「這眞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天註定我段南溪報仇的時候到了。」

花明聞言到此，全身抖動得更厲害了，由他喉間傳出連聲的怪哼。

段南溪驀地身形一盤，雙手如刄，直向花明兩肋上插了下去，此時此刻，花明似乎是只有等死的份兒了。

猛可裏，一隻鐵腕伸到，像是乍分的燕子，只一碰，已把段南溪的雙腕格了開去。

段南溪面色一變道：「你……」

飛鴻冷冷一笑道：「大丈夫行事，不可乘人之危，段島主豈能如此行事？」

段南溪灰白的臉上，暴出了幾根青筋，吶吶道：「你……莫非還要助他不成？你忘了，如不是石秀郎救你，此刻你早已死在他手中了。」

飛鴻點頭道：「不錯，可是此時却不行。」

段南溪啞聲一笑，道：「你昏了？這兩個人，乃是當今世上最大的兩個惡魔，

難道你現在還不想除去他們？」

說罷雙手一翻，又向花明面上擊去。

郭飛鴻右掌一沉，用「通心掌」向外一逼，巨大的勁力，使得段南溪一連後退了三四步，險些栽倒。

這一來，段南溪怒了，他狂笑一聲道：「好小輩，方才在船上過招，段某一時大意，敗在了你的手中，你就眞的以爲我段南溪怕了你不成？」

郭飛鴻冷冷一笑道：「段島主如果不服，我們可以再較量過。」

段南溪一聲怪笑道：「好！」

可是轉念一想，這隻老狐狸却又怪笑了一聲道：「孩子，你莫非不知道，這兩個人，和令師也有深仇大恨麼？」

飛鴻憤憤的道：「我知道。」

「對了。」段南溪一挑長眉，嘿嘿笑道：「此時不除他二人，一旦他二人氣機走通，恢復了原狀，就是神仙出世，也制他二人不住了。」

飛鴻微微一笑，說道：「自有人能够制他們。」

「誰？」段南溪冷笑道：「是你，別開玩笑了。」

飛鴻冷冷笑道：「花明與你有仇，尚且說得過去，可是石秀郞却對你有恩，怎的你也要置其於死地呢？」

段南溪目泛兇光道：「石秀郞救我並非眞心，就好像他救你一樣，也沒有懷着甚麼好意，一旦花明死了，你我一樣也逃不過他手下的，孩子，你是太年輕，甚麼都不懂，你不明白這事情的嚴重性。」

一面說，他那雙兇光閃閃的瞳子，不時的在石花二老身上轉着，恨不能頓時結果了此二人才好，可是偏偏郭飛鴻在一邊打攪。

段南溪話說完，乾嘆了一聲，無可奈何的望着飛鴻道：「怎麼樣小夥子，還沒有想明白麼？又不要你下手。」

飛鴻低頭思忖了一下，老實說，段南溪的話，的確是沒有說錯，此時此刻下手殺死這兩個人，確是再好不過，再者自己更負有雲海老人交付的使命，要取此二人性命，錯過此時，再想找這麼好的機會，可就難了。

想到這裏，心中未始不大爲所動，目光不由的轉向兩個老人，略爲作了一作考慮！

段南溪冷冷一笑道：「怎麼樣？」

他話才落，猛然一殺腰，再次的撲到了二老身邊，一擧雙掌，直向花明石秀郞二人頭上猛擊了過去。

郭飛鴻一聲叱道：「不可。」

這一次他閃身而前，雙掌齊出，吐出了七分的掌力，把段南溪身子足足震出三尺以外。

段南溪眦目道：「你……你這小輩，到底想的甚麼？」

飛鴻搖搖頭道：「我有方法對付他們二人，絕不可此時取他們性命，否則傳揚出去，必遭天下人恥笑。」

段南溪嘿嘿笑道：「恥笑？誰恥笑，此事你知我知，還會有第三個人知道？」

郭飛鴻冷然道：「天地神靈共鑑。」

段南溪低頭尋思了一下，頓足道：「好！」轉身就走，飛鴻心中一動，已留下了心。

果然這段南溪方踏出兩步，身子倏地一翻，右掌由面上向後一穿，「嗤！」一聲，自他掌心內奇快如電的飛出了一個魚形的暗器。

這正是段南溪所謂的獨門暗器「金翅飛鰓」，厲害已極，當時一閃而至，郭飛鴻只見這尾金鯉，在空中首尾齊搖，一時也攪不清是甚麼家數，匆忙中只好短劍向外一翻，鏘的一聲，雖把這尾金鯉魚點了出去，却不知那金翅飛鯉原來肚子裏附有機關。

郭飛鴻的劍尖方一點中，就聽得「唰」像是一片金霞，飛捲而來，郭飛鴻大吃一驚，只覺得頭頂一陣發涼，兩枚金針，竟是擦着髮根劃了過去，當眞是險到了極點。

郭飛鴻身子霍地向後一倒，用足尖點地，身子快如輪盤「哧！」一聲，已轉到了段南溪身邊。

這一次郭飛鴻已認清了段南溪的狠惡，安心要給他一個厲害，身子一轉過來，掌中劍便直向段南溪面門上扎去。

段南溪雙足一頓，如同一片雲也似的飄了出去，可是他身子方自站穩，郭飛鴻早又如影附形地偎到了近前，段南溪冷笑道：「郭小輩，你要放明白一點。」

飛鴻掌中劍向外一領，閃出了一片白光，段南溪一片衣袖，立即隨着劍光被斬落了下來。

郭飛鴻短劍第二次一逼，段南溪長嘯了一聲，整個身子，直向峯下墜去，可是饒他跑得更快，飛鴻殘月劍向下一指，劍氣如虹，正是所謂的「神風」。

他在劍術上有極高的造詣，「神風」雖未練成如石秀郞之至高境界，却也可觀，殘月劍向下一指，粗如小指般的劍氣，驀地吐出達七尺以外，段南溪一聲怪叫，左肩頭整個的爲它削了下來。

這老頭兒痛得在山坡上打了個滾，爬起來一路落荒而去。

郭飛鴻在現場站立了一刻，覺得自己對於段南溪似乎太辣手了一點，可是轉念再一想，此人昔日之爲惡多端，如此處置他，的確還嫌太輕了。

他回頭一看，却見花明石秀郞兩個老人，兀自呆立在原處，紋絲不動。

他冷笑了一聲，來到了二人身前，道：「二位功力相等，可喜可賀。」

二老目光呆滯，雖是表情逼眞，就是不能開口說話，只有那眸子滾來滾去，那樣子眞是滑稽極了。

飛鴻想了想，上前一步，輕輕把花明捧在石秀郞頸子上的雙手拉開，花明身子僵直的幌了幌，好似痛苦之極。

然後他又把石秀郞指在對方心口的竹劍移了開去，石秀郞表情和花明一樣，瘦軀僵直，如同殭屍一般。

分開了他二人之後，郭飛鴻微微一笑道：「我實在不忍心讓你二人在此站上一晝夜，我還是帶你們休息一下去吧。」

說着雙手左右一挽，把這一對武林怪老挾在了脇下，一路飛馳騰縱而去。

他心裏在想如何來安置這兩個人，既不能放他們逃去，又不便下手去殺害他二人，這件事可眞有些難辦了，忽然他意念一動，忖道：「對了，花明所居住的那座大墳，不是正好拿來利用一下，就暫時把他二人關在那裏豈不是好？」

仙洞奇緣　義拒援手

郭飛鴻這麼一想，甚覺有理，當時就帶着二老一路飛馳下去，這時天色已是黃昏時份，天空中黑沉沉的不見星月，飛鴻帶着二人一路奔馳，不久就來到了那座靖南王古墓。

病書生花明和凍水石秀郞，仍然和先前一樣的呆若木偶，手脚僵直，飛鴻來到了墓前，只見墓上野草生得足有半人多高，正好附近又有幾座土墳，若非是自己記憶力强，眞還認它不出。

他把二人放下，微微一笑道：「你二人先在此站一會，等我把門弄開，再帶你二人進去！」

花明瞳子裏出現一種凄怨之色，只是却也莫可奈何，石秀郞雙目垂簾，倒似能「隨遇而安」。

飛鴻費了半天時間，才把這古墓暗門打開，他首先進入墓內，點亮了幾盞燈，這墓內一切如舊，先時用來綑縛自己的那根蛟筋，仍然棄在地上，飛鴻心中大喜，就用這玩藝兒來綑縛他們二人，再好不過，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於是他們又費了半天勁，把那根蛟筋全部解開來，趕忙走出墳外，立時他驚楞住了，原來那花明和石秀郞此刻竟然已杳然無踪。起先他以爲自己記錯了地方，可是當他前後左右找過後，才知道他二人眞正的是失踪了。

這眞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情，二人既是氣鎖玄關，照先前段南溪的說法，最少也要十二個時辰之後才能復元如初，怎會這麼快就能恢復行動了？

忽然，他想到了段南溪，莫非是他又出現來此，把他二人殺了？

這麼一念至此，着實使他吃了一驚，可是轉而再一想，似乎不可能，因爲段南溪爲自己「神風」劍氣，削掉了整個肩頭，僥倖不死，已受了重傷，那裏還有能力，再來取此二人性命？

因此這個猜想，立時也就被否定了。

想到了此二人的扎手，好容易不費吹灰之力擒住了他們，正可至龜山覆命，交雲海老人發落，却不意功敗垂成，已到了手的事竟然又成了泡影，委實令人惱恨。

他心裏想，二人就算體力恢復，開始也走不遠，何況二人彼此作對，更不致跑遠了，自己還是找找看。

他於是開始打起精神，就在這附近找了起來，這是一片森林地區，附近極爲空曠，正北面是一片濃密的樹林子，南面是荒郊野地，東西都是亂石塲地。

要在這麼一個地方找人，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飛鴻把東西兩個方向搜畢後，已是夜色深沉，他再回過頭來，心中忖思道：「莫非他們逃進樹林子去了？」

其實用「逃」字來形容他們二人，是很不適當的，因爲他二人俱都是功力高絕，莫說是聯手來對付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自己也不是對手。

現在郭飛鴻忽然想明白了，他二人絕非是自己逃脫的，必定是爲人救走了，這可就更令人費解了。

如果說他二人果眞爲人救走，那麼這個人居住的地方，必不會遠，說不定就住在這附近，那麼如果在十二個時辰之內，自己能找到那個地方，找到了那個人，對他曉以厲害，花明石秀郞仍然還是逃不脫的。

這件事如果是如此，倒還沒有完全失去希望，郭飛鴻立時步入那片濃密樹林。

在他的想象中，這樹林子裏，可能隱居着甚麼高人隱士，石秀郞花明要是眞被人救走，不會離開這樹林的。

郭飛鴻過去隨師練功，對于「夜視」一門，是特別下過一番苦功夫的，因此雖然在深黑的夜晚，他仍然能在林子裏辨別路徑。

這片樹林子，的確是大得驚人，樹木多是松杉之類，人行其中，簡直是分不出是東南西北，黑暗的程度，可謂「伸手不見五指」。

如果說這種地方，果眞隱居得有人，那這個人，應該是一個瘋子，是一個怪人，郭飛鴻嘆息了一聲，停住了脚步，心中充滿了失望。

正前方，聳立着一座山峯，同時鼻中所接觸到的氣息，已不似先前潮濕，飛鴻心中一動，不禁又升起了一點希望之火。

透過了層層的枝葉，看見當空已浮現出一點點灰白的顏色，不知不覺，他在這樹林子裏已經大半夜，他急于要走出這片樹林子，足下加了幾分勁。

這時候，就在那淡黑色的山影上，閃出了一點火光，等到飛鴻注意看時，却又失去了，可是這一個忽然的發現，已提起了他的興趣。

他脚下加快，淩空飛行于林木之間，前進了約里許左右，林木漸疏，這時候，更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出現，就是林內居然有一條寬五尺平整的道路。

這條道路，雖是細窄，可是蜿蜒曲折，極爲長遠，羊腸似的，直向山中盤伸過去。

郭飛鴻心中大喜，看見了這條路，也就證明了，這附近果然住了一個隱居的人，花明石秀郞二人極有可能是被這人救來此處。

有了這條路，也無異找到了這人所居住的地方，郭飛鴻一路飛奔，不久來到了山脚下，抬頭一望，在黑沉沉的山道上，果然有一點火光閃動着。

現在郭飛鴻不再猶豫了，身形疾射，兎起鶻落，漸漸那片火光看得更清楚了，才發現不是，絕不會有如此大片的燈光，倒有點像是在燒着什麼柴火似的。

這眞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那條由樹林子直通過來的小徑，已爲一條整齊彩色小石子鋪就的碎石子路取而代之。

尤其奇妙的是，如不是自己存心找人的話，絕不會發現有此一處地方，環繞在碎石子路四週的，不是巍峨的怪石，就是些飛籐野樹，任何人也不會想到，這地方會隱藏着一條路。

漸漸地，飛鴻來到了石子路盡頭。

他看見眼前是一片美麗的花苑，各色的奇花，盛開在花苑裏，靠山的一邊，種着數十棵高大的菓樹，月光之下可以看出結在其上的纍纍果實，這地方可稱得上是一個世外桃園，美極了。

郭飛鴻來到了這裏，自無橫衝直闖的理由，他腳步暫時停下來，已可看見那閃閃的火光，正是發自正面山壁間，好像是由一處石洞裏透出來的，由此到那山洞，要經過一道花間的小徑。

那條花間小徑，就和蜘蛛所結的網差不多，看過去十分雅緻。

起先飛鴻沒有在意，可是當他足步方一踏入之後，才忽然覺出有些不對，心中將信又疑的走了一段，等到立定之後，竟發現自身仍然立於花圃之外，並未進入一步，只不過改換了一個方向而已。

郭飛鴻心中一動，已是明白，這看來網狀的花圃，並非單純的雅緻好看而已，主要，是暗含着一種厲害的陣式在其中。

在這一方面，郭飛鴻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精明的人物，他立在花圃之外，仔細的看了一會，已斷定出，主人所設的乃是一種「錯步迷踪」的陣法。

看清了陣法之後，飛鴻暗暗冷笑，這陣法固可阻止一般武林高手的進出，可是對于自己是發生不了什麼作用的。

他忽然把身子背轉過來，背對着花間小徑，以退爲進，每進一層躍前三步，如此一來，果然極其容易的直逼到了主人巍峨的石洞門前。

那是一座古老的岩洞，也許是若干年前，某個眞人在此修道地方，岩洞前垂掛着密密的野籐，就像一面落地的大門簾。

洞口之前，有幾蹬石階，可以登階直入。

郭飛鴻本想出聲招呼，喚出了主人之後，再問他一個究竟，可是再一想，如此深夜打擾，必招主人不快，何況花明石秀郎是否眞的在此，還說不一定，豈有如此唐突的道理？

這樣一想，飛鴻也就不敢出聲了。

他身子輕輕騰起來，撲到了洞門邊，耳中卻聽得石洞內有劈劈拍拍的燒柴火的聲音。

飛鴻再次騰身而起，用「壁虎功」把身子吸貼在石壁之上，一隻手持着洞門上的山籐，如此就可以看清洞內的一切。

石洞裏既燃有火，自是很明亮。

首先郭飛鴻看見一座寬且長的石室，在正中地上，燃燒着一堆松枝，火苗上竄有五六尺高，發出陣陣劈拍之聲，當他完全看清楚時，幾乎驚得呆住了。

原來就在那堆大火兩側，花明石秀郎兩人，如同兩具木偶一般的佇立着。

二人仍是保持着先前的姿態未曾改變，只是二人像是在火邊立了很久，全身汗下如雨，整個的長衣全爲汗水浸透，看上去簡直像是由水池子裏爬出來的一樣。

郭飛鴻看得心中大奇，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他目光再向裏面搜視時，更意外的發現，石室最頂頭，一座石樽上，趺坐着一個黑衣長髮婦人。

火光明滅間，飛鴻打量這個黑衣婦人，只見她眉清目秀，鼻正而直，朱紅的嘴唇，現出動人的輪廓，確是一個相當美的婦人。

看過去這婦人大概有三十八九，或四十許的年歲，但是她的打扮是異常的樸素，黑長的秀髮上，只有竹簪攏着，白素的清水臉上，更是絲毫不着脂粉，完全一派素雅，有種高超的貴婦風範。

婦人一雙白玉般的素手，交叉放置在膝頭之上，一雙秀目直視着花石二人，純然一個旁觀者的姿態。

郭飛鴻心中實在不解，這個女人是誰？她又爲什麼多事把花明石秀郎救來此處？還有一堆莫明其妙的火，更是令人費解，這一切都是爲什麼……？

立在火邊的花明石秀郎，雖然是姿態原樣，可是面部肌肉却有了顯著的變化，石秀郎銀眉頻眨，花明喉結更是不時的上下跳動着。

坐在石座上的黑衣婦人，看到此情，面上帶出了一個輕蔑的微笑，離座而起，姍姍行了過來。

她站在二人身前哼了一聲道：「我居此十數年，除了讀書賞花，一向少問外事，今日本不想多事救你二人來此，只是看二位都是大把年歲的人了，何故尙如此意氣用事呢？」說到這裏，冷笑了笑，又接下去道：「你二人被火烤了這多時候，應該收到活血之效，不久當可復元如初，只是有一點，你們復元之後，再要打也可以，請你們離開我這洞府，不要打毀了我的東西。」

郭飛鴻聞言至此，大是焦急，這才明白爲什麼二人烤火的原因，心中一急，正要出聲招呼，不意手一動，帶落下了一片石土。

雖然距離甚遠，可是這聲音，却爲那婦人發覺到，就見她猛一抬臉，嬌叱一聲道：「什麼人？」

素手一揚，「哧！」的劈出了一股掌風，這股風力箭也似的直向洞外湧來。

隨着這股掌風之後，黑衣婦人有如一片黑雲一般，驀地疾飄而出，一雙玉手逼處，遮在洞門外的山籐，全數蕩了開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郭飛鴻自是再也隱不住身形，而連開口分辯的餘地也沒有。

婦人雙掌上所發出的功力有如雷霆萬鈞，可是，郭飛鴻並未看在眼中。

他冷笑了一聲，右手平胸而出，也劈出了一股掌勁，兩股掌力會集在一起，立時消失於無形，郭飛鴻身子却直直拔起來有三四丈高，飄落在一塊突石上。

黑衣婦人這時身軀也跟着縱起，直向飛鴻立身處逼來，足未站地，右掌便用「切手」向郭飛鴻右臂上切到。

飛鴻身形再晃，又飄出了七八尺，他朗笑了一聲道：「前輩，你太莽撞了！」

黑衣婦人聞言一怔，目光銳利的注視着他道：「你是誰？在我洞前鬼鬼祟祟作什麼？」

飛鴻抱拳道：「在下郭飛鴻……」

婦人怒聲道：「誰認識你？還不快滾，我這『落雁嶺』豈是爾等俗人隨便進出的。」

飛鴻嘿嘿冷笑道：「前輩你錯了，我是來要人的，你不該把我費盡心力捉到的人帶來此地，莫非這也是我的不對麼？」



花明偷襲，郭飛鴻同身亮掌化解開去。

婦人森森一笑道：「你在說些什麼？簡直是一派胡言，快滾！」

右掌一掄，「呼！」的迎面擊來一掌，郭飛鴻左掌再次平推，第二次又把婦人掌力化爲無形，婦人呆了一呆，一聲嬌笑道：「難怪你如此刁頑，原來有些能耐，年輕人練到如此程度，倒也算是難能可貴了，你叫郭什麼來着？」

飛鴻冷冷一笑道：「現在不是說閑話的時候，前輩我告訴你，妳洞中那兩個老人，乃是當今武林中一雙惡魔——」

婦人愕然道：「什麼惡魔？」

飛鴻急道：「唉！唉！我們先回洞中，把他二人擒住，然後再說不遲！」

說完轉身就要向洞前撲去，婦人叱道：「站住！」

飛鴻回過身來，冷冷笑道：「妳這女人眞是好沒來由，我已告訴了，等會兒再說不遲，要是逃走了這兩個人，妳的罪過只怕今生也贖償不清了！」

黑衣婦人哼了一聲道：「你要說出道理來，我才允許你進洞擒人，否則我好不容易救來的人，豈能隨便就交給你？」

飛鴻眞恨不得一掌打過去，可是對方偏偏是個女人，而且是在人家洞府之前，說不說清楚，動手打人到底說不過去。想了想，恨聲道：「好吧，我告訴妳，妳可聽說過早年江湖上傳說的兩句話麼？」

婦人問道：「那兩句？」

「鐵翅燕南飛，花明水石秀！」郭飛鴻脫口道出了這兩句，目注婦人不語。

黑衣婦人聽了立時面色一變，點了點頭道：「這是指的四位老人家，我怎會不昗道，你說這個是什麼意思？」

飛鴻嘆道：「妳既知道，那就最好不過，現在在妳洞中的這兩個人，正是其中的兩位！」

婦人「噢！」了一聲，後退一步，吶吶道：「不會吧，這四個人，如今還沒有死？」

郭飛鴻見她無知至此，不由有氣，冷冷的道：「鐵翅燕南飛，所代表的公孫羽與尙南固然已死，可是病書生花明和凍水石秀郎如今却仍健在人間，他二人也就是現在洞中的這兩個老人，妳可明白了？」

婦人身子戰抖了一下，面色發白道：「眞……的？你說的是眞的？」

飛鴻冷笑道：「誰還騙妳不成？」

婦人抬頭想了想，吶吶道：「果如此，我眞正是造禍人間了，我們回洞去！」

說罷首先騰身而起，飄下了山峯，飛鴻趕忙也跟着掠下。

二人方自飄下了山峯，就見一條白影，快似電閃星馳一般，自眼前閃過，飛鴻在後，一眼便已看出正是石秀郎，不由一驚，大聲道：「石秀郎，你那裏走？」

黑衣婦人在前，聞聲之下，清叱了一聲，猛地掉轉身形，雙手交插着直向石秀郎兩肋插去。

石秀郎一聲啞笑，道：「我不同妳動手？」

右腕一翻，已把婦人前衝之勢擋回，跟着身子如箭般的射了出去，郭飛鴻見狀大怒，正要騰身撲上，却忽覺背後冷風襲頂，一隻鳥爪般的怪手向他頂門上抓了下來。

郭鴻飛回身現掌，身子倒竄而出，才見原來不知何時花明也來到了身後！

這怪老頭子，好似此刻精力疲憊已極，不想與鴻飛眞的動手，一抓不中，身子便如同一隻大鳥般的，掠到了一堵山壁之上。

只聽他怪笑了一聲道：「小輩，今天暫且饒了你，以後你可要小心着點！」

說罷身子一轉，向着黑衣婦人怪笑學手道：「妳這女人，若不看妳救助有功，今夜絕不饒妳，以後胆敢與我爲敵，我就燒了妳的鬼洞，叫妳死無葬身之地！」

郭飛鴻趁他說話時，施展出上乘輕功「凌空飛羽」！噗哧！一聲已撲到了他面前，右掌向外一探，當胸印去。

花明哼了一聲，身形側轉，匆促亮掌，二掌交接，各自都震動了一下，花明因先前與石秀郎對敵「鎖關」過久，早已元氣大傷，他原來就對郭飛鴻有幾分忌畏，摸不清他到底武功如何，這時心中情虛，自是更不敢與他力敵。

二人交換了一掌之後，花明那敢再多所逗留，怪笑了一聲，瘦軀拔起，一躍數丈，越山過嶺，有如鷹翻鷂滾，刹時間，已失去了踪影。

郭飛鴻知道這時追亦無及，再者追上又能如何？他並未想到花明此刻受有內傷，精力交疲，只當他武功已經復元，自己既非其敵手，追上去又有何用？這麼想，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逃之夭夭。

黑衣婦人目睹此情，嘆息道：「這都是怪我一時之仁，唉！這可如何是好？」

郭飛鴻笑了一笑，望也沒望她一眼。

婦人停了一停道：「少年人，你可是恨上了我？」

飛鴻搖搖頭，道：「恨妳也沒有用，深夜打擾，實感不安，再見了！」

婦人橫身攔住道：「且慢，你是我這裏多年來的第一個客人，可願入內一敍，再說對於這件事，我或可想個補救的方法，他二人料必不會走遠。」

飛鴻聽她如此說，就立住脚步，上下看了她幾眼，微微一笑道：「說了半天，尙未請敎女士芳名？怎地獨自一人居此深山？」

婦人聞言，面上現出一片惆悵，哼了一聲，冷然道：「對不起，這是我的一點小隱秘，恕難見告！」

飛鴻點點頭，道：「既如此，算我多問了！」

黑衣婦人一雙光亮的瞳子，在他臉上轉了轉，現出一種慈愛，又似有些幽怨，淡淡的一笑道：「我只當做了一件好事，却未料到反而帮助了惡人，眞是悔之無及，少年人請到我洞中一談如何？」

飛鴻本來有一些怨憤，可是偏偏對方態度慈愛，尤其她那種溫和的眼光，在看人時，總似帶有幾分關懷，就如同一個母親看兒子一樣的。

事已至此，急也無用，他抬頭看了看天，見距天亮還有一刻時間，不如就到她洞內飲上一杯熱茶，等天明後再走也不爲遲。

想着，就向着婦人點頭道：「那麼我就打擾了，不知府上可備有熱茶，我有些口渴了！」

婦人溫柔的一笑道：「有，不但有茶，還有吃的呢，你大概也餓了吧！」

飛鴻點了點頭，窘笑道：「是有些餓了！」

黑衣婦人低頭一笑，輕移蓮步，率先向洞內行去，飛鴻相信對方是個規矩的婦人，而且就年歲來說，對方幾乎可以做自己的母親，難得她如此好客，也就不再多疑，大步跟隨其後，向洞室內行去。

黑衣婦人揭開了垂在洞前山籐，回身道：「請進來，不用客氣！」

她說話帶着一些湘省的口音，也許是離家過久，口音有些變了，只是聽在耳中是悅耳動聽，在她微笑時，露出的兩排玉齒，更是可人，這婦人年輕的時候，該不知是怎麼樣的一個美人兒！

飛鴻大大方方的跟進了洞內，鼻中立時聞到陣陣香氣，原來靠近壁根地方，有一個三角小爐，那類似松子的芬香，正是發自爐鼎之中。

先時燃燒的松枝，這時早已熄滅，剩下了一堆餘燼，黑衣美婦人，讓飛鴻坐在一張石櫈上，一雙妙目凝視着他，飛鴻窘笑着正要發問，這婦人已含笑道：「對了，你稍坐一會，我去爲你準備吃的去，吃完了，我們再說話！」

飛鴻欠身道了聲：「打擾！」

中年婦人遂進入內室，須臾步出，手中端了個托盤，盤內熱騰騰的放着一些食物。

婦人把托盤擱在石桌上，盤內是一碗米粥，一小碟油酥餅，還有兩碟小菜。

飛鴻一夜奔馳，早已餓極了，道了聲謝，佢風捲殘雲般，把這些食物，一掃而淨。

在他食用之時，黑衣婦人靜靜地坐在一邊，她雙眉輕鎖，像有很沉重的心事，偶而看見郭飛鴻吃相，則淺淺的笑笑。

飛鴻吃完盤中所有，反倒覺得更餓了，只是不好意思要。

婦人望着他，微笑道：「對不起，只有這麼多，再要吃，我還可以做，只是怕你等不及。」

飛鴻面色微紅道：「够了，我已不餓了！」

婦人一面收拾碗碟，一面笑道：「年輕人自然吃得多，不餓是瞎說，天快亮了，天亮了再好好吃一頓吧！」

飛鴻四下了看一眼，石壁上打磨得十分光滑，一塵不染，石室內一桌一椅皆光可鑑人，婦人衣質樸素，態度從容，一言一笑都似甚有敎養！

這一切，對飛鴻來說，實在是一個「謎」！

婦人一雙親切的眸子，又凝視着他，淺淺一笑道：「你年紀輕輕，竟然能有如此一身傑出的武功，實在令人欽佩，你師父是誰？」

飛鴻笑了笑，搖搖頭，表示無可奉告，美婦人輕嘆了一聲道：「我脫離江湖太久了，很多事情都不知道。」頓了一下，吶吶道：「你去過雲貴一帶麼？」接着又問道：「你認識很多朋友吧？」

飛鴻心中，一直在盤算着走脫的花明和石秀郎，偏偏這婦人老問閑話，又不好不答，當時苦笑道：「認識一些，並不太多！」

「這些人都是和你差不多的一些少年英雄吧？」

飛鴻看了她一眼，點點頭，美婦人一笑道：「說幾個聽聽看，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我們這一批老人眞該退隱了！」

她說到這裏，緩緩站起了身子，背轉過去，用手在臉上抹了一下，擦去了突然由眸子裏滾出的淚珠，只是郭飛鴻沒有看見。

婦人回過臉，見郭飛鴻眉微皺，並沒有回答自己的話，有些不悅的道：「我在問你話呢。」

郭飛鴻忽然驚覺，忙起身道：「對不起，我只顧想事情，你是問——」

婦人望着他搖搖頭，似乎是自言自語的道：「算了，這是不可能的……」

飛鴻皺了一下眉，道：「夫人，啊，前輩……」

美婦人微微一笑道：「你不要這麼叫我，我想我與你母親或許年紀差不多大，如果不介意，你就叫我一聲姑姑——好不好？」

飛鴻點點頭道：「好，姑姑……妳莫非是爲了逃避什麼仇家，才來到這裏，還是爲了……」

婦人搖頭一笑道：「都不是，你別亂猜，現在我們來談你的事吧！」

頓了頓，她望着飛鴻道：「你年紀輕輕，怎會與這兩個魔頭結上仇怨的？這事太奇怪了！」

飛鴻冷冷一笑道：「其實仇怨也談不

上，此事一言難盡，姑姑，你就不必多問了！」

婦人怔了一下，淡淡一笑道：「好，我不問這個，我方才見你身法怪異，極似傳說中的雲門家數，你莫非與雲前輩有什麼關係不成？」

飛鴻心中一驚，倒是沒有想到，對方這個婦道人家，居然有此閱歷，也實在足以令人欽佩了！

美婦人這麼突然的一問，使得郭飛鴻呆了呆，當時不便否認，微笑頷首道：「姑姑猜得不錯，我正是雲氏門中人，家師雲鵬，莫非與姑姑認識？」

婦人雙眉微微一分，妙目中含有幾分欽慕，吶吶道：「難得，難得——雲老前輩是我生平所景慕的第一人，你既然是他的徒弟，我也應該破格招待你了！」

妙目一轉，面色益發和藹道：「方才我確實是太冒失了，莫非那花明石秀郎二人，和令師他有什麼仇恨？」

飛鴻搖搖頭，皺眉道：「他們之間有什麼仇恨，我不大清楚，我之所以欲擒他二人實在是別有原因。」

「有什麼原因？」

「這……」

美婦人見他一時語塞，不由莞爾的一笑道：「莫非有什麼難言之隱？」

飛鴻點了點頭，又搖搖頭道：「不過是受人之託，代爲守口而已，姑姑不必多疑！」

婦人凝神想了想，微微嘆息了一聲道：「此事只怪我一時多事，平白放走了這兩個老怪，此刻想來眞是後悔不已，唉！我必盡力再助你找回他二人就是！」

飛鴻先是一喜，遂又苦笑了笑，垂首道：「此事談何容易，姑姑你的心意我心領了！」

婦人面色一白，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飛鴻抬頭看了她一眼，眞不想多費唇舌，只是這是人家的好意，總不便一口拒絕。

當下他笑了笑，望着這美麗的婦人道：「姑姑，並不是我看不起你，這兩個老怪物武功實在太高了，太可怕……」

婦人一聲冷笑道：「他們是三頭六臂不成？」

飛鴻又看了她一眼，嘆息道：「姑姑不要說笑話，我是在說眞的，姑姑方才曾說過，家師是你老人家生平最爲景仰之人可是？」

「當然是——」

「這就是了！」郭飛鴻輕輕的一笑道：「說一句不怕見笑的話，我師父一生無敵，却在這兩個怪人手下，吃過苦頭而險些喪命！」

婦人呆了呆，鼻中哼了一聲道：「胡說，雲老前輩既然都不是他二人的對手，你又如何能擒住他二人呢？」

飛鴻漠漠地道：「我方才不是已經說過了，我只不過智取湊巧得手而已，如不是他二人力盡鎖玄關，焉能爲我所擒？」

說到這裏，他顯得很懊喪，站起來走了幾步，向着洞面看了一眼，悻悻的道：「我該告辭了！」

婦人冷冷一笑道：「你不能走！」

飛鴻一驚道：「爲什麼？」

「不爲什麼！」美婦人笑了笑，這種笑容，使得她透着幾分神秘，她說：「在沒有辦法擒回花石二人之前，我是不會放你走的！」

接着又補充一句道：「這件事，我很內疚，我一定要爲你作到！」

郭飛鴻舒展了一下眉毛，道：「姑姑的美意實在令人可感，可是却不願連累了你。」

「連累我？」

「是的！」郭飛鴻冷笑道：「得罪了這兩個老怪可不是好玩的！」

婦人低下頭思索了一會，神秘的眨了一下眸子，直視着飛鴻，後者只以爲她心動了，當下微笑道：「這只怪我運氣不好，却怪不得姑姑，俗語道：『事不關己莫與問』，姑姑你還是少惹事爲妙。」

婦人聞言之後，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些怒容，冷冷道：「你在說些什麼？」說着，她又神秘的一笑道：「我方才也見識過，你的武功確實高，也許我都不是你對手，可是你也許不相信，我二人眞要動起手來，吃虧的必然是你！」

飛鴻怔了一怔，微笑不語！

婦人又說道：「你且莫不信，你隨我來！」

言罷站身而起，向後面走去，郭飛鴻心存疑惑的跟在她身後，只見她行抵石壁前止住脚步，回頭微笑道：「此洞原是宋末道士許眞人夫婦雙修之處，秘室甚多，機關遍佈，所設陣式，更是高絕，這二十年來，我移居于此後，總算把全洞一切都摸清楚了，因爲在此家居只我一人，所以平素從不設防，否則剛才那兩個老怪物，只怕沒有那麼容易進出！」

郭飛鴻一驚道：「哦——」

婦人瞥了他一眼，又說道：「不信你看！」

旋即玉手向着石壁上一按，忽有一股五彩烟霧自壁間湧出，郭飛鴻心中一怔，剎時間眼前不辨東西，正自驚疑，眼前又復一亮，再定目一看，却已來到了另一個房間。

這一間房間，比先前的那間寬敞多了，而且目光所接觸的一切，盡是珠光寶氣，琳瑯滿目，一桌一几，無不古雅別緻，晶瑩可愛！

飛鴻望了望，猜不透婦人帶自己來此之意，他左右看了一眼，却見那婦人，不知何時，已趺坐在兩丈以外的一座白玉台上。

白玉台上鋪着一個大蒲團，蒲團兩側，各立有一盞高脚的燈盞，其光白熾，照射在婦人身上，眞是有如尊觀世音的石像一般。

這時蒲團上的婦人冷漠的笑道：「郭飛鴻，你武技雖高過我，可是這方寸之地，我却叫你行不得也，你不信，何妨一試，看看可能走近我身？」

飛鴻呆了一呆，苦笑道：「姑姑何必開玩笑，方才烟霧，誰都知道不過是一些幻術罷了！」

婦人冷言道：「你知道什麼？你如能近我身邊，我才佩服你，你試試看！」

郭飛鴻朗笑一聲，道：「好！我就過

來！」

說着足下踏進一步，蒲團上的婦人右手平着向外一推，迎面打過來一掌，一股勁風直襲面門而來。

郭飛鴻毫不在意，身形側偏，如同旋風一般的轉到了女人右邊，口中讚賞道：「好掌力！」

婦人冷冷笑道：「我讓你見識一下，這兩個玩藝兒。」

右手往身邊一根黃色絲絛上一拉，她身邊兩側的黃色幔簾「哧！」一聲一齊敞了開來，黃幔後，立有兩根高高的烏金架，架上一左一右立着一隻全身白毛的大鷲，紅眼鉤啄，爪似鋼鉤，頭上一撮翻出的紅毛，就像鸚鵡一般。

飛鴻看見這一雙白鷲，腦中忽然有一點印象，彷彿昔日師父曾說過有一位前輩道長，飼有這麼一雙，厲害無比，武功稍差一點的人，絕難應付的禽類。

據師父說，此二鷲均以歲久通靈，那位前輩道人爲增二鷲威力，曾在二鷲雙翅骨上，各箍了一口截金劍刃，並訓練二鷲種種襲人的動作，如此一經出敵，簡直神奇詭異，兇險凌厲已極，令人防不勝防。

他心中動了一動，暗忖道：「莫非這兩隻扁毛畜牲，正是師父所謂的那雙白鷲？果是如此，却又怎會到了這婦之手中？眞正的奇怪了！」

一念方了，蒲團上的婦人又笑道：「郭少俠，你如踏進一步，我這雙鳥兒，可就要不客氣了！」

飛鴻一笑道：「姑姑所以有恃無恐，原來是因爲有這雙白鷲，可是即使這雙白鷲再厲害，充其量不過是一雙鳥兒，又豈能阻止我前進？」

說着身形一晃，直向婦人座前撲去。

可是他身子方才一動，就聽見婦人左面那隻白鷲發出了一聲尖叫，其聲尖銳刺耳已極，乍聽之下，眞能奪人心魄。

郭飛鴻口中雖是這麼說，到底攪不清二鷲的威力如何，他前進的勢子，不過是一個誘敵的虛勢。

只見他身形一進即退，隨着那聲淒厲的尖鳴之後，那隻白鷲，有如疾風下的一朶白雲，呼！一聲射到面前。

婦人見狀大聲道：「低頭！」

飛鴻未及開言，就見面前寒光一閃，夾着一股巨大無比的風力，蓋頭蓋臉直掃了過來。

總算郭飛鴻身懷絕技，非同一般，如此情勢之下，他仍能沉着應付，右手一翻，用「排雲手」直向白鷲右腹下擊去，同時足尖猛點，整個身子倒竄而出。

這眞是一個驚險已極的場面，雖然在飛鴻超人的身法之下化險爲夷，可是站定身形之後，却覺出整個上身連同臉部，都如同被刀割過一般的疼痛，禁不住打了一個寒戰，心忖：「好厲害的東西！」

這時候那坐在蒲團上的婦人微微一笑道：「少俠果然好本事，據我所知，當今世上能够逃開我這白鷲『風行一翅』的人實在不多，你居然能够避開，足見眞是不同凡響了！」

飛鴻怒目望時，方才襲擊自己的那隻白鷲，此刻已似無事一般的，又安閒的立在婦人身後的烏金架上，一來一往眞是快如飄風，當眞是快速驚人。

郭飛鴻不由摸了摸臉，略有幾分愧疚的道：「姑姑所豢養的這雙白鷲果然厲害，以之對敵，確是再好不過。」

婦人微微笑道：「方才這畜牲出擊，還算是留了情面，否則一連三翅，就是一個鐵人也得爲牠用翅打碎！」

言罷含笑自蒲團上站起來，滿面春風的道：「郭少俠，你現在當可知道，如果這兩隻白鷲，同時出擊一個目標，那種威力，該是何等的驚人了！」

經此一試，郭飛鴻已經相信二鷲厲害，雖說是眞個動起手來，自己未見得就不是二鷲對手，可是却也不易應付。

當時點點頭道：「姑姑所言不錯，如果帶此二鷲去找尋那兩個老怪物，確是非常有用。」

婦人冷冷一笑，點頭道：「我正是這個意思，不過，這兩個東西，平日養尊處優，很難付以重任，在牠們出去之前，却要先給牠們些苦頭吃吃才行。」

飛鴻忽然想起前情，不由懷疑的問道：「聽家師說，有一位前輩曾豢養過如此一雙白鷲，倒與姑姑你這一雙情形甚爲相似。」

婦人驚奇的看了飛鴻一眼，頷首笑道：「你的見聞甚是豐富，你說得不錯，這雙白鷲，正是那位前輩道長所豢養的『雷火雙鷲』，就是這座洞府，也是那位道長所有的，不過現在爲我居住罷了！」

飛鴻怔了一下道：「這就難怪了，這位老前輩，尊號是如何稱呼？」

婦人走過來，輕輕噓了一聲道：「我們到外面去說。」

飛鴻十分驚奇的隨她來到了外間，遂問：「姑姑莫非還有什麼——」

婦人道：「那位道人大號『雷火』，此刻就在洞內，他生平最不喜人呼他名姓，爲恐他聽見着惱，所以才喚你出來。」

郭飛鴻不由大吃了一驚，半天才吶吶道：「什麼？……那位老前輩仍然還在人世——？」

婦人點了點頭，道：「誰說不在？」笑了笑又接道：「這是一個秘密，我想普天之下，大概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這件事，不過現在你也知道了！」

飛鴻猶自難信，道：「這位道長，現在仍住在這裏？」

婦人肯定的點點頭，神秘的一笑道：「所以我才說可以帮你一個忙，不過這也要看這位前輩的興趣，他生平最不喜管人家的閑事，我也不一定能說動他！再說他老人家自封洞之後，已二十年不問外事，一心參禪，這件事還拿不準！」

飛鴻微微一笑道：「姑姑妳錯會了我的意思了，我並無意請人家帮忙，再說這位雷火道長，和這件事根本是無所牽扯，他老人家自是不會管的！」

婦人想了想，道：「這事等會再說，不過，我是不甘心被這兩個老怪戲耍，此事因我多事才使你功敗垂成，令我於心不安，無論如何，我要爲你設法擒回他二人，我的雷火雙鷲起碼可以爲你効勞！」

一言提醒了郭飛鴻，他劍眉一挑道：「牠們能爲我尋地上的人麼？」

婦人瞇起雙目，吶吶道：「牠們可以爲你找尋落在地上的一根銀針！」

飛鴻雙手一拍道：「好！那麼姑姑，請妳放牠們出去先察一察兩個老怪物的踪跡，我們確定了他二人的藏處之後，再想辦法對付他們！」

婦人點頭道：「這一點我早已想過了，只是這雙鷲，慣於夜晚出獵，而且夜晚比較不易爲人發覺，再者那花明石秀郎的面相模樣，你能够畫下來麼？」

飛鴻想了想道：「我可以試一試，但這爲什麼？」

婦人道：「因爲這雷火雙鷲沒有見過他們！」

郭飛鴻立時走到了一張石案旁，婦人自案內取出紙筆，飛鴻就記憶所及，匆匆把二人形像描畫出來，美婦人在一邊不由讚嘆道：「眞是像極了，我只知你武技高强，誰知你還是一個出色的畫家！」

飛鴻一笑道：「小時喜歡畫畫，如今已是多少年沒有提過畫筆了！」

玄衣美婦把畫好的兩張畫像端詳了一會，就道：「我去去就來。」

然後她移身進入室內，把兩張畫像，分懸在那雙白鷲面前，那雷火雙鷲自經雷火道人訓練後，早已通靈，昔日道人每令牠們出獵時，都必先以畫像爲雙鷲懸着，雙鷲對此早成習慣。

是以玄衣婦人畫像一懸，二鷲已耐不住烈性，紛紛展翅怪鳴了起來，如此暴叫了好一陣，才安靜下來，雙雙注視着那兩張畫相，端詳不已。

玄衣美婦走過去，在二鷲身上摸了摸，由旁邊一具竹籃內，取出了兩個首烏，分給二鷲，低聲道：「今晚我放你們出去，你們去找這兩人，找着了就快回來！」

說罷正要轉身出室，忽然聽石壁間，傳出了一聲喟然長嘆道：「貧道二十年前一點慈心，今日却爲自己帶來了一場浩刧，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玄衣美婦聞聲神色一變，回身吃驚道：「道長……你醒了麼？」

壁間一聲冷笑：「貧道何曾睡着？」

玄衣婦人向着石壁冉冉一拜道：「莫非難婦做錯了什麼，以致令道長不悅？」

石壁間又是一聲冷笑道：「任寶玲，當初你來時是怎麼在貧道壇前起誓的？妳曾答應過今生永不離山，永不見客，怎地如今却都變了？」

玄衣婦人不由面色蒼白嚅嚅道：「老前輩，事情是這樣的……」

道人打斷了她的話道：「妳不必多說，我都明白！」

玄衣婦人慢慢跪下身子，向着壁間拜了拜道：「老前輩可肯助他一臂之力？」

一聲冷笑發自壁間，隨着是冷森森的語音道：「貧身自封洞以來，幾曾問過外事？任寶玲，此事依貧道看，妳也最好退身事外，否則後悔不及！」

玄衣婦人呆了一呆，道：「這……老前輩莫非認爲有什麼凶兆麼？」

道人冷笑道：「妳可知來人的厲害？不要說妳武功萬萬不及，就是貧道親自出手，也不見得就是來人對手，貧道當年一念之慈，掩護了妳，已是有違本旨，焉能在成道之前，再如此招惹麻煩，這是萬萬行不通的，妳還是快快叫那少年去吧！」

婦人跪在地上默默半晌，長嘆了一聲道：「難婦自知此舉有背誓言，可是已然親口允諾，怎能反悔，此事老前輩可以袖手不管，難婦却是雖死而無恨！」她說到此，又向着石壁拜了一拜，盈盈站起。

石壁內的道人喟然一嘆道：「妳不聽貧道良言相勸，禍由自取，最終却不要再來找我，這件事貧道是不會管的！」

任寶玲一聲不響，轉身而行，道人又道：「花石二怪乃是當今宇內最難纏的人物，貧道已把厲害告訴過妳，信不信由妳，只是有一點，妳自作自受，却不可把貧道牽涉進去！」

婦人苦笑道：「老前輩請寬心，難婦蒙道長收容，大恩待報，豈能如此對待你老人家！」

道人哼了一聲，遂沉寂無語！

玄衣婦人來至外室，若同無事一般。

郭飛鴻問道：「姑姑，兩隻白鷲可願出獵？」

「今晚就可放出，在未放出之前，我要用竹針刺牠們的身子，增其痛苦，如此牠們才會增加了對花石二怪的痛恨，勢必得之而後甘了！」

言罷自一邊取了兩根長長的竹籤，又復向後室而去，頃刻郭飛鴻就聞得二鷲厲鳴之聲，可想必是在吃苦頭了。

對於這個婦人，飛鴻實在是相當的迷惑，一不知其身世姓名，二不知其爲人底細，可是對她却有種說不出的信任好感！

在玄衣婦人那雙深沉憂鬱的雙瞳裏，似乎可以看出她那一顆寂寞已久的內心，她確是一個相當美的女人，黑而亮的一雙眸子，兩道細長的蛾眉，尤其是寬厚的上額，望之能給予人一種愉快的感覺。

這樣的一個女人，不會是一個壞人，郭飛鴻由內心裏這麼信任她！

在她慈祥的笑容裏，每每含着一種母性的光輝，可是在嚴峻的目光裏，却又別有一種女性的尊嚴。

飛鴻在石洞內來回走了幾步，心中不住在想：「她到底是誰？爲什麼獨自匿居在如此一個荒僻的深山裏？」

忽然，他想到要她去帮忙對付花明石秀郎，這件事是不對的，自己堂堂男子漢，豈可借助於一個婦人？再者萬一要是因此而使她遭致不幸，豈非是自己的罪過？

這本是突然的一個念頭，可是一經細想，愈覺其有道理，飛鴻不由心中怦然而動。當時，他咬了一下牙暗道：「對，我還是就此而去吧，一個人設法去找他們吧！」主意打定，回身看了一眼，那婦人仍還沒有出來，飛鴻就提筆揮毫，在紙上留了幾個字：「不便打擾，即行告辭！」

寫罷，由身上取出了一小袋金錁子，壓在紙上，正要離開，又覺不妥，暗忖對方婦人，分明是一個心境高闊，義薄雲天的奇女子，自己以金錢相謝，豈不是低貶了對方的雲情高誼？

如此一想，只得又收回來，取出收回之間，却由懷中落下一物，倉促之間竟然未曾發覺，遂即向外步出——

室外金鷄三唱，紅霞散滿藍天，已是破曉時分！

（欲知後情，請賜閱「艷俠」故事之六——「龍吟虎嘯」亦即本故事大結局）

海雲·文
盧令·圖

武林軼事

鐵鼠闖三關



惡霸逞兇燄　奇僧護觀音

說到武林中人多數是苦練一招的，有些人以鐵臂稱雄，鐵橋三就是其中一個很負盛名的高手，至於鐵頭，却有許多人喜歡練習，稱做「鐵頭老鼠」。本文所說的一個鐵頭和尚，姓萬，單名一個蒼字，他的鐵頭功就非普通武林中人能够比得上，還因他苦練易筋經，週身肌肉結實，有如鋼鐵，故此，他的綽號叫做鐵老鼠。

本來一個和尚不應該到處鬼混的，萬蒼却大不相同，他雖然是個和尚，却有俗家的念頭，喜歡女色和酒，而且到處揚名，有一天，他在廣州市漱珠橋下附近的一條小涌行行企企，忽然看見斜陽照在小涌，燦然生輝，有一個絕色佳人坐在小艇之上，那時鐵老鼠萬蒼忽然觸動心事，便走過去跟她交談。

萬蒼年約三十六歲，身穿布袍，腰束布帶，如果他把頭上的瓜皮帽拉開，看來便是一個和尚，不過，他在大街小巷走動的時候，却非如此，經常是把背後的長髮盤在額角之上，頭戴小帽，長辮當然是僞的，那時很容易買到一條長辮，故此，他這種打扮，就把本來面目掩飾得非常緊密，從外邊看來，只是一個商人而已。

萬蒼的身型比較普通人稍爲精壯，濃眉大眼，有武功的人一眼看了，就知道他是個很出色的高手。

那時，海幢寺後門，即是漱珠橋畔的小涌，貨艇在該處灣泊的有數十艘，其中有一艘貨艇比較細小，艇上的少女叫做蘇姐，綽號水上觀音，因爲她年輕貌美，貨艇所到之處，兩岸的肉販伙記，米店掌櫃等人，都跟她熟識，他們經常打情罵俏。

那個好像濟顛和尚似的萬蒼，蹲在海幢寺後的石級之上，跟蘇姐貨艇相隔不過三丈左右，看得入了迷，跟蘇姐有說有笑，他因爲外邊看來不像是出家人，蘇姐是貨艇的女人，兩人隨意談笑，沒有人干涉，照道理說，亦是不應該干涉他們的，殊不料在那些閒人當中，有兩個米店的伙記屬於當時合勝堂人馬，一向抱着「拳頭在近，官府在遠」的觀念，喜歡打就打，他們習慣了跟蘇姐打情罵俏，忽然看見多了一個外人，有些不安，叫做周明的一個伙記，走前對鐵老鼠萬蒼說：「喂，你是過路客，天色不早了，早些趕路吧。」

萬蒼看也不看他！

另外一個米店的伙記張六，走近他說：「老哥，我的朋友脾氣不好，如果你不想走，他們就要把你驅逐，識相的就早些走吧。」

萬蒼的濃眉向上一揚，跟着向他瞪了一眼，說：「你有多少朋友呢？」

張天把雙手握着拳頭，揚了一揚，說：「這就是我的朋友？」

他擺出想打架的姿勢，似乎想借此嚇倒對方，怎料萬蒼反而哈哈大笑，說：「你有你的朋友，我亦有我的朋友，只憑這條腿就能應付你們兩個。」

萬蒼說完站了起來，把右脚向石階上面踏了幾踏，發出一些震耳之聲，表示他的脚確是拳頭的勁敵。

他這種踏地之聲，震動耳鼓，根本上用布鞋踏在地上，不容易有聲響發出來的，它不但有聲响發出，而且十分刺耳，有資格的武林高手聽了，便可知道他精於內功。不過，合勝堂人馬在功夫方面，仍有深淺之分，只有叫做招爺的人能够分辨出來，招爺不在身邊，這兩個初出道的傢伙，當然是看不出來，因此他們兩人聽了對方所說的話，勃然大怒，特別是周明，他用手向身邊的張六撥了一下，先把同伴撥開，然後以單龍出海一招向萬蒼打去。

周明單手能够托起一個藍綫包的米袋，貯滿了米，抛到十尺以上那麼高，經常練沙包，那個袋是皮製的，袋裏所載的正是白米，一個沙袋給他打了十多天，便會爆口，可見他的掌力雄偉，非同小可。那時他一掌打去，跟着還有許多變化，以爲萬蒼吃了一掌就會倒在小涌裏面，就算萬蒼接招，也是三兩下手勢就把他抛入水中，故此他十分豪氣。怎料萬蒼看見他的右手當胸一掌打來，身形略閃，避過這一掌，跟着側身踢出一條穿心腿來，把他整個踢高一丈過外，然後隆然一聲跌在水中。

張六看見自己的同伴被辱，不再打話，立刻發招，他知道這個陌生人有些武藝，不敢怠慢，趁着此人的一條腿已經踢出，尚未收回，他就雙掌齊出，向此人的後心使勁一推。張六跟周明一向在招爺門下習技多年，手上有些斤兩，這一個雙推掌是他的得力招數，他認爲這個怪客已經踢起一條腿，不易躲閃，怎料雙掌齊出，尙差一尺半尺就衝到對方的背後，那個怪客居然快如閃電，身形一低，順勢把收回了一半的右腿向背後撑去，穿心腿化爲虎尾脚，整個張六就給他撑倒！

萬蒼打得興高采烈，連敗兩人，仍然想鬥，却又沒有對手，只好把張六出氣，雖然撑倒張六，他仍追上去，把張六一抓，向空一抛，張六就凌空飛躍，跌在小涌之內，跟周明同在水中打滾。

過了一會，兩人由小涌爬起來，身上滿是泥漿，有如一對泥小鴨，看熱鬥的人哈哈大笑他們想找那個怪客已經辦不到。

當時海幢寺容許四海雲遊的和尚居住，叫做「掛單和尚」，萬蒼出街作俗家打扮，頭上有辮兼有帽，回到海幢寺，就把衣物收藏起來，恢復本來面目，因此之故，沒有人看穿他的行藏擧止，合勝堂人馬雖然到處打聽，也不知道何人動手把兩個師兄弟打落小涌。照這樣看，萬蒼和尚是很安全的，假如他忘了此事，各走各路，就沒有一連串驚心動魄的龍虎鬥發生了，可是，萬蒼恃着技高胆壯，翌日下午，斜陽半落，他仍然蹲在海幢寺後門的石階上面，跟蘇姐隔着小涌交談。

蘇姐綽號水上觀音，當然是有幾分姿色的了，她一向就崇拜英雄好漢，認爲合勝堂人馬恃勢凌人，有人把他倆打落小涌，芳心大喜，翌日交談，便對萬蒼另眼相看，談得十分起勁。

根本上合勝堂人馬早已想找這傢伙算賬，何況他公然露臉跟他們認爲是月殿嫦娥的蘇姐交談呢？更加妒忌了，那些人發覺萬蒼仍然走出來，肆無忌憚，立刻想動手，其中有些比較老成的人看見自己人磨拳擦掌，但却不是對方的敵手，立刻制止他們，不准打鬥，跟着派人飛報招爺。

招爺的武功非常厲害，座鎭合勝堂，無人敢捋虎鬚，他聽到自己的兩個徒弟給人用連環脚踢倒，已經十分光火，那時接獲報告，知道此人在石階之上出現，前面就是小涌，衆兄弟發覺他的行踪，不敢交手，更加震怒，立刻搶出街上，向小涌那邊飛奔。快要走近海幢寺的後門，他立刻看到這傢伙，因爲對方身材並非很高，但却腰圍背厚，手腕特別粗壯，看來似是精於技擊，招爺不敢輕敵。想用詭計把這傢伙打入水中，出一口氣，四處張望，忽然看見身邊有間鐵舖，鐵舖裏面有鐵鎚和鐵釘等物，他喜出望外，立刻付欵，買了幾枚鐵釘，立刻走向小涌那邊。

當時鐵老鼠萬蒼仍是嬉皮笑臉的跟蘇姐交談，沒有注意到背後有人走近，忽然之間覺得頭上有些不對，轉身看看，便發覺招爺用鐵錘和鐵釘鑿他的頭顱，勃然大怒，站起來說：「你這傢伙不想活了，換過別人，頭上早已開花！」

招爺正在看準他的頭顱，用鐵錘鐵釘向下邊撞擊，以爲一擊即中，這一個臉相可憎的傢伙就算不死，也是身受重傷，殊不料他太過興奮，鐵錘鐵釘一齊施展，眼見打中小帽，而且把帽子打穿，竟然沒把此人打傷，不覺驚奇起來。因爲對方在盛怒之下，沒有注意到帽子和僞辮一齊跌落，露出光頭，招爺看在眼裏，即時知道他是個和尚，更加詫異。

不管他如何驚奇，聽到這個和尚所說的話，仍是震怒的，他毫不思索就說：「你這個禿驢不想活，然後招惹我們這些兄弟，並非我故意尋仇，乃是你咎由自取，跌進鬼門關，不必怨恨。」

說到這裏，他就把手一揚，本來他有五枚鐵釘在手，雖然用鐵錘撞擊頭顱，無法打傷萬蒼，那些鐵釘仍在左手的掌心裏，他揚了揚手，五枚鐵釘就分別向對方上中下三路飛去，跟着進馬，一個鐵錘兜心打落。照他想，這一連串攻勢，極爲犀利，普通人無法抵禦，看來那個和尚要命喪黃泉了，怎料五枚鐵釘飛插到和尚的身上，就像是打在一個泥佛，無法插入，自動彈開，至於那個鐵錘，確是兜心打落，而且很沉重的响了一聲，不過，和尚沒有受傷，招爺的手反而震了一震。

招爺知道此人不但是鐵頭和尚，而且精於鐵布衫或者易筋經之類的內功，刀槍不入，猛吃一驚，因爲衆兄弟就在附近，很難轉身飛奔，索性再拚一拚。

主意打定，他就趁着那個光頭和尚得意洋洋的站着微笑之際，似乎疏於防範，即時仆倒，跟着起脚！

那一脚是用鯉魚打挺的招式踢出，剛剛翻身，踢完一脚，又再踢另外一脚，兩脚都是撩陰腿，打算一脚就奪去和尚的一條命，他想得太過樂觀了，和尚只是身形一閃，兩脚落空，突然之間，招爺覺得左腰發生劇痛，整個人離地飛出二十尺過外，跌在小涌。

幸而涌水不深，跌到底他仍然能爬起來，不過身上染滿了泥漿，自覺面目無光，而且畏懼和尚再攻，不敢登岸。

鐵老鼠萬蒼站在石階上面，震聲狂笑，說：「你的連環撩陰腿我已經領教過，剛才我一脚掃堂腿就把你掃開十多二十尺，你還有甚麼本領快些施展出來，我在此恭候。」

這個和尚欺人太甚，已經打贏，還要揚威耀武，招爺恨之刺骨，竟然濕淋淋的爬上石階，在較遠之處登岸，大聲說：「禿驢，如果你有勇氣就在此等候，我把合勝堂教頭翳鬚坤請來，跟你拚一拚。」

鐵老鼠萬蒼怎會害怕翳鬚坤呢？他笑着點頭，眼見招爺離去，然後站起來，洋洋得意的在石階上踱步。

當時兩人相鬥，水上觀音蘇姐在艇上看得清清楚楚，知道這個和尚身懷絕技，招爺打輸，不見得翳鬚坤打贏，不過，爲了息事寧人起見，她苦勸和尚離開。

鐵老鼠萬蒼看見她眞心誠意勸自己離開，反而覺得不好意思，說：「我一定要把那些惡霸，懲誡一番，然後覺得高興，如果就此離去，他們仍是會找我算賬的，索性拚個明白，你總會知道，翳鬚坤的本領不外如此，我必然把他們殺退，倘若你有空，明天可否把小艇撑到別處去，到時細談呢？」

蘇姐聽了，說：「這裏人多嘈雜，不便多談，最好明天早上我替海幢寺落完米之後，我就到芳村埗頭的大樹下等候，到時大師請駕臨，翳鬚坤快要到來，不便多說，我要進入船艙了。」

蘇姐只是艇家的女郎，不會招惹是非，但却說得閃閃縮縮，可見她是忍氣吞聲，受盡惡霸欺負了，誰是惡霸呢？還沒有弄清楚之前，不能不繼續打鬥。

鐵老鼠萬蒼正在心裏尋思，忽然聽到殺聲四起，抬頭一望，對岸已經有十多人，各執武器，單刀和棍最多，另有人握着鐵扒，看來有如大隊人馬殺奔戰場，爲首的一個大概是鬍鬚坤了，滿嘴鬍鬚，手上握着一柄大關刀，更加威武。

那帮人並非越過漱珠橋從背後進攻，而是在對岸撲攻，因爲兩岸隔了一條小涌，雖然十多人衝到岸邊，隔着一條涌罵戰，仍未能够飛越，稍停，有幾隻小艇靠近對岸，鬍鬚坤一馬當先的跳進艇裏，喝令艇家快些划過對岸來，其餘的手下，各乘小艇划向對岸。

鐵老鼠萬蒼，神閒氣定，好像看戲似的站在石階，他所站的是第六級，離開水面有六七尺，故此，鬍鬚坤的小艇划到埋岸，仍要跳上石階，然後進攻。

這種形勢對鐵老鼠萬蒼十分有利，鬍鬚坤站在小艇上面已經開口痛罵，恨不得一刀把光頭和尚分爲兩段。小艇剛剛泊岸，他就跳到石階上，雙脚還沒有落地，那一柄大關刀已經用斜捲式的刀法進攻，把它由右邊高處劈下來，就勢一捲，他想，這個光頭和尚就算避得過劈下的一刀，也無法避過捲上去的另外一刀，因爲兩刀可劈到離水十級石那麼遠，他極有信心。

眞料不到，那個鐵頭和尚就像是知道他的想法，不但避過第一刀，而且就勢飛躍，跳高六尺，整個飛上小艇。

倘若鬍鬚坤一劈一捲刀法的並非向石階上面掃上去，而是向小艇這邊捲過去，鐵頭和尚就會遭殃了，但因他認爲鐵頭和尚必然逃走，故此把刀鋒對着海幢寺那邊，不提防鐵頭和尚忽然跳起幾尺，飛登小艇，於是那一刀落空了，他趕快轉身再劈一刀，可是，鐵老鼠萬蒼早有準備，剛剛跳上小艇，就向後退縮兩步，那一柄大關刀劈下來，正好劈中小艇的艇頭，刀鋒極爲銳利，一刀就把尺多長的木料劈落，還斬到小涌之內，染了水痕，抽刀再劈時，鐵頭和尚已經從一隻小艇跳過另外一隻，如飛而去。

那幾艘小艇都是在小涌之內的，給他連環跳躍，作爲踏脚石，很快就離開了小涌，到達彼岸，只見他展開草上飛的功夫，那雙脚就像一陣風似的，轉瞬已經離開小涌幾十步。

鬍鬚坤和手下掉頭向原處划艇埋岸，然後能够走上漱珠橋的另外一邊，定眼看時，鐵頭和尚愈去愈遠，只是留下一個背影，知道無法再追，只好罷手。

鐵頭和尚究竟是何方神聖呢？他們無法查問，只知道這傢伙是個和尚，但却打扮成一個商家，背後拖了一條辮，還在頭上戴着小帽，單是這種行徑，已經是不守清規的了，故此，鬍鬚坤等人打算到海幢寺找方丈理論，不過，那帮人轉念一想，海幢寺裏面的和尚全部懂得技擊，一言不合，萬一打起來，自己就吃了虧，何況和尚總是帮和尚的。萬不得已然後走這一條路，料想這個鐵頭和尚連贏兩仗，一定得意忘形，暫時不會藏頭縮尾似的躲起來，還是在蘇姐的小艇附近等候他，十面埋伏，準備把他剁爲肉醬，比較好些。

主意打定，他便不跟踪那個和尚了，沒有人知道和尚早已跟蘇姐說妥，翌日在芳村埗頭的大榕樹下見面。

很快就度過一晚，翌日上午，鐵老鼠萬蒼依時赴約，果然看見蘇姐一人坐在大榕樹下的石櫈之上好似等候情郎會面似的，他看在眼裏，十分高興，立刻大踏步走過去，跟她點頭打個招呼，然後坐在石櫈上面。

雖然他已經露了風，但因爲芳村埗頭這個地方客商來往極衆，所以他仍照俗家打扮。

兩人共坐在石櫈之上，水上觀音忽然眼圈一紅，說：「大師，如果我能够像你懂得那麼多的武功，早就把這批狐羣狗黨趕盡殺絕！」

鐵老鼠萬蒼早已知道她一定是身世可憐的了，但却不知其詳，聽了這句話，順勢反問她何以跟合勝堂的人馬結怨。

水上觀音說：「說來話長了，一切都是命運安排。我剛長成，在二嬸那一艘小艇撑船，那時還沒有這艘貨艇，有一天，給一個老翁看上，竟然給二嬸一百兩黃金，暗中把我灌醉，盜取貞操，以後我就變成這個老淫虫的玩品，只要他高興，隨時我要伴他過夜，到那一座大府，天亮後，我就一個人好像狗似的爬出來，現在想起那一頁頁的往事，每頁都是淚痕斑斑實在傷心到極！」

鐵老鼠萬蒼問：「你說的大爺跟合勝堂有何關係呢！」

水上觀音嘆息一聲說：「大爺財雄勢大，而且是當地的鄉紳，雖然合勝堂並非他做値理，但却要買怕，那些人簡直是同一個鼻孔透氣的，教頭鬍鬚坤以及綽號鷄松的招爺，就是合勝堂頂兒尖兒的脚角，他們全是徐大爺的爪牙，凌辱良家婦女，已非一朝一夕。」

鐵老鼠勃然大怒，說：「我一定要找這班人算賬。」

水上觀音頗爲詫異，說：「大師，聽你的口風好像的確想替民除害，不過，大師只是雲遊四海，路經此地，何必跟這些狐羣狗黨結怨呢？」

鐵老鼠萬蒼說：「往事如烟，我不想多說了，不過，我如何得到武功，何以想替民除害，這兩點却不能不說。二十年前，我沒有走進九蓮寺剃度做和尚，年紀還輕，已經是江湖上知名的水老鼠，專在貨艇和渡船動手，刼奪來往客商，有一天，碰着武林高手把我打傷了，滾進草叢之內，混身泥漿，沒法動彈，給一個老和尚把我救起來，帶入寺中醫治，經過十天然後站得起來，我就痛改前非，跪在他的臉前，自願出家，這個老和尚伸手摸摸我的後枕骨，認爲我與佛無緣，初時不允收容，後來他合指一算，就改變主意，肯收我做徒弟，在寺裏度活，兼且學習武功，不過，十五年後便叫我出山，我一定要離開寺門之後，到處雲遊，做了五十件功德，然後贖罪。我發誓在先，老和尚雖然圓寂，我仍不敢背棄佛門的宗旨，現時我已經幹了三十多件功德，死在我手上的惡霸，也有十多人，看來徐大爺以及鬍鬚坤等人，

都要給我一網打盡！」

水上觀音正在發愁，認爲一個出家人不必多管閒事，聽了這番話，喜出望外，破涕爲笑，說道：「那麼，小女子有救了，坦白點說，那班人如果仍然留在此地，將來大師離境，他們就會繼續欺負我，甚至我的遭遇比以前更慘，現時聽到大師所言，知道大師確是出自眞心替民除害，我欣喜不已，只恨我是個弱小女子，無力相助。」

鐵老鼠萬蒼哈哈大笑，說：「你早已看見，武功有高低之分，別說你無法帮助我，就算招爺那一帮人想協助我一臂之力，仍是徒勞無功，有那一個像我這樣苦心苦練十五年的鐵布衫和鐵頭鋼骨功呢？蘇姐，別多說了，我自有妙計把他們一網打盡！」

蘇姐說：「那麼，請大師先走一步，別讓他們看見我和你在一起。」

鐵老鼠聽了此言，便即拱手告辭。

由芳村碼頭回到河南那邊，並非很遠，不過半個時辰，船到漱珠橋下，鐵老鼠萬蒼仍是俗家打扮，一搖一擺，慢步走向海幢寺。

快要看見海幢寺的寺門，兩邊民居夾着一條小徑，他正在走着，忽然一陣風聲，知道背後有兵器打來，他不知道這種兵器是否太過沉重，不敢用鐵布衫抵擋，立刻把身體向前俯下一點，順勢踢出一條虎尾脚，果然不出所料，對方正是持着長柄大斧，打算一斧劈下，把他身首分爲兩段，不料他閃避得快，而且那一條虎尾脚向他兜心撑去，慘叫一聲，連人帶斧飛開，就此倒臥血泊之內。

鐵老鼠平時是懶洋洋的，但在搏鬥中，他却非常機警，虎尾脚踢出之後，他立刻轉身向那個人所倒之處疾走兩步，他知道此人一定帶備武器，不管死活，吃了一脚，再也無法握緊刀槍，如果一個人跟一班狐羣狗黨出戰，那就握些武器比較有利，故此他閃電般轉身向背後奔走，不過幾步，便即看見斧光映眼。

他跳前一步，雙手抓着長柄大斧，立刻施展一個羅通掃北的姿勢，把那柄大斧順着身形旋轉，好像風車，果然不出所料，從平房的瓦面突然躍下三個人，俱是握着單刀的，另有四個人由路邊埋伏之處殺上，各執刀槍棍棒，但因鐵老鼠以迴旋形的姿勢殺敵，那些人猝不及防，或者手脚被斬，或者身上吃了一斧，紛紛潰散，鐵老鼠殺得性起，向前直追，忽然發覺有人擋住去路，抬頭一望，此人正是昨天手握大關刀的鬍鬚坤。

鬍鬚坤看見他直衝過來，震聲狂笑，說：「看刀。」

說完這句話，人到刀到，一柄大關刀迎頭斬下。

大關刀比長柄斧沉重，長柄斧又比刀劍沉重，如果兵刄相交，當然是沉重的兵器佔盡上風，還有可能把對方的兵器斬斷，因此之故，鐵老鼠萬蒼不敢用長斧招架，只好就地一滾，避過那柄大關刀。

鬍鬚坤在當時威名遠播，西關角一帶的武師，沒有人是他的敵手，他那柄大關刀重十六斤，施展起來，彷如舞弄一枝竹桿那麼輕便，臂力沉雄，一刀斬落，整塊岩石分爲兩邊，刀鋒沒有絲毫崩損，的確是一柄上乘的寶刀，他憑着那柄大關刀，殺退許多江湖好漢，那時他一刀劈下，看見那個光頭和尚就地一滾，便即施展另外一套刀法，以倒劏刀姿勢出現，刀口向天，由下邊兜到上邊來，這一招叫「撥草尋蛇」乃是大關刀向低處出擊的絕招，假如鐵老鼠只知倒地亂滾，一定吃他一刀，可是，萬蒼十多二十年來，在福建的九蓮寺習技，渾身武藝，十八般武器，全部學齊，怎會怕他呢？只是一滾，他就飛身躍起，而且把那一把長柄斧向對方持刀的前鋒手劈去。

鬍鬚坤連發兩刀，落空，突然發覺失去了和尚，暗呼不妙，趕快連退三步，故此，鐵老鼠的長柄大斧劈下來，也是劈了個空。兩人就在小徑和草叢之間各施絕招，殺得難分難解。

兩人苦鬥了一個時候，鬍鬚坤逐漸露出頹態，因爲他握的武器太過重，初時不覺，久戰必疲，至於鐵老鼠，長柄大斧僅重四斤，當然有利得多，鬍鬚坤逐漸失去上風，索性罷手，忽然收刀，大喝一聲，說道：「我們在合勝堂恭候，請大師晚上駕臨！」

說完，他掉頭不顧而去。

鐵老鼠萬蒼認爲窮寇莫追，自管自的回到海幢寺。

鐵老鼠萬蒼回到海幢寺內，休息一番，他心裏暗想，合勝堂的人馬極衆，自己隻身赴會，恐防跌進圈套，寃寃枉枉的送了一命，不敢應戰。

他照常睡在和尚寺內，翌日下午，他知道水上觀音蘇姐的貨艇照例在海幢寺後門附近，即是石階對開之處的小涌灣泊，他故意走到石階上面蹲下來，隔着小涌跟她交談，仍是那一派打情罵俏的作風。

他知道合勝堂人馬想找他的晦氣，晚上不見他赴約，白天準會到來，故此在石階上恭候！

果然不出所料，斜陽還沒有收歛，滿地金光，景色如畫，忽見一人大踏步走過來，隔遠就大聲叫罵，他認得這個人正是鬍鬚坤！

鬍鬚坤走近了他，說：「禿驢，昨晚我在合勝堂恭候，不見你到來，是否怯戰呢？」

鐵老鼠說：「我並非怯戰，只是不識路。」

鬍鬚坤哈哈大笑，說：「禿驢，你怎會不識路呢？口在路邊，逢人問，此地所有街坊都知道合勝堂在甚麼地方，單是你不知，可謂奇怪！閒話休提，接招。」

鬍鬚坤擅長使用一柄大關刀，可是，那天他找禿頭和尚算賬，却沒有帶關刀，只是隨身暗携兩枝鋼鞭而已，那種鋼鞭每枝有七個節，叫做七節鋼鞭，鞭是硬的，但因它有七節的關係，舞動起來，鞭聲虎虎，寒光閃閃，立刻化硬爲軟，打得非常出色，雙鞭在手，即時發招，但見一陣寒光直滾過來，鐵老鼠知道這種七節鋼鞭厲害，一來因手上沒有兵器，二來徒手接戰，究竟吃虧，因爲對方有雙鞭，抓住一條，仍然有另外一鞭打落，萬一打中要害，不是玩的，因此之故，雙鞭剛剛揮到身旁，他就一躍而起，向水上觀音的貨艇飛過

去，這一招十分美妙，就像是燕子凌波，雙脚放在貨艇上面，順勢一點，躍登對岸，快如飛鳥。鬍鬚坤看了有些吃驚，却不畏懼，大聲說：「你這手輕功不錯，但却逃不過我的十面埋伏。」

鬍鬚坤說完，運用丹田氣，向天大喝幾聲，刹時間在對岸的小樹林那邊，閃出二三十人，全是手携武器的，紛紛奪路直衝過來。

鐵老鼠兩面受敵，必須想辦法突圍而出，他絕不慌張，就在小涌附近的一隻小艇，順手拔出一條竹篙，衝過去迎戰。

對方有二三十人，各帶武器，他僅有一條竹篙，如果那枝竹篙給單刀劈中，便即分爲兩截，論理他沒有資格衝過去的，但在武林中人眼睛看來，却又不然，內功精湛的人，可以把功力放在竹篙上面，橫掃千軍，那一招本來是八卦棍的絕招，鐵老鼠忽然想起，便即施展出來，快要跟對方接觸，他就把身體旋轉，有如風車，那條竹篙伸到盡，長達十尺，轉動起來，殺傷力極强，尾部照例有鐵皮包住，用來刺水，使小艇順勢推進，那個鐵尖在高速旋轉中，就像是槍尖一樣，對方雖然人多勢衆，猝不及防，給它刺倒的人，在第一個圈就有四個，第二個圈倒下兩個，那些人不能不散開，讓出一條路來。

鐵老鼠睹狀，縱聲狂笑，就此突圍而出，沒有人斗胆追上去。

這一個回合他又獲勝，鬍鬚坤那邊沒有人跟他正式交手，實在不服氣，想衝入海幢寺，自問無此胆量，只好散開，回到合勝堂再想辦法應付。

俗語說得好，猛虎不敵地頭蛇，那些人確是地頭蛇這一類，鬍鬚坤將實情密報頂爺徐鎮南，頂爺震怒，便即擺計，打算佈局殺死鐵老鼠萬蒼。

當晚沒有任何變化，鐵老鼠夜間到街上走動，亦無合勝堂人馬跟踪，他到合勝堂門外看看，但却沒有走進去，只是察看附近地勢。

翌日早上，海幢寺方丈峒儒大師忽然召見，對鐵老鼠萬蒼說：「你的行爲不端，有幾個鄉紳聯名控訴，要我把你逐出寺門，我當然不會聽一面之詞，今晚徐大爺在家內設宴，弄枱齋菜欵待，我想帶你到該處去，跟他面對面的對質，如果你確有侮辱婦女，打殺良民等情，我不但把你逐出寺門，還革除你做和尚的身份，你有沒有胆赴宴呢？」

鐵老鼠毫不考慮的立即點頭，說：「弟子到了徐大爺臉前，有所解釋，使他不再聽信流言，便可無事。」

峒儒大師接納他的意見，晚上七點鐘，天色剛剛變黑，就帶他同赴徐府。

徐鎮南以前做過北方的武官，很有威勢，本人精於技擊，那一手飛虎拳，堅如鐵石，軟似棉花，對方搭手就輸，以擒拿手來說，北方無人可及，他就是靠擒拿手打贏了鬍鬚坤和招爺的。他座鎮廣州對面河南各鄉，一向不會把各派拳師放在眼裏，至於空門的高手，却仍小心提防。他忽然設宴欵待峒儒大師以及鐵老鼠萬蒼，顯然是不懷好意，可惜峒儒和尚敬重他是鄉紳當中最有威勢的一個，不想令他難堪，同時也想看清楚鐵老鼠萬蒼是否壞人，因此，欣然赴約。

兩個和尚進入大堂，坐下不久，徐鎮南就出來拱手爲禮，歡迎他們到另外一個膳廳。

兩人入內，看見廳中有一張長方形的八仙枱，足容八人入座，跟客廳形狀配合，婢僕在旁侍候，由峒儒和尚跟徐大爺坐在向門口的主位，客位僅有鐵老鼠萬蒼一人在座，跟他們有些距離，如此擺佈，加上了膳廳四邊都是帷幔，上面的正樑離地頗高，這種格局顯然是有伏兵在內，故此他暗作打算。剛剛坐下不久，端上齋菜，還沒有起筷，鐵老鼠萬蒼忽然說：「徐府確是財雄勢大，飲食的器具也是非常精美的，這些象牙筷子，枝枝都是珍品。」

說完他就把身邊放下的空位上面所擺放的象牙筷子逐枝拿起來欣賞。這樣做本來是失禮的，他爲了自救，不顧得那麼多了，忽然之間，大喝一聲，把十二枝象牙筷子脫手飛出來，左右兩邊高懸的宮燈，靠小油缸取火，小油缸突然給象牙筷子打中，立刻油瀉燈熄，膳廳之內漆黑一團。

就在這時，忽聞弓箭之聲，過了一會，燈光復亮，只見鐵老鼠萬蒼座位那邊，不管枱上抑或椅上，都插滿了飛箭，但却看不見鐵老鼠。

鐵老鼠萬蒼原來飛躍到正樑之上，燈光復明，他就飄然而下，站着拱手說：「徐大爺，失敬了。」

峒儒和尚看了，肚裏雪亮，當然是徐大爺佈局想殺萬蒼，然後散佈流言的，他拂袖而起，正想告辭，徐鎮南忽然打了個手勢，請他坐下，然後繞道走到鐵老鼠萬蒼臉前，說：「大師的輕功無人可及，小弟非常佩服，我們都是武林中人，不分僧俗，可否賜教一兩招玩玩呢？別的話休提了，如果你贏了我，我就前事不追究，任你自行離境，反之，你要是輸了，由我發落，如此講好，倘若你同意，便即發招。」

鐵老鼠絕不考慮，立刻點頭，於是一僧一俗就在筵席之前交手。

徐大爺確有功夫，雙臂如鐵，異常粗壯，一掌打去，鐵老鼠剛剛閃開，那一掌拍落八仙枱上，登時裂開，可見掌力極爲深厚，就算對方練過鐵布衫，未必是對手，可是，鐵老鼠處處避開，兩人苦戰多時，徐鎮南忽然站定脚步，說：「大師，你總是閃避，並不接招，如此交手，給武林中人恥笑……」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鐵老鼠萬蒼忽然大聲疾呼，即時搶攻，他以雙龍出海的一招撲攻，徐鎮南剛剛接招，他就把雙掌壓住對方兩臂，俯頭一撞，那個鐵頭剛剛撞正徐鎮南的胸膛，只是聽到慘呼一聲，整個徐大爺給他撞到飛起六七尺然後跌下，就是那麼湊巧，跌回他坐着的那張太師椅上面，氣喘如牛。

鐵頭老鼠不愧有鐵頭之稱，就憑這一招把徐鎮南打傷，他縱聲狂笑，揚長而去，徐府的家丁沒有人斗胆追過去，至於徐鎮南，傷了穴道，變成半身不遂，此後他只能够在家裏躺着等死，再也沒法欺負水上觀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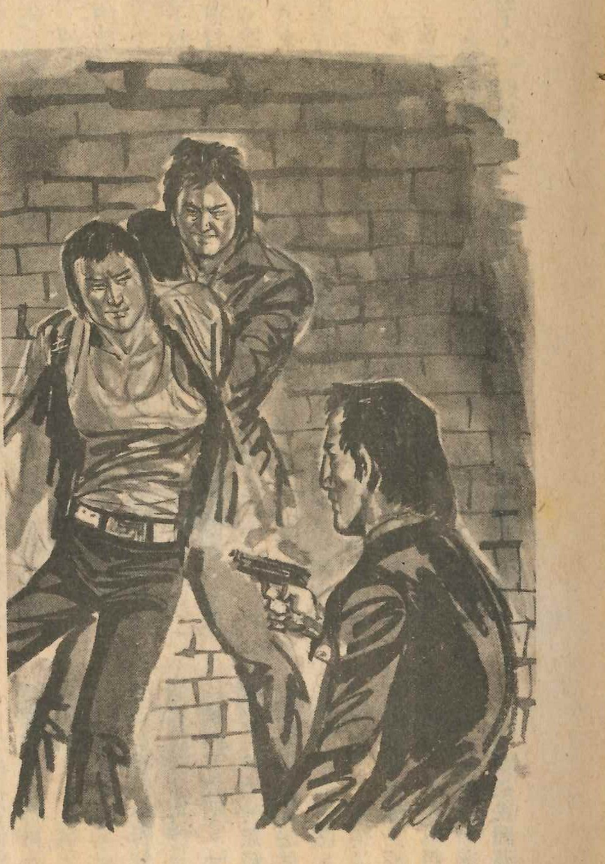
鐵頭和尚萬蒼的大名，不脛而走，他離開廣州北上，愈去愈遠，不知所終。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毒手獅王（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假扮搶匪搶獲一批鑽石，故意洩露行藏，終於落入失主馮安的手中，及後又搜出一隻鋼鉅，追問來源，司馬洛只說從一女人手上搶來，馮安不信，押解他到一荒島的堡壘，將他關進黑牢，司馬洛聽到牢中有人移動聲，打亮火機，發覺有一個人——

竊聽知死期　逃亡出生天

火光亮起來了，由於火是接近他的，所以在他看得清楚那另一個人之前，那另一個人已經先看清楚了他。

「你！」一把沙啞的聲音低叫着，跟着就有一隻手執住了他的手臂，然後一張臉出現在火光中。「你，司馬洛！」

司馬洛的眼睛睜大了一點。那是一張憔悴而骯髒的臉，臉上長了相當長的鬍子，看來不是因爲這個人有意蓄起鬍子來，而是因爲這裏並沒有刮鬍子的設備。

「你！」司馬洛也低聲說，「老洪，我們都以爲你已經死掉了！」

「我也以爲我會死掉了！」老洪說，「怎麼你會到這裏來的？」

「我們——他們聽得見我們談話嗎？」司馬洛低聲問。

「我相信聽不見了，」老洪說，「不過我却聽得見他們談話！」他把司馬洛拉到牆壁旁邊去，司馬洛的打火機照見那裏開着一個一呎大的方洞。老洪把手伸進去，向上指指：「他們就是把吃的東西從上面吊下來，很奇怪，他們講話，我也可以從這裏聽到，我聽說許多大屋子都是這樣的，有些看來不可能的地方，可以聽到很遠的人談話！」

司馬洛再把打火機舉高一點照照，看見這是一間相當寬大的石窟，很高，而一邊的牆壁上開着一隻小窗子，簡直是一個小洞，就是一個孩子也鑽不出去的。

「人進來了，就沒有辦法逃出去！」老洪說。

司馬洛在那個輸送食物的洞的旁邊就地坐了下來，挨着牆壁，而老洪亦在他的身邊坐下來了。司馬洛熄了打火機。老洪嘆了一口氣：「好了，現在我們兩個人來了，他們連你也捉來了！」

「他們並不是把我捉來，」司馬洛說，「我是餌！」

「什麼？」老洪詫異地說。雖然是在漆黑之中，司馬洛也可以感覺到老洪的眼睛正在詫異地瞪視着他。

「這裏，」司馬洛說，「就是獅王的總部嗎？」

「不是總部，」老洪說，「憑我所聽到的，這祇是他躲藏的其中一個地方。但他來過一次，而他會再來的，憑我所聽到的，他可能很快會再來了。」

「你關在這裏，聽到得眞多！」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聲音是什麼地方傳來的，」老洪說，「但可能是來自一間很重要的房間，他們就是在這間房間用無綫電對外聯絡，而且也常常在這裏討論。我聽到他們說捉到了一個叫阿龍的人，阿龍會給關到這裏來，等獅王親自來審問。看來這個阿龍就是你。」

「這個阿龍就是我，」司馬洛說，「你有沒有聽到，他們爲什麼把這個阿龍捉來？」

「我不是什麼都聽得到的，」老洪說，「假如他們不是在那間房裏談，我就聽不到了！」

「他們怎麼會讓你活着呢？」司馬洛說，「我們一直都以爲你是已經死掉了的。獅王應該沒有興趣讓你這樣一個人活下去的。」

「他有他的計劃，」老洪說，「他自己對我說的。他說他本來應該在我身上縛一塊大石，讓我沉下海底的了，但是他把我留下來，因爲我可能是一個人質，把他的兒子換回來。」

「他的兒子，已經死掉了。」司馬洛說。

老洪靜了一陣，深呼吸着，然後說：「那麼我也不能活多久了。」

「我來了，就不同了，」司馬洛說，「我會把你弄出去，而且，我會把獅王殺掉！」

「你是講得很有信心，」老洪說，「你有辦法把我弄出去，你就不會給他們弄進來了。」

「你很悲觀，」司馬洛說，「我猜，這是老習慣吧。你爲什麼不想一想，假如我沒有辦法出去，我就不會給他們弄進來了。」

「你也許沒想到他們會把你關在這樣一個地方！」老洪說。

「這個地方的問題並不大，」司馬洛說，「這裏有什麼地方可以藏起一些東西來，不讓他們搜到的嗎？」

「這邊，」老洪說，「我已經把一塊石頭弄鬆了，可以掘出來。」

「帶我去看看！」司馬洛說。

他擦亮了打火機照着，老洪帶他走到這座石室的另一端，在那裏的牆脚下面蹲下來。老洪指指其中一塊石頭，然後把那塊石頭拔了出來。他又解釋道：「裏面還有一塊石頭我也弄了出來，從上面那窿洞丟出去了。聽聲音這後面是海邊，我的計劃就是把石頭一塊一塊挖出來，挖一個洞逃出去。不過這需要很長時間，這牆壁很厚，我猜可能還有三層石頭。總之這裏面是一個空洞，假如東西不多的話，是藏得下的。」

「你看我的身上會藏得下很多東西嗎？」司馬洛諷刺地說着。他把打火機交給老洪拿着，就把鞋子脫下來，旋下了鞋底上的幾枚釘子，就把鞋底揭下來了。這鞋底裏面是暗格，兩隻鞋子都是的，裏面藏着不少古怪的東西。

「唔，」老洪點頭說，「我們的秘密武器？」

「是的，」司馬洛說，「這裏面還有炸藥，你那個洞也用不着挖了，一炸就行了！」

「那你還等什麼？」老洪問。

「我等獅王，」司馬洛說，「我不是來救你的。我等獅王來這裏，我把他殺掉，然後順便把你帶走！」

「世界眞沒有人情味！」老洪搖頭嘆息着。

司馬洛把鞋子內的東西都塞進了那洞裏，然後又解開襯衣的鈕子，露出胸腹，用手一抓，把一塊皮膚抓破，一撕就整幅撕了下來。那原來祇是僞裝的皮膚，黏上了之後他的腰腹顯得胖一點，撕下了就健美一點而已。

這片假皮膚的裏面却是一些乳膠之類的軟墊，而軟墊之內藏着兩把小手槍。

「你似乎也爲我預備了一把槍！」老洪說。

「我並沒有預你的一份，」司馬洛說，「我是雙槍將。不過現在可以分給你一把了。但以後再用！」他把那兩把小手槍以及那隻乳膠的墊子都塞進了那洞內。

老洪把那塊石頭推回原位，一面說：「你這方法雖然巧妙，却並不新。很奇怪他們居然沒有發覺！」

「因爲我是阿龍，」司馬洛說，「他們不會對阿龍看得太高的！」

「究竟阿龍是什麼人？」老洪問。

「阿龍祇是一個無名小卒，一個搶匪吧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先回到你那洞去繼續聽着。他們說獅王快要來，所以這很重要！」

他們爬回那個輸送食物的石洞旁邊，而這時老洪已經無法不把打火機弄熄了，因爲燒得久實在太熱。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老洪問。

司馬洛把打火機拿了過來，再打着了，照照他的脚，說：「謝謝天你還有鞋子！我們得換鞋子！」

「我的鞋子也不比你的新多少。」老洪說。

「但他們沒有檢查過我的鞋子，」司馬洛說，「我相信他們不是那麼聰明的，大概認不出我的鞋子的！」

「好吧。」老洪說，祇好把鞋子脫下來。

老洪的鞋子是比他大一點，不過是同樣地舊的，大概看不出有什麼不同之處。

他們換好了鞋子，老洪忽然扯一扯司馬洛的衣袖說：「喂，聽一聽！」

司馬洛也把耳朶貼在那個洞的旁邊聽着。

果然相當清楚地聽到有人在上面說話的聲音，他聽見馮安在說：「都脫下來？爲什麼？……哦？……好的，好的！」

他似乎是正在對着無綫電講話，跟着馮安似乎已經對無綫電講完了，又對另一個人說話，可能是對那殭屍說話。他說：「我們下去吧。」

「他們的無綫電可能是戴上了耳套的，」老洪在旁邊低聲說：「很可惜我們聽不到對方講的話，什麼都脫下來，他們有個女人在上面嗎？」

「別想得發瘋了，」司馬洛說，「他們講的是我，他們要下來脫我的衣服。」

「什麼？」老洪問。

「現在我們得假裝不相識，知道嗎？」司馬洛說，「我們不相識，更沒有理由換鞋子，而你也不會替我把什麼東西藏起來了。」

「很好，」老洪說，「但是你有槍，他們進來的時候我們不就可以把他們解決了嗎？」

「別亂來，」司馬洛說，「我一會兒再跟你講清楚。」

他們分開了，每人在一個角落裏，過了一會，他們聽見那度石門給打開來了，門口有光射進來，兩隻電筒向黑暗中照射着，分別找到了司馬洛和老洪的所在，把他們照住了。兩個拿電筒的人後面另有一個人拿着手槍。

跟着一盞手提的電池燈給拿進了門內，由馮安提着走下來，這盞燈使這座石室變得很光亮了。

司馬洛第一次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這裏面的情形，牆壁已經相當舊了，砌成牆壁的石塊之間都有不少縫隙，所以老洪那塊挖鬆了的石頭周圍的縫隙也並不特別顯眼。

與馮安一起下來的就是那個殭屍，拿着手槍的則是一個非常高大的大漢，留在門口控制着情形。

殭屍對老洪命令：「你，留在那邊不要動，這件事與你無關。」

馮安的對象則仍然是司馬洛，他拿着電筒向司馬洛走過來。

「你——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畏縮地問。

「你的衣服，」馮安說，「都脫下來。」

「爲什麼？」司馬洛說，「我肚子餓，我還整天沒有吃過飯。」

「我說把衣服脫下來，」馮安權威地喝道：「包括鞋子。」

司馬洛祇好服從地把衣服脫了下來，脫到內衣褲的時候，就停手，但是馮安說：「我說都脫下來。」

司馬洛祇好再脫一重，變成了一個天體信徒似的。

馮安上上下下打量着他：「唔，你的身裁也不錯。」

「你……你想怎樣？」司馬洛更加畏縮地問。

「你別担心好了，」馮安說，「總之我不會强姦你！」他走過來，在司馬洛的身上揑着，手臂沒有碰，祇是去揑那些厚的地方，但揑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那是因爲他來得太遲了。

「看來沒有什麼不對，」馮安喃喃着說。又蹲下來拿起司馬洛的鞋子，取出一把小刀來，把鞋底小心地逐片削去，直至整雙鞋都沒有了鞋底，而地上則散着鞋底的碎皮。

「也沒有什麼，」馮安說。這當然亦是因爲他來得太遲了。

「轉過來。」殭屍命令。

司馬洛向他轉過去，鎂光燈便閃動了。那人是在替他拍照，用的是一副即映即有的照相機。拍了一張就抽出來撕掉底片的封皮，看看滿意了，便交給馮安，又再拍第二張。

這樣拍了起碼十張，大概每一個角度都拍過了，而使司馬洛感到比較安慰的就是他看到他所拍的不過是面部的照片，而不是全身，雖然他是一個男人，即使他的裸體照片流落在別人的手中，也不見得會有什麼不大了。

「我們走吧！」馮安說。

「喂！」司馬洛叫道：「你們究竟想怎樣？」

他們沒有回答他，祇是一一退出了門外，而那度門關上了，司馬洛祇好擦亮打火機，再把衣服穿上了，老洪則已經坐回那個洞的旁邊，司馬洛也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

「赫！」老洪說，「你累我損失了一雙鞋子。」

「你穿着我的好了。」司馬洛說。

「他們忽然聰明起來了，」老洪說，「差一點，你的東西，就要給他們搜了出來？」

「這是獅王在無綫電中給他們的指令，」司馬洛說：「這並不是好現象，獅王懷疑，他有疑心，就不容易引他來了！」

「等一等，」老洪壓低聲音說，「有點聲音。」

他們靜下來了，因爲那個洞的上面果然正在有聲音傳下來，不過聲音太響了，不像是有人用什麼在偷聽他們談話，而結果亦證明了並不是如此，那個洞的上面祇是吊下來了一隻籃子，籃子中放着就是食物。

「看來他們不想你餓死！」老洪說。

「而且他們也不想你運用老監犯的資格搶掉，」司馬洛說：「這裏兩個人都吃不完。」

那並不是大菜，不過是簡單的西式食物，麵飽，凍肉，紙包牛奶，大概是爲了方便，不必餐具，亦可能是不想他們得到餐具作危險的用途，總之以司馬洛目前的飢餓情況，這已經是很豐富的了。

司馬洛狼吞虎咽地吃起來，老洪也陪他吃，顯然他們平時給老洪的食物也並不豐足，所以老洪也吃得不少。

老洪說：「你知道他們拍你的照片作什麼用途嗎？」

「查一查我究竟是誰？」司馬洛說。

「也許認得你的樣子的人並不多，」老洪說：「但是也並不少，他們終於會查出你是誰的。」

「我已經說過這不是好現象。」司馬洛說。

「所以下一次再有人要下來時，我們就得準備動手了。」老洪說。

「我們還是小心聽着無綫電有什麼指令吧。」司馬洛說。

「他們查出了你是誰之後，」老洪說：「獅王就不會來，他會叫他們把你殺掉的！」

「也許不會，」司馬洛說，「我還是殺死了他的兒子的人。」

「是你殺的。」老洪問。

「我沒有，」司馬洛說，「我們在三個月之前殺了他，記得他那隻手鈪嗎？那隻手鈪在我的身上，給這馮安搜出來了。我有這手鈪，我就應該是殺死他的人，或者知道是誰殺他的，獅王應該會親自審問我，或者假如他認爲我是兇手的話，他也應該親自來殺我才能滿足的。」

「那手鈪！」老洪說，「天，那是脫不下來的東西。我們在一個人死了之後還要把他的手鋸斷，把手鈪弄下來，雖然對這樣一個人，這還是太過一點。我們究竟變成怎樣一個組織了，似乎我們是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的。」

「我們並沒有把他手鋸斷，」司馬洛說，「當我們找到他的時候，他拿着一隻炸彈，你知道他是很會弄炸藥的，他聲言要把我們都炸死，我們的人舉手投降，我們的人投降，也等於送命了，但假如他爆炸，除了我們都要同歸於盡外，附近還有兩幢大厦，大厦裏住着不知道多少無辜的人，你也知道他這個人是有點瘋狂的，天知道他那炸彈有多大威力，我們跟他同歸於盡之外，那兩幢大厦還可能給夷爲平地，於是我們一個神槍手一槍把他的手打掉了，第二槍就殺掉他，他的手沒有了，手鈪自然可以脫下來。」

那的確是驚心動魄的場面，幸而有那樣一個神槍手在場，一切就靠那顆子彈了，那個瘦瘦的青年人在黑暗之中站在那片空地上，頭髮又長又黑，鬍子也是又長又黑，就像是從聖經裏出來的人物似的，不過他却是一個邪惡的人物，他的手就放在一隻木箱的上面，那上面有一隻柄，而他說祇要他把那隻柄一按下去，就要爆炸了，除非包圍的人舉起手，走到他身邊來。

他給他們十秒鐘時間考慮。

十秒鐘根本不够考慮，也許多一些時間考慮清楚，大家也祇好順從他的威脅了，但是祇有十秒鐘，那個年輕的神槍手就祇能想到，打是你死就是我亡。十秒鐘，

他亦沒有時間請示，甚至沒有時間瞄準，他祇是一舉槍就放，按在引爆柄上的手就這樣不見了，那個瘦瘦的人也打了一個轉而跌開。

他憤怒地再向那隻箱子撲過去，伸出另外一隻手，但是第二顆槍彈又到，他給槍彈擊得再打了一個滾身而滾開了，他已經死了。

大家的汗都出得多到像洗過澡似的，而後來，當他們檢驗那隻箱子之後，汗出得更多了。

「那隻箱子裏的炸藥的確足以把那兩座大厦都炸爲平地，」司馬洛說：「假如爆炸了，我們都會化成了塵埃，說不定靈魂也碎掉了。」

「這眞冒險，」老洪說，「假如沒有射中，那怎辦？」

「那是朱基，」司馬洛說，「他是那種天生神槍手，除非距離太遠，否則他就是不會射不中。」

「呀，對了，朱基，」老洪說，「槍就像是他的第三隻手。這一槍，恐怕連你也不敢開！」

「我是射得中的，」司馬洛說，「但我不是年少氣盛的人，我會想一想假如射不中的時候會怎樣，那時神經自然緊張起來，槍法也要失準了，總之他的手沒有了，那隻手鈪也可以脫下來了。」

「你們殺了獅王的兒子，獅王却不知道？」老洪說。

「我們保守着秘密，」司馬洛說，「我們要使獅王相信他的兒子是在我們的手中，這樣還有利用的價值。」

「用來把我贖出來！」老洪問。

「不，」司馬洛說，「我們以爲你已經死了。」

老洪嘆口氣：「天，我已經被人遺忘了，我爲他們賣命的這個組織，也忘記了我是存在的。」

「總之獅王却按兵不動，我以爲他會慌張的，他一定會動員他的全部手下，甚至自己也出來找尋，」司馬洛說，「但沒有，他祇是在等，他的冷靜眞敎人佩服，他的心肝寶貝兒子，他居然無動於中似的，我猜他一定正在明查暗訪，先要肯定了他的兒子是遭遇了什麼。」

「他不動，你們就動了。」老洪說。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查出了這個馮安，他以前有一段時間跟獅王這個寶貝兒子在一起，專爲他介紹女人，現在馮安正在做的就是走私鑽石的勾當，這可能是獅王旗下的小生意之一，也可能不是，但馮安是認得這手鈪的。」

他把搶馮安的鑽石的事情，告訴了老洪。

「他的鑽石勾當果然是獅王旗下的生意之一了，」老洪說，「現在，你果然利用了他，你來了，問題就是獅王本人會不會來。」

「他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司馬洛說。

「我的看法就是他不會，」老洪說，「當他看過了你的照片，查出你是什麼人之後，他就會懷疑這是個陷阱。」

「你總是這樣悲觀的，」司馬洛說，「但別忘記我是拿着他的兒子的手鈪的人，正如你所說，假如不是把手鋸斷了，這手鈪就脫不了下來的，假如你是獅王，你會怎樣想呢？」

「看來，我們祇有等着瞧了。」老洪問。

「當然我們祇有等，」司馬洛說，「一面等，一面留心聽着，你這裏有這天造地設的偷聽設備，這是運氣，我們得輪班睡覺，一秒鐘也不能放過。」

「你可以先睡，」老洪說，「我在這裏睡得實在厭死了，叫我一星期不睡覺我也沒有所謂。不過假如你不介意，我還是希望身上懷着一把槍。」

「隨便好了，」司馬洛聳聳肩，「拿去吧，反正他們也不見得下來搜你的身。而假如他們查出了我是誰的話，他們下來也不會是搜身這樣簡單了！」

「我就是害怕他們再下來，」老洪說着，走過去把那塊石頭移開了。

「順便給我一把吧，」司馬洛說，「並且給我拿一顆藥丸，用不着照了，摸到了最大顆的就是。」

「你的胃藥？」老洪說。

「假如你是胃病，那你吃一塊石頭也不要吃這個。」司馬洛說。

「我知道，」老洪說，「炸藥。我有一個主意，司馬洛，我相信祇要在這洞裏一炸，就可以把牆壁炸開，而我們也可以逃出去了。」

「這個主意連孩子都想得出來，」司馬洛說，「但，這却不是我打算做的事情。我千辛萬苦才到得這裏來，你叫我逃出去？」

「我是說當我們需要逃出去的時候。」老洪說。

「我正是爲了這個所以才把炸藥帶來的。」司馬洛說。

老洪把東西拿來了，並且拉來了一張已經發臭了的被子，說：「這是床，你就睡在上面吧，味道雖然不大好，却是這裏最好的床，而且亦是這裏唯一的床了！」

「這總比較給縛起來的好。」司馬洛說。

「祇要小心，」老洪說，「別壓在那炸藥上面，先把我們炸成肉漿！」

「這炸藥不是這樣用的，」司馬洛說，「壓下去的時候不會爆炸，要把引綫拔去才有效的。」

他在被子上躺了下來，閉上了眼睛。老洪忽然又說：「有看見我的女兒嗎？」

司馬洛心中忽然一震。他猜自己一定連表情也改變了，幸而在黑暗中是看不出來的。他的聲音則沒有什麼異狀。他打了一個呵欠，說：「間中吧，我不是常常有機會見她的。」

「她還好吧？」老洪問。

「很好，」司馬洛說，「還是一個好女孩。」

「我的意思是，」老洪說，「她一定以爲我已經死了，她有什麼反應？」

「她的反應並不强烈，」司馬洛說，「你知道的，她一向都是一個堅强的女孩子，她認爲你並沒有死。她總是相信你仍然活着，一定會自己逃出來的，而我們當然不會跟她辯！」

老洪暗暗笑起來：「你看，知父莫若

女，她知道。我的確是活着，她總是猜對了的。」

「幸而我沒有跟她打賭，」司馬洛說，「不然我就要輸了！」

他咀巴裏說得輕鬆，心裏却是並不輕鬆，而且他忽然也不想睡了。他倒希望老洪死去了。他怎樣告訴老洪呢？他怎樣告訴老洪他的女兒是已經死了？

事實上他到這裏來的部份原因也是爲了老洪的女兒。老洪的女兒是一個女警探，不是做情報工作的人，然而當老洪在一次追捕獅王的任務中一去無踪之後，她也幹起超出她的能力之外的事情來了。她自己去找。假如她徵求過任何有關的人的意見，她一定會受到制止的，但她祇是告訴了她最要好的女朋友。甚至她的女朋友也勸她不要這樣做，但沒有用，而這位女朋友也不懂得通知任何可以制止她的人。

於是兩星期之後，她被肢解的屍體就浮在海上，給釣魚的人發現了。

就是在那時，他們就決定向獅王的兒子下手。

獅王是一個大人物，他的名字叫林獅，本來是職業間諜，但是很努力向上爬，很快就建立了一個强大而有力的組織，做那種最壞的事情，情報組一直在找他，但沒有用，最困難的是無法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獅王成爲了大人物之後就不輕易現身了。

而且，他也不是林獅，而是被稱爲獅王了。這一定也是一個令他沾沾自喜的稱呼。

獅王的兒子是林小獅。他却不如他的父親那樣神出鬼沒。雖然他的行動也並不公開，不過他却是比較容易找到的。林小獅毫無疑問是代替他父親出面與一些較重要的人物聯絡的。但他的聯絡方式也很謹愼，總是用電話。他居無定所，多數是住在酒店裏，而在酒店裏，當他用電話時總是跟一些酒肉朋友講些風花雪月，反而在外面的餐廳中時他會打一些電話，而講電話時總是一本正經，無疑地那些才是有關「生意」的電話。而這些電話是無法加以偷聽的，他並沒有固定在那一家餐廳打電話。

他們沒有把林小獅捉起來一方面是沒有任何有關他的犯罪證據，另一方面則是沒有用。林小獅不是重要人物，他們希望有一天林小獅與獅王見面，就可以把獅王捉住了。他們既然是父子，總不會永遠不相會的吧？

但林小獅却似乎沒有興趣與老頭子見面。把他捉住，逼供？逼供也不一定有用，林小獅肯不肯供出什麼來，這是一個疑問，即使供了出來，他供出的也可能沒有用處了。林小獅一被捉住了，獅王就必然會馬上轉移陣地，不會在原來躲着的地方了。

但是這個女孩子慘死了，他們就向林小獅下手了。

行動是很秘密的，但林小獅可能有着一種特殊的第六感。就在他們要動手把他捉起來的那天晚上，林小獅就開了一部車子離開酒店，到了那片空地上。

當司馬洛他們把他包圍時，林小獅就把那隻木箱從車上搬下。他們以爲這隻木箱裏也許是一些違法的東西，正好用作把柄把林小獅捉起來。

那果然是違法的東西，但那却是林小獅用以威脅他們的把柄。那是炸藥，林小獅是唸過化學系的，而且專研究爆炸品，別人說那是炸藥他們也許不相信，但林小獅說是，他們就非相信不可。

於是就出現了那個緊張的場面，他們一是被林小獅所殺，一就是與林小獅同歸于盡，並且殃及隣近那兩座大厦的居民。

結果，是那個年青氣盛的槍手解決了問題。

這些司馬洛都可以告訴老洪，就是老洪的女兒死了的事情司馬洛不能說出來。起碼不能在此時此地說。老洪一向是一個相當悲觀的人，誰知道他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會有什麼反應呢？

總之，林小獅也死了，而他們商量過之後，決定盡量保密，連同一個部門的人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林小獅祇是神秘失踪了，而他們也希望獅王是這樣想的。

假如獅王知道自己的兒子死了，他就可能採取報復手段，亦可能不採取報復手段。但假如他不知道兒子的命運如何，他一定調查，要清楚究竟這個兒子是死了抑或是給人捉去了，假如是死了又是死於誰的手，假如是給捉去了，那又是給誰捉去了？

這隻手鈪就是餌。

馮安是認得這手鈪的人。馮安見到這手鈪，就會設法報告獅王。祇要讓獅王懷疑是持有這手鈪的人把他的兒子殺死了，獅王就一定會親身前來審問。獅王一定要親自肯定了，然後親自處決兇手。獅王來，獅王就死了。

現在他們是互相採取毒辣的手段了。沒有辦法，是獅王先下毒手的。

「你怎麼還沒有睡着？」老洪問。

「担心，」司馬洛說，「那拍照片的辦法很聰明，我就害怕獅王不會上釣！」

「他們應該讓一個完全沒有人認識的人來的。」老洪說道。

「完全沒有人認識的人未必能够完成這個任務。」司馬洛說。還有一個他沒有說出來的理由就是他也想親自執行這個任務。因爲獅王的毒手是太過份了。殺人就殺人好了，爲什麼要肢解？未知道這個女孩子死前還受過一些什麼非人的虐待？

「這倒是眞的，」老洪說，「我很高興是你來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有十足把握逃出去，不管任務有沒有完成！我可以回去告訴我的女兒她猜得一點都沒有錯，她的確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不能回答。

沉默了一會，老洪忽然又說：「唏，他們知道你來這裏嗎？」

「誰？」司馬洛問，「我們的人？當然不知道，我們是沒有外間的援助的，我們就祇能靠自己。」

「不可以叫人跟踪着嗎？」老洪說，「譬如無綫電指引器之類。」

「我扮演的是阿龍，」司馬洛說，「阿龍是沒有無綫電指引器的。我們不能引起任何懷疑！」

「那假如我們在這裏給處死了，也永遠沒有人知道了。」老洪說。

「誰說我們會給在這裏處死？」司馬洛說，「怎麼你老是這樣悲觀的？」

老洪聳聳肩，他們沉默下來，而司馬洛漸漸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但不會太久，因爲他醒來時還是一片黑暗。天還沒亮，不然那小窻子應該會有亮光透進來的。

老洪正在推他，不過司馬洛則並不是給老洪推醒的。老洪推他顯然是因爲那洞的上面有聲音傳下來，而司馬洛就是因爲聽到聲音而早已醒了。他並不是一個渴睡的人，尤其是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他當然是更加提高警惕了。

「我聽到了。」司馬洛說。

他們兩個人都把耳朶貼到牆壁上，聽見是那個殭屍的聲音在講話，聽來也是正在與無綫電中人通話，由於講無綫電時，聲音總是要提高一點的，而且因爲是戴上了耳機，所以就祇聽到這邊的講話了。

無綫電那邊似乎是傳來一個驚人的命令。因爲殭屍顯得十分徬徨地說：「一定要這樣做嗎？但是——但是——好吧！好吧！」

「他說什麼？」馮安的聲音在响了。

顯然無綫電聯絡已經截斷了。

「我們要撤退。」殭屍說。

「什麼撤退？」馮安問，「我們又要把他帶到另一個地方去？老板不來了？」

「老板不來了，」殭屍說，「我們也不要帶走他。我們祇是把他留在這裏就行了。」

「但——但這是——爲什麼這樣？」馮安問。

「我們送去的那些照片，」殭屍說，「老板認出來了，那是司馬洛。」

「司馬洛是誰？」馮安問。

「你沒有聽過，我聽過了，」殭屍說，「我們在那下面還關着一個姓洪的，姓洪的就是他們的人。司馬洛顯然是餌。」

馮安吐出了一連串惡毒的咒駡。他說：「那我們就這樣把他們留下來，離開這裏嗎？」

「我們把這座屋子炸掉。」殭屍說，「讓他們跟屋子同歸於盡好了。我們這裏有一個毀滅系統，我們離開，接上定時引爆，我們走了之後，這裏就炸成粉碎！」

老洪用手肘猛撞司馬洛。「媽的，別動！」司馬洛說，「我已經聽見了！」

馮安說：「我們可以下去把他們先殺死的！」

「這不是老板的命令，」殭屍說，「而且這個司馬洛是個極端危險的人物，你以爲你眞能把他捉來嗎？他要殺你，你早已死了。他不殺你不過是因爲他要等着老板來吧了。我們不能去碰他！」

「我倒想去試試。」馮安咬牙切齒地道。

「你不要試，」殭屍說，「你肯冒險，我却不願意冒這個險！」

「你聽着，」馮安說，「我們用不着碰他們的。我們可以把汽油傾下那食物槽，點着火，他們就變成燒豬了！」

老洪不斷用手肘去撞司馬洛，而司馬洛也沒有叫他停止這樣做。因爲司馬洛也由於聽到這幾句話而冒了一身冷汗。

不過殭屍却立即在上面反對。他說：「不要傻吧，馮安，假如整座屋子着火了怎辦？這間屋子裏是裝着毀滅系統的，我們最害怕的就是火警，我們還要離開的，一燒起來，我們也要同歸於盡了！」

馮安還是吐出了一連串的咒駡，然後說：「那麼我們就這樣便宜了他們嗎？」

「有什麼便宜？」殭屍說，「他們不還是要死嗎？爆炸之後還是要火燒！你想把他們燒死，他們還是要燒死的！但等我們走了之後！」

「你肯定會爆炸嗎？」馮安問。

「當然，」殭屍說，「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這毀滅系統根本就是我自己親手所裝，假如炸不成功的話，我也會很失望的了！」

「炸藥在什麼地方？」馮安問。

「就在地底下，」殭屍說，「一炸起來我看半座島也要毀掉了！」

「老天！」馮安說，「你簡直是躺在炸藥上面，晚上你怎能睡得着？假如發生意外——」

「沒有意外的，」殭屍說，「不通電不能引爆，我們現在坐船離開這裏，我可以把時間調整在三個鐘頭之後。」

「假如萬一不爆炸呢？」馮安說。

殭屍正在大聲向外面吩咐一些人替他們把船弄好，吩咐完了之後才回答馮安的話。他說：「不會不炸的，而且我們也看得見。這樣大的爆炸！」

「三個鐘頭，」馮安說，「我們把他們留在這裏三個鐘頭？假如我們不在的時候他們逃出來，制止爆炸呢？」

「他們怎能逃出來？」殭屍格格地笑着，「他們即使逃得出來，又怎知道會有爆炸？而且他們就是知道會有爆炸，也不能制止的。一通了電，埋在地底下的引爆系統就自動計時，連我自己也沒有辦法制止！」

「那你等我上了船之後才通電好了。」馮安說。像多數人一樣，他對爆炸也是既沒有好感亦沒有信心的。

「我們一起離開這裏，一起上船，」殭屍說，「你以爲祇有你才愛惜性命的嗎？我的命並不比你的命賤！」

馮安不做聲了。好一陣的沉默之後，老洪又輕輕用手肘一撞司馬洛，低聲說：「他們已經走了！」

但是殭屍否定這個講法，他的聲音這時又從上面傳下來，對馮安說：「我們下去喝杯酒吧。」

「很好，」馮安說，「你已經弄得我神經緊張得要死了，假如沒有一杯酒，我怕我要暈倒了！」

這一次他們眞的走了，不過祇是離開了那間無綫電話間而已。

「媽的，」老洪說，「我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才算是坐船離開！」

「他們有一艘什麼船？」司馬洛問。

「我怎知道？」老洪說，「你以爲我是萬事通嗎？我到了這裏之後就從未有機會出去過。我們也許聽得到開船的聲音，也許聽不到。」

「不要緊了，」司馬洛說，「我們給他們半個鐘頭時間上船。獅王叫他們馬上離開，他們不會拖到天亮才走的，而且那人也是叫他的手下們馬上準備。因此爆炸

的時間應該是在三個半鐘頭之後了。我們給他們一個鐘頭時間駛遠，然後再設法出去！」

「爲什麼要給他們一個鐘頭？」老洪問。

「難道你想他們知道我們逃出而回來追殺我們嗎？」司馬洛說。

「但逃出去了之後又如何？」老洪說：「你聽見他們講的，沒有人能制止爆炸，而爆炸會把半座島炸掉，即使我們是逃到島的另一半去，也沒有把握的。」

「當然沒有把握，」司馬洛說，「我們會給飛石壓死。所以我們祇有游泳。我們有一個半到兩個鐘頭時間游開。」

「游到什麼地方去？」老洪問。

「你不知道這島是在什麼地方嗎？」司馬洛問。

「我什麼都不知道，」老洪說，「你不知道？」

「我也跟你知道得一樣多！」司馬洛說。

「那就好極了，」老洪說，「假如周圍都是大海，沒有陸地，那我們也游不到什麼地方去的。我們最後還是要淹死！」

「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司馬洛說，「我們游回這裏來，我們游出去，等爆炸過去了之後，我們再游回來，就是這樣簡單了。我猜他們不致於把這整座島都炸得沉掉了吧？」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主意！」老洪舒了一口氣。

「目前我們的難題就是怎樣出去。」司馬洛說。

「這有什麼難？」老洪說，「你有那炸藥，而這牆壁已經給我挖了一個洞了，我們祇要把洞再炸得大一點就行了。」

「我担心的就是爆炸的問題！」司馬洛說，「你也聽見他們講的，假如屋子着火，會引起爆炸，假如我們炸牆，說不定也會提早爆炸了！」

老洪又緊張地沉默下來了，也許他覺得司馬洛這個人在心理上實在不大合作，老是提起令他心驚肉跳的問題。他沉默着，司馬洛也是沉默着，終於，司馬洛說：「看來也沒有其他辦法，祇好冒一冒險了，我們在半個鐘頭之後動手爆炸！」

「你有腕錶嗎？」老洪問道，「我沒有。」

「我也沒有，」司馬洛說，「你也看看我的錶給他們收去了的。」

「那我們怎知道多久是半個鐘頭？」

「我們不能準確地知道，」司馬洛說，「但也不會差太遠的。我們總不會把三個鐘頭當成半個鐘頭的吧？」

「還是小心點的好，」老洪說，「我可以在這裏踱步，每走六十步，算是一分鐘。」

「隨便你吧，」司馬洛說，「小心不要碰在牆壁上，而且最好脫下鞋子！」

於是老洪脫下鞋子，赤着脚，在那黑暗中不停地走來走去，嘴巴默念着，司馬洛不担心時間，他不像老洪，在這裏面關得太久，他的時間觀念並沒有完全失去，他知道半個鐘頭大約是多久。他担心的倒殭是馮安和那屍的活動，他得肯定他們已經離開了才行動，否則的話，麻煩就大了，所以他一直靠近着那個牆洞，傾聽着，有時還把耳朶貼到牆壁上去，但是始終都沒有聽見什麼。

也許屋子太大，距離太遠了，脚步聲也聽不到。

跟着就是「轟隆」一聲巨响。

老洪立刻向地上一伏，剛好伏到了司馬洛的身上，司馬洛叫了一聲，是因爲感到恐怖而多於因爲感到痛苦！在爆炸的威脅之下，恐怖感是特別濃的，而這並不是普通的聲响，這簡直是一聲爆炸。

「我的天，」司馬洛說道：「那是什麼？」

似乎地面也在震動着，他們是在地下室裏，什麼都看不見，唯其如此，才特別感到恐怖。

又一連串遙遠的隆隆聲响，看來假如是爆炸的話，這爆炸並不是發生在這間屋子的。

一陣閃光吸引了司馬洛的視綫，是來自那個小小的窻洞的。這之後又是一聲震耳的「轟隆」。

「雷响！」司馬洛喃喃地說道：「閃電行雷！」

雷聲總是在閃電之後的，因爲光綫的速度遠超過聲音的速度。司馬洛在心裏咒駡起來。假如他有心臟病的話，這兩次雷响就可能要去他的命了。

老洪苦笑：「在這裏的生活是不見天日的，外面是什麼天氣，跟我沒有關係，不過，假如下大雨，那牆壁上倒會凝一些水珠。」

「有雷多數有雨，」司馬洛說，「這眞好了。」

「起碼不會有失火之虞，」老洪說，「不過他們不知道會不會因爲雷雨而改期起程呢？」

「他們不能延期的，」司馬洛說，「這是獅王的命令。而且，大雷雨中又不是不能行船。在飄風中就會有危險吧了！」

老洪又連忙回去踱他的步了，一面說：「這眞够受了，我們游泳，還要是在雷雨之中。」

「這倒也有一點好處，」司馬洛說，「我們在出去的時候，他們即使距離得不遠，也不會懷疑了，他們會以爲祇是雷聲而已！」

「每一件事總是有壞的一面，亦有好的一面，」老洪踱着步說，「似乎沒有完全好的，也沒有完全壞的！」

司馬洛沒有再做聲了，祇是傾聽着，但是再也聽不到什麼聲音了。他反而可以聽到風雨正在牆外肆虐的聲音。

後來老洪停止了踱步，說：「我看半個鐘頭已經過去了！」他的踱步計算方式即使不太準確，大概亦不會差得太遠的。

司馬洛爬起來，擦亮了打火機，向周圍照着，那倒不是一個完全方方正正的地方，牆壁有一個部份是凹進去的，正好讓他們藏身。司馬洛伸手一指：「我們躲到那後面去吧，帶着被子！」

老洪帶了被子躲到那個凹處的後面，用被子把身子蓋住了，司馬洛則走到老洪所挖的那個牆洞的前面去。

那塊鬆了的磚頭順利地給他挖出來了，他從那洞裏取回了他身上藏的一切東西

，用那塊假皮膚捲起來，丟給老洪，說：「接住！」

他自己的手中則是祇留下了一顆藥丸，他把打火機也從地上推過去給老洪，說：「打火吧，不然我也不知道你是在什麼地方。」老洪拿起打火機，打着了火，司馬洛把那顆藥丸上的一根綫一扯扯去了，塞進洞內，隨即就奔向老洪，奪下打火機，按熄了，與老洪一起縮進那張被子之內。那顆藥丸是有着手榴彈般的作用的，那根綫就有如手榴彈的爆炸針，拔去了之後若干秒鐘就會爆炸，他們還有充份的時間準備，他們躲在被子裏，伏在那凹處，等着，也許不需要這被子也說不定，司馬洛知道那炸藥的力度，但是並不知道那牆壁的堅固程度，因此也很難推測炸藥會造成多麼大的傷害了。幾秒鐘之後，炸藥就爆炸了，「轟隆」一聲響，牆壁也搖幌起來，不過並沒有亂石撞到他們的身上來，他們並不需要被子的保護。

「你看行了嗎？」老洪問。

「看看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他們拿開被子，一嗅就已經知道了。火藥烟的氣味沒有預期中那麼濃厚，就是因爲狂風正把大雨從炸開了的那個洞中吹襲進來，那牆壁原來是正正迎着風的。

「總算沒有把整座屋子都炸掉！」司馬洛說。

「我們出去吧。」老洪叫道。

「拿緊你的槍，」司馬洛說，「說不定我們會碰上他們的！」

他們兩個人從那洞裏爬出去，冒着風雨，幸而那個洞剛足夠他們爬出去，用不着再炸一次，爬得出去時，他們已經混身濕透了。風很大，雨好像許多尖針一樣刺着他們的皮膚。

「媽的，屋子的門口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叫道。因爲外面是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的，不過這一次倒是老洪聰明一點的，他叫道：「摸着牆壁走一圈，總可以找到門口的！」

這倒是一個好辦法，司馬洛就摸着牆壁而行。不論向左向右，都可以繞屋一匝而到達門口的。走了幾步，老洪又叫道：「唏，我們找門口幹什麼？我們不是要游泳嗎？」

「找一些浮的東西，」司馬洛叫道：「難道我們就這樣游出去嗎？」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所以老洪也不反對了，他們終於找到了門口，就是司馬洛來時進去的那度門，門是打開着的，推開門就可以看見燈光。

他們小心地向門裏窺望，但是看不見有人，也毫無動靜。司馬洛說：「他們一定已經離開了，所以連門都沒有關上。」

他們進去了，雖然還是混身濕淋淋，但能够離開濃雨之中，也總是好的。屋中的人果然已經離開了，那是一間很大的屋子，他們花了點時間才能走遍全屋，而最後還是回到樓下的大廳中來，一無所獲。當然最理想的是找到一艘小艇之類，但屋中顯然並沒這東西，而樓上更加沒有了。

司馬洛指一指說：「我們拿走這個好了！」他指的是一張相當大的木桌子。

「這東西——你的意思是把它當船用？」老洪問。

「這是木頭，一定能浮的，」司馬洛說，「假如把它翻轉過來，有四條腿子可以讓我們扶着，當然沒有一艘船那麼舒服了，不過總比較游泳好一點，你把它推到門口去吧！」

「你呢？你幹什麼？」老洪問。

司馬洛幹的是跑到院子中去，那裏有好幾根竹子，是用以晾晒衣服用的，司馬洛把這些竹子都拿起來，好像投擲標槍似的投到牆外，多投幾根，在外面拾到一根的機會也高一點。

回到廳中，老洪已經把那張木桌推到了門口。

司馬洛從櫃子裏拿出來了兩瓶酒，說：「這個可以讓我們溫暖一點！」

「可以讓你溫暖一點，」老洪說，「你忘記了嗎？我是不喝酒的。」

「你們這些道德派，」司馬洛喃喃着，「難道小破戒一次也不行？」他把一瓶酒開了，舉起來喝了幾口，放下，然後把另一瓶酒塞在腰間，就與老洪一起把桌子抬出了大門之外。

他們在風雨之中找到了一根竹子，也帶着走了，即使有電筒也不大有用，在風雨之中望不到多遠，祇知道向低處走，因爲水總是在低處的，低到無可再低時他們就是到達海邊了。

「媽的！」老洪罵着，「他們選擇的爆炸時間眞好，我們又不能等！」

不錯，他們不能等。事實上他們已經浪費了不少時間了。單單是把那桌子搬到水邊已經花了他們半小時的時間。剩下來的時間已不多了。終於，桌子翻轉過來，浮在水中了，他們站上去，司馬洛用竹子把桌子撐離岸邊。到了竹子沒有什麼用處，探不到水底的時候，自然有水流把他們帶走。

他們不知道水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不過不如理想中那麼快。在暴風雨中就連司馬洛亦很難知道時間過去了多少。

「我是游泳健將。」老洪說，「也許下水游泳會快得多了！」

「你下水好了，」司馬洛說，「游到前面去等我！」

不過結果老洪還是沒有下水。他顯然也覺得在這暴風雨之中，他還是留在這桌子上安全一點。

水雖然流得不如理想那麼急，但是浪却很大，他們的桌子在水面上有時給抛高，有時降下來，一落下來時就向水裏一沉，他們要站直身子才不致沒頂，然後桌子才再慢慢浮起來，而差不多剛一浮起時又給抛高了，降下去。他們根本不能好好地坐在上面。更糟的就是那麼黑暗，不是在閃電的時候，他們什麼都看不見，連彼此都不能互相看見。

假如桌子撞在一塊礁石上的話，他們也不會看見的，祇要這樣一撞，他們就完蛋了，司馬洛的心給恐懼緊抓着，他知道自然的力量不是人類所能控制的，他們就祇能够碰碰運氣了。

時間好像過去了不太久，也許是他們失去了時間的觀念，也許是那殭屍算錯了時間吧。忽然之間，水平綫上亮起了一個紅球，亮了好一陣才熄滅了，跟着爆炸聲才傳到耳中。

（未完）

奇人奇技

邱奇標 拳棒揚威

賴嚴霜・文 盧令・圖

技高人不傲 棍辣步更玄

中國的功夫，變化萬千，身懷絕技之人，往往有些獨特的招式，非普通的拳師能够領悟得到，最厲害的武林高手過招，並非在平地玩耍，而是用一條條的木柱插入地內，有高低之分，躍登木柱然後作戰，稱做梅花樁。

五枚與李巴山在梅花樁上角逐，打贏了這一仗，李巴山喪命，五枚並非心裏歡喜，且有不安之感，因爲同門相鬥，即使打贏，亦是問心有愧的，故此，他保留梅花樁的絕技，沒有傳給後人。

當時最爲接近五枚的兩個徒弟就是「本源」和「靜緣」，有一天，靜緣對師傅說：「梅花樁的拳脚特別出色，但因庵內沒有這種木樁，難以學習，弟子認爲師傅肯傳授此技，最好加以變通，手法亦照原有的招式，脚步方面一進一退，與脚踏木樁相同，看來這種步法亦是特別出色的，不知師傅肯不肯傳授這種梅花步呢？」

五枚聽了，欣然點頭說：「好的，這種脚法叫做鼠步蛇拳，沉睜落膊，發出一招，包含連消帶打，即衝即奪，十分奧妙，如果你們學習它，不妨兩人同時學習，經常過招，倘以這種拳法放在棍棒上面，亦有特殊奧妙。」

本源與靜緣兩人喜出望外，立刻叩拜，多謝師傅。

此後兩人就從五枚手上學習到鼠步梅花拳，兼擅棍棒。

當時本源和靜緣兩人從庵中走出，沿路南下，先在惠州募化，因爲惠陽的一個拳師邱奇標，一生喜歡武功，尋師訪友，朝夕揣摩，苦練多年，兩人離去，這一套拳脚就從空門傳入俗家了。換句話說，眞正從五枚手上學到鼠步梅花拳的一個人就是邱奇標。

邱奇標本人的武功不弱，學到了這一套拳脚之後，更加出色，他的天性喜歡和平，拳脚愈精愈加有涵養，從來不肯隨便跟別人較量高下的，有一天，有人登門造訪，抱拳說：「老師是否邱奇標呢？」

邱奇標聽了，知道此人必然是武林的行家，抱拳爲禮，說：「不知師傅遠來，請恕失迎之罪。」

當時邱奇標以爲進門拜訪之人大概想跟他較量高下，故此先禮而後兵，殊不料交談數語，知道對方姓李，單名一個昆字，乃是隣近的大莊主，良田千頃，並非設館授徒的師傅。

李昆十分誠意，略談幾句，就邀請邱奇標到他的李家莊，邱奇標點頭答應，不久便即抵達。

李家莊佔地甚廣，門前一片草坪，附近有幾株古樹，枝葉繁茂看來很有氣勢。

李昆繞過正門，帶着邱奇標由側門轉入草塲，走盡了草塲便見三座房屋，俱是用單竹簾低垂的，有些古風。

李昆大聲高呼，便有小童揭簾而出，引兩人入內，邱奇標四顧，看見屋內陳設與武館無異，中間放置的枱椅各物，以及牆上懸掛的刀槍劍戟，都是很有型格的，有如拳師的武館。

當中還有兩把春秋大刀，刀鋒光亮奪目，他是個喜歡武功的人，看在眼裏，自然而然的留步欣賞各種武器。

小童阿六上前敬茶，李昆問他鄭雄山師傅在不在。

小童回答：「鄭師傅到外邊品茗，我立刻去找他回來。」

李昆說：「既然如此，暫時不必去找他了，我跟一個朋友在屋裏交談，如果他回來，見一見面也好，要是他在外邊跟朋友品茗，那就不必急急忙忙回來。」

小童聽了便即轉身走出。

李昆並非叫小童去找鄭雄山，照計小童阿六不必找他，可是，阿六一向跟鄭雄山交情不弱，既有此事，他就想起別的事情來，向鄭雄山報告。

那時鄭雄山在茶館之內品茗，看見小童阿六匆匆入內，對他說知有一個陌生人跟李昆回來，可能是一個新的敎頭，等於踢盤，立刻怒形於色，遣走小童，隨即付賬，帶着幾個朋友回到李家莊。

那幾個人是鄭雄山的朋友，以及鄭雄山的門徒，揭簾入內，便即看見客廳裏坐着兩人，一人是李昆，另外一個人外表看來並非彪形大漢，似乎土頭土腦，貌類農夫，不覺有些詫異。

各人心裏暗想，此人並非踢盤，大可以置之不理，可是，李昆却看見鄭雄山大

踏步走進來，隨即介紹：「這一位師傅就是敝莊所聘的拳棒教師鄭雄山。」跟着向鄭雄山介紹邱奇標，並說：「邱奇標的拳脚極爲出色。」

鄭雄山點了點頭說：「我跟邱先生雖然一向沒有結交，可是，邱先生的器宇甚爲豪爽，雙目烱烱，一看就知是身懷絕技，敝東主致力於拳棒甚久，當然極有辨別力，非普通人所能及，他盛讚先生的武功，那就可見邱先生絕非平凡人物了，請問邱先生是何門派呢？」

邱奇標順口回答：「邱某雖然喜歡練習拳棒，但因師傅沒有說出門派，故此我亦無從回答。」

鄭雄山愕然，再問：「貴老師是何等人物？可否賜告呢？」

邱奇標說：「事隔多年，師傅的姓名亦已忘記，實在無從回答。」

鄭雄山聽了啞然失笑，說：「閣下的師傅屬於何種門派，姓名和地址全都忘記，確是一件奇事，敝東主有過人之處，獨具隻眼，看出先生有過人之處，不過是否眞才實學呢？不能是由相貌方面看得出來的。」

鄭雄山所說的幾句話，分明是有意諷刺對方，邱奇標聽了不覺怒火湧起，但因此次他到李家莊走動，乃是李昆邀請，與鄭雄山無關，不必因此發生爭吵，於是壓抑自己，笑着說：「鄭師傅所說，小弟心領，今日李莊主邀請小弟到來，賓主相會，只是談風弄月，並非討論拳棒，不必談及武功。」

鄭雄山說：「剛才小弟聽到小童阿六所言，敝東主盛讚閣下之武功，確是武林眞傳，非常佩服，小弟在李家莊担任拳棒教師，亦有數年，照理閣下屬於外人，不宜在此談論武功，何以我沒有回來，你跟敝莊主暢談拳棒，我已經回到李家莊，却又不想直談呢？」

這番話似乎有意挑戰了，李昆担心此事逐漸擴大，弄出禍來，立刻解釋：「我邀請邱老師到來，並無別意，亦非存心換過另外一個師父，請鄭師傅不要誤會。」

鄭雄山說：「古語有云，一山難藏二虎，既然他已經到了此地來，非向他領教不可。」

這句話咄咄迫人，邱奇標無法忍受，搶先說：「領敎不敢當了，如果鄭師傅不嫌棄，邱某亦肯獻醜，請鄭師傅指正。」

鄭雄山說：「好極了，我不必親自跟你交手，只是叫門徒跟你過招，便可分出高下來。」

誰完這句話，他伸手向右邊指了一下，說：「邱先生，此人就是我的大徒弟，姓劉，名洞，綽號兩頭蛇。」

跟着又向左邊指着一人說：「他也是我的門徒，叫做徐剛，仍是用蛇做花名的，綽號沒尾蛇，雖然兩人的武功仍未得到我全部拳棒的精華，但也有七八分力度了，如果邱先生不嫌棄的話，就讓他們兩人分別向邱先生學習。」

鄭雄山並非立刻出馬，先叫兩個門徒應戰有些道理，因爲對方沒有說出屬於何種門派，他的門徒跟對方交手，便可從中觀察邱奇標的武功是那一派的了，對他說那是很合理的，再又因爲邱奇標跟兩人交手之後，消耗了體力，輪到跟自己交手時，當然比較吃虧，此外，邱奇標未必能够戰勝那兩個門徒的，因此他加倍放心。

既然他已經答應，鄭雄山便不再拖延下去，吩咐綽號兩頭蛇的一個門徒進攻，跟着看看邱奇標的架式。

在他眼中看來，邱奇標簡直是毫無架式的，此人的一雙脚不像是馬步，而是隨意站立，一雙手也低垂下來，貼在腰間，至於兩頭蛇的劉洞，却抱拳爲禮，先向李昆拱了拱手，說一聲：「獻醜」，疾忙衝過去，一個箭步，就用猛虎登山的架式，向邱奇標撲攻。

這個架式就是左手由下邊伸到上邊去，向邱奇標臉孔幌了一幌，右拳跟着左拳幌動之際，當胸打入，這一招有許多種變化，來勢甚兇，彷如猛虎登山。

邱奇標似乎任意捱打，拳來不閃，但却在對方右拳打到自己胸部僅有一尺左右，看得非常準，左手護胸，向上一迎，跟着右手伸出，變成兩隻手一齊活動，並非連消帶打，而是雙手抓着對方的右臂，向自己懷中一拖，另外在百忙中還伸脚向對方的前鋒馬撑去，一拖一撑，打個正好，劉洞站不穩，整個人向前飛出去，大概十尺八尺，然後仆在地上。

邱奇標看來毫無招架之力，殊不料他一出手就使劉洞很沉重的跌了一跤，這種拳脚，實在太過厲害，使李昆看呆了一雙眼。

至於劉洞，急忙爬起，拍了拍身上的塵，站着說：「鄭師傅，請恕弟子無能，剛剛交手，便即打敗。」

鄭雄山向他瞪了一眼，大聲說：「地上凹凸不平，誰叫你馬步還沒有站穩，即時進攻呢？」

說完這句話，他就叫沒尾蛇徐剛跟邱奇標交手。

徐剛看見大師兄輸在左手由下邊升起來，先來一個虛招，然後發拳進攻，使對方看清楚這一招的實質，並不閃避，反而搶攻，因此戰敗，他認爲發招的時候一出便是三招，索性用另外一種手法叫做「三環套月」的手法進攻，他仍是左手向邱奇標的一雙眼幌動右拳進攻，但却跟劉洞的攻勢不同，一來他左手幌動之際，仍是有力的，那是一個軟掌，二來他的右拳並非當空打出，而是由高處向對方之肩頸之間劈落，由於兩手纏住對方中上門出擊，而且兩隻手都有攻勢，邱奇標論理無法依照剛才那種方式接招的，根本上就不能不招架，他以爲邱奇標未必懂得如何應付，怎料邱奇標在對方兩手先後進攻時，自己施展本門的絕招，左手向上一穿，右手向下一撥，先把兩手的來勢消去，然後順着擋格的力量，抓住對方的手臂，順勢一拋，徐剛就像騰雲駕霧似的飛開幾尺，隨即仆倒。

兩個徒弟先後慘敗，鄭雄山覺得非常難過，不過，他到底是師傅，就算顏臉無光，也要挺身而出，講幾句話，並且代表本門向對方作第三次的挑戰。

當時他站定，苦笑一下，說：「邱師傅的武功確是出色，兩個頑徒絕非師傅對手，我所敎出來的徒弟如此不濟，自問有愧。」

說到這裏，他就向李昆望了一眼，翻眼再看邱奇標。

那種目光已經沒有剛才凌厲之感，邱奇標連忙上前，拱手說：「並非鄭師傅不濟，照情形看，祇是令徒習技不專心，而且練習功夫的時間較短，以致打輸。」

他這樣說祇是想替鄭雄山遮醜，殊不料鄭雄山聽了勃然大怒，說：「邱師傅過奬了，不必替我解嘲，我所敎的拳棒比不上你，那是無話可說的，不過，拳棒師傅敎授徒弟，並非盼望他們跟人講手，而是在必要時候捨命相救，然後有本領保護這個地方，這種師傅叫做拳棒師傅，可見敎完打拳，還要敎他棍棒，我自問在江湖上闖了二十年，那一枝棍棒總算有些份量，未知邱師傅肯不肯賜敎呢？」

這番話等於向邱奇標挑戰，鄭雄山自以爲自己的拳脚並非少林眞傳，可能打輸，說到棍棒，另有一種打法，或者打贏亦未可料，不妨博一博，故此，說得那麼驕傲。

邱奇標勢成騎虎，無法推辭，只好點頭稱善，兩人再度交手。

鄭雄山看見邱奇標答應，喜出望外，喝令徒弟把兩枝大木棒拿來，跟着走到草場去。

很快就有人把兩枝又大又長的棍棒送到，放在地上，每一枝棒都是長十四尺的，形狀古怪，靠近棍尾之處很粗，棍尖却比較幼細，表面上看來，好像花槍，這種武器在關外十分盛行，叫做「大杆子」，乃是騎兵平時在馬背上練習之用的武器，至於平地交手，不是騎馬，使用如此沉重，而且長度超過一丈的大棒，那就相當困難了，不懂得如何施展的師傅，簡直無法交手。

鄭雄山以爲邱奇標看了如此大棒，不敢應戰，立刻說道：「邱師傅，大棒已經拿來，兩條棒一模一樣，請邱師傅先揀一條。」

邱奇標聽了說：「既然兩條棒的長度和重量一樣，不必揀了，我就隨便拿一條玩玩吧！」

說完，邱奇標走前兩步，隨手抓起棒來。

看見邱奇標那種輕鬆的姿態，抓住一條棒，雙手靠近棍棒尾一按，棒尖就彈出斗大的棒花來，似乎早已懂得這一路二郎棒的了，鄭雄山不覺呆了一呆。

這一場比武決定他的去留，當然不敢怠慢，立刻拈起了另外一條棒，向上拋高，一出手就拋離地二三十尺高，跌下來的時候單手去接，表示他玩這種棍已非常熟練。

他做出這種驚人的表演，向邱奇標再望一眼，然後擺好架式，請邱奇標發招。

李昆當時不想兩人交手，後來發覺形勢已經變化，除非打一場，定下輸贏，兩人就更加仇恨，索性袖手旁觀，眼中所見，當然是鄭雄山佔了優勢的，一來人强馬壯，二來一條大杆子的棒已經是他經常玩要的武器，玩慣了總是稍爲佔上風的，故此他有些替邱奇標担心。

邱奇標站定，說了一聲：「獻醜」，便即標馬上前。

邱奇標的棍法正是少林眞傳，他標馬過去，那一條大杆向對方的臉孔刺去，鄭雄山便即用他手中的棒由斜裏撥開，兩棍相交，兩人都暗中用腕力放在棍尾，由棒尾震到棒頭，借此測量對方的高低。

震了一震，邱奇標很是平常，鄭雄山就覺得好像從手臂到胸部一齊震動，心裏暗驚，看不出邱奇標的暗勁如此强大，非馬上取勝不可。

主意打定，他就趁機把手上的棒抽回來，然後標出，本來是一丈四尺長的大棒，給他一收，僅有六尺長，跟着一標，恢復原來的長度，如果邱奇標一時不當心，看見他收棍，乘機衝上，便有可能給對方棍尖插中胸部，口吐鮮血，立刻倒下來，依照鄭雄山多年打鬥的經驗，認定這一招「虎頭蛇尾」必勝無疑，殊不料邱奇標毫不爲動，看見他收棍，仍是追擊，但却在走前三步的時候，疾忙向後退回，一退就是五步，反而站得比未進馬之前更遠，因此鄭雄山標出的一條棒，無法取勝，這還不算，還因他的棒標到盡，未免吃力，邱奇標忽然拉高長棒向下一拍，他就無法支持，手中所握的大杆子，竟然脫手拋出，兩手空空。

那時若邱奇標用棒尖向他當胸刺來，他就算不死也受重傷。

可是，邱奇標不但沒有這樣做，還閃電般把手中的長棒拋去，表示兩人都沒有武器，等於打和。

世事很難說，邱奇標處處表現出謙恭的態度，替對方掩醜，鄭雄山看了反而覺得難堪，大聲說道：「邱師傅，我跟你拚了！」

說完他就衝前用連環劈拳出擊，希望一招把邱奇標擊倒。

拳密如雨，照理邱奇標伸手擋格，一定吃虧，原因是對方的劈拳是連環劈落，左手剛剛提高，右手已經劈落，跟着右手即劈即提，輪到左拳劈下來，這樣凌厲的攻勢，怎能招架呢？

就算邱奇標的拳法純熟，仍然不敢硬碰硬的接招，只是側身避開，繞住對方的身體走動。

這種鼠步梅花拳正是爲了尅制硬拳硬馬而設的，由於脚步忽長忽短，有如老鼠的走動，至於上面的兩個拳頭，竟然要出梅花的陣營，好像兩拳變成五拳，這一路拳脚，連消帶打，使鄭雄山心驚胆戰，本來是攻勢的，變成守勢，儘管如此，仍是招架不來，就此當胸中了一拳，倒退了三步。

邱奇標雖然打贏了他，却無自負之意，仍然拱手爲禮，說：「請鄭師傅休息一會。」

鄭雄山如何肯沉住氣再打呢？一言不發，站定脚步，對李昆冷然說：「李莊主，我打不過別人，就此辭退。」

說完之後他轉身就走，所有跟隨他做助敎的幾個徒弟，都給他帶走，一窩蜂的走開。

草場之上剩下兩人，李昆臉露笑容，說道：「邱師傅，你的拳法，確是天下無雙，敬請師傅留在敝莊，敎授李家莊的子弟。」

自此之後，邱奇標就在李家莊居住，兼且做拳棒教師。

（完）

烈如火（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平靜，安詳的雲海鎮，驀地禍從天降，鎮中人瑞江五爺夜半被一青年尋仇客驚醒，說是要來鎮上找尋一仇人，他答允不擾騷其他的善良鎮民，但自這尋仇客到來後，鎮上連迭七個人宣告失踪，江五爺首先懷疑是那尋仇客所爲，後經尋仇客解釋後，江五爺相信了他的解釋，當晚，江五爺又接獲另一人警告，說是七年前曾有一路客在鎮上暴斃，遺失二千兩黃金，他自認擄去七人作人質，限三天後查出二千兩黃金下落，否則當殺七人，如再不能查出黃金下落，彼當再擄殺其他鎮民，直至查獲黃金爲止——

驚人的消息 意外的轉變

昨夜搜了一夜，天剛麻亮，又忙了一大早，幾乎連蟋蟀洞都挖過了，可就是不見任何踪跡。

沒發現這七個失踪者，也沒發現其他可疑的人。

難道他們都飛天遁地了？或者就這麼消失了？

曹金貴一直在陪着江五爺，死了兒子，如今孫子又生死不明，存亡不知，他太了解這位老年人的心境。

曹金貴道：「五爺！我看咱們不妨搜搜大尖山。」

「金貴！那是不可能的，山上有許多林子從來都沒有人進去過，許多岩洞也不知道有多深，怎麼個搜法？」

「五爺，我看得出您現在的心情有多沉重！」

「金貴，你不明白，眞格的，你永遠都不明白，不是福奎一個人的生死存亡，可能關係到全鎮……」

「五爺，您怎麼又不說下去啦？」

「唉！一場浩刦，這是上天要懲罰雲海鎮。」

曹金貴道：「五爺，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呢？這……？」

「金貴，別問，你去一趟客棧，找蠻妞來一趟。」

「是，我這就去。」曹金貴對江五爺視若神明，儘管他明知江五爺還隱瞞了什麼秘密，他也不敢再問了。

跑到客棧，才知道蠻妞澈夜未歸。

難道這個姑娘也失踪了嗎？曹金貴這樣想。

其實，蠻妞上了山。她和曹金貴的想法完全一致，七個人，不是七條蚯蚓，不會鑽到地裏去。

因此，她一個人上山，展開了搜查行動。

她一向好動，爲了採草藥，她也曾深入過大尖山，由於識路，她的胆子也壯，可是，跑了一大早，什麼也沒見着。

在回頭的小路上，却被她發現了一個人。

就是那個年輕的復仇者。

他躺在一堆乾草上，嘴裏也有着一根草，看着浮雲悠悠，對於蠻妞的出現，似乎毫不在意。

蠻妞有過人的記憶力，雖然那晚夜色朦朧，她沒有將對方的容貌看得很淸楚，但她還是一眼就認了出來。

「喂！」她招呼一聲，走了過去。

「姑娘在叫我。」那年輕人坐起來。

「是呀，咱們見過，你還記得不？」

「見過？」年輕人緩緩的搖着頭。

「前天夜裏，你打山上走下來，進了鎮……」

「哦，妳駕着一輛車，停在路邊，是嗎？」

「對，你終於想起來了……這兩天你都在幹什麼？」

那年青人道：「沒有幹什麼，我在找一個人，一個……」

「這兩天你都住在那兒呢？」

「這裏。」年輕人指指坐着的那堆稻草。

「鎮上有客棧，爲什麼不去住？」

「沒錢。姑娘別見笑，我很窮。」

「很冷吧？」

「嗯，很冷，我不怕，因爲我心頭燃着一把火。」

「哦！」蠻妞不一定聽得懂他話中的含意，但她却挺歡喜他那種味道。「你剛才說，你在找一個人？」

那年青人道：「是的。聽別人說，他躲在雲海鎮。」

「躲在雲海鎮，這話什麼意思？」

「是的，他巳經躲了很久很久了。」

蠻妞道：「他爲什麼要躲着呢？他又是躲誰呢？」

「他作了虧心事，他是在躲我。」

蠻妞道：「哦，我明白了，他一定是你的仇人。」

「是吧？」對於被猜中心事，他一點兒也不驚訝。

「他是誰，我或許能帮你打聽。」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他是男是女，多大年紀，長了副什麼模樣兒，我全不知道。妳說怪不怪？」

蠻妞道：「眞怪，那你又怎麼去找這個人呢？」

「我有辦法，反正，我早晚都會找到他。」

蠻妞道：「你姓什麼？叫什麼？我怎麼喊你？」

「姑娘姓什麼？又叫什麼呢？」

「我叫蠻妞。」她還說明那兩個字。

「蠻妞？這名字挺新鮮的，妳是不是毫不講理的人？」

「才不哩；是因爲我生了一身的蠻力氣。」

「哦？妳有多大的力氣呢？」

蠻妞道：「兩三百斤的担子，我都挑得起來。」

「那可眞嚇人啦；妳不妨叫我做小斗子？」

「小斗子？是你的乳名嗎？」

「我喜歡這個名字，尤其是喜歡娘這麼叫我。」

「哦，看來你挺孝順的，你娘今年多大啦？」

「如果她還活着的話，應該有四十歲了。」

「哦？你娘過世了，跟我一樣。」

「蠻妞；原來妳娘也不在世啦！」

「我生下來之後就沒有見過我娘。」

「又是跟我差不多，娘死的時候，我才七歲。」

「那麼，你爹呢？」

「我沒有爹。」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顯得無比的沉痛。

「小斗子！你別說笑，」蠻妞明明知道對方是說實話，却故意逗着他。「爲人在世，那會沒有爹？」

「眞是沒有，我不知道我爹是誰。」

「難道你娘沒有告訴過你嗎？……」

「娘一直沒有提過，我一詢問，就挨打。」

蠻妞不敢再問下去，她發現小斗子的臉色很難看。

「妳呢？蠻妞，妳爹有多大年紀？」

「五十多快六十，爹待我眞好。」

「這麼說，妳比我的命好多啦！」

蠻妞突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她怎麼不悲從中來呢？她那癱瘓的父親正在生死邊緣上掙扎啊！

小斗子迷惘地望着蠻妞，他並沒有去勸阻；他也許了解哭泣會減少痛苦。

等到蠻妞哭了一個相當時候，他才問道：「爲什麼一提到妳爹，妳就哭了起來呢？」

「我爹是個癱子。」

「受了傷？」

「不，中了風，整天躺在床上。」

「蠻妞！妳不該傷心的，這總比沒有爹的好。」

「可是，昨天夜裏，他不見了。」

小斗子直楞楞地望着她。這個年輕人够冷靜，也够冷酷，他聽說之後，好像一點兒也沒有感覺。

小斗子道：「聽說，鎮上失踪了好幾個人？」

「聽說？你聽誰說的？」

「江五爺。」

「你見過他？」

「是的，昨天下午夜我去祠堂找過他。我要向他說明白，這七個人的失踪，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蠻妞其實並不刁蠻，她心裏早就有這種想法，可是，她一直找不到適當的機會提這件事。現在……

現在，對方倒先提起來了。他說他壓根兒與這件事沒關係，是眞的嗎？

「蠻妞，妳也以爲那幾個人的失踪與我有關嗎？」

「先前，我的確有這種想法。」

「蠻妞，爲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因爲，你一到鎮上，這件事情就發生了。」

「現在呢？現在妳想法改變了嗎？」

「我不知道。」蠻妞眞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小斗子的眼睛睜得很大，從他跟蠻妞見面到現在，他的目光還不曾如此熾烈過，眼睛裏好像燃着一把火。

「小斗子！」蠻妞惶恐地問：「你怎麼啦？」

「蠻妞！」他的語氣倒是很溫和的：

「妳爲什麼不相信我?連江五爺都相信這種事不是我幹的。」

「小斗子；不是我不信你，是……」

「是什麼呢?」

「是我太着急了，一着急，我的心情就好亂……」

「蠻妞，我找尋的只是一個仇人，不是七個；而且那一個既不是老太婆，也不是小孩子。」

「我相信，我眞的信……可是……」

小斗子道：「蠻妞，我知道妳下面要說什麼話。」

「你知道。」

「我知道，因爲江五爺也對我說過這種話。」

「他對你說什麼來着?」

「他要我帮帮忙，把那七個人找尋回來。」

「你?……小斗子，你願意帮這個忙嗎?」

「我願意……」

「啊！小斗子，我眞是太高興了。」

「蠻妞；妳聽我把話說完，願意是一回事，可是我辦不到。妳明白我的意思嗎?我沒有那個力量。」

蠻妞就像被一桶涼水兜頭淋了下來。

「蠻妞，妳想想，我連自己的仇都沒法子報，我還能帮雲海鎭的忙麼?蠻妞，說眞格的，我的力量太微小了。」

蠻妞漸漸冷靜下來，她發現自己很喜歡這個年輕人；最少，他很誠實。

「小斗子，我不會怪你，」她輕輕地說。

「可是，我卻心裏感到難過。」

「爲什麼?」

「因爲，這七個人當中，有一個是妳爹。」

「因爲當中有一個是我爹，你就難過了?」

「是的。因爲咱們談得好投契，妳也許將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卻讓妳失望，我怎麼不難過呢?」

「小斗子，我們會成爲好朋友嗎?」

這話從一個大姑娘嘴裏說出來應該是有些忸怩的，蠻妞卻說得很落落大方。

「蠻妞，咱們已經是好朋友了。」

「眞是?」

「我是不會說假話的。」

「好……咱們勾勾手指頭。」她伸出右手的小指。

「勾勾手指頭，這是幹嗎呀?」

「來嘛！」女孩子就是女孩子，蠻妞撒嬌了。

小斗子也伸出右手的小指，兩個人像天眞無邪的孩童，用勾手指的方法訂下了一個默契。

「聽着，」蠻妞煞有介事地說：「小斗子，我帮你找仇人，你帮我找我爹，咱們各個盡力，誰也不許負誰。」

小斗子面有難色，也不知道他是在懷疑自己的能力，還是懷疑蠻妞的能力。不過，他尊重這種含有赤子之心的約定方法，終於點了點頭。

「小斗子，有你帮忙，我爹一定能安全歸來……我絕不自私，來，先談談你要找的仇人，他是什麼樣一個人?」

「蠻妞！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麼，他作了什麼讓你痛恨的事情呢?」

「我也不知道。」

若是心情好，蠻妞一定會笑，這是報那門子仇呀?

「小斗子，你可把我弄胡塗了。」

「這是我娘的遺命……我還得跟你說詳細一點，我是在一座廟裏長大的，不過，我並沒有剃度爲僧，我替廟裏和尚挑水，砍柴，到了二十歲那年，我離開了那座廟……我娘留下一包衣服，一件白褂上寫着我娘的血書，她教我找這個人……」

「找到以後呢?」

「我娘在血書上交代，殺了他，或者怎麼樣，由我決定……唉！我不能再說了，娘的血書上交代，這件事絕不能讓別人知道。」

「好啦，我也不想再問下去，可是，你連這個人是副什麼模樣兒你都不知道，你又上那兒去找呢?」

「不，我只要看見了他，我就認得出來。」

「小斗子，你可知道雲海鎭有多少人嗎?」

「不少吧?」

蠻妞道：「總有千來戶，你能一個個去看嗎?」

「慢慢來吧，我不急，我已經找了四年，最後的消息是，他可能在雲海鎭，他早晚跑不掉的。」

蠻妞道：「小斗子，你又是從那兒找起的呢?」

「從他的家鄉，我娘的血書上還說出了幾條綫索。」

「唉，」蠻妞嘆了一口氣。她似乎不能再問下去了。因爲她明白小斗子還有許多不便向外人道的秘密。

「蠻妞：妳跑到山上來幹什麼?」

「我猜想：擄來的七個人一定藏在山上。」

「妳找着什麼了嗎?」

「沒有。」

「別急。妳回去吧，我今兒夜裏去找找看，明兒一大早，咱們再在這兒會面，行嗎?」

蠻妞道：「小斗子，你在這兒等我，別走開。」

「幹嗎?」

「我去給你弄些吃的來，我看你餓壞了。」

「不，江五爺已經答應我，每晚在祠堂門口。擺兩個饅頭，這就够了。」

「兩個饅頭管一天，不够哟！」

「够了，從前我待在那個廟裏，也很窮，有時候一天只喝一碗粥，慣了，眞的，別費事。」

「小斗子，可不許你跟我客氣，咱們不是好朋友了嗎?要吃飽才有力氣，有力氣夜裏你才能滿山遍野去找人。小斗子，千萬等着我，別走開，嗯?」

蠻妞氣沖沖地跑到鎭上，買了醬肉，買了饅頭，份量足够三、五個大漢飽餐一頓。可是，當她回到原來那個地方時，小

斗子卻不見了。

蠻妞的感覺，就好像被人澆了一盆冷水。

他是不守信的人嗎?或者，他根本就漠視她的關切?

她坐在草地上靜靜地等，等小斗子回來。

頭一晚她根本就沒有闔眼，最後她竟然睡着了。

突然，她又從夢中醒轉……

是小斗子回來了，不是，是另外三個人。

這三個人站立的地位分明是環伺包抄的，六道目光死冷冷地盯着她，看樣子，他們已經站了很久了。

就這麼站着等她醒來，可眞怪！

蠻妞先是一驚，但是她立刻就恢復了鎭定，這三個人如果有什麼企圖，那又何必她醒來。

站在蠻妞正對面那個人開了口：「姑娘，妳怎麼在這兒睡覺呀?」

語氣倒挺溫和，蠻妞的心情又寬鬆了許多。

「哦?我只是躺一會兒歇歇腿，沒想到睡着了。」

「妳住在雲海鎭?」

「是呀?」

那人道：「妳買這麼多吃的，是要送給誰呀?」

蠻妞楞住了，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是不是有個人等妳送吃的來?」

「有個人等我?沒有呀！」

「姑娘，妳也不必隱瞞啦，讓我告訴你吧，那個人不會回來了。」

「這……這話什麼意思?」

「怎麼着?姑娘?」那個人說起話來陰陽怪氣的：「看妳眉清目秀，一定非常聰明，這話還不明白嗎?」

「不明白。」

「他不會回來了，妳買這些吃的拿回去餵狗吧。」

「你們把他怎麼樣了?你們……」

「瞧……」那傢伙向他的同伴笑了起來：「這姑娘多老實呀，讓我一逗，就什麼都承認了！」

蠻妞知道上當了，但她卻放了心，至少，小斗子還沽着，還沒有遭到這帮傢伙的毒手。

「姑娘，咱們兜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來的話題上來了，那個人是誰，他待在山上幹嗎?」

「他是個流浪漢，沒錢住客棧……」

「哦?流浪漢?」

「眞的，我可憐他，所以買點吃的給他送來。」

「你們約好這兒見面嗎的?」

「嗯。」

「好啦，姑娘，咱們教妳受驚啦?」

說話的人一打手勢，跟另外兩個人一起走了。

蠻妞鬆了一口氣，可是剛放鬆的心情立刻又緊了起來，這三個人是幹嗎的?他們爲什麼也在山上打轉?難道就是……?一想到鎭上失踪的那七個人，蠻妞猛打冷顫。

這三個人一直盤問很緊，爲什麼又突然離去呢?

他們最後問的一句話是——你們約好在這兒見面的嗎?對了，他們故意離去，其實他們是在附近藏匿着。

他們爲什麼不要這樣對付小斗子?因爲小斗子是外來的，不住鎭上，卻露宿在山上，他們對小斗子的行踪起了懷疑……蠻妞非常肯定。

怎麼辦呢?蠻妞急起來了……

偏在這個時候，小斗子在她面前出現了。

「小斗子！」她衝過去，連那些食物都顧不得了。「咱們快走！快。」

「幹嗎呀?」小斗子冷冷地問。

「待會兒再告訴你，走，快呀。」

小斗子仍然站在那兒不動，神情也仍然是那樣冷靜：「蠻妞，妳慌慌張張的，到底是爲了什麼呀?」

蠻妞道：「小斗子，剛才有三個人在找你哩。」

「找我?三個人?你沒弄錯嗎?」

「哎呀！我怎麼會弄錯呢?快走！快走。」

即使小斗子想走，也來不及了。

因爲那三個人又出現了。

「小斗子！」開口的還是那個人，「這個名字倒是挺新鮮的，這位姑娘沒弄錯，咱們找你半天了。」

「哦?」小斗子還是那麼鎭定。「有什麼事嗎?」

「嘿嘿，小斗子，你眞够鎭定，你不知道爲什麼?」

「你不告訴我，我怎麼會知道?」

「你不早不晚，跑到雲海鎭來，爲什麼?」

「這可稀罕，我來幹什麼，要你們管嗎?」

那傢伙不再囉嗦了，他一擺頭，另外兩個立刻欺身而上，看他們的眼色，就知道都是狠脚色。

蠻妞大步向前，擋住了小斗子，嬌叱道：「你們不要胡來，以多勝少，算什麼英雄好漢。」

「蠻妞！」小斗子在她身後說：「這話妳可就說錯啦！什麼叫以多勝少?你以爲他們『勝』得了我嗎?」

對方並沒有因爲蠻妞出面而停止攻擊，那兩個大漢的出手都相當快而猛，脚才一動，人已到了跟前。

明知一場惡鬥難免，蠻妞也不再囉嗦，她抓住了先下手爲強的道理，先一步向其中一個漢子展開攻擊。

說也奇怪，她雖然出手很快，却沒有碰到對方。

原來那兩個大漢已經蹬蹬蹬地退了好幾步。

他們是被誰打退的呢?小斗子仍然站在她身後呀！

開口的那個漢子嚷了起來：「哼，原來還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哩，有種就別將姑娘作你的肉屛風。」

「蠻妞！「小斗子輕聲喚叫道：「閃開。」

蠻妞閃開了，現在，她才突然想到一件事，小斗子是來復仇的！如果功夫不够高，復什麼仇呀?

小斗子站在那兒，就像一座靜立的山嶽。

但是，在某一些人的眼裏，他也像一棵枯樹，因爲他是那樣憔悴，那樣瘦弱，根本就不適宜一場戰鬥。

至少，面對他的敵人就有這種想法。不過，領頭的那個還是很小心。他作了一個不着痕迹的手勢，他那兩個手下立刻展開左右包抄。如果他展開正面攻擊，兩側一定跟上，小斗子的確不好應付。

「朋友！」小斗子突然說：「咱們好像在那兒見過。」

「沒見過。」對方壓根兒不認帳。

「見過，咱們一定在那兒見過。」

「見過又怎麼樣？」

小斗子道：「見過就是朋友，朋友就不該動手！」

「嘿嘿，你怕了？想攀交情？」

小斗子道：「朋友，亮個字號，怎麼樣？說不定……」

右邊那個大漢開心了：「小子，告訴你也無妨，最少你也可以知道你死在誰的手裏，他是道上赫赫有名的……」

「杜三！少說廢話？」領頭的連忙喝阻。

「哦，這位叫杜三呀？」小斗子自說自話：「那我可就知道你是誰啦，你姓馮，單名一個超字，對不對？」

領頭的楞了，他一時之間摸不透小斗子是什麼來路了。

小斗子道：「馮超，你跑到這窮鄉僻壤來幹什麼？」

「嘿嘿！」姓馮的被人家叫出了名姓，在氣勢上當然就軟了許多，不過他還是要裝出那股狠勁兒。「你這小子眞還不簡單，竟然知道你爺爺姓馮。」

「別逗啦，馮超，論年齡，你够格作我爺爺嗎？」

「小子，想必你還有點兒來頭，好啦．算你走運，今兒個我的心情特別好，你趁早離開雲海鎭……」

「小斗子，」蠻妞在身後扯了他一把：「咱們走！」

「蠻妞，妳到一邊坐着去，我跟這位馮爺是老兄老弟，不會動手的。」

「小子，別它娘的胡亂套交情了，快滾。」

「馮超，」小斗子就好像面對三個小孩子似的，在那兒盡逗樂子。「滾？怎麼個滾法？我千里迢迢的跑到雲海鎭來，是爲了辦一件重要的事，你好意思教我走回頭路？」

「我可管不了那麼多，咱們到雲海鎭才是眞有重要的事，小子，如果你想待在這兒跟我攪局，我可不饒你。」

小斗子道：「馮超，我問你一個人，你一定認識。」

「誰？」

「辛奇。」

「辛奇？我當然認識，他是我旳結拜大哥。」

小斗子道：「那不就結了嗎？我也冲他叫大哥哩？」

馮超瞇起了眼，好像一定要從眼縫中看人才把人看得眞，看得清。半晌，他才說：「當眞嗎？」

「半點兒也不假，我一眼就把你給認出來了。」

「你見過我？」

「沒錯。」

「在那兒？」

「約有七、八年了吧？那年辛大哥四十大壽，在奇萊山莊宴請好友，你不是去拜壽了嗎？」

「可是：：可是我沒見過你呀！」

「那時我還是個半小樁子，你當然沒留意啦。」

「眞是大水冲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馮超開始介紹他的手下：「這是杜三，這是牛七，這是：：對了，老弟，我該怎麼稱呼你呀？」

「我叫小斗子。」

「小斗子？」

「嗯。」小斗子似乎對自己的名字很滿意。

蠻妞背脊上却在一陣陣地冒寒氣，弄來弄去，小斗子跟他們也是一條綫上的，心裏頭的指望又落空了。

「這妞兒是什麼人呀？」馮超問。

「鎭上的，」小斗子說，「她很可憐，跟我的身世差不多，咱們就這麼交上朋友了，這也是緣份。」

蠻妞沒有接腔，她現在似乎已經不敢把小斗子當作朋友看待了。

小斗子好像沒注意蠻妞的反應，仍是很熟絡的說：「蠻妞，妳去鎭上打幾斤酒，我要跟這幾位朋友喝一杯。」

蠻妞話也不說，扭頭就走。

小斗子又趕上去：「蠻妞，要頂好的二鍋頭，順便再帶點醬肉回來：：蠻妞，可別想岔了，小斗子不是那種人。」

最後這一段話是輕輕說的，蠻妞不禁回頭看了他一眼。

「快去，快回啊。」

蠻妞走了，走得很快，她心裏又塌實了。

小斗子又回到原地方，揮揮手，示意大夥兒坐下來。

馮超坐下了，那兩個手下也坐了下來，不過，從他們的坐姿看來，他們對小斗子還是有防範。

「馮兄，你到這兒來幹嗎？」

「小斗子，你最好別問。」

「不，馮兄，冲着辛大哥，你也不能把我當外人呀！」

馮超道：「小斗子，咱們是爲了追查一單錢財。」

小斗子道：「錢財？雲海鎭是個出錢財的地方嗎？」

「不，」馮超一本正經地說：「小斗子，你不明白，咱們有一個老兄弟多年前押了一批黃金路過這兒，人死在雲海鎭，黃金也不見了。」

「哦？有這碼子事？」

「小斗子，咱們瘋啦？閑得發慌啦？打老遠跑到雲海鎭來幹什麼？咱們查了好些年，才查出這兒來。」

「哦？」

「所以，咱們就查到這兒來了，小斗子，黃金一定在雲海鎭，咱們無論如何都要想法子逼出來。」

「馮兄，據我知道，雲海鎭都是安善

良民。」

「小斗子，壞人頭上，都沒有刻着字呀？」

小斗子道：「那麼，你們打算用什麼法子逼呢？」

「小斗子，你這是明知故問嘛？」

「明知故問？這話什麼意思？」

「小斗子，你來雲海鎭多久啦？」

「兩三天。」

「兩三天？那你應該聽說了呀！」

「聽說什麼呀？我跟鎭上又沒接觸，我是什麼也沒聽說。」

「那位妞兒也沒告訴嗎？」

「沒有呀？」

馮超皺皺眉頭，終於還是把話敞明了：「小斗子，我告訴你，咱們擄了鎭上七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果他們三天之內不交出黃金，我們就宰人！」

小斗子道：「哦？這七個人死得不是很冤枉嗎？」

「沒法子，笨人行笨法子。」

「馮兄是笨人？」

「嘿嘿，我自問腦袋瓜兒不管用。」

「酒來了，酒來了！」蠻妞連蹦帶跳地跑了來。

「來，來，來。」小斗子豪情萬狀地說：「咱們先喝酒，先喝酒，三杯下肚之後咱們再聊。」

酒在這些粗漢們的手裏都變成了水，一眨眼就三杯入了肚，這三個人也眞怪，就停杯等着小斗子說話了。

小斗子却沒有說話，又在一個勁兒地敬酒。

蠻妞在冷眼旁觀，她尋思：莫非小斗子想把這三個人灌醉嗎？……

馮超說話了：「小斗子，酒到此爲止，咱們不能再喝。」

「不能再喝，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小斗子，咱們肩頭上，還挑着担子哩。」

「那麼，各位再喝最後三杯如何？」

「不！」馮超一個勁兒搖着腦袋。「小斗子，你不必灌，灌了也是白灌，咱們說不喝就不喝。」

「好！」小斗子一拉臉，正經地說：「咱們說眞格的，冲着辛大哥，你們前來雲海鎭尋金，我應該全力帮忙，不過，我不贊成你們這種作法。」

馮超很冷靜，他只是靜靜地聽，並沒有插口。

「馮超！如果辛大哥在，他也一定不會贊成。」

「小斗子！你的意思是……？」

「放人！」小斗子說得斬釘截鐵。

「小斗子！」馮超冷冷地說：「冲着辛大哥這一層關係，咱們已經化敵爲友，你這麼一說，咱們之間的情勢好像又緊張起來了。」

「哦？馮超兄！你這麼說，就太嚴重了。」

「的確很嚴重，你好像在帮鎭上的人說話。」

「帮他們說幾句話，也沒有什麼不對呀！」

「小斗子，你應該想想前因後果，當年咱們一個弟兄帶着黃金路過雲海鎭，第二天一大早在客棧蹬了腿，黃金也不見了。」馮超愈說愈激動，「小斗子！你想想看，雲海鎭上的人，是如何對待咱們的弟兄？」

「馮超！你這麼說，可就錯了。」

「錯了？」

「大錯特錯。就算那批黃金是在雲海鎭被人刼走的，那也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幹的事，與整個雲海鎭有什麼關係？與那些老人家，那些小孩子又有什麼關係？」

「不！咱們奉了老大的命令，整個雲海鎭都要對這件事負責，黃金追不回來，咱們就血洗雲海鎭。」

蠻妞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

小斗子的反應並不激烈，他輕輕地問：「馮超！你們老大是誰？」

「這……你不用問。」

「他在什麼地方？」

「連我也不知道。」

「有這種事？」

「小斗子！我不會騙你，也沒必要騙你。」

小斗子道：「如果有重要的情況，你向誰請示？」

「由我作主。」

「那麼，你現在就作主下令放人。」

「小斗子！你這樣作太過份了。」

小斗子一字一字地說：「我一點也不過份，如你們老大要怪罪，由我頂着。」

馮超本來是坐着的，此時，他霍地站了起來。語氣强硬地說：「小斗子！就憑你一句話，咱們就對你如此客氣已經很給你面子了，誰知道你跟辛大哥有沒有交情？江湖路，八百條，各走各路，你根本就不該過問別人的事。小斗子，像你這種人，根本就不上路。」

「馮超！」沒想到小斗子的語氣更冷。「我再說一遍，立刻放人！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

「那就快去呀！」

「小斗子！我現在回答你：不放！你也聽見了嗎？」

小斗子霍地躍了起來。

蠻妞學過武，練過把式，雖非行家，却也懂個一招半式，她發現小斗子施展的是腿功，這一招是威力强大却非常困難的燕雙飛，人躍在空中，雙脚突地一分，同時將側翼的兩個大漢踢倒。身子在半空一轉，正好落在馮超面前，人未落地，右手已閃電般伸出。

在蠻妞的心目中，她爹的武功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和她現在所看到的小斗子的表現實在差得太遠了。

馮超不是沒有警覺，也不是沒有防範。而他的防範在小斗子凌厲的攻擊下顯得異常軟弱，根本起不了作用。

小斗子右手的伸手看上去威猛絕倫，由於馮超的抗力異常軟弱，他的落手竟然很輕；就好像好友相晤親熱地拍拍肩頭。

小斗子的語氣也很溫和：「馮超！好朋友別鬧翻了臉，翻臉，可就不是好朋友啦！」

「小斗子！」馮超站在那兒一動都沒動，表面上他是屈服了，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强硬。「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放人！」

「辦不到。」

「絕對辦不到嗎？」

「辦不到，就是殺了我，也照樣辦不到。」

「我不殺你。」

「我知道你有比殺我還殘酷手段。」

「錯了。」

「錯了？」馮超這才流露了驚異的目光。

小斗子道：「嗯！我只要你作一件事——放人。」

「不行。」馮超的回答，仍是那樣強硬。

「馮超！就算當年殺害你們兄弟，刼走那批黃金的人還在雲海鎮，他們也不會憐惜鎮民被屠殺，你就算把雲海鎮的人全殺死了，他們也不會將黃金交出來。」

「小斗子！你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不過，你也應該了解江湖的規矩，老大的命令是不可違抗的。」

「你們老大是個笨蟲，笨得用這種法子。」

「我或許是笨蟲，」一個聲音突然在小斗子的身後响起。「不過，我却不是聾子，我聽到很多，很多消息，這個刼金的人是雲海鎮土生土長的，他不會眼看着他的鄉親一個個地被屠殺而無動於衷。」

在聲音剛响起的時候，小斗子的身體彷彿顫動了一下，可是，他再沒有別的動作，甚至沒有回過頭去看看說話的到底是誰。

蠻妞却看到了這個人，這個人和普通人一樣，也有鼻子也有眼睛，而他却少了一條腿。世上殘廢的人很多，可是這個缺了一條腿的人却沒有用拐杖。

蠻妞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有問題，這個人不但不用拐杖，可是在走路的時候，並不是跳呀跳的，上身始終保持平衡，如果不看他的下半身，絕難相信他只有一隻脚。

小斗子緩緩地收回搭在馮超肩上的手，緩緩地轉身，緩緩地問道：「你就是老大！」

小斗子的目光平視，他一定還沒有發現對方是個獨脚人。

「我只是我那幾個兄弟的老大，在你面前可不敢如此稱呼。我姓劉，單名一個棠字，秋海棠的棠。」

劉棠？小斗子的目光開始往下看了，江湖上有名的「獨脚大仙」劉棠，想不到在這兒遇上了。

江湖上對劉棠的傳說很多，他是「胎裏殘」，生下來就是一條腿，這種人被命運捉弄，似乎註定了要當廢人，要在別人的憐惜下度過悲慘的一生。事實却不然，他自小就能作一般孩子能作的活兒，挑水，砍柴，樣樣行，從不肯用拐杖。到後來竟然在人家的訕笑下去練武。說來稀罕，也令人發噱，他練出來的武功叫做「一脚踢」。

「一脚踢」踢得江湖上沸沸騰騰的，對劉棠的傳說也就愈來愈多了。不過，有一件事却是肯定的，劉棠不是邪惡之徒，他從沒有仗着他的武功作什麼壞事。

可是……？

劉棠道：「聽說你老弟是辛奇大哥的小老弟？」

「沒錯。」

「既然有這份交情，又何必跟咱們作對？」

「劉兄！你認為我是出面作對？」

「我的感覺是如此。」

「劉兄！你生下來就只有一條腿，你應該是最了解殘廢者的心情，是不是？」

「是的，我一見有人欺負殘廢者，我就會發火。」

「劉兄說的是眞話？」

「我沒有必要說假話。」

「那麼，你們所擄去的七個人質中，有一個是身子癱瘓的老者，你知道嗎？」

「有嗎？」劉棠的目光望向馮超。

「有的。」馮超立刻回答。

「放他回去。」

蠻妞鬆了一口氣，以感激的目光望向小斗子。

「劉兄！我似乎應當感激你。」

「不必。殘廢者已經够苦了，本來就不該再受折磨。」

「劉兄！這七個人當中還有一對行將就木的老夫婦，他們孤苦伶仃，與那癱瘓在床上的老人沒有什麼不同，他們難道就應該再受折磨嗎？」

「小斗子！」劉棠的臉色沉了下來。「你不能要求太多……」

「其中還有兩個小孩，他們又何辜要受折磨？」

「小斗子！你的要求太多了！」

「劉兄！因為你是殘廢者，所以你同情殘廢的人，是不是？」

「我承認。」

「劉兄！你是人，這你絕對不能否認；被你們擄為人質的也都是人，這你也不能否認。站在同是人類的立場，你為什麼不同情他們？」

劉棠的臉色變了，但他的原則沒有變，語氣也沒有變：「小斗子！你的要求太多了，不要再說下去。」

小斗子道：「劉兄！關於尋金的事，我願意帮忙……」

「不必……」劉棠轉過身去向馮超下令：「天黑之後，將那個癱瘓的老頭兒送回鎮上，其餘的還是照原訂計劃進行……馮超！你記住，如果他們逼我們非採取流血手段不可，頭一個就殺江福奎，因為他是江五爺的長孫。」

劉棠走了，走得很快，小斗子自知追不上他。

馮超輕輕地說：「小斗子！你都聽到了，別跟咱們過不去，看在辛大哥的份上，你也該高抬貴手呀！」

「馮超！你們去吧！我不怪你們。」

馮超帶着他那兩個手下走了，小斗子頹喪地坐了下來。

蠻妞在他身旁坐下，輕輕地說：「小斗子！我知道你心裏有多難過，可是，你已經盡心盡力了呀！」

「蠻妞！妳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蠻妞道：「你在想那個六個人的性命，是不是？」

「蠻妞！恐怕還不止六條性命哩！」

「哦？」

「那批黃金一天尋找不到，雲海鎮就一天不會安寧，他們會殺了那六個人，再擄來六個人……蠻妞！我心中只想着兩件事情。」

「那兩件事？」

「第一，那批黃金，眞的還在雲海鎮嗎？」

「這恐怕是任何人，都無法回答的問題。」

「第二，劉棠在江湖道上，是個很受人崇敬的人，他為什麼會用出這種殘酷的手段？」

蠻妞道：「小斗子！劉棠的武功是不是很高？」

「很高。」

「高到什麼程度？」

小斗子道：「高到……高到我不是他的對手。」

蠻妞道：「小斗子！你眞認識那個姓辛的嗎？」

「蠻妞！妳很純潔，不知道江湖的艱險，蠻妞！在妳面前，我沒法子說假話，我根本就不認識辛奇，只不過，我這幾年在外頭摸索，使我了解不少江湖事，趁機會就唬了他們一下。」

「小斗子！你剛才跳起來雙脚一踢，可眞是了不起，那一天，等你的仇報了，我還要拜你當師父哩！」

「蠻妞！農夫，工人，教書先生，以及一些正當商人，他們都不會武功，可是他們也都活得很安穩快樂呀！」

「小斗子！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覺得，一個人並不一定要學武功。」

「哦？」

「和和平平地過日子該有多好？為什麼要打來殺去的？蠻妞！我學武功是不得已的，將來我不會傳授任何人，妳也不例外。眞的，蠻妞！武功是害人的。」

蠻妞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她也許並不同意小斗子的說法，可是小斗子任何一句話都能使她信服。

「小斗子……快吃點東西吧！你餓了呀！」

小斗子開始吃醬肉夾饅頭，不過，他的食慾似乎並不強烈。他的目光直視，心頭必定十分沉重。

「蠻妞！我差一點忘記為什麼到雲海鎮來了。」小斗子又突然冒出一句。

「小斗子！什麼也別想，吃完了再說吧。」

小斗子道：「蠻妞！我一定要阻止任何慘劇發生……」

「可是，小斗子！你阻止不了呀！」

「不！我一定要阻止……蠻妞！你爹回去之後，問問他，另外幾個人都在什麼地方，他一定有印象。」

「我一定會問，我爹是從腰以下癱瘓了，他能聽，能看，能說，他一定記得好多好多事情。」

「咱們今晚怎麼碰頭？」

「夜深之後，我在客棧後面的馬房等你。」

「好！就這麼決定。蠻妞！妳先回鎮上去，記住，妳方才聽到的，看到的，千萬不要跟別人提。」

「我知道。」

「走吧！」

蠻妞道：「小斗子！我眞想留下來陪你。」

小斗子向她笑了笑，他的笑，是很珍貴的。

蠻妞依依不捨地走了，小斗子也吃飽了，他又在草堆上躺了下來，看着天上悠悠的白雲。

不過，他並不像白雲那麼自在。

「那個妞兒是誰？」突然有人問。

是劉棠，小斗子竟然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時候來到的。

「嗯？」劉棠坐了下來。「那個妞兒是誰？」

「就是那個癱瘓老者的女兒。」

「哦？這麼說，你方才是為她在求情了？」

「劉兄！你要這麼說，我也不否認。不過，我有點奇怪，劉兄的聲譽不錯，為什麼要用這種不近人情的殘酷手段？我方才想了許久，實在想不出來。」

「小斗子！你為什麼到雲海鎮來？」劉棠沒有回答小斗子的話，反而提出了問題。

「尋訪仇家。」小斗子率直地說。

「仇家是在雲海鎮？」

「是的。」

「你認識嗎？」劉棠問出一句內行話，經常有尋仇者與仇家是不相識的。江湖的仇怨永遠是那樣莫名其妙。

「不認識。」

「了解他的近況嗎？」

「完全不了解。」

劉棠一哦道：「哦？你尋仇豈非跟大海撈針一樣？」

「這個比方倒很恰當。」

「小斗子！你開始着手查訪了嗎？」

「我不是已經來了嗎？」小斗子的回答很巧妙。

「你採取了什麼步驟？」

「等。」

「等？哈哈！」劉棠乾笑了一聲。「你難道要等仇家來到你面前，向你說：『小斗子！我就是你要找的仇人，我的頸子已經洗乾淨了，你請下刀吧！』你要這樣等嗎？」

小斗子一張嘴，話題又轉到了那幾個人身上：「劉棠！你肯定那批黃金落在雲海鎮嗎？」

「在。」

「有憑據？」

「小斗子！我在談你的事，為什麼又轉到我身上來了呢？」

小斗子道：「劉棠！我實在太關心那幾個無辜者。」

劉棠道：「小斗子！放心吧！他們死不了的。」

「哦！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說他們死不了，就死不了。」

小斗子道：「哦？你是嚇唬，嚇唬他們，是嗎？」

劉棠道：「小斗子，我劉棠是專門嚇唬人的嗎？」

「那你的意思是……？」

「三天限期一到，那個刼金的人自然

會出現。」

「劉棠！你這麼有把握嗎？」

「哼！我太有把握了，因爲他愛鄉愛民。」

「這麼說，是誰刦了那批黃金，你早就知道了？」

「當然知道。」

「是誰？」

劉棠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江五爺！」

小斗子霍地站了起來，他的眼睛慢慢睜大，嘴也慢慢張開，半晌，才吐出三個字：「江五爺？」

「就是他。」

「劉棠！你不會弄錯嗎？」

「錯了還會來嗎？」

「劉棠，你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地去找他？」

「他不會認帳。」

「劉棠，我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你既然知道刦金者是江五爺，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地找他？爲什麼要拿人家無辜者作人質，這種方法不是太卑鄙了嗎？」

「小斗子！好啦！我的事你別管，你的事我可以帮忙，就這麼說定了，辛大哥脚踏兩頭橋，咱們別鬧難過。」

「好吧！我單打獨鬥，狠不過你，你說了算。」

「小斗子！好啦，到時候你就知道了，我辦的事向來都不會錯，是江五爺，他會乖乖把金子拿出來。」

小斗子沒有吭聲，但他絕不敢相信江五爺會是刦金者。

劉棠起身走了，小斗子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江五爺是那樣一個慈祥的老者，他會刦金？他會殺人？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了。

小斗子一向都很冷靜的，現在，他竟然發急了；等天黑，他現在只有等天黑，等到天黑之後，和江五爺好好談一談。

他躺下去，眼看着天，天上有浮雲，他心中那麼多憂憂鬱鬱的事，彷彿都寫在那片浮雲之上。

天色終於暗下來了。小斗子從草堆上爬起來，緩慢地往鎮上走去。

鎮上，萬家燈火，客棧裏又是萬頭聳動。

小斗子走向冷冷清清的江家祠堂。

× × ×

蠻妞她爹突然又在客棧中出現了，這對整個雲海鎮的人來說，是個意外的喜訊，客棧的店堂裏又擠滿了人。

「蠻妞！」大夥兒全圍着她問東問西：「妳爹看見其餘的人了嗎？看見那些强盜像什麼樣子嗎？」

「蠻妞！妳爹怎麼又被那夥强人送回來了呢？」

「蠻妞……」

「蠻妞……」

「各位叔大爺！」蠻妞差點被吵昏了頭。「我爹精神恍惚，什麼也記不得，什麼也說不上來，等他……」

「彎、ㄦ！妳爹安然無事了，妳就不管別人的死活了？蠻妞，另外還有六個人在强盜手裏，妳知道嗎？」

「不許你們這樣對待蠻妞！」江五爺不知什麼時候也來到了客棧。「蠻妞！陪妳爹去，待在這兒幹什麼？」

蠻妞明白江五爺的心意，連忙走了。

這時，整個店堂裏鴉雀無聲，江五爺的確有其懾服力。

江五爺這位九十三歲的老人精神健旺，目光犀利，在他的目光掃視下，竟有許多人低下了頭。

「咱們鎮上失踪了七個人……不！應該說是六個人，他們失踪的原因，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大夥兒的目光，全集中在江五爺的臉上。

「他們六個人是被外鄉的人擄去。」

「爲什麼呀？」有人提高了嗓門發問道。

「許多年前有一個路客，帶了兩箱黃金，約莫二千兩，他投宿在咱們鎮上的客棧裏。第二天早上他突然死了，兩箱黃金也不見了，他們的朋友如今找來了。」

全場依然鴉雀無聲，誰也沒有打岔。

江五爺又接着說下去：「這夥外鄉人認爲是咱們鎮上的人謀財害命，所以他們擄走了咱們幾個鄉親，如果三天之內……不！應該說是兩天之內，如果他們在兩天之內找不到那二千兩黃金，他們就要殺死咱們那六個鄉親。」

零零星星傳來許多驚訝之聲。

「不是殺了這六個人就算完，他們還要不停地殺下去……各位，咱們鎮上眞有刦金殺人的歹徒嗎？」

「沒有！沒有！」響起一片吼聲。

江五爺高舉雙手示意大家靜下來。

「各位不要太自信，俗話說：一娘生九子，連娘十條心，咱們鎮上有多少人？人家要是沒憑沒據，會老遠跑來找咱們碴兒嗎？各位最好冷靜地想一想。」

曹金貴跟着帮腔了：「各位鄉親，五爺的話有道理，人是死在咱們鎮上的，咱們就有責任查明這件事。」

有人說話：「五爺！事情隔了那麼多年，就算眞有人刦了那二千兩黃金，還不遠走高飛去享清福嗎？」

「是呀！」又有人說：「他也不會待在這兒呀！」

「哼！」大夥兒全起鬨了：「輪到咱們來倒楣。」

「各位！」江五爺又說話了：「我查過，從那個路客死在咱們這兒之後，沒有任何人離開雲海鎮，如果眞是咱們鎮上的人刦去了那二千兩黃金，那人一定還在鎮上。」

「那個人是誰？」大夥兒七嘴八舌地問。

「這個問題我答不出，誰都答不出。」江五爺停頓了一下才接下去：「只有那個刦金的人心裏才有數。」

「難道那夥人也不知道是誰嗎？」

「如果他們知道是誰，早就直截了當地去找他啦！」有人代替江五爺作了答案；而且答得非常正確。

「時間只有兩天，各位都互相注意一下，這不僅僅關係那六個好鄉親的命運，也關係着咱們全鎮的命運。」

在場的人三五成羣地開始商議，江五爺往後面走去。

曹金貴跟了上去，輕聲問道：「五爺！你要去……？」

「我去看看蠻妞她爹……」

「五爺！我跟你去。」

「幹嗎呀？」

「問問他呀！那夥强盜爲什麼擄了他，又放了他？」

「金貴！要問我會問，你別跟着。」

「五爺！有句話我可要提醒您。」

「哦？」

「蠻妞她爹，是外來的，他的過去咱們一點兒也不清楚，七個人當中爲什麼單單只放他回來？」

「金貴！你有完沒完？人家癱了半截，已經够慘的啦！你還忍心跟人家亂扣帽子，亂安罪名？」

「五爺！我是……」

「好啦！好啦！」江五爺不耐煩地揮揮手。「你到前面店堂裏去，跟大夥兒一道合計，合計吧！」

客棧就那麼幾間房，江五爺不用問，就知道癱老頭兒在那一間。他剛要敲門，蠻妞突然敞門露了臉。

「五爺！我爹剛睡着……」蠻妞一臉爲難的表情。

江五爺當然明白蠻妞的心意，連忙招招手，輕聲說：「蠻妞！妳出來，五爺有話要問妳。」

「哦！」蠻妞出了房反手將門帶上。

「妳爹是誰送回來的？」

「不知道呀！」

「眞不知道？」

「五爺！我幹嗎要騙您呢？」

「妳爹回來之後，說過什麼沒有？」

「爹只說過一句話。」

「他說過什麼來着？」

「爹教我什麼也別問。」

「就說這些？」

「是呀！」

江五爺道：「蠻妞！妳爹是不是猶有餘悸的樣子？」

對於「猶有餘悸」這四個字，蠻妞似乎還不太懂，躊躇了好一陣子才點點頭。

「蠻妞！妳猜想：那夥人爲什麼又放回妳爹？」

蠻妞很想說明小斗子代她求情的事，但她不想道破秘密，她才眞是「猶有餘悸」；可是她又不願意欺騙江五爺。就這一會兒工夫，她竟然感覺像捱了千萬年那麼長。

「蠻妞！妳爲什麼不說話呀？」

「我也想不出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猜！他們放走你爹的時候一定向他提過警告，教他什麼也別說。」

「五爺！您本來是要問問我爹……」

「算啦！算啦！」江五爺緩緩地搖着頭。「我不會教妳爹爲難的……他醒來之後，別提我來過。」

蠻妞點點頭，目光中充滿了感激。

江五爺似乎不願再和那些又焦急，又氣憤的照面，就從客棧後門走了出去。他表面上顯得很沉靜，其實他的內心亂如麻，那六個人當中畢竟有他的長孫在內。

他走過冷冷清清的大街，回到了江家祠堂。

「江五爺！我等您好久啦！」小斗子輕輕地說。

「對不住！」江五爺回身說：「心頭一急，把你的饅頭也忘記啦！你等一會兒，我這就去買。」

「五爺！我不餓。」

「小斗子！你別跟我客氣……」

「五爺！我是說正格的，就算我餓壞了，也算不了什麼，我有更重要的事跟你談……五爺，就在這兒，成嗎？」

江五爺道：「咱們上屋裏頭去，坐着慢慢地說。」

「不！五爺！還是在院子裏吧！如果有人想偷聽咱們的談話，他一走近，我就會發現。」

江五爺似乎發現小斗子的語氣太過凝重，就沒有再往下接口了。

「五爺！昨兒夜裏你滿懷希望地求我，我却兜頭給了你一盆凉水，今兒想了一整天，實在覺得過意不去。」

「小斗子！你是說……？」

「五爺！我想來想去，覺得這件事我不能不管。」

江五爺道：「小斗子！那我眞該好好地謝謝你。」

「五爺！別先謝我。我想管，却又管不了。」

「小斗子！你這是推辭的話，我看得出……」

「五爺！你讓我先說完，我想管，我又管不了，可是，我管不了還是得管，不過，五爺你一定要跟我合作。」

「那是當然，你怎麼吩咐，我就怎麼做。」

「五爺！吩咐二字我實在不敢當！……今天我在山裏見到了一夥人，他們承認擄去了幾個鎮民，但他們也說出了他們這麼作的原因；多年前，他們有一個弟兄在雲海鎮被謀殺，隨身携帶的二千兩黃金也不見了。」

「不瞞你老弟說，這件事我已經知道了。」

「有這件事嗎？」

「的確有這樣一個人在咱們鎮上的客棧中暴斃，他是不是帶了二千兩黃金？是不是有人謀害了他？是不是有人刦走了他的金子？誰又知道呢？」

「五爺！如果沒有這回事，他們何必勞師動衆跑到雲海鎮來？」

「小斗子！不錯，他們不會平白無故地跑到這兒來造孽，可是，又有什麼憑據說黃金是咱們刦的呢？」

小斗子道：「據他們的頭兒說，他們握有鐵證。」

「小斗子！你跟他們碰過頭了？」

「嗯！」

「他們既然握有鐵證，就該知道是誰刦金殺人呀？」

「他們知道。」

「知道？那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去找那個人？」

「那個人不會承認。」

「怎麼？他們怕那個人，就拿倒楣的老百姓來墊底？」

「五爺！那個人，在雲海鎮很得人望，若是指他爲殺人刦金者，沒有人會相信的。」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雨殘陽（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騰梭以仇如山名字在江漢地區誅除數名向他找碴的武林盟江漢分壇屬下，惹來武林盟供奉杜門向他尋仇，激鬥中杜門暗中施毒，黃騰梭中毒後，藉對掌而逃離現場，獲施玉磬拯救，得脫險境，傷癒後偶與施玉磬作冶遊，竟與劉薇怡重聚，那日武林盟江漢分壇主歐陽建業到來找碴，爲黃騰梭制服後，歐陽建業吞毒自戕，事後黃騰梭與劉薇怡往江漢分壇，杜門願與他們化干戈爲玉帛，劉薇怡猜出他是擬收攬他們，返回客棧後商議如何應付，黃騰梭不在意地說，只要隨便砌詞以對，便可應付過去——

聯結俠義道 欲傾武林盟

劉薇怡道：「那怎麼成，咱們不止是要說法一致，還要他們找不出破綻，至於武功，就更嚴重了，如果因此而暴露了咱們的身份，咱們參加武林盟豈不是白費心機！」

黃騰梭道：「這好辦，我在絕谷長日無事，因而自創了一種掌法和一種刀法，這兩項武功，是根據太乙分光掌及天一刀法去蕪存菁加以改進的，只是出谷以來還未用過。」

劉薇怡道：「那敢情好，你教我。」

黃騰梭道：「好的。」

爲了爭取時間，他們即說即做，由夜半至天明，這大半夜的時間，全在研習武學中渡過。

翌晨他們剛剛用過早餐，店小二忽然帶領一人前來拜訪，黃騰梭啊了一聲道：「施大哥！你怎會找來的?」

來人是施玉磬，他先向劉薇怡瞥了一眼，然後微微一笑道：「你忘了小兄是地頭蛇了，這位姑娘是誰?怎麼不給小兄介紹介紹。」

黃騰梭道：「她是劉薇怡，小弟的師姐。」

劉薇怡急忙檢衽一禮道：「見過施大哥。」

施玉磬雙拳一抱道：「劉姑娘請勿多禮。」

語音一頓，再回顧黃騰梭道：「兄弟！我有幾句話想跟你談談。」

黃騰梭道：「大哥有話但請吩咐。」

施玉磬道：「此處有些不便，還是到我那兒咱們再作詳談吧。」

黃騰梭道：「好，大哥請先回去，小弟隨後就到。」

施玉磬道：「如此小兄就告辭了。」

黃騰梭道：「大哥好走。」

施玉磬回到綢緞莊，公孫小小正在眼巴巴的等着，見他一人回來，立即櫻唇一噘道：「你怎麼啦?師哥，是沒有找到，還是他不肯回來?」

施玉磬道：「別急，師妹，咱們到裏

面再說。」

公孫小小見施玉磬神色凝重，心頭不由更加焦急起來，及跟到黃騰梭所住的臥房，就再也忍耐不住。

「你快說嘛，師哥，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沒有事，只是……只是……」

「別吞吞吐吐的，師哥，紙包不住火的，你還是實話實說吧。」

「好，我說，我找到仇兄弟了。」

「在那裏?」

「富貴花旅館……」

「甚麼?有地方不住，却住到旅館去，他的身邊可是還有別人?」

「是。」

「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

「好哇，師哥，這下我可跟你沒完沒了，現在沒別的好說，我先告訴爹去。」

施玉磬道：「不要這樣，師妹，小兄還有下情。」

「下情?哼，仇大哥初出江湖，像白紙一樣的純潔，你却帶他去章台柳……」

「那是小兄的錯，不過，現在待在他身邊的却是他的師姐。」

「師姐?他們是同房還是分居?」

「這個……」

「哼，你不要想騙我，是否同房只要到富貴花一問便知。」

「小兄怎敢騙師妹，我只是沒有查問不便隨便亂說罷了。」

「據你的觀察呢?」

「好像……咳……」

「好像甚麼呀?」

「好像是同房。」

「哼，你還說那女人是他的師姐?」

「這可是仇兄弟告訴我的。」

「好，待會他來了我問他。」

「這不行的，師妹，妳想想妳憑什麼去管他!」

「這個……」

公孫小小面色一紅，雖是不滿意施玉磬的說法，却找不出駁他的理由。

不是嗎?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別人是不是師姐弟與妳公孫姑娘何關?

道理雖然是這樣，施玉磬却對他這位小師妹十分同情，說得過份一點，好像這一檔子事與公孫姑娘當眞有關似的。

「不要焦急，師妹，等仇兄弟來了我問他，據我想，其中只怕別有隱情。」

「管他呢，哼。」

嬌軀一擰，小辮子一甩，她走了。

她走了不要緊，却拋給施玉磬一個悶葫蘆，要管的是她，不要管的也是她，女人善變，尤其對這個刁鑽難惹的公孫小小，施玉磬簡直無可奈何。

他剛剛在那裏發呆，一陣脚步之聲又將他驚醒過來，及舉目一瞥，來人正是他心目中的問題人物仇如山。

「兄弟你回來了，快請坐。」

「多謝大哥。」

「兄弟!昨夜你住在章台柳?」

「是的。」

「章台柳出了事是否跟你有關?」

「這個……」

「不要瞞我，兄弟，小兄要明白眞象才好準備對策。」

「昨晚歐陽建業去找碴，當小弟將他制服之後，他却服毒自殺，爲了不牽連章台柳，小弟將他拋到江裏去了。」

「那麼兄弟回復本來面目，是要與武林盟正面爲敵了。」

「是的，小弟曾與敝師姐前往江漢分壇，但意想不到他們的供奉杜門却向咱們表示歉意。」

「杜門是誰?」

黃騰梭道：「就是那位頭戴范陽帽的灰衣老者。」

「原來是他，令師姐是幾時與兄弟相遇的?」

「這個……」

「兄弟如有難言之隱，你就不必說了，不過……」

「大哥還有什麼指教?」

「兄弟!你可知道小兄的師門?」

「如果方便，小弟正洗耳恭聽。」

「兄弟可曾聽過萬里流雲?」

「聽說萬里流雲公孫介是武當俗家弟子，一身修爲已達高不可測的境界，難道大哥就是他老人家的門下?」

施玉磬道：「兄弟說對了，他老人家正是家師。」

「大哥原來出身名門，勿怪氣質風度都高人一等了。」

「別捧我，兄弟，小兄雖是習得一點武功，却從不行走江湖，無論武功及閱歷，都不能與你相比。」

「大哥太過謙虛了，名師出高徒，公孫前輩的門下，豈是等閒人物。」

「好啦，兄弟，咱們不談這些，如果你不介意，我還想問一個問題。」

「大哥請問。」

「你與武林盟是否有仇?」

「可能是。」

「這話怎麼說?」

黃騰梭長長一吁道：「此事說來話長，小弟要先向大哥告一個罪。」

施玉磬道：「別客氣，兄弟，你慢慢的說。」

黃騰梭將思緒略作整理，就由八年前風雨殘陽之夜所發生的劇變說起，直到昨晚章台柳的事變爲止，絲毫未作保留。

最後，他目射煞光，無限恨意的一嘆道：「指中箭毀了十三把刀，毀了小弟的家，也毀了小弟的師門，如此沉痛的仇恨，却在歐陽建業身上發現端倪，他雖是服毒自殺，小弟仍要向武林盟追查下去。」

施玉磬道：「別急，兄弟，伯父吉人天相，我想總有團聚的一天的，對於武林盟，小兄有一點淺見，想提供兄弟作爲參攷。」

黃騰梭道：「請大哥指教。」

施玉磬道：「指中箭是高陽堡的獨門暗器，當年高陽堡被十三把刀所殺，八年前的慘變極可能是該堡後人下的毒手。」

黃騰梭道：「小弟也是這等想法。」

施玉磬道：「八年前十三把刀遭到暗算，楊長俠也同時崛起武林，不管這是不是一種巧合，由歐陽建業會使指中箭推想，當年的一段公案，武林盟自然難脫關連，再說，近數日中，兄弟一再使武林盟喪失顏面，丟人現眼，以楊長俠那奴役武林

，爲所欲爲的狂妄作風，供奉杜門，怎肯表示歉意?」

黃騰梭道：「大哥說的不錯，小弟對武林盟的誠意也感到懷疑。」

施玉磬道：「兄弟！不是長他人志氣，咱們人單勢孤，今後的前途可能是危機四伏！」

黃騰梭道：「小弟明白。」

施玉磬道：「當今武林能够不爲武林盟挾制的不多，雖然人人對楊長俠不滿，却找不出一個敢於公然反抗之人。」

黃騰梭道：「明哲保身，這也怪他們不得。」

施玉磬道：「不過武林之中仍有不甘被奴役之人，兄弟如能聯絡這般高人，未嘗不是一股强大的助力。」

黃騰梭道：「多承指教，只是小弟識人不多，且不便波及無辜，禍延他人。」

施玉磬道：「如若別人出於自願，那就不能算作波及無辜了。」

黃騰梭道：「這……」

施玉磬道：「家師是當代武當惟一碩果僅存的長老，也是掌門水中子的師叔，如若家師願意出面，不甘被奴役的武林同道必會聞風景從……」

黃騰梭道：「令師現在何處?」

施玉磬道：「與小兄這個綢緞莊近在咫尺。」

黃騰梭道：「他老人家只怕早已封劍歸隱，謝絕江湖了。」

施玉磬道：「不錯，小兄是家師歸隱之後才收列門牆的。」

黃騰梭道：「如此，小弟怎能使他老人家再履江湖，重作馮婦?」

施玉磬微微一笑，道：「只要兄弟能够接受敝師妹的安排，家師東山再起，並非決不可能。」

黃騰梭說道：「大哥說的，是公孫小小?」

施玉磬道：「是的！」

黃騰梭道：「令師封劍歸隱，已多年不問江湖是非，公孫姑娘一片天眞，根本不知道江湖上的險惡，小弟何忍爲一己之私，將這對無憂無慮的父女，牽進江湖漩渦！」

施玉磬面色一整道：「你錯了，兄弟，人生數十寒暑，不過是過眼烟雲而已，如若與草木同朽，倒不如以有限的歲月，爲天下保存一點正氣。」

一頓接道：「楊長俠以暴力及卑鄙的手段取得盟主寶座，爲了鎭壓異己，曾經大興殺孽，現在武林無道義，江湖無是非，天地正氣幾乎被他破壞得蕩然無存，但凡稍具良知的同道，豈能俯首貼耳，甘任宰割！家師所以韜光養晦，祇不過等待時機罷，因此，除暴安良，伸張大義，並不是爲了兄弟你一己之私。」

黃騰梭抱拳一揖道：「多承大哥教誨，不過令師既有爲天下伸張正義之心，似乎無庸小弟敦促。」

施玉磬道：「不，玩物喪志，散懶喪神，近年來家師似已安於現實，如非外力刺激，他老人家只怕當眞不再作出山之想了。」

黃騰梭道：「好，大哥要小弟怎樣麼做?」

施玉磬道：「目前武漢地面，聚集了不少武林高人，經小兄派人打探，多數是衝着兄弟你而來。」

黃騰梭愕然道：「小弟初出江湖，除了武林盟並無什麼仇家。」

施玉磬道：「這般人並非你的仇家，只是慕名而來，自然，其中難保沒有心存叵測之人。」

黃騰梭啞然一笑道：「小弟出道日淺，那裏敢談什麼慕名之事。」

施玉磬道：「不要妄自菲薄，兄弟，黃鶴樓奇功懲奸，你已經名滿江湖了。」

黃騰梭尷尬的一笑道：「這倒出乎小弟意料之外，依大哥看我該如何應付?」

施玉磬道：「這一切敝師妹已有安排，希望你能接受她的意見。」

黃騰梭道：「好吧，小弟惟命是聽就是。」

施玉磬道：「那麼你回來住吧，在這兒總要方便一些。」

黃騰梭道：「我想還是暫住客棧方便，那兒不會有什麼拘束。」

施玉磬道：「好吧，有事我會派人跟你連絡的。」

黃騰梭道：「大哥如果別無他事，小弟就此告辭。」

施玉磬道：「兄弟請。」

黃騰梭前脚剛走，人影一閃，公孫小小已綳着臉走了進來，施玉磬向她瞥了一眼道：「有什麼不對麼?師妹。」

公孫小小道：「師哥爲什麼要讓他住在客棧裏，難道你不知道那是一個龍蛇混集，最易招惹是非的地方?」

施玉磬道：「他認爲住客棧方便，小兄也無可奈何。」

公孫小小道：「哼，他分明是要跟那個女人住在一起，我不依。」

不依?妳是他的什麼人，妳管得着他嗎?

這是施玉磬心中的想法，他可不敢說出口來。

其實，他認爲公孫小小雖然刁蠻了一點，論人品武功，與黃騰梭算得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因此，他想盡其所能的成全他們。

自然，此事極不單純，因爲其間還有一個劉薇怡。

論關係，黃騰梭與劉薇怡是師姊弟，疏不間親，這是第一個難題。

其次，他們已有夫婦之實，這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加以否定的。

不過黃劉二人之間，也有它不易抹殺的破綻，譬如劉薇怡放蕩的性格，以及在章台柳迎新送舊的往事。

也許黃騰梭不在乎這些，但這些破綻總是對公孫小小有利的。

於是，施玉磬微微一笑道：「妳不依沒有用，除非妳能聽我的。」

公孫小小並不傻，她雖是深深的喜愛着黃騰梭，却也知道其中還有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難。

武林兒女是豪放的，但無論怎樣豪放，一個女孩子總該含蓄一點。

那麼她惟一的希望只有寄托於施玉磬了，除了這位師哥，還有誰能玉成他們的好事?

她適才並未回家，施玉磬與黃騰梭的對話，她聽得一字不遺。

施玉磬說服了黃騰梭，並且替她安下了第一着妙棋，只要黃騰梭當眞聽從她的安排，她的希望可以說已達成了一半。

在如此情形之下，她還能不聽施玉磬的。祇不過她無法宣之於口而已。

施玉磬向她這位小師妹瞥了一眼，忽然面色一整道：「在心理上，師妹應該先有一個準備，第一是容忍，第二是不能操之過急。」

公孫小小沒有說什麼，只是粉頰一紅，螓首跟着低了下去。

施玉磬道：「今後，師妹可有什麼打算?」

公孫小小道：「你不是說要我聽你的麼?」

施玉磬哈哈一笑，說道：「妳會不會賭?」

公孫小小道：「賭錢?不會。」

施玉磬道：「此地較大的賭局是『單雙』，用兩顆骰子放在蓋碗中搖，非單即雙，簡單得很。」

公孫小小道：「你要我去賭?」

施玉磬道：「不錯，妳敢不敢?」

公孫小小撇撇嘴道：「不要激我，師哥，先說說什麼理由。」

施玉磬道：「攪局。」

公孫小小道：「我不懂，賭館跟咱們有仇?」

施玉磬道：「沒有，不過這個賭館是由武林盟暗中主持的。」

公孫小小道：「我明白了，你是要我替黃大哥出氣。」

施玉磬說道：「不是出氣，是替他惹禍。」

公孫小小道：「此話怎講?」

施玉磬道：「攪了賭局，將責任往黃兄弟身上一推，不就替他惹了禍了麼?」

公孫小小道：「爲什麼要這樣?」

施玉磬道：「現在聚集於此地的武林高手，喜歡賭錢的不在少數，這般人對黃兄弟懲治武林盟多半寄予好感，但只有好感不够，咱們必須與他們聯合起來。」

公孫小小道：「我去攪局就能聯合他們?」

施玉磬道：「不止是能够聯合他們，還能將妳跟黃兄弟連在一起，其中的好處，一時也說它不盡，妳照我的話做包管不錯。」

公孫小小道：「好吧，我去試試。」

×　×　×

賭館設在大智門內，是一個頗爲壯觀的住宅，公孫小小到達賭館，立即引來無數人的注意。

女人進賭館的不是沒有，但爲數究竟不多，何況公孫小小艷若桃李，年歲又是如此之輕，像她這種人進賭館倒是十分少見。

公孫小小刁蠻而不放蕩，好强却有分寸，嚴格的說，她應該是一個極有敎養的好女孩。賭館是藏垢納污的所在，好女孩決不會走進這種地方。

這樣說也許太武斷了一點，醉翁之意不在酒，進賭館的未必沒有好人。

公孫小小就是一個好人，好人進賭館，心理上難免有一種犯罪的感覺。

當那些詫異的目光向她拋來之際，她幾乎想轉身逃出賭館。

但，她沒有，雖然她的心胸在劇烈的跳躍，手心也微微滲出汗水，她依然勇敢的加入賭局。

賭局有三處，分散大廳的三面，她加入的是人數最少的一處。

但這人數最少的賭局，輸贏却最大，因爲參加賭局的全是聲譽顯赫，腰纏萬貫的武林高手，也有一些富商巨賈及達官貴人。

公孫小小走近賭局，立即有人讓出一個座位，她道了一聲「多謝」，就安安穩穩的坐了下去。

她左側是一位鬢髮斑白，滿面紅光的老者，右側是一名油頭粉面，年約三旬的公子哥兒，她只是向他們瞥了一眼，便移目打量賭局的「寶官」。

寶官是本賭局的主持者，所有的賭客是向他一人賭輸贏。

賭枱用三張方桌併成，寶官在中間開寶，兩頭各有一名負責收錢賠錢的大漢。

賭枱中央劃着一道長長的白綫，靠近寶官的是雙，另一面是單。

兩顆骰子搖寶，非單即雙，乍看起來的確十分單純。

但公孫小小瞧了一陣，發覺並不如想像的那麼簡單，兩顆骰子竟然變化無窮，敢情其中還大有學問。

此時她右側的那名公子哥兒，忽然扭頭一笑道：「姑娘！這一寶八成是單，姑娘不妨下一點錢試試。」

公孫小小道：「哦。」

那公子哥兒進一步的解釋道：「天不老，地不跳，上一寶是天牌，姑娘何不押在單上碰碰運氣?」

公孫小小對此道原本不懂，既然有人出主意，自然再好不過，於是，她取出一張百兩銀票押在桌上。

待寶官揭開蓋碗，兩顆骰子一個是一點，一顆是兩點，果然是單。

那公子哥兒得意的一笑道：「我沒有說錯吧，姑娘，丁丁飛過河，下一寶就該押雙了。」

原來每一種點子都有一套流傳的術語，用以判斷下一次骰子可能的變化。

這套術語人人皆知，如果它當眞可靠，當寶官的縱然有金山也非賭光不可。

果然，公孫小小贏了幾次之後，公子哥兒的判斷不靈了，而且每押必輸，逢賭必敗。

也許，公孫小小的賭運不佳，她雖然不再聽那公子哥兒的主意，但仍然毫無起色。

現在她將最後的二百兩銀票丟進桌上，目光流轉，兩撇秀眉緊緊的皺了起來。

輸了千把兩銀子她不在乎，問題是如何才能攪亂這個賭局。

投在賭桌上的是她最後的賭注，如果再輸了怎麼辦，難道還能要賴不成?

既不便要賴，又無錢再賭，除了離開賭場似乎別無他途，但離開賭場就是任務的失敗，她豈能甘心認輸!

一般人常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在公孫小小已往的歲月裏，她從來沒有

不如意的感覺。

現在她終於領會到了，却想不到不如意的滋味竟是如此的難受。

正當她陷身泥淖，進退失據之際，一股細如蚊蚋的語聲忽然傳進她的耳鼓。

那傳語道：「小丫頭，快將銀票移過來，押雙。」

又是一個出主意的，而且，老氣橫秋，使她聽來有些不快，不過這個主意來得及時，她雖是有點不快，仍將銀票移了過來。

總算她五行有救，果然開出了一個雙寶。

兩百銀子變爲四百，如若穩扎穩打，應該將四百兩分幾次投注。

她正待收回銀票，那蚊蚋之聲又响了起來。

「別動，小丫頭，全部放在雙上。」

還是押雙，而且是全部血本的孤注一擲，這樣豈不是太過冒險？

不過適才如非那人暗中指示，她這最後的一點賭本早就輸了，此時冒點險又有何妨。

於是，她在雙上作了孤注一擲。

結果寶開了，是雙。

四百變八百，公孫小小的心情由不安中定了下來，如若慢慢的賭，八百两紋銀足够賭很長的時間。

但……

「小丫頭！別小家子氣，還是雙，全部。」

八百两紋銀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再作孤注一擲，是不是有這個必要，因而公孫小小忍不住向傳音之人瞧去。

語聲來自左耳，傳音者自然是她的左隣那位鶴髮童顏的老者了，及扭頭一瞥，這位老人家正在呼呼入睡。

「難道傳音者別有其人？」

公孫小小心頭如此一想，目光也就向四週一掠。

正在向她注目的至少有十個以上，她無法斷定誰是傳音之人，其實這些色迷迷的目光，令人十分厭惡，瞧他們那副德性，也不會具有如此高深的武功。

她收回目光，伸出纖纖玉手，去整理桌面上的銀票，究竟下注多少，還未作出最後的決策。

寶官是一個目蘊奇光，身材魁梧的紫衣大漢，他先瞧了一下公孫小小的粉頰，再注目她那雙纖纖玉手道：「姑娘，請下注。」

公孫小小將銀票摺疊整齊，目光一抬，道：「好啦，就是這些。」

寶官一怔道：「什麼？姑娘，妳又下全部？」

公孫小小道：「怎麼，不行。」

寶官哈哈一笑道：「行，在下因爲姑娘贏來不易，只是替妳惋惜罷了。」

公孫小小說道：「心領了，閣下開寶吧。」

寶官不再說甚麼，伸手揭開蓋碗，赫然是一對長三。

公孫小小又贏了，連本帶利也變爲一千六百两白花花的紋銀。

此時那細如蚊蚋的語聲又响了起來，道：「小丫頭，够本了，還要不要賭？」

公孫小小不知道傳音的是誰，無法以同樣的方法回答，只好點點頭，以表示還要賭下去。

傳音者果然又說道：「好，小丫頭，還是押雙。」

公孫小小此時對那人極具信心，一千六百两原封不動的又押在雙上。

賭單雙有時會出老寶，但老到十個以上却頗爲少見。

有些賭徒喜歡賭老寶，開單就押單，開雙就押雙，但能够堅持押十個以上的也如鳳毛麟角。

今天的寶有點邪門，已經開出了十一個雙，爲賭館造成一項奇蹟。

只是這項奇蹟却冷了賭局，除了一個公孫小小，沒有人敢投下賭注。

其實像公孫小小這樣的賭客一個已經够瞧的了，因爲她的賭注已高達四十萬九千六百两紋銀。

萬貫家財是富，百萬紋銀就是豪富了，以四十萬作孤注一擲，可說十分罕見。

這家賭館是武林盟暗中主持的，四十萬两白銀自然難他們不倒，不過在寶官來說就爲難了，如若再輸四十萬两，他將百死莫贖。

過份的激動使他皮下充血，全身上下紅得像一隻落鍋的蝦公，他的眼球暴睜着，像要突出來似的。

他在冒着冷汗，雙手不停的在抖，他是一個賭場老將，却無法打開這個僵局。

良久……

「姑娘！妳這是存心攪局！」

「什麼？你說我攪局？我欠你的，還是賭錢不規矩？你說。」

「妳的賭法，太過份了，本館無法接受。」

「過份？怎樣才叫不過份？當着大家的面，你最好拿出貴館的規定來瞧瞧。」

「本人說的話就是規定，妳適才贏的必須退還本館，否則，嘿嘿……」

「咱們輸了活該，贏了要給你，否則你就要用强，是麼？告訴你，姑奶奶不信邪，有什麼本事不妨使出來試試。」

「哦，這麼說姑娘還是一個大有來歷之人了，請問令師是那位高人？」

「家父萬里流雲公孫介，血痕閻羅仇如山是我的朋友，告訴你這些够了麼？」

萬里流雲公孫介，是武當派碩果僅存的長老，無論功力及聲望，任何人都會顧忌三分。

雖然他已封劍歸隱，謝絕江湖，但數遍當代高手，還找不出有胆量向他找碴之人。

公孫小小有這麼一個後台，已經使寶官心生警惕，再加上血痕閻羅仇如山是她的朋友，寶官更是招惹不起。

祇不過羞刀難入鞘，這個人他丢不起，而且四十萬两白銀的數目過大，他也無法收拾這個殘局。

於是他扭頭對一名勁裝大漢道：「你去請東家來，快。」

東家很快的就來到賭場，原來是一位一身綠衣，正當妙齡的美麗姑娘。

寶官迎着綠衣姑娘道：「稟東家，屬下無能。」

綠衣姑娘淡淡一笑道：「不要緊，輸

了多少？」

寶官道：「四十多萬両，而且，這一寶……」

綠衣姑娘道：「這一寶不必開了，照賠。」

寶官一怔道：「東家，這數字……」

綠衣姑娘道：「數字够大，但咱們還賠得起，是麼？」

寶官道：「眞是如此，咱們也該揭開蓋碗瞧瞧。」

綠衣姑娘道：「蠢才，揭開也是雙，不揭開也是雙，你何必多此一舉。」

語音一頓，俏目轉向公孫小小道：「聽說血痕閻羅仇如山是姑娘的朋友，此話當眞？」

公孫小小道：「我是這麼說的，信不信由妳。」

綠衣姑娘道：「信，我當然信，祇不過那血痕閻羅眞實姓名姑娘是否知道？」

公孫小小心頭一震，她實在想不到綠衣姑娘會有此一問。

綠衣姑娘不待公孫小小回答，又陰森森的一笑道：「公孫姑娘如果不便說我就代妳說了吧，他不叫仇如山，而且是盟主傳下金牌令要捉拿歸案之人。」

公孫小小櫻唇一撇，道：「他犯了你們武林盟的什麼法，要盟主傳下金牌令拿人？」

綠衣姑娘道：「這個麼，說起來話就長了，姑娘可知道當年武林之中有一個喜食人腦的黑星？」

公孫小小道：「聽說過，但黑星與他何干？」

綠衣姑娘道：「公孫姑娘是當眞不知？還是在故意裝瘋賣傻？」

公孫小小冷哼一聲道：「妳說話客氣一點，我爲什麼要裝瘋賣傻？」

綠衣姑娘道：「不要生氣，公孫姑娘，我說的話是有根據的。」

公孫小小道：「什麼根據，妳說。」

綠衣姑娘道：「血痕閻羅仇如山本名黃騰梭，這一點我沒有說錯吧？」

公孫小小道：「是又怎樣？」

綠衣姑娘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爲什麼要改名換姓？」

公孫小小道：「這是別人的私事，難道又犯了武林盟的忌諱不成。」

綠衣姑娘道：「我知道他改名換姓的原因，因爲他想逃避金牌令的緝拿。」

公孫小小道：「不要替你們武林盟貼金，老實說，我黃大哥並未犯法，如果他當眞犯了法，自有國法裁制，你們？哼，也配！」

綠衣姑娘面色一變，道：「公孫小小，妳竟敢侮辱本盟，妳可曾想到此事的後果！」

公孫小小道：「我說的是眞話，難道妳敢不遵守王法？」

綠衣姑娘道：「我沒有說不遵守王法，不過當今黑白兩道總盟主是武林各派推選出來的，武林約法也是經公議而訂定的，黃騰梭的父親黃九峯喜食人腦，是不爭的實事，爲了人道，爲了替死者無辜討還公道，武林盟有責任下達金牌令緝拿姓黃的，令尊是當代有數的高人之一，希望姑娘愛惜羽毛，不要爲公孫一門招來身敗名裂的慘劇！」

公孫小小道：「妳在威脅我？」

綠衣姑娘道：「我說的全是事實。」

公孫小小道：「哦，黃伯伯喜食人腦是妳看見的？」

綠衣姑娘道：「我沒有看見，但有看見的。」

公孫小小道：「妳是誰？」

綠衣姑娘道：「盛綠珠，武林盟江漢分壇的副壇主。」

公孫小小哦了一聲道：「盛姑娘原來是武林盟江漢分壇的副壇主，失敬失敬，聽說武林盟開設賭館，逼良爲娼，强收稅賦，魚肉江湖，由閣下以副壇主兼任賭館東家之事來說，傳言似乎不假。」

盛綠珠面色一紅道：「這個……」

公孫小小身旁的白髮老者此時忽然接口道：「老夫在武林盟開設的賭館之中輸了近千兩銀子，這還假得了麼？」

盛綠珠道：「你胡說，賭館是我私人開設的，與武林盟絲毫無關。」

白髮老者壽眉一揚道：「不要吹大氣，盛綠珠，妳以爲老夫不知道妳是什麼變的。」

盛綠珠道：「你是誰？」

白髮老者道：「桃花三娘子沒有告訴過妳？」

盛綠珠心頭猛的一震道：「你是白髮閻君辜前輩？」

白髮老者點頭，道：「不錯，老夫正是辜辛。」

盛綠珠道：「前輩與家師相交多年，綠珠應以長輩之禮接待前輩，但以事出非常，還望前輩多多担待。」

白髮閻君道：「不要拉近乎，盛綠珠，老夫雖然認識桃花三娘子，但道不同不相爲謀，黃騰梭是老夫故人之子，你們要對付他也得將老夫算上一份。」

盛綠珠愕然道：「前輩當眞要管姓黃的事？」

白髮閻君冷聲道：「不錯，老夫管定了。」

盛綠珠面色一沉，道：「閣下當年祇不過蓋氏賭館的一個總管而已，江湖宵小居然也敢跟武林盟作對，簡直有點不知死活。」

賭局中一名年約四旬，身着朱衣的大漢忽然哼了一聲道：「不知死活的還多呢，在下就是其中的一個。」

盛綠珠一怔道：「張大俠，你如此口不擇言，不怕爲朱衣帮帶來萬刦不復的橫禍？」

朱衣大漢冷冷道：「朱衣帮的確遭到了橫禍，但却不是在下帶來的。」

盛綠珠有點不解的道：「你說什麼？朱衣帮幾時遭到橫禍了？」

朱衣大漢道：「其實天下武林，甚至整個江湖都遭到了橫禍，因爲在武林盟淫威之下生不如死。」

盛綠珠的臉色又是一變，道：「張伯道，你是朱衣帮的百勝堂主，居然危言聳聽，詆譭本盟，哼，朱衣帮只是本盟的一個小小分壇，你竟敢如此肆無忌憚！」

張伯道是朱衣帮的百勝堂主，身份不算太高，但盛綠珠只是紅花三娘子的一個女徒，與張伯道相比，可謂等而下之，她

又憑什麼如此囂張？

不過張伯道明白，紅花三娘子是當今武林盟主的情婦，盛綠珠是供奉杜門的外室。

說起來女人佔盡了便宜，不管她們的身份如何低下，妻隨夫貴，只要一夜之間你就要對她刮目相看了。

因此張伯道只是哼了一聲道：「張某已經辭去朱衣帮堂主之職，現在是閒雲野鶴，自由之身，請你不要將朱衣帮跟在下拉在一起。」

盛綠珠道：「不管你是什麼身份，侮辱本盟就該接受懲處，白袍侍衛，上。」

白袍侍衛是武林盟的神秘殺手，武功之高，幾乎難以測忖。

武林盟所以能够橫行天下，爲所欲爲，全是這般白袍侍衛的傑作，他們曾經征服武當，力敗少林，名頭之响，無人可以望其項背。

這般人直接受盟主楊長俠的指揮，執行誅除異己的血腥任務，因此，在江湖上白袍侍衛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

當四名身着白袍，懷抱長劍的大漢出現之際，賭場鴉雀無聲，但每一個人的目光都現出幾分怯意。

此時立在公孫小小身側一副公子哥兒打扮的青衣文士道：「別忙，盛姑娘，可否聽在下一言？」

盛綠珠道：「你是誰？」

青衣文士道：「南拓。」

盛綠珠道：「哦，瘋大師的高足無雙國士南大俠？」

瘋大師是青海的一位奇人，無論寒暑他只是一襲僧衣，但他入廟不拜，酒肉不禁，是一個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佛門叛徒。

他雖是整天瘋瘋顛顛的，却喜歡管些不平之事，而且武功高得出奇，因此，青海人將他奉爲萬衆生佛一般的尊敬。

瘋大師有一個傳人，那就是無雙國士南拓，所謂人不可貌相，誰知道名噪西北的無雙國士會是他這副德性。

此時他嘻嘻一笑道：「不敢當，在下正是南拓。」

盛綠珠道：「南大俠有什麼指教？」

南拓道：「在下有一點建議，想提供姑娘參攷。」

盛綠珠道：「南大俠請說。」

南拓道：「武林盟是天下武林精神所寄，衆望所歸，盟中執事之人，自應有任勞任怨的精神，與豁達容忍的氣度，妳說是麼？姑娘。」

盛綠珠道：「這個……咳，南大俠說的是。」

南拓道：「黃九峯喜食人腦，殺害無辜之事，應由黃大俠自己負責，似不該罪及妻孥，何況進賭場是私事，是尋樂，賭客與東家是賓主，是友人，姑娘如若下令拿人，豈不是焚琴煮鶴，大煞風景！」

盛綠珠略作沉吟，終於揮退白袍侍衛道：「多謝南大俠指教，各位好好的玩，小妹先行告退。」

待盛綠珠身形消失，張伯道首先雙拳一抱，道：「無雙國士果然名不虛傳，如非南大俠適才仗義執言，在下幾乎失之交臂。」

南拓道：「好說，在下這點虛名不值方家一笑，比起仇大俠就差得遠了。」

白髮閻君辜辛插口道：「南大俠太謙虛了，適才多蒙仗義執言，老朽同樣感激不盡。」

南拓道：「些須小事前輩勿須掛懷，咱們不要冷落了公孫姑娘，前輩何不給在下介紹介紹？」

白髮閻君哈哈一笑道：「南大俠說的對，咱們只顧寒暄，幾乎忘了公孫姑娘，不過老朽跟各位一樣，與公孫姑娘也是初識。」

公孫小小道：「多謝各位關懷，我還有待辦之事，就此告辭。」

嬌軀一擰，逕自閃身奔出賭館。

南拓微微一笑道：「這位姑娘眞是的，說走就走，連銀子都不要了。」

白髮閻君道：「咱們也該拜訪一下公孫大俠，順便將銀子交還公孫姑娘。」

南拓道：「好，在下前來武漢，原是想見識仇大俠的神功絕技，現在能够拜訪公孫前輩，倒是一樁意外的收穫。」

白髮閻君回顧張伯道道：「張大俠意下如何？」

張伯道道：「悉聽前輩吩咐。」

白髮閻君辜辛道：「好，咱們現在出去吃飯，飯後，稍作歇息，便去拜訪公孫大俠。」

× × ×

「師哥……師哥……」

施玉磬迎向她，道：「啊，師妹回來了，情形如何？」

「哼，都是你出的主意，幾乎叫我丟人現眼。」

「幾乎？那是說並未丟人現眼了，快將經過說給我聽。」

公孫小小將賭館的經過，原原本本的告訴了施玉磬，小姑娘眉飛色舞講得有聲有色。

施玉磬眉峯一皺道：「糟了！」

公孫小小道：「怎麼糟？師哥，有什麼不對？」

施玉磬道：「白袍侍衛是楊長俠控制武林的神秘殺手，如非事關重大，决不會動用這枝神秘的武力，現在他們居然在武漢賭館出現，咱們豈能等閒視之。」

公孫小小一呆，道：「當眞有這麼嚴重麼？」

施玉磬道：「事非尋常，咱們不能不防，妳快去找黃兄弟，帶他去見師父，小兄先去稟報他老人家，此事咱們必須預作安排。」

公孫小小道：「師哥，爹巳多年不問外事，不見外人，咱們這麼做，爹他：」

施玉磬長長一呼道：「師父平生嫉惡如仇，時常以天下安危爲己任，他老人家封劍歸隱，無非等待時機罷了，現在楊長俠惡跡巳彰，除了一小部份死黨，可說巳經衆叛親離，再加上黃兄弟及時出道，不正是他老人家期待巳久的不世良機？妳放心聽我的話去做，包管萬無一失。」

公孫小小道：「好吧。」身形一轉，逕向黃騰梭的住處奔去。

她奔進黃騰梭寄居的客房，只見房門巳然加鎖，她微微呆了一呆，立即找到一名店伙道：「伙記，他們到那兒去了？」

店伙道：「姑娘是說姓仇的客官？」

公孫小小道：「不錯。」

店伙道：「適才有人找他，他們一道出去了。」

公孫小小道：「你可知道他們去了那裏？」

店伙道：「好像去了大志門，不過小的沒有留心，是不是就難以作準了。」

公孫小小道：「多謝。」一轉身逕向大志門放步急馳。

大志門一帶是漢口市區最爲荒僻的所在，公孫小小在漢口長大，對大志門仍然十分陌生。

此處荒地空場極多，疏疏落落的散佈着一些低矮的平房。

公孫小小由城裏找到城外，終於在一塊山坡之上發現了黃騰梭及劉薇怡。

那山坡同樣荒凉清冷，但此時却充塞着一股凌厲的殺機。

黃騰梭與劉薇怡並肩而立，他們對面兩丈之外，是武林盟的二十七名高手，這般人除了供奉杜門及雲婁仙子，其餘都是從未見過的陌生之人。

不，應該說還有五個人不算陌生，因爲公孫小小曾經在賭館見過他們。

這五人是賭館的東家盛綠珠，及四名白袍侍衛，現在公孫小小明白了，白袍侍衛原是專來對付黃騰梭的。

這般威震江湖的神秘殺手共有四人，以四對二，黃劉二人的處境巳然十分不利，再加上杜門、雲婁仙子等一流高手，一旦兵戎相見，黃騰梭可能注定了是一個輸字。

要解救黃騰梭的危難，除非請來公孫介與施玉磬，但遠水難救近火，而且公孫介還不一定會來。

那麼黃騰梭惟一的後援就只有一個公孫小小，雖然她的加入祇不過杯水車薪，她却柳眉一揚，昂然走了過去。

黃騰梭第一個發現公孫小小，不由一怔道：「啊，公孫姑娘，妳怎麼來了？」

公孫小小往他身旁一站道：「我爹有事找你，他可能隨後前來。」

黃騰梭道：「令尊要找在下？好吧，姑娘請先回去，只待此間事了，在下定當過府拜謁。」

公孫小小向杜門等瞥了一眼道：「你是有困難了，我帮你。」

黃騰梭道：「些須小事不敢勞動姑娘，妳還是先回去吧。」

公孫小小道：「不，要走咱們就一道走，否則我要等我爹來了再說。」

黃騰梭道：「姑娘既執意如此，在下也不便相强，不過他們找的是在下，姑娘局外人最好能置身事外。」

公孫小小當然不願置身事外，不過她沒有再作任何表示。

因爲她是聰明人，聰明人說話通常都適可而止。

只是聰明常被聰明誤，公孫小小現在就做了一件不可原諒的笨事。

× × ×

萬里流雲公孫介的名頭够响，這位武當派的惟一俗家長老，武功修爲也堪稱當今武林拔尖的人物。

但大厦將崩，一木難扶，武林盟如若當眞畏懼萬里流雲公孫介，他們也不會以白袍侍衛進軍武當，繼而君臨天下，奴役江湖了。

不過人的名，樹的影，武林盟在場之人，對公孫介多少總有一點顧忌，適才公孫小小一再提到她爹要來，無非是想嚇阻武林盟對黃騰梭動武。

其實他們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公孫小小如此一說，倒使他們爲了夜長夢多，提早了他們的攻勢。

此時杜門嘿嘿一笑道：「黃少俠，你如能投効本盟，咱們自可化干戈爲玉帛，否則你化名行兇，意圖不軌，本盟就不得不爲江湖除害，爲本盟死難之人討回公道了。」

黃騰梭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閣下划下道來就是。」

杜門道：「本盟一旦動手，决不留給敵人半點生機，事關重大，希望黃少俠再考慮。」

黃騰梭道：「好意心領。」

杜門面色一沉，向白袍侍衛舉手一揮道：「殺！」

這四名白袍侍衛的身材長像雖是不同，但他們那冷酷無情的面頰却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四個人竟是絲毫不差。

杜門叫他們殺，他們就如响斯應的迫向黃騰梭，四對閃着獸熖般的目光，遠遠的就逼視過來。

公孫小小道：「黃大哥，這白袍侍衛曾經征服武當，擊敗少林，功力之高，天下無人能敵，他們是武林盟仗恃爲惡的神秘殺手，你千萬不可大意。」

黃騰梭點頭道：「多謝關照，在下記下了。」

劉薇怡道：「師弟，讓我先會會他們，你看可好？」

黃騰梭道：「不，妳們退後一點，讓我來。」

他們說話之間，白袍侍衛巳經迫近一丈以內，此時脚下一停，每人伸出一隻右掌，一言不發便一掌拍了出來。

黃騰梭一見這四人的掌勢，心頭不由大大的一震，他立即雙掌齊發，以接引神罡轉移對方的掌力，同時回顧劉薇怡及公孫小小道：「這是啞蟬神功，快躲開。」

啞蟬神功是黃九峯習自黑星的獨門絕藝，放眼江湖，再沒有第二人習得此項曠代功力。

原因是學習此項神功，必須在奇寒之處長年苦練，而練習此項神功之人，又須資質秉賦都具上乘！

當年黃九峯所以能够練成啞蟬神功，應歸功於左右雙姬，如非她們以地極寒髓練成丹丸給黃九峯服用，江湖現勢，在二十年前只怕早巳面目全非了。

因此，啞蟬神功巳成絕响，除了黃九峯，連黃騰梭也未能學習。

那麼這四名白袍侍衛何以身懷此等功力？黑星屍骨早寒，他們必是傳自黃九峯了，難道……

黃騰梭不敢再想下去，因爲他巳然連打兩個寒噤。

現在他惟一能做的是生擒白袍侍衛，只有將他們生擒活捉，才能查明他們何以習得啞蟬神功。

但啞蟬神功的威力何等强大，縱然是一個白袍侍衛也不見得就能生擒活捉，以一敵四，獲勝的機會必然不會太多。

這是黃騰梭的想法，此一思潮不過像電光石火般的一閃，白袍侍衛的掌力已如山嶽似的當頭壓來。

適才黃騰梭不是曾經揮掌迎擊麼？

不錯，他的確曾經揮掌迎擊，而且使出了八成功力的接引神罡。

只是八成功力的接引神罡却無法將四名白袍侍衛匯集的啞蟬神功全部轉移，因而發生了兩種駭人的現象。

第一是神功旁移，勢如狂飈捲地，部份武林盟的高手一時逃避不及，致造成三死六傷的慘劇。

其次是殘餘的啞蟬神功壓向黃騰梭，他在心神一懍之後，立即彈身後躍。

他的反應够快，後躍的速度也輕捷無比，但他仍被餘波掃到，躍起的身形幾乎栽了下來。

着地之後他迅速運功一試，感謝上蒼，名震天下的啞蟬神功並未對他造成任何傷害。

但有一點令他十分不解，當白袍侍衛再度迫近之時，他却連聲高呼：「慢來。」他叫道：「等一等，朋友，在下有一事不明……」

白袍侍衛像幾名天聾地啞，無論他怎樣大聲疾呼，他們仍步步進逼。

縱然是兩軍對陣，生死一搏之際，如若一方有什麼詢問，另一方也不能不予理睬。

但這些白袍侍衛決不理會這些，他們似乎天生就是來殺人的，除了殺人，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管。

劊子手也像天生就是來殺人的，但他們仍是常人，仍有常人的理智。

難道白袍侍衛是白痴？

如果他們當眞是白痴，當眞只會殺人，不管他們是如何習得啞蟬神功的，這樣的人豈不十分可怕？

黃騰梭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不待白袍侍衛迫近，他就幌身躍退八尺。

他並非怯戰，也不是怕死，祇不過面對武功奇高，而又失去理智的白痴，他不得不考慮他的戰法。

由適才的經驗判斷，他的接引神罡無法接引白袍侍衛四人聯手匯集的全部功力，如若將他們的力量分開，再予以各個擊破，他自信可以穩操勝券。

於是他口中一聲長嘯，便向跟踪迫來的白袍侍衛劈出一掌。

不管這一掌的結果如何，他已疾快縱身躍開，掌力剛剛吐出，他已到達了一丈之外。

他的掌力自然比不上啞蟬神功，但這一掌的力道却可以裂碑碎石，如果擊在白袍侍衛的身上，他們同樣不會好受。

只是白袍侍衛的行動顯得不太靈活，與黃騰梭相比，他們總是慢了幾分。

黃騰梭的戰術總算用對了，白袍侍衛雖然疲於奔命，就是對他無可奈何。

最後他們終於分開了，由四個不同的方位，分開來向黃騰梭堵擊。

這正是黃騰梭的希望，不過他還是像一抹淡烟般的往返飄盪，及不停的逃避，因為他在尋找有利的時機，準備對敵人作致命的一擊。

這種時機他終於找到了，立即雙掌齊揚，盡全力發出兩股接引神罡。

他估計得十分準確，力道的運用也極為巧妙，他引導第二人的掌力攻向第一人，第三人的掌力攻向第二人，同時足尖一點，身形如同天馬行空，手叉子輕輕一揮，已抹過第三人的喉頭。

兩記震天巨响，一聲痛苦的慘呼，白袍侍衛四喪其三，只剩下一個在那兒呆呆的發楞。

此時他的威脅解除了，剩下一個白袍侍衛已無法對他構成威脅。

其實他如果想除去最後的一名白袍侍衛，可以說易如反掌，只是他沒有做這麼，因為他仍想抓到一名活口，以查證他的疑問。

（未完）

魔術武功

希華

武功有許多種，並非一定是為了在拳脚上爭霸然後顯得出來的，有些武功仍要苦學多年，但却不是為了拳打脚踢，而是用來表演，有如玩魔術。

這一類的武功分別在許多地方看得出來，最遙遠的非洲，或者在文明都市的一角，都有它的踪跡，閒來無事，我試把它的實際情形寫下來，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從「上刀山」說起，這一項武功在南洋羣島一帶居住的人，都有機會看見過，特別是婆羅洲那邊的土人，如果想升做法師，必須上刀山，據說，沒有勇氣爬上刀山的一個徒弟，不管他怎樣修行，仍然沒有資格升任法師的，因為他對自己的法術缺少信心。

眞正能够爬到高山上面去的一些大徒弟，毫無所懼，在許多人的臉前逐步爬上去。

代表刀山的東西就是一個木架，有如普通的長梯，所差異的是這一點，本來木梯放橫的一條四方木，又或者是圓形，決不會尖銳的，但在稱做刀山的那種東西，放橫的東西並非木頭，而是一把刀，換句話說，那一張長梯起碼有二十級，由低下最低的一級伸到最高之處，全是刀子，刀口向天，這樣子的刀梯，望而生畏，但仍有人能够爬上去，手脚沒有損傷，這種武功就不是普通拳師能够做得到的，除非認眞有信心而且訓練十年八載的徒弟，才有本領攀登。

爬上梯子的時候，一定先行把一隻手抓住較高的橫條，然後踏脚到下邊那一條橫條上面，又再伸另外一隻手以及另外一隻脚逐步爬上去，看來一個人的體重也有相當重量，少說點也有百磅，簡直無法落在刀鋒之上而沒有受傷的，因此之故，有資格爬上刀梯而沒有割破肌膚的人，就很容易使人發生錯覺，以為他很有道行，實

際上並非那麼一回事，這種表現只是他苦心鍛鍊出來的，跟法術無關。

最扼要的就是一雙手，如果他不能够運用幾隻指頭抓住橫放的刀身，只有少許地方接觸刀鋒，沒有壓力，那是無法攀登的，下邊的一雙脚只是擺擺樣子。

這樣做仍要掌心和脚心的皮膚特別厚，至於刀鋒，它雖然只是一把刀，刀口始終稍為鈍些，沒有菜刀那麼銳利。

一方面刀口較鈍，手心脚心的皮膚比較厚，另一方面，憑着一雙手握住橫桿在上面的刀身，使渾身氣力集中在兩條臂膀上面，幾乎吊起自己，然後踏脚上去，如是者逐步攀登，這樣做就有希望由下邊爬到高處去。當然的，並非所有人都能够辦得到，就算訓練多年，臨時表演，稍為大意，而且胆怯，無法集中力量在十隻指頭上面，扼緊那一柄刀，仍是有可能失手的，一旦失手，一定割開皮膚和肌肉，鮮血淋漓。

「上刀山」是南洋羣島的一種驚人表演，實情如此，相當有趣。

更為遙遠的地區，印尼或者非洲，都有人踏脚在燒紅的炭上面，逐步走過去，那種行徑稱做「踏火」。

看來簡直是不可能的，炭已經燒紅，而且有火焰，大概火光升騰半尺左右，那堆炭多數伸展到二十尺過外，甚至更長，踏脚到燒紅的炭上面，還要給火光燒着小腿，仍能走完二三十尺，這種表演當然是很驚人了，即使在本地的土人，眞正能够做出來的仍然相當稀罕。

揭穿了這種秘密，也是苦心鍛鍊出來的，與法術無關，實情如此，表演者的一雙脚長期放在發熱的鐵塊上面，使它習慣了灼熱的感覺，脚心和脚跟的皮膚非常厚，有如犀牛的皮。另一方面，小腿經常用刀子挖它，又用發熱的柴炭燒它，完全沒有脚毛，皮膚也堅實許多，而且能够捱得起火光和熱力。

做這種表演的人，當然是信心特別强的，除了鍛鍊出來的武功之外，還要有一股近乎催眠的本領，克制任何一種想法，忘記了痛楚，然後能够踏火。

這種表演並非開玩笑的，如果走了一半，失去了信心，萬一過份痛楚，失聲驚呼起來，倒在火窟之內，就可能活活的被燒死。

巴西嘉年華會這種盛大的場合當中，必然有人表演踏火，非洲的法師每年到了節日也會表演這一套，借此表示他們有强大的力量並非普通的武士所能及，以此鎭壓當地的人心。

上述這兩種驚人的表演，並非普通人辦得到，還有另外一種更為驚人的眞功夫叫做「飛簷走壁」，眞眞正正由下邊爬到上邊去，不過，作出這種表演的人，多數僅能走到三層樓那麼高，再高就走不到。

現時在新加坡仍有一個印度人懂得這種技藝，給他二十元美鈔，便即表演，眞眞正正由地面開始走到牆壁，好像放橫了身體那樣子走到三樓，爬住一條橫鐵，把自己懸垂在窗口，又再跳進屋裏。

他從來沒有失手，已經靠這一套混飯吃有十五年之久，現時他超過四十歲，脚力仍是很强健的，如果他稍為發胖，或者脚力稍為差些，就會在表演當中倒頭跌下來，非常危險，不過，他對自己有很大信心，每次表演總是能够使人驚奇的，他却毫無損傷。

叫他在地面站定，立刻飛步跑到牆壁去，那是絕無可能的，因為地心吸力把他整個拉緊，他必須在距離那一塊直立的牆大概一百碼，向前疾走，趁着奔走的力量，剛剛踏脚到牆上去，把身體放橫，仍然以疾走的姿態走到三樓窗口，然後辦得到，換句話說，他靠疾走的衝力打破地心吸力，才可以很順利的完成這種表演。

看過他做出這種表演的人，都有此感覺，認為中國古代夜行人說的飛簷走壁，確有其事。

在事實上，北方的屋簷比較堅實，瓦面所疊的瓦也密得多，南方的瓦以前三塊瓦的闊度就砌成一塊完整的瓦那麼大的面積，北方則不然，絕大多數的屋面所鋪的瓦七塊瓦然後砌成一塊瓦那麼闊的，故此，望過去密密麻麻，任何人都可以踏脚上去，不會把它壓破，話雖這樣說，踏脚到瓦面順步走幾下，那是比較容易的，如果在上面疾走，而且要跳過一條橫街飛躍到對方的瓦面，那就不容易了，的確需要一些輕功。

輕功的眞正意思就是把渾身氣力提起來，使體重突然消失，最低限度也減少了許多，舊日在廣州以及四鄉一帶賣武的老師傅呂龍山，就經常當衆表演企沙保。

那些沙保就是用來保飯的瓦保，並非他隨身帶備的，他只是在街上隨意買幾個瓦保回來把它疊起，就此飛身一躍跳到四個瓦保的頂上，跟着單脚站起來，沒有看過這種表演的人，也許不相信，事實上他當時是施展提氣這一套的，一經提氣，渾身氣力上升，下邊就減少了體重的壓力，故此可以飛躍到四個瓦保的頂上，而且以金鷄獨立的方式站起來。

直到現在，仍然沒有人能够打破台灣一個武林高手楊師傅的絕技，他把一卷用來印報紙的滾筒紙，拉開了一截，從一卷變成兩卷，中間只是橫放的白報紙，兩卷紙相距十二尺，眞的是普通報紙那麼薄，他能够飛躍到紙上跑步到另外一邊，那張紙沒有爛裂，除了說他運用提氣的功夫抽起自己，減少體重，對抗地心吸力，那就無法解釋。

上次台灣的眞功夫技藝團到香港來，有人用筷子看做飛鏢，插入三夾板之內，也有人在光管上面打槓架，並不壓碎它，各有各的報酬，當時主辦技藝團的人跟這位楊師傅洽商，因為楊師傅索價太昂，沒有成交，故此，在香港無法看到他在報紙上面跑步的輕功。

即使在台灣，楊師傅也很少表演的，因為他是個中醫，不想靠武功去誇耀自己的本領，在事實上，輕功跟醫術簡直是兩件事，對他絕無帮忙。

有些人是天生下來就能够做出特殊的技藝，遠遠超過普通人，那是生理上的特殊構造，並非鍛鍊得來。

舉例言之，經常在夜總會或馬戲班看得到的一種雜技表演，那個藝員抓住八寸長的鋼針，由右邊臉孔插過去，穿過嘴巴，再由左邊臉孔穿出來，一條鋼針之後再

插另外一條，有時插五條之多，他不但不覺痛，還有另外一件奇事，表演完畢，他順手把每條鋼針拉出來，竟然沒有血，傷口很小，過了一會，大概十五分鐘左右，傷口也沒有，這種技藝也使人覺得莫名奇妙。

很少人懂得其中奧妙，因爲一般人都把自己的感覺放在別人的身上，加以猜想，自己辦不到，以爲別人也辦不到，實則不然，有些人是能夠辦得到的，而且不止一個，也許有幾百個，不過他們並不覺察而已。

揭開了秘密，原來我們身上肌肉與皮膚感到痛楚的地方有強弱之分，就算任何一個人，並非各處痛楚的感覺同樣深淺，有些地方特別深，另外一些地方則比較淺，甚至有一部份完全沒有痛的感覺，上述那種表演就靠這一套取勝，表演者的臉孔靠近嘴巴之處，兩邊毫無感覺，故此，他能夠把鋼針刺出刺入，也不覺痛。

該處沒有感覺，那就反映出這一個部份的血管比較少，甚至僅有極微細的血管流通，他在這部份的肌肉也是與別不同的，有如象皮，刺穿了很快就接合起來，傷口也沒有。

具有這種特殊的構造的人，如果透過醫院的測驗，知道有這種奇異的生理現象，便可表演，不必學習也能夠做得到。

這不算奇，更奇的是澳洲有一位柯倫斯先生，從十九歲開始，就做這種驚人的表演，他坐在幾爐燒紅的炭中間，溫度是華氏表一百六十度，接近滾水的那麼高熱，他不但能夠忍受得來，連汗也沒有，跟着把所有炭火移去，讓他赤體，僅穿短褲，站在兩塊冰的中間，跟住把繩子繞緊，有如三文治，他套在兩塊長大的冰條裏面，寂然不動，僅露出頭部，以便呼吸。站了兩個鐘頭之久，整整一塊大冰溶解了之後，他才走出來，一點損傷也沒有，利用他的體溫把堅冰溶解之際，那種冰冷的程度超過零下二十度。

除非生理構造有特殊的變化，誰也沒法做出這種驚人的表演，經過詳細的查驗，才知道他全身的皮膚對於冷和熱這兩種感覺早已失效，他會感到痛楚，刺穿了皮膚也會流血，但却對冷和熱毫無感覺。

普通人的皮膚一定有毛管眼，即是皮膚上面有許多細毛，有些人甚至有黑毛，每一條毛都有微微凹入之處，叫做毛管眼，事實上那個地方下面有血管，經常供應血液，否則，皮膚就會枯萎，毛也脫落，這位先生就與別不同，他的皮膚上面不但沒有半條毛，而且沒有毛管眼，光光滑滑，有如玻璃枱。

說得更清楚點，他之所以不會發生冷和熱的感覺，就因爲他皮膚上面沒有感覺細胞，故此，他可以做上述的表演，普通人當然辦不到。

感覺細胞分許多種，對於痛楚的感覺不同對於冷熱的感覺，柯倫斯就是這種人，他可以覺得痛，但却無法分辨冷和熱，現時他已經有二十七歲，他從來沒有流過一滴汗，因爲他不會出汗。

最後，談到馬戲班的空中飛人。看過任何一個驚人的馬戲團表演，都有此感覺，除非那個馬戲班的表演當中增加空中飛人這一項，而且下面沒有安全網，否則，它就不是大型的馬戲班。

馬戲班的藝員有許多種，能夠在空中飛來飛去，離地四五十尺，下邊完全沒有安全網，或一堆堆的沙，這種藝員當然是值得高價聘請，是否他們經過長期訓練就可以如願以償呢？絕非如此，只有那個人的生理機構有點特色，剛好配合空中飛人之用，然後能夠勝任愉快，缺少這一類的特色，苦練十年，仍是無濟於事。

原來我們的身體略爲傾斜，即時知道，就靠頭顱裏面的半規管，所謂半規管，即係半個圓規，一共有三條，分別搭成一個架，看來好像環形，緊貼在耳朵深層，那個三條的半規管分別感受三種不同的方向，傾左傾右，或者倒轉身體，由於三條半規管裏面有特殊的水份，叫做「水樣液」，它永遠跟水平綫平衡，故此，身體稍爲傾向任何一邊，自己立刻覺察，問題在這裏，一般人只是有大幅度的傾側然後感覺得到，就算最靈敏的人，仍要傾斜兩三寸才知道的，例如那個人的半規管反應特別靈敏，身體傾斜了一寸的百份之一也感覺得到，他就有資格做馬戲班屬於平衡技藝表演或空中飛人了。

有許多種表現是靠平衡感覺控制的，有些人把上半身仰起來，鼻子豎高一條圓木，圓木上面放下一個架，架上就是一張椅，椅上疊椅，再在兩邊的椅分別懸掛一些古怪的東西，盡量使它看來隨時傾跌，但却沒有跌，這種本領就靠平衡器官的反應，才可以達到目的。

另外一些人在高達三十尺的旗桿上面表演，好像酒醉的模樣，握着一瓶酒，一邊表演一邊喝酒，忽然傾側，忽然滑了一脚，或者金鷄獨立，甚至整個跌下來然後伸手抓住旗桿頂，再爬上去。要是在三十尺高忽然跌下，隨時跌斷腰骨，他却非常鎭定，就靠平衡器官的敏感控制，換言之，他只是傾斜了少許即時知道，而且非常快速的命令手脚或身體任何一部份糾正那種姿勢，故此，可以很順利做這種表演。

上述的表演只是個人表演，即使他的技藝更高，仍是比不上空中飛人的，因爲空中飛人不是一個人的表演，而是集體表演，起碼有三個人，甚至有五個，在空中飛來飛去的時候，一抛一接，萬一在時間上計算錯誤，兩個韆鞦架不能夠在適當的地點和時間飄來飄去，便有危險，如果下邊沒有安全網，那就險上加險，甚至會影响到每一個藝員的信心。

稍爲缺少信心，手脚沒有勁，那就跌下來，粉身碎骨，藝員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做這種驚人的絕技娛賓，觀衆看了覺得滿意，馬戲班提高票價，仍是場場滿座，因此之故，一般馬戲班付出代價最高的就是空中飛人這一類藝員，他們必須天生平衡器官有特殊的敏感，才可以做出這種優秀的表演，並非單靠訓練得來。

本文在此結束了，我還想特別提出這一點，所有近乎魔術意味的武功或者雜技表演，都要經過很辛苦的一段時間然後能夠做得到，有些表演者還要本身具有特殊的生理構造，然後能夠做出來，這一類的驚人表演，比較練習拳打脚踢的武功困難得多。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碧血洗銀槍（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如龍和鐵震天，鐵全義在枯井旁就將遭受到絕大師，馮超凡的毒手之際，突自牆外飄來一大片綠霧，馬如龍趁機把鐵震天拉回雜貨店中，馬如龍立即在店堂取來一大籮鹽和鷄蛋，給鐵震天服用，翌日，經常前來購買紅糖的大肚子小媳婦忽然到來說要買三十斤鹽，但雜貨店堂的鹽巳全被馬如龍取至後院，張老實祇好回稱鹽巳賣光，着小媳婦明天再來，馬如龍懷疑這是絕大師派來刺探的人，但他却不願出手對付大肚子的小媳婦，未幾，又有人到來光顧，一進門就說，雜貨店有什麼他便買什麼，每一樣都要全部買下來——

鬧市成鬼域　死敵變良朋

▲死巷

（一）

這是個大主顧，是筆大生意。

生意就是生意，你有東西要賣，別人就可以買，別人要買什麼，你就得賣什麼，別人要買多少，你就得賣多少。

馬如龍看得出鐵震天的臉色巳經變了，也知道自己的臉色一定也變了。

只可惜他看不見張老實的臉色，只聽見張老實在說。

「我們這家雜貨店不能算太大，也不能算太小，店裏的貨不能算太多，也不能算太少，你一個人能全部搬得走？」

「我可以叫人來搬。」這位大主顧說：「只要你開出價錢，我就付，就去叫人來搬東西。」

叫人來搬，叫什麼人來？是眞的來搬貨？還是來要命的？

馬如龍沒有衝出去對付這位大主顧。

他忽然有了種奇怪的感覺，覺得外面的那個老實人一定有法子可以對付的。

張老實巳經在說：「我只不過是這雜貨店裏的伙計，這麼大的生意，我做不了主。」

「誰能做主？」

「我們的老板。」

「你們的老板在不在？」

「在。」張老實道：「就在裏面，你可以進去問他。」

「我不進去，你叫他出來。」

「你爲什麼不進去？」

「他爲什麼不出來？」這位大主顧的態度很絕。

張老實的回答也很絕：「因爲他是老板，不管是大老板，還是小老板，多多少少都有點架子的。」

大主顧好像不高興了：「他不出來，我什麼都不買。」

張老實忽然說出句更絕的話。

「現在你不買也不行了，」他說：「所以你非進去不可。」

× × ×

鐵震天一直在很專心的聽着他們說話，眼睛裏一直帶着思索的表情。

他們說話的聲音不小，在裏面每個字都可以聽得很清楚，他本來用不着這麼專心去聽。

他一定是在分辨這位大主顧說話的口音，以前他一定聽過這個人說話。

馬如龍正想問他，是不是知道這個人的來歷，鐵震天已經說了出來。

「王萬武！」他的聲音略帶緊張：「小心你那伙計的兩條臂。」

武林中只有一個王萬武，他的分筋錯骨手，大力鷹爪功，獨步江湖，他的心之狠、手之辣，也跟他的武功同樣有名。

只要他一出手，就必定是對方的重要關節，跟他交過手的人，不死也得殘廢。

現在他已經出手。

鐵震天的警告已經太遲了，馬如龍已經聽見了骨頭碎裂的聲音。

很輕的聲音，但却很刺耳，從耳朵一直刺入心裏。一直刺入胃裏，一直刺入骨頭裏。

馬如龍只覺得胃部在收縮痙攣，自己的關節彷彿也酸了。

不管張老實是不是個眞的老實人，總是他的伙計，已經跟他共同生活了三個月另二十一天。

奇怪的是，他只聽見了骨頭碎裂聲，並沒有聽見慘呼聲。

只有兩種人能夠忍受這種痛苦而不叫出來，一種是骨頭奇硬的硬漢。

另外一種是死人，或者是已經暈過去快要死的人。

馬如龍想衝出去，鐵震天也想衝出去，但是他們還沒有出去，外面已經有個人進來了。

這個人是倒退着進來的。

這個人左臂右肘的關節都已被擰斷。

這個人已疼出了滿臉冷汗，滿身冷汗，却還是忍耐住不肯叫出來。

這個人是條硬漢，江湖中每個人都知道王萬武是條硬漢。

這個人居然不是張老實，是王萬武！以分筋錯骨手，名震武林的淮南第一高手王萬武，曾經折斷過無數英雄手臂的王萬武。

現在他的臂竟已被人擰斷，被一個雜貨店的伙計擰斷。

他死也不信這種事會發生，鐵震天與馬如龍也不能相信。

但是本來不可能發生的事却偏偏發生了，世上本來就沒有絕對不可能的事！

這一點每個人都應該牢記在心，那麼等到你認爲絕不可能發生的事忽然發生的時候，你就不會太驚訝痛苦了。

因爲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忽然發生時，總是會令人痛苦的。

有時甚至於遠比折斷一條手臂還痛苦得多。

（二）

王萬武臉上的表情不但驚訝痛苦，而且害怕。

他一生從未如此害怕過。

可是這個雜貨店伙計的出手却讓他害怕了。

分筋錯骨手，大力鷹爪功，是淮南鷹爪王的獨門絕技。

他是鷹爪王的嫡系子弟，也是淮南門的第一高手。

可是他一出手，就被制住，這個雜貨店的伙計竟在一招之間就封死了他的退路，擰斷了他的節骨。

他一步步向後退，從掛着破布門簾的小門裏退入這屋子。

門簾又落下。

他已經看不見那個平凡老實，猥猥瑣瑣的伙計，可是，他也沒有看見這屋裏的人。

他的眼睛裏充滿了驚痛悲慘，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

鐵震天忽然站起來，一把拉住他，把他按在那張舊竹椅上。

王萬武應該認得鐵震天的，他們曾經是朋友，後來又變成了死敵，死敵比朋友更難忘記。

但是他沒有看出站在他面前的這個人就是鐵震天，他好像根本沒看見有個人站在他面前。

他還在流汗，一顆顆比黃豆還大的冷汗珠子，不停的從他臉上往外冒。

「那個人是誰？」他的聲音就像是在做噩夢：「那個人是誰？」

這問題也正是鐵震天同樣想知道的，他轉過頭去問馬如龍：「你那個伙計究竟是什麼人？」

馬如龍無法回答。

他只知道他的伙計叫張老實，是個糊里胡塗的老實人。

過去既沒有輝煌的往事，將來也沒有遠大的前程，好像已經只有在這個破爛的雜貨店裏混吃等死。

這麼樣一個人，怎麼能在一招間制住名震武林的王萬武？

馬如龍也不知道。

這個雜貨店的老板已經不是以前那個老板了，伙計當然可能不再是以前那個伙計。

馬如龍已經想到這一點，但是他也想不出這個伙計是什麼人。

他眞的想不出。

× × ×

王萬武臉上還在冒冷汗，嘴裏還在喃喃的問剛才他已不知問過多少遍的話。

鐵震天忽然一個耳光摑了過去，摑在他臉上。

王萬武這一生中，很可能從來都沒有挨過別人的耳光。

他本來是在噩夢中，這個耳光使他駭然驚醒。

他終於看見了面前這個人，往日的思想和回憶立刻從他心中湧起。

「是你！」王萬武道：「你……你在這裏。」

「是我。」鐵震天無疑也想起了他們之間的往事，「你本來就應該知道我在這裏。」

王萬武看着他，眼色忽然變得痛苦而悲傷。

「我知道你在這裏，我到這裏來，就是爲了想要你的命，因爲我對不起你，出賣過你，所以我反而更恨你。」

這句話說得也很絕，却是眞話。

如果你也曾經出賣過別人，你一定也會像他一樣，反而會恨那個人，想要把那個人置之死地。

因爲他活着，你的心就會永遠不安，永遠會覺得有愧疚在心。

你恨的也許並不是他，而是你自己。

王萬武又道：「十年前，我出賣了你，就因爲那時我已經做過對不起你的事，生怕你知道，所以，才想借別人的刀來殺你。」

「我知道。」

「你既然知道，那時爲什麼不殺了我？」王萬武的神色痛苦，「我寧願死在你手裏，那時你若殺了我，我也不會有今天了。」

這也是眞話。

能死在翻天覆地的大盜鐵震天的手裏，至少比較敗在一個雜貨店的伙計手下好些。

他敗得太慘，太痛苦，鐵震天瞭解這種痛苦。

往日的思想都變成過去，「兔死狐悲」的悲傷却是永遠存在的。

外面已經很久沒有動靜，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張老實也沒有進來，現在一定還像是眞的老實人一樣，坐在前面的雜貨店裏，還是沒有任何人能看出他是個身懷絕技的絕頂高手。

——他究竟是誰？爲什麼陪馬如龍躲在這雜貨店裏？

馬如龍忽然衝了出去，他比鐵震天更想知道這問題的答案。

× × ×

張老實果然還是老老實實的坐在他平時坐的那張破椅子上。

這個雜貨店也還是原來的樣子。

可是外面的情況却跟平時不同了，平常在這個時候，巷子裏已經很熱鬧，晾衣服的女人，頑皮的孩子，到處撒尿的貓狗，現在都已經應該出來了。

這條巷子雖然貧窮骯髒，但却永遠都是生氣勃勃的。

現在這條巷子裏却連一個人都沒有。沒有人，沒有動靜，沒有聲音，這條生氣勃勃的巷子，現在竟像是已經變成了一條死巷。

（本章終）

▲死　地

（一）

雜貨店裏沒有櫃台，一張擺着本賬簿，和一個錢箱的舊木桌，就算是櫃台。

馬如龍在木桌旁一張板櫈上坐下，看着張老實。

老老實一直是個反應遲鈍的人，臉上很少有表情。

現在還是這樣子，如果有人說他剛才在一招間就擊敗了淮南第一高手王萬武，誰也不會相信。

——他這張臉是不是也被玲瓏玉手玉玲瓏易容過？

——他本來是誰？

——能在一招間擊敗王萬武的人有幾個？

馬如龍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叫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大婉。」

「大碗？你要大碗？」張老實臉上絕沒有絲毫異樣的表情：「碗都在廚房裏，你是不是要我去拿給你？」

「我說的大婉是一個人。」

「哦？」

「你沒有見過她？」

「我見過的大碗都是碗，不是人。」

馬如龍嘆了口氣，慢慢的站起來，忽然出手，用食中二指去抉他的雙眼。

張老實的眼睛閉了起來。

這就是他唯一的反應，除了眼睛外，他全身上下都沒有動。

馬如龍當然也沒有眞的下毒手。

他忽然發覺自己很笨，張老實就算眞的是個老實人，一定也知道他絕不會眞下毒手的，用這種法子，當然試不出他的功夫。

問也問不出，試也試不出，應該怎樣辦呢？

馬如龍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又有主顧上門了。

× × ×

「篤，篤，篤」，木杖點地的聲音，很遠就可以聽見。

來的是兩個人，兩個人都是跛子，都拄着枴杖，只看他們的上半身，就好像是一個人。

兩個人的衣着，神態，容貌，都像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都有一條彎曲扭斜，發育不良的腿，軟軟的掛在半空中，就好像有人把他們本來一條腿鋸斷了，把另外一條嬰兒的腿接了上去。看來說不出的醜陋怪異。

可是兩個人臉上的表情都很嚴肅，而且充滿了自信。

兩個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一個人的缺陷，是在左腿，另一個人的缺陷，是在右腿。

馬如龍立刻想到了一個在武林中流傳已久的故事，兩個已跡近神話般的人物。

在極北的星宿海，有一對天生殘廢的孖生兄弟，一位叫天殘，一位叫地缺。

他們的性情偏激怪異，武功也同樣怪異，他們所收的門人子弟，也都是跟他們一樣的天生殘廢孖生子。

江湖中人大多都知道他們，却很少有人能見到他們。

星宿海的門下一向很少過問江湖中的事，幾年從來沒有人來到過江南。

跟傳說中不同的地方是——

星宿海的子弟裝束都非常怪異華麗，有的人身上甚至穿着眞是用珍珠綴成的珍珠衫，一種與生俱來的自卑，使得他們更喜歡炫耀做作賣弄。

這兩個人的穿着都很平實，和一般正常人沒什麼兩樣。

星宿海的子弟都一定要等到藝成之後才能入江湖，等到他們的師長已經認爲他們有把握能不敗的時候。

殘廢練武本來就比正常人困難，他們能入江湖時年紀通常都已不少。

這兩個人却都是年輕人，最多只有二十三四。

難道他們在這種年紀就已能練成星宿

海的獨門絕藝?已經有把握能不敗?

（二）

這些雖然只不過是傳說，但是一種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傳說，往往比眞實的事更「眞實」，更容易被人接受。

木杖點地的聲音已停止，人已在雜貨店裏。

馬如龍轉身面對他們，心裏雖然已認定他們是星宿海門下，却還是問：「兩位來買什麼?」

「我們什麼都不買。」

缺左足的人先開口，缺右足的人接着說：「我們只不過想來看看，你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居然能把王萬武留住，是用什麼法子留住的?」

他們說的話既沒有虛假也沒有一點矯情做作。

「我姓孫，名孫早，」缺左足的人道：「他是我的孖生兄弟，叫孫遲。」

「因爲我出世時比他遲了一點。」

他們的名字也很平實，也不像傳說中星宿海門人那麼故弄虛玄，故作神秘。

孫早又道：「我們是孖生人，又天生畸形，這種人通常都喜歡冒稱爲星宿海門下。」

孫遲接着說：「所以你一定也認爲我們是星宿海門下。」

「但是你錯了，」孫早道：「我們和星宿海別無關係。」

「十年前我們曾經到星宿海走過一次，」孫遲接道：「我們也想找到傳說中的異人，傳給我們一點能够無敵於天下的絕藝。」

「可惜我們失望了。」

「那裏只不過是一片荒無人烟的窮荒之地，夏日酷熱，冬日苦寒，任何人都很難生存。」

「我們告訴你這些事，只不過要你知道，我們的武功，都是我們自己苦練出來的。」

「所以你如果也想留下我們，不必有任何顧忌。」

× × ×

馬如龍一直在聽，聽他們說完了，心裏忽然有很多感觸。

他們都是年輕人。

他們不做作，不賣弄，不虛僞，不矯情。他們要自己闖出自己的名聲，絕不倚賴任何人。

他們雖然是殘廢，但是絕沒有一點自卑，並不自暴自棄。

馬如龍不想和這樣的年青人爲敵。

「我不想留下你們。」他說：「你們隨時都可以走。」

他們沒有走，兄弟兩人都在用同樣的眼色看着他，一種很奇怪的眼色。

先開口的還是孫早。

「我們也看得出你沒有把我們當作仇敵，」孫早說：「如果你是別人，我們說不定會結個朋友。」

「你實在不是個奸險的小人，」孫遲道：「只可惜你是馬如龍。」

兄弟兩人，同時嘆了口氣，同時轉過身，「篤」的一聲，以木杖點地，準備走了。

他們好像也不想跟馬如龍爲敵。

但是他們也沒有走出去。

他們的身子剛移動，脅下的木杖剛剛點在地上，張老實的手已揚起。

馬如龍只聽見一陣極尖細的急風破空聲，兩根木杖就忽然從中折斷，兩樣東西隨着斷折的木杖落下，竟是兩顆花生。

張老實喜歡喝酒。

花生是最普通，也是最好的下酒物。

張老實的桌子上總是擺着一堆花生，但是從來也沒有人想到他能用花生打斷堅實的木杖。用鋼刀去砍，都未必能砍斷的木杖。

孫早兄弟也沒有想到。

他們雖然沒有跌倒，他們用一條腿站在地上，還是站得很穩，就像是釘在地上的一樣。

可是他們的臉色已變了。

馬如龍的臉色也變了。

「你想幹什麼?」

「我想留下他們。」張老實仍然面無表情：「你不想，我想。」

馬如龍沒有再說爲什麼。

就在這一瞬間，他已感覺到自己的指尖，脚尖，嘴角，眼角，每一個感覺最靈敏的地方，都同時起了一種奇異的變化，忽然同時變得僵硬痲木。

也就在這一瞬間，孫早兄弟的身子已凌空躍起，向外面竄了出去。

他們雖然是殘廢，可是他們身子掠起時，不但姿態優美，而且快如鷹隼。

他們雖然是殘廢，可是他們的輕功之高，江湖中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 × ×

在傳說中，近三百年來江湖中耳朵最靈的一個人是個聾子。

是個眞的聾子，却能在三十丈外，聽見別人說的悄悄話。

因爲他不是用耳朶去聽的，而是用眼睛去「聽」的。

只要能看見一個人嘴唇的動作，嘴型的變化，他就能「聽」得出那個人在說什麼。

這是他的獨門絕技，也是他苦練出來的。

就因爲他是個眞的聾子，所以才會苦練這種絕技。

一個人身體上縱然有某種缺陷，如果他能善加利用，往往反而會造成另一種輝煌的成就。

孫早兄弟能練成這麼高的輕功，也正因爲他們自知是殘廢，所以他們苦練，練得比任何人都認眞艱苦。

× × ×

他們的身子忽然間就已掠起，他們的動作迅速優美標準正確。

但是他們落下來時，還是在這個雜貨店裏，一落下來，就無法再躍起。

因爲他們兄弟兩個人身上，都至少已有四處穴道被封死。

八九顆花生隨着他們的身子一起落在地上。

眞正的內家高手，飛花摘葉都可以傷人，當然也同樣可以用花生隔空打穴。

只不過從來也沒有人能看出張老實是這樣的高手，從來也沒有人能想得到。

（三）

張老實是怎麼出手的，孫早兄弟是怎麼倒下去的?

馬如龍都沒有看見。

他的視覺已模糊，整個人都已變得痲木遲鈍。

他也沒有看見張老實站起來走過去，從孫早兄弟身上搜出了一瓶藥。

直到張老實把這瓶藥灌入他嘴裏，他才漸漸恢復清醒。

張老實仍然別無表情，只淡淡的問：「現在你是不是已經知道我爲什麼要留下他們了?」

馬如龍已經知道。有些事他雖然沒有看見，却已經知道，世上本來就有很多事是用不着親眼看見也一樣會知道的。

他知道他已經中了孫早兄弟的毒，一種看不見，也感覺不出的無影無形的毒。

他們說的也許確實是眞話，只有眞話才能使別人變得大意疏忽。

就在他對他們已經沒有敵意時，他們放出了這種無形無影的毒，就正如有些人已經把某些人當作朋友時，才會被出賣一樣。

× × ×

馬如龍並不是完全不瞭解這些事，可是他能開口時，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放他們走。」他說：「現在就放他們走。」

張老實忍不住要問：「爲什麼?」

「因爲我是馬如龍，因爲他們做的只不過是他們自覺應該做的事。」

因爲他們還年青。

年輕人做事往往都是這樣子的，因爲他們要成名，要做一個成功的人。

這不是他們的錯。

一個年青人想要成功，想要成名，絕不是錯。

× × ×

孫早兄弟走的時候沒有再回頭，也沒有再看馬如龍一眼。

馬如龍也沒有再去看他們，他不願再增加他們心中的愧疚。

他只問張老實。

「你眞的沒有見過大婉，也不知道她是誰?」馬如龍問：「你一直都只是這家雜貨店的伙記。」

張老實沒有回答。

他已經把地上的花生一顆顆的檢起來，一顆顆剝開，一顆顆放進嘴裏。

等他開始咀嚼的時候，才嘆息着喃喃的說：「該問的事他不問，該問的人他也不去問，却偏偏來問我這些廢話。」

馬如龍道：「我知道我應該去問王萬武，這次他們究竟來了多少人?來的都是些什麼人?」

「你爲什麼不去問?」

馬如龍道：「因爲我現在問的這件事更重要。」

「重要，有什麼重要?」張老實又在嘆氣，「我見過大婉又如何?沒見過大婉又如何?你爲什麼一定要問?」

「因爲我想知道她在那裏，」馬如龍說得很堅決：「我一定要知道。」

「她在那裏，跟你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馬如龍直視着張老實，說道：「如果你也曾想念過一個人，你就會明白的。」

張老實臉上還是全無表情，手裏的花生却忽然全部掉落在地上!

他又彎下腰去撿，彷彿特地要避開馬如龍那雙熾熱的眼睛。

就在這時，裏面一間屋子裏的謝玉崙忽然大聲說：「你想知道大婉的事，爲什麼不進來問我!」

× × ×

馬如龍立刻就進去了。

就在他轉身走入那道掛着舊布門簾的窄門時，忽然有一行人用碎步奔入了這條小巷。

（四）

一行二十八個人，年青，健壯，動作矯健靈敏，行動整齊劃一。

二十八個人身上，都穿着質料剪裁都完全一樣的黑色緊身衣，打着倒趕千層浪的裹腿，手裏都提着個形狀大小都完全一樣的黑色帆布袋。

布袋裏裝的是什麼?

這二十八條大漢是來幹什麼的?

大多數人都有好奇心，大多數人都會留下來看看他們的來意。

馬如龍沒有留下來。

他只看了一眼，就掀起門簾，走了進去。

除了大婉外，別的人，別的事，好像都已引不起他的興趣。

（五）

謝玉崙已經掙扎着坐了起來，眼睛裏的表情複雜而奇怪，也不知是痛苦?是憤怒，還是悲傷?也許這幾種感情每樣都有一點。

她盯着馬如龍。

「你認得大婉?這件事就是你們兩個串通好來害我的?」

馬如龍沒有否認。

他不想否認，現在也不能再否認，不必再否認。

謝玉崙一雙乾瘦的手雖然用力握住棉被的角，却還是在不停的抖!

「你一直都在想念她?」她的聲音忽然嘶啞：「你天天跟我在一起，可是你天天都想念她?」

馬如龍也沒否認，這一點他更不想否認。

謝玉崙的手抖得更厲害。

「你爲什麼要想念她?難道你喜歡那個醜八怪?」

這一點也正是馬如龍時常都在問自己的。

——我爲什麼會如此想念她?是不是因爲我已經眞的喜歡她?

不是喜歡，是愛。

只有愛才會如此持久，如此強烈。

但是這一點他連想都不敢去想，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謝玉崙忽又冷笑。

「你想不想知道她是誰?」

「我想。」

「如果你知道她是誰，說不定會很失望的。」

「我不會，絕不會，」馬如龍的回答堅定明確：「不管她是誰都一樣。」

「好，我告訴你，」謝玉崙彷彿在喊

叫：「她只不過是我的一個丫頭而已。」

馬如龍的態度却很平靜。

「你是大小姐，她是丫頭，你是美人，她是醜八怪，不管你是什麼人，她是什麼人，我還是一樣可以想念她。」

說完了這句話，他又走了出去。

謝玉崙大喊：「你回來，我還有話告訴你。」

馬如龍沒有回來，連頭都沒有回過來，不管她要說什麼，他都不想聽。

謝玉崙忽然倒在床上，鑽入枕頭下，她眞是位大小姐，也許比公主更驕傲，更尊貴，從來也沒有人看見她流過淚。

難道她現在已流淚？

「張榮發」只不過是家雜貨店的老板，「馬如龍」只不過是一個什麼事却做得出的惡賊，不管是爲了誰，她都不該流淚的。

× × ×

鐵震天與王萬武一直在冷冷的看着他們，鐵震天忽然嘆了口氣。

「我是個好色的人，我這一輩子，最少已經有過幾百個女人。」

「我也差不多，」王萬武說。

「但是我始終不瞭解女人，」鐵震天嘆着氣：「我這一輩子却沒法瞭解。」

王萬武也嘆了口氣，說道：「我也是一樣。」

（六）

馬如龍沒有聽見他們說的話。

他一走出門，就立刻被外面的變化所震驚，他從未想到在這條陋巷中，這個陋店裏，會看到如此驚人的變化。

張老實沒有變。

他彷彿又醉了，他的破桌上有個空樽，樽中的劣酒，已入了他的腸。

他伏在桌上，也不知是醒？是睡？是愁？是醉？

他時常都是這樣子的，這已不是第一次，驚人的變化，發生在這條窮苦平凡的陋巷中。

外面本來已看不見人，那些居住在陋巷破屋中的人，本來已不知到那裏去了，現在連他們棲身的破屋都已看不見。

就在這片刻間，所有的屋子都已被拆除，被那二十八條年青健壯，動作矯健的黑衣大漢所拆除。

他們的帆布袋裏，裝的就是拆除房屋最有效的工具。

他們的動作更確實有效。

屋頂上的磚瓦一塊塊被掀下，木板一塊塊被撬開，釘子一根根被拔起，很快的被運走。

破舊的傢俱，還沒有清洗和已經清洗了的衣服碗筷，孩子們破碎的玩器，婦女們陪嫁時就已帶來的廉價首飾，男人們私下藏着的拙劣春宮和酸淡的濁酒……也都已同樣被運走。

這條陋巷，雖然窮苦平凡，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却是唯一可以躲避風雨的安樂窩。

因爲這裏是他們的家。

可是現在他們的家已不見了，所有的房屋也都已不見了。

這條巷子已經不再是一條巷子，除了這家雜貨店外，所有的一切都已被拆除移走。

這條巷子忽然間就已變成了一片泥濘，醜陋的空地。

空地，死地，空空蕩蕩，空無所有的死地！

（本章終）

▲黑 石

（一）

高處依然有藍天白雲陽光，遠處仍然有市聲人羣屋宇。

青天仍在，紅塵依舊，却已不屬於馬如龍的這個世界了。距離馬如龍已非常非常遙遠。

馬如龍眼中所見的，只有一片死地！

他震驚，他也想不通。

幸好他回過頭時，張老實已清醒，也不知道從愁中醒，是從睡中醒？還是從醉中醒來的？

有時清醒還不如睡，還不如醉，因爲他一醒，他的眼中立刻有了同樣的驚訝與恐懼。

馬如龍立刻向他問道：「你看見了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什麼都看不見，絕對比看見任何事都可怕，不知，無知，永遠是人類最深痛的恐懼。

馬如龍又道：「就算他們要把我們困死這裏，也不必把屋子作都拆光的，他們可以躲在屋子裏，用這些屋子作掩護。」

他想不通他們爲什麼要拆除這些屋子，他希望張老實能够解釋。

張老實還沒有開口，又有二十八條大漢用碎步奔入了這條陋巷。

馬如龍看得出他們不是剛才那二十八個人，却同樣的年青健壯，着同樣的緊身黑衣，他們手裏提着的也不是帆布袋，是個黑色的竹籃。

籃子裏裝着的，竟是一顆顆黑色的圓石，圓潤如珠，黑得發亮，看來就像是黑色的珠玉。

× × ×

馬如龍從未見過這樣的石頭，也看不出這些大漢是誰的屬下。

這樣的黑石並不易得，想要找一兩塊也不是容易事，能養得起這些黑衣壯漢的人，江湖中也沒有幾個。

最奇怪的是，他們竟將這些珍貴的黑石，一顆顆，一行行，像插秧般，鋪在地上。

他們的動作整齊迅速確實有效，泥濘的空地很快就有一大片被黑石鋪滿。

這二十八個人手中的提籃已空，很快的奔出去，立刻又有同樣裝束的二十八個人，提着同樣的黑石，用同樣的步伐奔進來。

馬如龍正想問張老實，看不看得出他們是誰的屬下，想不想得出有誰能養得起他們這些人，知不知道他們是在幹什麼？

他還沒有問，因爲他忽然發現張老實的臉上居然也起了極奇特的變化，一雙昏暗無光的眼睛裏，已露出種恐懼之極的表情。

他忽然衝過去，用最快的速度，將雜貨店的門板一塊塊上起。

今天本來是他一定要開門做生意的，

現在爲什麼忽然又要關門了？

馬如龍更不懂。

張老實已拉着他，快步衝進了裏面的屋子。

× × ×

裏面的光綫更暗，屋裏的三個人看來都已比剛才更萎頓憔悴。

張老實從貼身的衣服裏拿出個烏木瓶，抛給了鐵震天。

「這是給你的，」她的聲音很急促：「你先吃一半，留一半，先嚼碎，再吞下去。」

鐵震天當然忍不住要問：

「這是什麼？」

「這就是碧玉珠，」張老實道：「半個時辰內，就可以把你的傷勢治好一半，黃昏時你再服下另外一半，氣力就可以恢復八成了。」

他忽然嘆了口氣，又道：「只希望你能够活到那時候。」

鐵震天眼睛裏已發出了光。

他手裏拿着的，就是當今天下唯一能够救他的靈藥，也是天下最珍秘貴重的藥物。但是他却沒有吞下去，因爲有些事他一定要問清楚。

「你是誰？」他問張老實：「你怎麼會有碧玉珠？」

「這全都跟你沒有關係。」

「有關係，」鐵震天一字字地道：「我鐵震天這一生中，從未平白無故受人的好處，我若不知道你是誰，怎麼能够拿你的藥？」

恩怨分明的男子漢，本來就寧死也不肯做這種事的。

馬如龍却忽然揷咀說道：「你可以拿他的藥，也可以接受他的恩惠，而且用不着報答他。」

「爲什麼？」

「因爲他是我的朋友，你也是的，」馬如龍道：「朋友之間，無論誰爲誰做了什麼事，都不必提起『報答』二字。」

鐵震天連一個字都沒有再說，拔開瓶塞，吞下了半瓶藥。

王萬武忽然長長吐出口氣，道：「鐵震天，現在你已不妨殺了我，我已死而無憾。」

因爲現在他已經知道，剛才擊敗他的人，並不是個無名之輩。

只有碧玉山莊的門下，才有碧玉珠。

能够敗在碧玉山莊門下的手裏，絕不是件丟人的事，既然敗了，死又何妨？

× × ×

這些話王萬武雖然沒有說出，鐵震天也已瞭解。

現在每個人都已確信張老實是碧玉山莊的門下，數百年來，碧玉山莊門下從來沒有男性子弟，張老實無疑也是女子假扮的。

馬如龍雙眼凝視着他，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現在，你是不是已經應該承認了？」

「承認什麼？」

「承認你就是大婉！」

張老實終於輕輕嘆了口氣，道：「不錯，我就是大婉。」

（二）

這個不老實的老實人果然就是大婉，不是厨房裏裝菜裝飯的大碗，是那個有血有肉，敢做敢爲的大婉，是馬如龍一直在思念的大婉。

她是不是也在思念着馬如龍？

如果他們一直都在互相思念，她爲什麼不讓馬如龍知道她就是他思念中的人？

馬如龍不能瞭解。

女人的心事，本來就不是男人所能瞭解的。

大婉伸出手，指尖輕觸他的手，立刻又縮回。

沒有人能比她更會控制自己的感情。

「鐵震天的氣力已將恢復，王萬武不該死，你也不必死。」她冷冷的說：「只要一有機會，你們就可以衝出去。」

馬如龍也在儘量控制着自己，却還是忍不住要問：「你呢？」

「我……」

謝玉崙忽然叫了起來：「你們爲什麼不問問我？我應該怎麼辦？」

大婉終於轉過身面對她，謝玉崙的眼睛裏充滿憤怒恐懼怨毒。

謝玉崙怒聲道：「你爲什麼要把我害成這樣子？」

「我對不起你，」大婉道：「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絕不是故意要害你。」

「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因爲我不能讓你嫁給邱鳳城。」

大婉接着道：「我們是從小就在一起長大的，我絕不能讓你嫁給那種陰狠歹毒的人。」

馬如龍失聲問：「她就是碧玉夫人的女兒？」

「她就是，」大婉道：「謝夫人將你們召到寒梅谷去，就是爲了要替她找一個好丈夫。」

「那天你也去了？」

大婉點了點頭：「那天我不但去了，而且親眼看到了所有的變化。」

無論誰親眼看見當時的變化，都一定會認爲馬如龍就是兇手。

大碗又道：「但是我却認爲那其中一定還另有機謀。」

馬如龍立刻問：「爲什麼？」

「因爲其中的巧合太多了。」大婉道：「我一直不相信巧合太多的事。」

——雪地上的坑，小婉的玉玦，金槍林的一槍正好刺在玉玦上，絕大師和彭天霸的及時出現……這些都是巧合。

巧合太多的事，通常都是經過特地安排的。

大婉接着又道：「謝夫人叫我到那裏去，就是爲了要我替她選擇，這件事關係到大小姐的終生幸福。我絕不能輕易下判斷。」

她凝視馬如龍。

「所以，我故意讓你逃走，就因爲我還要試探試探你，看你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被埋在雪地中，故意伸出一隻手，就是她的第一個試探。

大婉道：「如果你沒有停下來救我，那天你就已死在我手裏。」

× × ×

一個亡命的兇手，絕不會冒險援救一

個陌生的女人，而且將自己禦寒的皮裘和馬匹送給了她。

但是這一次試探還不夠，以後還有一次又一次的試探。

「經過無數次試探後，我才相信你絕不是個陰狠惡毒的人，我已經開始懷疑邱鳳城。」大婉道：「只可惜這計劃實在太周密巧妙，連我都抓不到他的一點破綻。雖然我明知你是被寃枉的，也沒法子替你洗刷。」

她輕輕嘆息，又道：「因為我完全沒有證據，要讓謝夫人相信你是無辜的，一定要有證據。」

馬如龍苦笑。

「就算碧玉夫人肯相信，絕大師他們也不會放過我的。」

一個已經被那些江湖名俠們認定是兇手的人，怎麼能做碧玉山莊的東床快婿。

大婉道：「後來我才知道，就在我一直跟踪你的時候，謝夫人已經決定選邱鳳城做女婿了，甚至連婚期都已決定。」

王萬武忽然插口：「這件事我好像也聽說過。」

「謝夫人已經決定了的事，一向很少更改，」大婉道：「除非我能找到眞憑實據，能證明這是邱鳳城的陰謀。」

她找不到。

邱鳳城做事，絕沒有留下一點把柄。

最巧妙的一點是，他明明已將其中的關鍵全都告訴了馬如龍，可是馬如龍說出來的時候，還是沒有人相信。

非但不信，別人反而認爲他是在故意陷害邱鳳城。反而更認定他是兇手。

邱鳳城先將自己置於死地，然後再巧妙的脫身，就因爲他深知人類的心理。

大婉又嘆了口氣。

「他這個計劃不但周密巧妙，做得更絕，連我都不能不佩服他，但是要我眼看着他把大小姐娶回去，我也不甘心。」

謝玉崙忽然也嘆了口氣。

「這時候我已經出來了，並不是出來看邱鳳城的，是出來找你的。」

「我明白，」大婉柔聲道：「不管你嘴裏怎麼說，你心裏一直都把我看作你的姐妹。」

謝玉崙苦笑：「可是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你會忽然出手制住我。」

大婉道：「我只有那麼做。」

因爲她要時間找證據，她要拖過碧玉夫人已經決定了的婚期。

如果新娘子忽然失踪了。婚禮當然就沒法子如期擧行。

大婉道：「我想來想去，最好的法子，就是先把你們兩個人藏起來，讓別人找不到你們，也讓你能漸漸瞭解馬如龍是個什麼樣的人。」

她接着又解釋道：「故意先讓他知道你是個多麼美麗的女孩子，也是爲了要試探他，在暗室之中，是不是還能把握住自己。」

「所以你也來陪着我們，」謝玉崙道：「因爲你還是不太放心。」

大婉承認：「如果他敢對你怎麼樣，我也不會讓他活到現在的。」

謝玉崙忽然又輕輕的嘆了口氣。

「你沒有看錯他，」她的聲音也變得很溫柔：「他的確不是個壞人！」

（三）

馬如龍一直靜靜的在聽，這件事其中的關鍵，連他都直到現在才明瞭。

鐵震天忽然長長嘆息一聲，說道：「他本來就是個好人，這件事，本來也是件好事，只可惜，他這個好人却偏偏交了個壞朋友。」

「朋友就是朋友，」馬如龍道：「朋友絕不分好壞，因爲朋友只有一種，如果你對不起我，出賣了我，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根本就不配說這兩個字。」

他的態度莊重而嚴肅。「我不信神，不信佛，我只相信朋友。」

他相信朋友，因爲他從來沒有誤解這兩個字所代表的意思。

「朋友」，這本來就是個神聖而嚴肅的名詞。

既不容人曲解，更不許人出賣。

「我明白你的意思，」鐵震天說道：「但是，你若沒有我這個朋友，你的身份就不會暴露，不管怎麼樣，總是我連累了你。」

「你是不是後悔交了我這個朋友，」馬如龍問：「還是要讓我後悔交了你這個朋友？」

「我不後悔，」鐵震天道：「我知道你也絕不會後悔的。」

在「友情」的詞彙中，本來就沒有「後悔」二字。

王萬武忽然也嘆了口氣。

「看見你們這樣的朋友，我才知道我這一輩子從來都沒有交到過朋友。」

× × ×

馬如龍的秘密確實是因爲鐵震天而暴露的。

大婉呢？

如果不是爲了馬如龍，有誰會知道她就是「張老實」？有誰會知道她是碧玉山莊的門下？

如果不是爲了馬如龍，她這個計劃又怎麼會半途而廢？

但是她也沒有怨言，更不後悔。

因爲如果不是爲了馬如龍，根本她就不會做這些事。

馬如龍又在問她：「我們被人困死時，那一陣綠色的霧，當然也是你散發出來的？」

「那不是霧，」大婉道：「那是碧玉山莊的『翠寒烟』，比霧更濃，也比霧散得快，寒烟一散，什麼都看不見了。」

「就因爲你散出了翠寒烟，所以他們才知道這裏有碧玉山莊的人。」

「也就是因爲他們知道有碧玉山莊的人在這裏，所以他們才不敢輕擧妄動。」

大婉又道：「他們不動，只要能拖一段時候，我們也許還有機會，只可惜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我們已絕對沒機會全身而退。」

馬如龍問：「爲什麼？」

大婉反問：「你剛才看見了什麼？」

馬如龍道：「看見了六七十個穿黑衣服的人。」

大婉道：「你還看見什麼？」

馬如龍道：「還看見了一大堆黑色的石頭。」

（本章終・全文未完）

俠艷奇情故事／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慕容婉留書而去，南宮俊迫得依照慕容婉書中所說，携帶一雙稚婢雙雙，翩翩離開紅粉山莊，那晚歇在一處客棧，雙雙，翩翩因從未離開過紅粉山莊，對世道人心，江湖險惡全然不懂，依照在山莊中時的生活情形，在院落中洗澡，爲歹徒所乘，雙雙被人點了穴道後，並被餵下淫藥，翩翩也被人擄去，待南宮俊將雙雙救回房中，爲她解開穴道，藥性發作之際，一黑衣人在扶着翩翩闖將進來，說是奉了天人教主之命，將爲南宮俊與他們玉成好事，南宮俊斥責他們此擧，簡直荒唐至極，禽獸不分——

利用魔敎力　迅作劫鏢行

黑衣人道：「公子對敝敎的敎理還不十分了解，敝敎所開放的是一些爲禮敎束縛的天性，至於倫常綱紀，則烏反哺，羊跪乳，禽獸無知而能於天性中行之，人爲萬物之靈，自然能維繫得更爲緊密……」

「貴敎主是誰？」

「是一位大智大慧的先覺，所以才創下這人生的至理，公子如果對本敎消除了敵意，敝敎主自會以盛儀歡迎公子前去相見的！」

南宮俊的聲音從帳中傳出道：「對不起，我沒興趣，而且我覺得貴敎的敎義也不足以成爲正統大器……」

「這可不然，凡是入了本敎的弟子，無不死心塌地，全意膺服……」

「那是因爲你們的人還少，沒有對外正式公開行事，只要你們把這種邪說異行推開來，立刻就會受到所有的正道之士反對，羣起而攻之，立刻瓦解冰消……」

黑衣人笑笑道：「本敎現在已有弟子數百人，個個都有一身絕佳的武功。」

南宮俊道：「哦！這麼說你們的力量很強大了！」

「雖不是很強大，但至少也不遜於任何一個門派了，但是如果得公子之贊助，以南宮世家的力量爲我之助，本敎立可凌駕於所有人之上。」

南宮俊冷笑一聲道：「你們倒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南宮世家領袖武林，地位已經很崇高了，我爲什麼要來帮助你們，貴敎至高不過敎主，我是南宮世家的少主，我如加盟貴敎，又能有個什麼名份？」

黑衣人笑笑道：「敎主擬以總護法一職屈就，這是本敎敎主以下，最高的職位了。」

「對別人是如此，對我南宮俊則是越混越回頭了。」

黑衣人道：「少主，表面上看來是如

此，事實上卻又不然，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下的江湖，已經不是昔日了，南宮世家的聲勢本已大不如前了。」

「可是我們在武林中的地位並未稍減，江南第一家，誰也不能否認的！」

「那也只是短時間的事，少主當已知道，刻下江湖興起了不少的新帮派，實力之強，遠出一般舊有的老大門戶……」

「你說的是橫江一窩蜂……」

「那只是其中一個，像紅粉女金剛也是一個，再加上了敝教，至少就有三個了，據我所知，至少還有一兩個……。」

「哦！是那些呢？」

「此刻尚言之過早，但是如若說對江湖情勢的了解，誰也不會比本教更清楚，這些新帮派一一成立後，對南宮世家可不會再尊重如前了，少主如果要保有家聲，就必須及早作個準備！」

南宮俊冷笑道：「無此必要，我相信南宮世家足可控制大局，絕不讓任何一個門戶出來破壞武林的平靜以及道義規範，你們這些牛鬼蛇神是怎麼一個來路，我也清楚得很！成不了氣候的！」

「少主當眞知道嗎？」

「當然知道，你們都是當年東佛無心之錯，留下的一批禍胎，蟄伏多年，終於成了氣候，要出來作怪了，可是東佛也已經留下了制服之策。」

「少主，你以爲東佛制得了嗎？」

「當然制得了，他留下的禍根，他自己明白，針對你們的弱點，各留了制伏你們的方法，而且這方法就握在我手中。」

「就憑少主一個人？」

「也不是靠我一個人，東佛找上了我，因爲我是南宮世家的繼承人，我還有南宮世家的實力爲後盾。」

「少主，你想得太美了，老鬼如果眞有這種能耐，他早就自己收拾了，何至於要拖上十幾年，等你來收拾，當年，他就自知有心無力，所以要留下一點，無非是自我解嘲而已，實際上，他的如意算盤根本是打不通的。他的心意，人家也知道，這十幾年來，大家不急於求發展，就是爲了閉門深修，苦練技藝，以求抵制老鬼，今天就算是東佛重生，自已出來，也沒法料理那一個了，更別說是你這麼一個後生了，少主武功雖有捷徑，但還是以火候爲主。」

南宮俊一聲冷笑道：「閣下少說廢話了，我不會答應的，歸告令教主，他若是安份守己，不去傷害到別人，我可以不去管他，如果他有一點違背武林常道的行爲，我要替東佛清理門戶了。」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少主，東佛在世人心中是萬家生佛，可是我們都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南宮俊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黑衣人笑道：「如果你知道，就不必問，如果你不知道，我也不必告訴你，現在在下再重申一次敝教主的誠意。」

南宮俊在帳中沉聲叱道：「我根本不考慮你們那些旁門左道的，倒是我給貴教主的警告，你別忘了帶回去。」

黑衣人冷聲道：「南宮俊，你會後悔的。」

南宮俊冷笑道：「你們那些鬼魅伎倆，可別在我面前施展，東佛既然托我清理門戶自然會告訴我清清楚楚。」

黑衣人冷笑道：「南宮少主，你摟着個女孩子在逍遙，難道就是正統俠義之行爲嗎？」

南宮俊怒道：「你還敢說，你在她體內下了劇烈的媚藥，又點了她的三陰淫經，如果我不及時替她消除媚毒，她就會爲內火煎熬成瘋。」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少主，你懂得眞不少，看來東佛遺留給你的玩意兒是不在少數，只是少主，憑着你知道的這些還不夠應付的。」

南宮俊不回答。

黑衣人又笑道：「至少你該想想，我們費盡心力，爲你安排了這些，當眞是替你解除旅途寂寞，像這樣一對絕色的年青貌美的小姑娘，本少爺自已不會享用，要給你送上來嗎？」

南宮俊仍然沒有回答。

黑衣人又道：「老實告訴你，南宮俊，你的性命已經掌握在我們手中，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這才聽見南宮俊道：「是眞的嗎？」

「自然是眞的，如果沒有妥切的安排，我怎麼會貿然現身，直入屋中來！」

「那你們是怎麼取我性命呢？」

「毒！這是最簡捷了當的方法！」

「毒，東佛十大絕藝中，有一篇是施毒的，有一篇是防止中毒解毒的，搜集了天下七百二十種毒藥以及其毒性辨別，解毒之法，你們對我下毒還有用嗎？」

黑衣人笑道：「南宮俊，這種毒是下在你想不到的地方，而且更是你想不到的方法！」

「哦，你倒是說說看！」

黑衣人頓了一頓才道：「下在那個女子的身上！」

「那只是媚藥而已，而且只對女子有效！」

「那是給她服下的，另外還有一種小藥丸，可以化於牝珠之內，等你消魂之際，才會染到你的身上！」

「好陰毒的手段！」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那要看你南宮少主的態度而定了，如果你堅持不肯加盟本教，那對你是有點陰損，因爲這種毒是無法可解的，只能用辦法去壓制住它不發，另外倒是有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把中毒的部位割除就行了，但是少主，你們南宮世家一脈單傳，如果一割的話，可就要從此絕種了！」

南宮俊怒聲道：「你們這種行爲之卑劣，該萬死而不赦！」

黑衣人笑道：「這種毒雖然捉狹了一點，卻是無傷大雅，何況只要你少主點點頭，我們立刻就可以奉上解藥！」

「你不是說無藥可解嗎？」

「但是有物可緩，三天一劑，壓住毒性保證一切如常，而且更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少主成了敝教的總護法，敝教自然是

奉承唯恐不週，絕不會讓少主受絲毫損害的！」

南宮俊沒有回音，黑衣人笑道：「少主可能一時還想不開，沒關係，時效還有四個時辰，在下明晨再來好了，假如少主堅持不允，也可以善自利用今宵，因爲，這是少主此生之中，最具丈夫氣概的一夜了！」

說着轉身後退，但是脚未離門檻，他就愕然站住了。

兩個眼睛瞪得像鴿蛋，幾乎無法相信他見到的事實，因爲他的背後居然就站着南宮俊，衣衫整齊，神定氣閒，臉上帶着一種揶揄的笑意，手中一柄摺扇，直指着他背心上的靈台大穴！

黑衣人只差沒驚呼出聲，呆了好久，才警覺了過來，一雙手本能地要向腰間伸去，那兒纏着一條腰帶，連把帶扣，卻是一枝軟劍，使用時很方便，握把一按拴鈕，劍身就會彈出來，但是他在離開時，根本沒想到會有人阻路，所以手沒握住了把柄，這會兒想到要去拔腰劍，但是南宮俊卻微笑地把摺扇向前伸了一伸道：「你的出劍能快過我嗎，我的勁道一吐，你知道是什麼後果。」

黑衣人當然知道，這是致命的穴道，只要被點上，輕則脊骨折斷，從此再也無法跟人動手，武功全失，一輩子駝着背，直不起腰成了殘廢，重則立刻嘔血而死。

所以他不敢動了，他知道南宮俊的功力非凡，隔着還有半尺許呢，他已經感到靈台穴上壓着一根鐵棍似的，那是內勁逼迫而致的，南宮俊能夠運勁如此，足見高明，自己的生死，只在他呼吸之間。

怔得一怔後，他垂下雙手道：「好，南宮少主不愧高明，我認了！你要怎麼樣呢？」

南宮俊笑道：「往日無怨，近日無仇，我不會要你怎麼樣的，只是想問你幾句話！」

黑衣人道：「少主，這你不如動手殺了我的好，該告訴你的話，我全一字不漏地說了，你現在問任何的話，都是我不能說的，因此我絕對不會回答的。」

南宮俊笑道：「這個我知道，你是受命而來，很可能還有人在監視着你，你只要說了半句洩密的話，恐怕立將有殺身之禍！」

「少主說得不錯！」

「不過你若是能相信我，在我眼前，還沒有人能夠動得了你！」

黑衣人笑笑道：「少主，這句話你就錯了，我天人教下的弟子出來行事，絕對無須另外派人接應，因爲本教弟子每個人都對教主忠心耿耿，既不會洩密，也不會背叛……」

「這個我可以相信，但是說無須另外派人接應，那就很難說了，難道你們從不失手，一定能把事情辦成的嗎？」

「事前就把要做的事計劃好，派出適當的人選，依計行事，萬無一失！」

「這麼說每件事都能順利辦成了？」

「是的，每一個回去交差的人都是很圓滿的，所以本教才有一統武林把握！」

「那麼你這一次又怎麼說呢？」

黑衣人笑笑道：「這一次我的使命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邀少主加盟本教，還是好的一方面，如若不成的話，就從壞的一方面着手，那就是……」

南宮俊笑道：「就是除掉我？」

黑衣人搖搖頭道：「那倒不是，買賣不成仁義在，本教極需南宮世家爲助，要是殺死了少主，萬難取得南宮世家的諒解，而且還會把南宮世家擠得去跟別人合作來對付本教了，敝教主乃一代人傑，無比英明，怎麼會做這種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的事呢？」

南宮俊卻一怔道：「一代人傑，無比英明，這麼說貴教主是個男的？」

黑衣人笑了起來道：「當然是男的，少主怎麼會想到敝教主是女子呢，女人怎會有敝教主這般的雄心萬丈與魄力呢。」

南宮俊搖搖頭道：「這個倒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想你們以天人爲教名，以縱慾爲誘人的手段，那是女人幹的事。」

黑衣人大笑道：「少主這可大錯特錯了，本教十大弟子，沒一個是女的，一統天下，稱尊武林，這是男兒之志，怎會有女人的份，女弟子雖有不少，但她們只是受驅策的奴隸與工具……」

這倒的確是南宮俊意料之外的，但是他也不願深究，只是淡淡地道：「你邀我加盟這件任務失敗了，又當如何回報？」

黑衣人道：「沒有失敗，因爲少主已經中了敝人所布的毒，只要稍加思慮，仍然會接受敝教的邀請的！除非少主願意南宮世家從此斷絕香烟！」

南宮俊沉聲道：「朋友！南宮世家數代以來，無一人能得老死家中，大部份的子弟，都是未及壯而死於義，又何曾爲此而改過一點行事的準則，這一點可威脅不到我！」

黑衣人的神色有點變了道：「也許你多想想就會改變主意了。」

「不必想，我現在答覆你，絕無這個可能，還是那句話，你去告訴貴教主，叫他安份一點，否則我就要爲東佛清理門戶了。」

「少主不爲自己着想，也得爲這兩個女娃兒想想，她們身上還中了敝教的媚情散毒，如果不加解除……」

南宮俊笑道：「正是爲了這個，我才要留下你，貴教找上我可以，卻不該波及這兩個女孩子，因此你把解藥留下來！」

黑衣人笑道：「解藥，這種媚藥何須解藥，少主自己就有最好的解藥！」

南宮俊沉聲道：「我不跟你開玩笑，把解藥拿出來！」

黑衣人道：「本教的媚情散效用奇佳，只要用過一劑，幾乎終生都有效，但是每天只要好合一次，就可消除，等十二個時辰之後，才會再度鼓動慾潮，本教將女子視同奴役而不怕她們叛離背心，就是這種媚藥之功，怎麼會配解藥呢？」

南宮俊神色一寒，在他身上連續地拍出了四掌，黑衣人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南宮俊冷冷地道：「閣下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功夫，半刻之後，你如果熬得住冷焰煉

骨之苦，就撐着好了，否則就老老實實地說話，我沒精神跟你廢話！」

黑衣人額際冷汗直流，才開口叫得一聲少主，南宮俊道：「半刻工夫，眨眼即過，當我種下的陰寒發作之後，想解也解不了的，你就得硬熬四個時辰的煉骨之慘，即使四個時辰後，寒毒消去，你還能保得命在，日子也將很悲慘了，你的人會縮小一半，全身骨節收緊，動一下就痛楚無比，那可是生不如死……」

黑衣人幾乎連身子都站不直了道：「少主，你這樣對我有什麼用呢！縱然我交出解藥，也只能解得了這一個，至於已經好合的那一個，媚藥與身體血液合爲一體，再也無法解得了。」

「就是一個也好！快拿出來！」

黑衣人掏出了一個小瓶，傾出了一顆綠色的丸子，南宮俊將摺扇一點一撥，瓷瓶脫手飛出，到了南宮俊手中，黑衣人道：「一人一丸足矣，多了沒用！」

南宮俊把瓶子往懷中一塞道：「怎麼用法我知道，不必你多嘴，現在你可以滾了！」

黑衣人哀懇道：「少主，你還沒有解掉我身上的陰毒！」

南宮俊笑笑道：「我才懶得去煉那種歹毒的功夫呢，我只閉了你的少陽經，使勁跑上一陣，出一身大汗就會好的！」

黑衣人叫道：「原來你騙人的！」

南宮俊道：「也不算騙你，我給你下的禁制手法雖不若陰寒煉骨之毒，但是閉久了一樣也能讓你殘廢的！」

黑衣人一言不發，拔腿就跑，但是才跑出十來丈，就是一聲慘呼，仆地倒下。

南宮俊看見一縷銀絲，由那黑衣人的喉下飛起，落向旁邊兩丈多處的一棵樹上，心中暗驚這人好快的手法，自己居然沒能看出他下手。

這個人殺了黑衣人，但不知又是何種身份，對方殺了人之後，顯然也無意現身，南宮俊等了片刻，仍是不見動靜，但確知他還在樹上，於是冷笑一聲道：「朋友！這所院子是我包下來了！」

對方寂無回應，南宮俊沉聲道：「我已經招呼在前了，閣下跑到我的院子裏來殺人，也不先打個招呼，如果不作個交代，我可要得罪了！」

樹上仍無回應，南宮俊怒聲道：「朋友，你別裝聾扮啞，我限你立刻出來作個交代，否則我就要來請你現身了。」

樹上這才發出了一個嬌嫩的聲音道：「公子，這可不敢當了。」

接着樹上射出了兩條人影，落地後，一紅一綠，却是兩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一男一女，紅男綠女，長得很清秀。

兩個人並排來到南宮俊身前，才一起恭身作禮道：「天人教主座前侍童，參見南宮少主，並乞恕冒昧之罪。」

南宮俊心中微驚，他以爲只有一個的，那知冒出了一雙，而且這兩個童子年紀不大，身手之快，前所未見。……

他的神情却很沉穩：「你們也是天人教的？」

女童檢衽道：「是的，屬下是教主座前月女，這是日童，在護法八童中排行第二！」

「貴教主座前有八個護法童子！」

「是的，婢子等護法人童，以乾坤，日月，山海，金玉爲名，專供教主驅策，如若少主就任本教總護法後，屬下等就歸少主節制，驅策了！」

南宮俊道：「我沒有加盟貴教，你們也不必自稱屬下！」

日童笑笑道：「剛才那個傢伙太混帳，教主叫他來試邀少主，他居然用了那種混帳的方法，實在該死，所以屬下加以誅殺，以爲向少主謝罪！」

南宮俊道：「也沒什麼，他的行爲固有取死之道，但我無意殺他！」

「少主不殺他，屬下却不能饒他，總護法是何等尊崇的地位，豈能由一名弟子橫加侮辱，屬下等既在總座麾下，自然要爲總座維持威信，否則連屬下等以後也不便行事，言出無人遵行了。」

南宮俊見他們一廂情願，忍不住好笑道：「我說過了，我並不想加盟貴教。」

「那是少主的權利，但是本教却已經排定了此席，除了總座外，再無他人，總座就任視事也好，放手不管也好，屬下等却已認定總座是頭兒，總座如有差遣，屬下無不遵從，總座請吩咐好了，因爲教主已經把日月金玉兩組護法童子，撥下侍從總座，追隨左右……。」

南宮俊不禁啼笑皆非地道：「你們教主的頭腦有問題是不是，天下那有這種道理。」

日童恭身道：「有的，在教條上早就註明的，凡習過天魔章篇上武學的人，都歸護法部節制，總護法則兼四部之長！」

「見鬼了，我什麼時候學過天魔章篇上的武功的。」

日童道：「總座也許不知道，但教主却很清楚，總座先前一共用了天魔章上三種神功，就是腹語神功，無相神功，以及身外化身神功！」

「我連這些名稱都沒聽過！」

「那也許是名稱不同，但功夫不會錯的！」

南宮俊自己都被弄胡塗了道：「我會些什麼功夫，你們難道比我還清楚？」

日童笑笑道：「以功力深厚而言，屬下等自是不如總座，但是以了解清楚而言，屬下此刻確是勝於總座……」

南宮俊淡然地道：「那你倒是說說，我究竟會些什麼功夫呢？」

日童道：「這個屬下不知道，但是總座施展的幾次功夫，淵源，來歷，總座自己恐怕還不知道，甚至於傳授武功給總座的東佛也不知道。」

南宮俊聽得倒是一怔，沒有再表示懷疑了。

因爲東佛的確沒有說出那些武學的淵源，而且對他自己如何獲得那些武學，也沒有作個明確的交代。

默然片刻他才問道：「那些武學究竟是源自何地呢？」

「總座是武學世家，對中原的各類武學門派淵源，都有個大致的認識了，可是

對那些功夫都不太清楚，自然可以想得到不是源自中原的！」

南宮俊道：「這個我已經想到了，那一定是外來的武學，只是東南西北，又是屬於那一方的呢？」

日童微微一笑道：「其實屬下已經作了暗示，總座剛才所用的幾項武學，都是天魔章上的，以天魔爲章名的地方……」

南宮俊道：「是西方魔教的！」

日童笑笑道：「魔教是我們給他們的稱呼，他們自己，則稱爲阿修羅教，阿修羅是魔神之尊，法力無邊，與佛祖同尊並壽……」

他年紀雖輕，見識却廣，言詞滔滔，南宮俊却聽得呆了。

他倒不是爲日童的博學而發呆，而是爲了魔教兩個字而吃驚，在西方印度，是魔教的發源地，阿修羅是擁有極多信徒的一位尊神，他們的教義，就是主張放縱人慾，追求享樂，而且研究出許多神秘的功夫。

這些功夫都帶有魔意，久而久之，會使人變成邪惡。

自己修習東佛的那些武功，雖然東佛指明了這些功夫都是旁門左道，必須有絕大智慧，絕高定力的人，才能把持住自己，不爲所惑。

東佛之所以選中了自己，就是爲了自己具有這種定力。

南宮俊一直也確信自己有這份定守之力，可是聽說這些功夫是魔教的秘學之後，信心也開始動搖了。

絕沒有人能擺脫那些魔力邪惡的影響，據說佛祖釋尊在成道前，就曾受到魔女摩登迦的考驗，被困達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才能擺脫所困。

西天佛祖具有何等智慧與定力？而且他還是修習佛門正宗，接受魔法的考驗而已，若是一個修習魔法的人，要想抗禦這些魔法的影響，比釋尊還要難上多倍。

南宮俊實在不敢相信自己能具有這種力量，可是他已經修習了那些魔功，又怎麼樣去擺脫開呢？

「老和尙啊！你實在害人不淺！」

南宮俊在心中暗暗地埋怨着，表面上却沒作任何表示。

可是日童却似乎已看透他的內心，笑了一笑道：「總座，修習過魔法的人，永遠都是魔道中人，而教主又是魔教的正宗，總座，在本教中，必可光大所學……」

「住口！我已說過了，我無意參加你們。」

日童却一笑道：「主教有信心，總座一定會同意的，所以把座下的護法童子，撥了半數歸總座控制，聽候驅策，可見對總座是如何的尊重。」

南宮俊擺手道：「我要說多少遍？我絕不會加入你們！」

日童一笑道：「總座，別着急，教主吩咐過的，對總座要有耐心，總座現在不答應沒有關係，但是屬下等現在就開始聽候驅策，爲總座跑跑腿，總座不至於拒絕吧？」

「我也用不到你們！」

月女笑道：「那倒不見得，比如說這兩個女子都中了媚情散毒，總座爲她們處理就很不方便！」

「我已經有了解藥！」

「解藥只能遏制住一時的衝動，却無法根治的，要想徹底根絕媚毒，還是由屬下來代勞的好！」

「爲什麼要妳來代勞呢？」

月女笑道：「屬下不像剛才那個笨蛋那等沒見識，以爲總座眞個被媚藥所動，屬下知道總座根本沒給她們，只是以無相身法隱過一邊，再以腹語術，把聲音變成一點點送到帳子裏，轉折發出，所以總座根本就沒中毒，不怕威脅，可是這兩個女子因爲未經歡合，媚情散毒未曾中和，清除時就困難多了，除了口服之外，還必須將解藥溶入水中，以內力逼住牝珠，助其發散滌清，這些事總座做起來方便嗎？」

南宮俊怔住了，月女一笑道：「當然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讓她們與男子眞正地歡合一次，總座想必不願爲之吧！」

南宮俊道：「那有什麼不願的，她們反正要嫁人的，把她們擇個合適的對象，嫁出去不就行了嗎？」

「總座，媚情散毒必須在一個對時內着手清除，否則藥性深入體內，合人體質，就再也無法祛除了！在一個對時內，總座難道還能爲她們找到合適的人選嗎？」

日童笑道：「月姐，這個可不用妳操心，總座自有分寸，這兩個女子是侍候總座的，自己收在身邊也沒關係……」

月女一笑道：「那就算我多事了！不過我只是把情形解釋給總座知道，既是總座用不到屬下，屬下就先行告退！」

她美妙地行了個禮，就待退出，南宮俊恨得牙癢癢地叫住道：「等一下！」

月女笑道：「是，總座有何指示？」

南宮俊道：「這兩個女子身上的毒是你們下的，你們應該爲她們祛除！」

月女道：「那是行事的弟子太混球，居然以這種卑劣的手法來冒犯總座，屬下已經把那個傢伙處決了，總座應該也消氣了！」

「這不是氣不氣的問題，而是……」

月女搶着道：「天人教規極嚴，各人的職責分明，他做錯了事，就該由他負責，屬下等沒有理由代他負責，只能施以應得的懲罰，至於爲這兩個女子清除餘毒的事，屬下等只有得了總座的指示，才可以着手，否則也是無法越俎代庖的！」

南宮俊明知這是個圈套，却也沒辦法，只得道：「好！妳就偏勞一下吧！」

月女忍住了笑，上前恭身道：「是！請總座將解藥賜下。」

「你們身邊難道沒有解藥的？」

「啓禀總座，屬下等職司護法，這種事屬下是不管的，所以身邊沒有解藥。」

南宮俊取出那個藥瓶丟給她，月女接過之後打開來全數倒出，數了一遍道：「這兒共有十四顆藥，兩個人一共只需要六顆，還有八顆，請總座收回。」

南宮俊道：「我不要，這本來就是你們的東西。」

「不！屬下等身邊照例不准攜帶各種

的藥物，總座如若不要，丟掉都可以！」

南宮俊只好收回了藥瓶，然後對日童道：「你把那具屍體也拖去處理一下！別放在這兒驚世駭俗！」

日童也答應了一聲，恭身而退，而且還帮月女把翩翩抱了出去，月女掀開帳子，抱起了全身赤裸的雙雙，她這時已經是雙目通紅如火，全身火紅，想是媚藥已經發作，倒是不能再躭誤了。

南宮俊看他們把人帶走後，坐下來沉思了一陣後，心中打定了主意，於是倒了杯茶，靜靜地坐着，沒多久，門口響起了剝啄的叩門聲，南宮俊道：「進來！」

日童掀帘而入，恭身道：「兩位姑娘已經交給了月女去照應，屬下特來聽候吩咐！」

南宮俊笑着一指椅子道：「坐下！」

日童受寵若驚地說道：「屬下不敢放肆！」

南宮俊道：「跟着我辦事，沒那些規矩，我叫你坐下就坐下！」

「可是本教尊卑之序特別重視。」

「我現在還沒有加盟天人教，不必講究那些，等我眞接受了總護法這個職位時，你們再依規矩行事還不遲！」

「是！屬下敬遵諭命！」

他坐了下來，神情還是很恭敬，南宮俊道：「教主一共只撥了四個人來？」

「是的，不過這祗是暫時要屬下等前來聽候驅策，總座如果要人使喚，凡本教門下弟子，都可以指揮調動的！」

「不必，我目前不用太多的人，另外兩個人呢？」

「是山童與海女，正在店外候命！」

「叫他們進來，我要認識一下，而且有些問題要問他們。」

日童恭應了一聲，撮口發出了一聲很尖銳的嘯聲，聲止人至，日童打開門帘子，引進了兩個年齡相彷彿的男女，腰佩長劍，同時恭身一禮，說道：「屬下參見總座！」

南宮俊暗暗地心驚，因爲他的耳目靈敏，自信在五十丈內，落針可聞，這兩個人的到來，却是在三十丈內才聽見動靜，而且瞬息即至，落地無聲，可知他們的輕功造詣，已經到了極高的境界。

再看看這三個人，加上沒在場的月女，不但面貌俊秀，而且舉止凝重，沒有一點邪惡的樣子，使他對天人教又多了一層警念，尤其是那個所謂教主，必然更難相與。

他擺擺手道：「二位也請坐下！」

二人剛要謙辭，日童道：「我們既撥歸總座麾下，一切都以總座之命是從！」

二人這才應命坐下，南宮俊道：「你們有多大歲數了。」

三人都面面相覷，却沒人作答，南宮俊道：「這個問題也答不出來！」

山童道：「啓稟總座，屬下是眞的不知道，本教以天人合一，沒有過去與未來，因此也不計凡間歲月！」

「這都是些欺人的空談，是人，就不免生老病死，總有個年月以計久暫的！」

山童道：「屬下等所習神功，或許無法避免死亡之一關，但老病二字，却是與屬下等無緣的，據屬下所知，屬下等八人追隨教主已十五寒暑，還是這個樣子。」

「什麼！你們跟教主已十五年了！」

「是的！而且在未追隨教主前，還有三年在一個冰雪密封的山谷中，學習語言以及各類知識，練習武功，那時我們就是這個樣子！」

南宮俊道：「這麼說，你們至少也有十八歲了！」

日童搖搖頭道：「絕不會少於十八歲是可知的，但是究竟有多大却無以得知，因爲十八年前，我們就是這個樣子！」

南宮俊道：「那十八年以前呢？」

海女道：「沒有以前，我們一有了知覺，就開始學習語言，武功招式，以及各種知識，在這以前我們似乎毫無知覺。」

南宮俊道：「總不成你們一出娘胎就是這麼大了？」

日童道：「那自然不是，但是教主說我們的生命開始，就是從記事爲源，今後有生之年，也都是這副形貌以終。」

南宮俊心頭一震，他是知道有這一門功夫的，將一個初生不久的嬰兒，以特殊的方法養育，就像是在花房中培育幼芽似的，等到某一個程度，才啓發其靈智，在短短的時日內，可以造成一個極頂的高手，因爲在養育期間，已經把一個人的體能智慧潛能，都培養到最成熟的程度，而這些嬰兒到成長，都是在渾噩中渡過，完全摒絕了外務的影響。可是南宮俊對這一門的功夫與智識也很有限，他所涉獵的武功笈本上，只是約略地提一下，連東佛本人，也是語焉不詳，他以爲這種事不可能出現的，萬想不到居然眞正地出現了。

看來這個天人教主，還是他意料之外，即將接觸的一個對手！而此人的出現，也將使本已混雜的局勢，變得更爲混亂。

他又捉摸了一下才問道：「教主在什麼地方，我要見見他！」

日童笑道：「總座，教主吩咐過了，除非總座答應立即加盟，正式對外公開宣稱膺任總護法的職位，那麼教主也就立即公開對外宣稱本教的成立，否則目前尚無見面的必要！」

「那他又何必撥你們過來呢？」

「屬下等是來聽候驅策的，不僅是屬下，就是全教的人總座也都可以調用！」

「人呢！在什麼地方？」

「只要總座確有須要，人手隨時可到，但爲總座行事方便計，還是由屬下等居間連繫的好！」

「你們知道我要做什麼？」

「知道，總座跟橫江一窩蜂的老大宇文雷定了十日之約，要追回被他們刦走的鏢銀，這件事，如若辦成了，就可以使總座頃刻間名揚天下，所以，教主才遣我們到來……」

「他倒眞是個有心人。」

「教主雄才大略，武功蓋世，一切都策劃好了，就等借重總座的長才……」

「他既是看中了我，爲什麼又要派個人來對我用上那一手。」

「這……有些事情是那名弟子擅自作

主，並非出於教主之意，不過教主也是藉此看看總座的應變能力，以及對本門武學的了解狀況，最後是十分滿意了，才着令屬下等現身相見，如果總座的表現不能令人滿意的話，屬下等就不出來了！」

南宮俊冷哼一聲，日童連忙道：「總座不要生氣，屬下只是據實而言，現在教主已經將全權賦予總座，一切唯總座之命是從，他絕不再加干預了，正因爲如此，在事前才不得不愼重一番！」

南宮俊冷笑道：「你們怎麼知道我一定會接受這些人，既然天人教不肯定正式公開亮出名號，那就是要用我南宮世家的名義活動了！」

「總座有權決定的，用任何名義也由總座的主裁！」

「南宮世家的盛名得之不易，我不能讓它沾上一絲汚跡，你們當得起嗎？」

日童道：「但憑總座吩咐，屬下等無不盡力！」

「好，我要履行十日之約，你們必須在十日之內，找到那批鏢銀的下落！」

「總座，已經過去六天了，只剩下四天！」

「那就更是刻不容緩，你們若是不行，就趁早說明，我由南宮世家那邊着手調查！」

「總座但請放心，鏢銀的下落已在掌握中了！」

南宮俊倒是眞正吃驚了，這批傢伙還的確是神通廣大，但又有點不信地問道：「鏢銀在什麼地方？」

日童道：「宇文雷與總座訂約後，也十分愼重，爲恐被南宮世家踩住了後脚，行動非常詭密，故而將鏢銀化整爲零，分置在十個不同的地方。」

南宮俊一震道：「分散開了，都是在那裏？分得遠不遠？」

日童笑道：「分得很散，只是您放心，都在屬下的掌握中，不出半個月，屬下等有把握全部取回來！」

南宮俊道：「那不是要費很多手脚了嗎？」

日童笑道：「也不必費事，只要您跟宇文雷正式照面，從他手裏把一份鏢銀要回來，遞交到兩淮去就行了，餘下都是屬下們的事，無勞總座去一一找尋了。」

南宮俊道：「我不能有始無終，爲德不卒，只收回十分之一的鏢銀交回……」

日童道：「只要取得一份，其餘之數，屬下可以請教主先撥欵墊上，然後，再由教下弟子去向橫江一窩蜂陸續討回就是了。」

「那……怎麼可以呢？」

日童道：「宇文雷的用意，就是打擊您的威信，使您疲於奔命，讓您一點一滴的找回來，他好從容準備應付您，咱們偏不叫他如意！只要您公開擊敗他一次，取回了一份失鏢，補足了交出去，他就以爲您是無意跟他們作對下去，自己吃虧認下了，對您疏於戒備，本教的門下弟子就可以分頭並進，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攻他們措手不及，把失鏢全部收回來！」

南宮俊明知道這中間必然不會如此簡單，一定還另外有別的陰謀在內，可是他沉思了一下笑道：「這個辦法倒不錯，只是，那筆鏢銀不是小數目！」

「不是五十萬兩嗎？這也沒什麼，我們全數墊上也不費力，只不過一定要總座把宇文雷打敗了，這筆銀子才有價值！」

南宮俊笑笑道：「就是這話，南宮世家雖然沒有這麼多銀子，可是憑我們家的聲望，登高一呼，找江湖同道湊個數，也不止是這點銀子，只不過不能便宜了橫江一窩蜂那批盜賊而已！」

日童笑道：「橫江一窩蜂橫行多年，能夠在總座手裏挫他們一下威風，對總座的聲名，倒是很有利的事！」

南宮俊道：「就怕我不是敵手，輸給了他！」

「那絕不至於，這對南宮世家的盛名，也將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南宮俊冷笑道：「勝了，光榮是天人教的，敗了，就是我南宮世家丟人了！」

日童道：「總座，這可不能怪教主的算盤打得精，而是您沒有表明態度，如果您比刻就正式承認是天人教的總護法，教主絕對不會讓您受半點委屈！」

南宮俊知道自己落入了一個心機極工的對手的安排中，這時還不能夠翻臉，因爲他發現這個天人教，比什麼橫江一窩蜂要難對付得多，因此他笑笑道：「我不急於加入的道理有二：第一我不相信你們的能力，眞辦得什麼事，所以借這個事件我要考驗一下你們，第二我對你們的教主也還不太服氣，他憑什麼要在我之上？」

「總護法的權限並不低於教主。」

「在名義上壓住我也不行，至少得讓我看看他是否眞有居我之上的本事！」

「這是總座跟教主之間的事，屬下無以爲詞，也不敢多說什麼！」

「我也知道跟你們說這個沒用的，我要在約期前，找到宇文雷，這總行吧？」

「沒問題，一天之內，就可以到他那兒。」

南宮俊道：「一天之內，他離此不遠吧？」

日童笑道：「遠倒不遠，只是較爲隱僻而已，如果由此而去，騎着快馬，四個時辰就可以到達，問題是他肯不肯在那兒等着總座，如果總座貿然而去，他若是沒有充份的準備，很可能來個避不見面！」

南宮俊道：「既是四個時辰可達，我在一天之內趕到，他就來得及準備了？」

日童道：「也許還是來不及，不過多幾個時辰，屬下等可以安排一下，叫他欲避不能，硬着頭皮非見不可！」

南宮俊道：「你們有這個把握？」

日童笑道：「這個屬下可以保證。」

南宮俊想想道：「好！現在是子丑之交，我在一個時辰後啓程，明日午時前，我要趕到地頭，着手追回鏢銀！」

日童一怔道：「總座！期限還有兩三天，您何必那麼急呢？」

「我訂約時只說是十天之內，並沒有限制一定要十天，早一天好一天，兩淮的災民日夜在飢寒交迫中嗷嗷待哺，早一天把賑銀送到，也許就能多救活幾個人！」

「可是屬下等恐怕來不及籌措！」

「你們要籌措些什麼？」

「太多了，比如說斷其歸路，絕其援助，掌住絕對優勢，從容布置，這些都是要時間的！」

「這些你們應該早就準備好了！」

日童道：「不久之前，屬下才摸準他的去處！」

「那你們的行動就太慢了，連紅粉金剛都不如，她們早在昨天就弄清了宇文雷的去向下落！」

「光是弄清他的去向，屬下等並不後人，屬下是要摸準他們的實力布署……」

「你知道橫江一窩蜂究竟有多少實力，他們的組織如何，落脚在那裏……」

「這個……一時還不清楚，因爲橫江一窩蜂行蹤詭秘，這一次才算是知道了他們一部份的人。」

「那你們還差得太遠！」

日童臉現驚色，說道：「莫非總座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認爲無須知道，橫江一窩蜂在江湖上橫行多年，你們都沒有摸到一點底子，只憑這短短的幾天，得來的消息又豈足可靠，如果等你們從容布置，說不定對方布置還更嚴密呢！」

日童不作聲了，南宮俊道：「一個時辰後出發，就是我們這幾個人，不許你們再拖進任何不相干的人！更不准打出天人教的名義，你們四個人目前就算是我的家童。」

日童道：「那我們趕上去，只怕見不到宇文雷！」

「爲什麼要見到宇文雷，我的約會是要追回失鏢，見不見他都沒有關係！」

「可是不公開地擊敗他……」

南宮俊道：「只要我找到的是眞正的失鏢，那就行了，並不一定要從宇文雷手中奪回來，再說即使擊敗了他，也不見得就能取回全部的失鏢，我做這些事，是爲了那許多受水災的百姓，不是爲了揚自己的名氣，更不是爲了天人教揚威鋪路，你們要跟着我，就得聽我的，否則，就走開些……」

日童見他發了脾氣，不敢再說了，忙道：「是，屬下謹遵總座的諭命！」

「還有，以後在人前人後，也不得以總座稱呼我，在我沒有接受這個工作前，我也不是什麼總護法！」

「可是……」

「是你們教主自己鬼鬼祟祟，不先跟我見面談談清楚，我憑什麼就要受他的安排！」

「是的！公子，屬下等這就去準備一下，一個時辰後，再來侍候公子上路！」

三個人一起行禮告退，南宮俊却道：「山童海女留下，我要調息一下，你們二人分前後爲我巡守當值，不准任何人，任何事來打擾我，否則唯你們二人是問！」

兩個人也都答應了，只有日童一個人起身離去。

南宮俊出了個難題，也是要考考四個人的能力，他雖然在閉目養息，注意力却一點沒放鬆，他聽出山童守着前面，海女守在後面，兩個人偶而走動一下，始終沒離開過崗位，也沒有跟任何人接觸。

而整座院子，居然寂靜無聲，再也沒有人前來打擾。

約莫過了一個時辰，日童再度前來請示道：「啓稟公子，一切都準備好了！」

「我的兩個侍女呢？」

「她們都已清除了餘毒，屬下爲她們找了一輛車子，因爲尙須安息，所以沒有讓她們前來侍候，公子如果要人，海月二女都可以司勞的！」

「那倒不必了，我們這就走吧！」

他出了店堂，却不見一個店中的人前來，不禁問道：「店裏的帳結了沒有？」

「屬下留了一塊金子，所有的人都被點了睡穴，我們走了之後，穴道自解，他們會清醒的！」

「爲什麼要這樣呢？」

「因爲這家店靠不住，我們如果要保持行跡機密，最好是別讓他們知道！」

「我知道他們是紅粉金剛的眼綫，那沒多大關係，我們的行動無須要瞞住紅粉金剛，而且慕容婉還跟我約好會面的！」

「公子，如果您想在一天之內找到宇文雷藏金之所，就不能跟慕容婉會面！」

「這又爲什麼？」

「因爲她們的行蹤已被橫江一窩蜂踩住。」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是不大，只是宇文雷立刻就會提高警覺，想要堵上他就很難了，這個傢伙狡猾如狐，趁着他把注意力放在慕容姑娘的身上，我們才好抽冷子堵上他！」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據屬下所知是在百里外的一個小鎭裏，但是等我們到了那裏，他在不在就不知道了，因爲兩地相隔百里之遙，他若是有所行動，消息傳來也得要一段時間！」

南宮俊道：「我們這一路行去，他不會知道嗎？」

「不會，因爲屬下把沿途都清理了，任何消息都遞不過去。」

「沿途百里，你是怎麼肅清法？」

日童笑了一笑道：「很簡單，屬下只是斷住他們的通訊就行了，快速通信的方法，不外是飛騎急足口傳，或是飛鴿傳信，屬下叫人沿途用鷂鷹封鎖，不放過任何一頭飛鴿，然後，不讓人騎超越過我們就行了！」

方法是很簡單，可是要動用多少人力，南宮俊聽得心頭暗驚，想到這個天人教組織之嚴密的確是驚人，要不是他們主動找上自己，恐怕要發現他們都不容易。

他也更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在江南地面上居然潛伏了這麼多的江湖組織，而身負江南武林安靖重責的南宮世家，却一點都不知道訊息，這是件多麼可怕的事！

平靜的江湖，想得到即將發生一場巨大的變動，是福是禍，却是誰也不敢想像的！

他考慮了很久，是否要把這些都告訴自己的家裏面，但是最後，他決定不說了，南宮世家保持着相當的實力，不介入這場糾紛，讓羣魔亂舞，自相殘殺去，到最後，南宮世家那份實力，才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如果太早插進去，疲於奔命，累死了也發生不了多大作用。

店外，他的霹靂火已經裝上了鞍轡，由月女牽着，這使南宮俊又對這四個人有了一種新的估價，因爲霹靂火是不肯讓生人接近的，可是月女牽着牠，居然十分馴服，可見他們對馴馬也有一套。

海女則駕着一輛輕巧而又華麗的雙駒馬車，南宮俊推開了車門，看到車廂裏竟像是一具大的臥榻，而且十分寬敞。

座墊下面是柔軟而又發亮的絲棉錦墊，翩翩跟雙雙都還在睡，但是佔了一邊的坐墊，對着這麼一輛設計輕巧而又華麗的精美馬車，南宮俊不禁嘆爲觀止，忍不住道：「這是從那兒找來的車子。」

海女道：「是教主從西域帶來的，而西域本身也沒這種車子，是從天方聘來的巧匠精製的，屬下與月女各有一輛！」

「這樣的車子在中原並不多見！」

「是的，不過屬下等乘坐着倒也方便，不會引起人注意！」

南宮俊心中一動，他已經知道所謂的天人教主是什麼人了。

當時流行着幾條兒歌，說是什麼「東海少了白玉床，海王來求金陵王。」又說是什麼「天下最富沈萬山，不如金陵王一半。」

這兩條兒歌都是誇說金陵百寶齋主人王天一的家財之豐。

百寶齋是多年的老字號珠寶號，他們家的生意做得之大，簡直無與倫比，尤其是到了這一代主人王天一的手裏，更是懂得經營，刻意搜求天下奇珍異寶，供應各地的豪富之家選購。

他們通商的範圍不限於華夏，商隊還遠出四夷，這時由於三寶太監遠行西洋之故，海路已通，他在寧波擁有了十幾條大海船，交通西洋各地。

還有則是原先與波斯，大食人通商的絲茶二路，也被他幾乎是一手包辦了。

百寶齋的營業雖是以珠寶爲主，但是其他的生意，他無不插上了一手。

據說他年青時醉心遊歷，十五歲就離開了家，三十歲才回來繼承百寶齋的產業，在短短的十年間，把先人的事業發展到一個驚人的程度。

百寶齋經手的生意太大了，自然要自己蓄養一批武師護宅，於是就有許多奇技異能之士被網羅了去，更因爲他們有錢，留得下人才，所以實力越來越大，他們的採貨商隊中，幾乎個個都是好手。

雖然不是什麼武林宗派，可是根據南宮世家的側面了解，大概他們可以抵得上三個大武學宗派加起來的力量。

這樣一股勢力，自然沒有人敢去攖逆其鋒，所以沒有那一個黑道人物敢去找他們的晦氣，就是橫行一時的橫江一窩蜂，也沒敢動過這個主意。

他們既然擁有如許的實力，照理應該在江湖上很出風頭才是，不過他們志在營利，從不參加什麼武林活動，所以沒人放在心上。

南宮俊笑着點點頭道：「王天人，天人教，天人一體，我就該想到才是！」

海女道：「公子，現在我們的勢力足可囊括天下而有餘了嗎？」

南宮俊道：「不相信！」

「爲什麼，公子既然知道了教主的名諱……」

「王天一如果眞能一舉而盡有天下，他早就發動了，何必還到現在……」

「教主有意一統武林，但不主張征服，所以不用激烈的手段，再者武林中已有了南宮世家，教主更不能掠人之美，所以才要求公子合作……」

南宮俊道：「南宮世家雖是武林盟主，但那只是一個道義的聯盟，並不是武林的主宰！」

海女道：「但是南宮世家的任何要求，只要一紙書函，那一個都不敢違背！」

南宮俊嘆道：「海女，妳這麼想就錯了，南宮世家的一紙書函到那兒雖是備受重視，但那是對他們有好處的，並不是命令誰，或是要他們做什麼對他們不利的事，否則人家照樣也會置之不理的！」

海女說：「不會吧，如果對他們要求得堅決一點，使他們明白了遵守之外，就是跟南宮世家站在敵對的立場了，那樣他們就會愼重考慮了！」

南宮俊笑笑道：「海女！妳們只是在暗中活動，刺探武林動靜，却還沒有跟江湖幫派門戶正面作過衝突，所以對事情的看法太偏失於利害，却忽略了人性中的另一面了！」

「人性中的另一面又是什麼？」

「尊嚴與驕傲，換言之也是江湖人寧折不彎的倔勁與不甘服於人的傲性，大家之所以對南宮世家如此尊敬，是因爲南宮世家只幫助他們而不要求他們什麼，而且更給了他們非常的尊敬，才能得到他們的尊敬，如果南宮世家想壓在他們頭上，他們就不會那麼聽話了！」

「他們不怕南宮世家的雄厚實力。」

「怕的！可是武人視榮譽尤勝於生命，如果我們摧毀了他們的榮譽，那他們寧可斷頭流血，也不惜一拚了。」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有那麼硬的骨氣吧！」

「是的，但是那些貪生畏死的軟骨虫並不受到大家的重視，他們臣服與否，對大局毫無影響，就是把他們踩在脚底下也沒有多大的意思。」

「這倒是的，就算打架也得找個硬一點的對手才有勁兒。」

南宮俊笑道：「有氣節的人不會爲威所屈，沒骨氣的人，不待你去征服，只要你的力量強過他，他就自動地屈服了，江湖上這兩種人各佔其半，所以從來也沒有人能成就武林中的霸局……」

海女默然，南宮俊道：「但也不是絕對的不可能。」

海女興奮地道：「有什麼辦法呢？」

「以德服之，有氣節的人，多半是講道理的，只要道理上能壓得住他，他就會心甘情願的低頭屈服了，即使有一兩個死硬強項的人，不必去征服他，他也會受到天下人共棄而無法立足……」（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珠具定風力　人無抗暴能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彤在快活齋中，目睹岳罡藉西門擧一家追敵而去，潛入西門擧房中意圖不軌，郭彤自忖非其敵手，遂擲在窗內，冀能驚走岳罡，不料因近身不及，爲岳罡追及，就在危急關頭，突有一老者從空而降，拉着郭彤跑出快活齋，岳罡不捨追上，向老者盤問姓名，那老者自稱在三十年前曾殺死十二銀龍及毀去排教首領八太公和七堂長老，岳罡一聽，驚悉面前老者竟是令人聞名喪胆的鬼太歲，不禁面色大變，口中連呼不信，被認爲是鬼太歲的老人忽然張口，一股冷風向岳罡臉上吹來，岳罡不禁機伶伶直打寒噤——

這股陰風似使岳罡不再懷疑，加深了「鬼太歲」就是白衣老人的「可信性」。登時「雲裏翻」岳罡就像一塊石頭那般的怔在了當場！一動也不移動。

白衣老人一直顯現在臉上的笑容，忽然消失了，變成了一片陰森與冷漠。

「其實你所知道『鬼太歲』這個名字是假的！」白衣老人冷冷的道：「我眞正的名字，好像早巳爲武林中所淡忘，不過，對於這個新外號，我並不討厭，人家既然這麼稱呼，又何妨接受？」

岳罡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臉色在一番陰晴不定之後，緩緩點了一下頭：「由尊駕所顯示的武功看來，你果然就是傳說中的鬼……鬼太歲！」

「你到底是相信了。」

岳罡道：「只是我與你並無仇恨，你怎能對我下此毒手？」

鬼太歲冷笑一聲道：「你我雖無寃仇，只是我欲除你之心，却是早巳有之，你可知道爲什麼？」

「雲裏翻」岳罡搖搖頭：「這個正是岳某想不通的，岳某願聞其詳。」

「鬼太歲」一哂道：「很簡單，這個地面既有我在，就絕不容你猖狂！誠所謂『臥榻之旁，豈能容人酣睡』？廢話少說，岳當家的，你就快出手吧！我這裏接着你的就是——」

「雲裏翻」岳罡身子顫抖了一下，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一步：「得饒人處且饒人，老人家你要三思！」

「鬼太歲」不悅道：「廢話少說，相好的，你亮招吧！」

「雲裏翻」岳罡被逼得無路可走，簡直無可奈何，他緊緊的咬着牙齒，一雙稜光四射的眸子，頻頻在對方身上轉着——

驀地他身子向後一個倒轉，施展出一式「金鯉倒穿波」的輕功絕技，颼一聲縱了出去！

雖然身法至爲輕快，却依然躲不過「鬼太歲」的凌厲殺手，就在他身子剛自縱出的一刹間，鬼太歲巳電閃星馳般的跟了上去，起身，落下，看來簡直形同一式，速度之快，令人不及交睫。

「雲裏翻」岳罡身子方自站起，「鬼太歲」已如同鬼影子一般已來到了近前。

他猝然遞出了一雙手掌，其勢極快，却似鬆不帶勁，只一下，正好擊中在岳罡兩肋之上，後者身子就如同飛鳥般的騰了起來。

旁觀的郭彤目睹及此，禁不住大吃一驚——眼看着岳罡的身子高拋當空，就像是一枚大球——在空中一連打了幾個轉兒，斜着身子直落下來——雖然仍能勉強站立不倒，却由不住一連打了幾個踉蹌，噗通栽倒，却又挺身站起，「呼」的噴出了一口鮮血。

鬼太歲發出了一聲怪笑：「老小子，別逞能了，回家準備後事去吧，晚可就來不及了。」

「雲裏翻」岳罡臉色極爲猙獰，雖然是在夜色之中，一旁的郭彤亦能看出他稜光四射的那雙瞳子。

顯然他知道傷勢極重，那裏還敢絲毫逞能鬥狠，一嘴牙咬得「克克！」作响。

「好……你竟敢向我下毒手……」岳罡一連咳嗽了幾聲，大聲的喘息着：「姓岳的只要有三分氣在，錯過了今夜，上天入地，天涯海角都要找着你，我們是『死約會』，不死不散！」

「太晚了！」鬼太歲笑道：「也許你還不淸楚，我就對你實說吧，你巳中了老夫我的紅綿掌力，就算你功力再高，至多也捱不過三個對時，回家料理後事吧！」

「雲裏翻」岳罡一時臉色大變，雙膝一軟，「噗通！」坐倒在地。

鬼太歲嘻嘻一笑，側過頭來，向着一旁旁觀的郭彤遞手相招道：「來來！小夥子，咱們走吧！」

話方住口，即聽得岳罡一聲大叫，陡然間雙手齊出，由其掌心裏同時飛出兩口飛刀，「哧——哧——」兩道白光，一經出手，作弧狀直向着鬼太歲兩處太陽穴上飛來。

——這種打法稱得上既快又準，却又手法特別，確實大異一般，無奈這個叫「鬼太歲」的怪老頭子，確實是過於厲害了些；就見他兩手倏地一分，已分別把直飛兩處太陽穴的一對飛刀揑在手上，遂即手指用力，叮噹兩聲，雙雙折斷落地。

「回去吧！再不走就來不及！」

說了這一句，這個老頭子緩緩轉身而去。

× × ×

踏過這片菜田，眼前是一片茶園，那些看來高矮如一的茶樹，是種在或高或低的層層土丘上！看過去密密麻麻，不知展延幾許。

被稱爲「鬼太歲」的那個長鬚老人，用着一雙肥大的袖子直在前面走，郭彤却是上氣不接下氣的在後面跟着——

眼前來到了一處高起的山丘地方。

鬼太歲站定下身子，郭彤忙跟上來，只累得氣喘如牛，大聲的喘息不巳。

「你慢走一步——」郭彤微微定了一會兒才道：「你救了我的命，我却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老人一哂道：「你被我救了，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這有什麼稀奇。」

郭彤抱拳道：「小可姓郭名彤，萍水相逢，多謝打救，請受我一拜。」

說罷一揖到地——

長鬚老人哈哈笑道：「你這一拜算是什麼玩藝兒？是拜師之禮？那倒巧，我老頭子倒還沒有弟子，不過要想拜我爲師，却也沒有那麼容易——我還要好好觀察你幾天再說。」

郭彤一笑道：「你老誤會了，小可還沒有這個意思，小可只是謝謝你的救命之恩。」

「胡說——」老人瞪着一雙眼睛道：「救命之恩，豈是能謝得了的？嘿嘿！你以爲拜上這麼一拜，就能了事？荒唐……眞荒唐！」

郭彤怔了一下，苦笑道：「那麼尊駕的意思……？」

「哈！問得妙！」老頭子吹了一下鬍子：「這件事你也不用忙——先回客棧去，也許我有事還要找你。」

郭彤心裏不禁又是一愣，一時摸不透他是什麼路數，不過自己受他救命大恩，却是事實，對方既然開口有事要自己帮忙，却是不好推辭。」

當下他略一盤算，遂即點頭道：「好吧！既然這樣，小可這就回去了，老前輩你若有什麼差遣，隨時知會一聲就是。」

長鬚老人點了點頭道：「好吧！只是我却要告訴你，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郭彤道：「小可明白，這件事既然有你老人家插手，足可使一干屑小却步，西門老爺定將感激不盡。」

長鬚老人聆聽之下，冷笑一聲，說道：「西門擧與你是什麼關係？你這般向着他？」

郭彤搖搖頭：「你老人家誤會了，小可與西門一家非親非故，並不認識。」

「哼！那樣就好！」長鬚老人冷冷的道：「既然這樣，我勸你還是少管他的閑事。」

郭彤欠身道：「小可武功不濟，這件事勢難插手，原本就不能爲力。」

長鬚老人「嘿嘿」一笑，點頭道：「好吧，既然這樣你回去吧，一二天我自然會去找你。」

郭彤這時近看對方，只覺得他一雙瞳子光華內蘊，每一轉動精氣四溢，分明內功已臻極境，對方武功方才也曾目睹，的確高不可測，那「雲裏翻」岳罡，該是何等厲害角色，想不到在此老手上却是根本施展不開，以此判來，這老頭兒功力簡直駭人——

他不禁心裏一動，暗中把對方老人拿來與那個殺人魔王「向陽君」金貞觀作一比較，却也不知道他們雙方那一個更爲突出？

長鬚老人一笑道：「你怎麼不走？」

郭彤恍然道：「小可就走了。」

老人道「且慢。」

郭彤道：「老前輩有什麼交待？」

老人眨了一下眼睛道：「你今年幾歲了？」

郭彤遲豫了一下道：「小可二十一歲了。」

老人道：「你練功不精，但出手却有大家之風，可曾拜師習藝？」

郭彤想了一下，搖搖頭道：「沒……有。」

老人冷笑道：「爲什麼閃爍其詞？」

郭彤輕嘆一聲：「那是因爲小可曾有拜師之機遇，却未能成爲事實，事過境遷，如今回想起來深深感到遺憾不已——」

老人那雙深湛的眼睛，緊緊的逼視着他，聆聽之下點頭道：「你的話倒也實在，須知武學一途，較之文學更需明師指點，一着之差，勢將遺誤終身，是以求師不可不愼，你不必爲既往後悔，說不定正是『塞翁失馬』焉知沒有後福，我倒是很喜歡你的一身純樸，看來倒像是一塊練武的材料，果眞你我有緣，有一番遇會，倒也是天作之緣，你的福份可就大了。」

郭彤聽他這麼一說，心裏未嘗不爲之忐忑不定，只是一想到「靜虛」老方丈死前的一番叮囑，自己勢將尋到那個隱居當世的前輩奇人「野鶴」崔奇，將老方丈一番交待面稟之後，未來的出處，且要看他如何來安排自己了——

這麼一想，不禁使他頓時觸及「達雲

寺」的血海深仇，內心情不自禁的浮起一番傷感。只是這番仇恨，他却不願意對任何人提及。輕嘆一聲，轉身而去。

× × ×

客房裏亮着一盞燈——螢螢燈光映着在座父子、翁媳三張不同的臉——

「單手托塔」西門擧緊皺着一雙濃眉，冷哼了一聲道：「想不到我們這一趟，江湖行走，雖然行踪隱秘，仍然驚動了這麼多人，看來往後的日子更是不妙。」

藍衣青年「西門雲飛」道：「爹爹不必担心，我想一俟『四明山』一陽神君所派來的那些使者到來，這件事也就有了依靠，憑着一陽神君的大名，那一個不要命的胆敢輕犯其鋒？」

西門擧冷冷的道：「話也不能這麼說，此番前來的人，到底不是神君本人，不過是他派來的一個使者而已。我是在担心，這個使者是不是有足够的武功能够担當重任……爲父手上的貨，如果就此交給他，實在有點放心不下，這件事着實有些頭痛。」

聽到這裏，他那個一直沒有開口的媳婦——「紅尾蜂」沈雲英挑了一下蛾眉道：「這位使者的架子，也未免太大了一點，憑爹爹您老人家親自出面和他接頭，他就該早早出來才對，這麼藏頭縮尾，實在有失體面，一陽神君的威名，都讓他丟完了。」

西門雲飛不悅道：「妳不要胡說，一陽老前輩既然派人前來接物，這件東西又這麼重要，這個人一定不是泛泛之輩，也許他遲遲不出是有什麼原因也不一定！」

「雲飛所見甚是！」西門擧微微點了一下頭：「我也是這麼認爲——」

西門雲飛皺了一下眉：「莫非是有什麼人釘上了他？」

「很可能！」西門擧冷笑一聲：「你們莫非忘了小飯店的那個駝子？」

「紅尾蜂」沈雲英岔口道：「什……麼？賣餅的那個駝子，莫非他眞的是你老人家所說的那個……？」

「錯不了，爹的眼睛還能看錯了人？」西門雲飛冷笑一聲：「我看着他也有些像——」

沈雲英道：「啊——這麼說那個老婆婆，就是慣施兩個飛棒槌的雷姑婆了——那個姑娘是——」

「玉羅刹——岳飛花！」西門雲飛冷笑一聲接下去道：「妳別看她裝模作樣的那種神兒，其實那個丫頭一肚子都是鬼主意。」

沈雲英道：「我聽說過她，聽說她擅施『袖裏飛針』，專門傷人一雙眸子，百發百中萬無一失，哼——不過，這一次他們眞要是胆敢向我們出手，看我不給她一個厲害——」

西門雲飛發覺到爹爹臉色不妙，忙即以目光向妻子示意，沈雲英遂即閉口不再多說。

「單手托塔」西門擧「哼」了一聲，吶吶的道：「俗謂：『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這句話眞的不假！想不到我很久不出來一次，第一次出來，馬上就有這麼多麻煩，唉！早知道——」

「早知道」怎麼樣，他沒有接下去…

…不過從表情上看來，他似乎頗有悔恨出來這一趟的意思——

不過，轉念一想，却又激起了他的無比豪氣——

「我就不信，哼哼！」西門擧一隻手捋着他的長髯道：「什麼人有這個胆子，敢給我西門擧過不去？再說他們要是探聽知道了這票子貨與『一陽神君』有關，就算向老天爺借上一個胆子，我料他們也是不敢。」

西門雲飛點頭道：「爹爹說的是，那我們何不把招牌挑明了，讓他們這羣子貨色看而止步。」

西門擧搖搖頭：「不行，這麼做一來一陽神君可能不悅，再者却也有損爲父的盛名，無論如何，這件東西，我要親手交給一陽神君本人，在沒有交到他手裏之前，我是責無旁貸。」

西門雲飛道：「爹說的是——只是唉——可是神君派來的那個人，怎麼還不來呢！事情會不會出了什麼變化？眞是急死人。」

「單手托塔」西門擧搖搖頭道：「神君何等身份？言出必踐，再說他派來的人，我們既然已經照了臉，就一定會來，這一點我看是絕對錯不了。」

話方出口，只聽得窗外一人朗聲笑道：「老爺子稱得上料事如神，請恕在下遲來之罪。」

語音方落，即聽得「嘩啦！」一聲震響，虛掩着的兩扇窗屏，驀地爲之大敞開來。

就在窗開的一刹間，一條人影有似怪鳥般的閃了進來，房內老少三人乍驚之下，俱都站了起來，却見來人身高六尺開外，濃眉大眼，生就的一張「國」字臉，獅子鼻，大嘴，兩腮上各自炸生出一綹子短髯，像是刺蝟般的，一根根挺刺着——

再看這人身上那件皂色長衫，高高拉起，紮在腰上，露出了內着黃繭綢的一雙褲管，足下是一雙護着雙踝的多耳麻鞋——一頂較平常人所戴要大了許多的「馬連波」大草帽，斜揹背上，却在帽下交插揹着一雙長柄短劍——好怪的一身裝扮。

這人即使不說一句話，也能顯示出他那股子外爍的剛毅氣息。

雙方見面之下，「單手托塔」西門擧等老少三人，立刻就認出了來人正是日間在食亭用餐時，所遇見的那個騎馬漢子。

這漢子上前一步，向着西門擧抱拳微揖道：「這一位想必就是名震三楚，被稱爲『不倒鏢王』的『單手托塔』西門擧——西門老爺子了，失禮，失敬！」

「單手托塔」西門擧一笑抱拳道：「不敢——尊駕太抬高老夫了！還沒有請教這位壯士貴姓？上下怎麼稱呼？」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不敢！不敢！」一口關西音調：「在下谷天雨，來遲一步，倒令賢父子翁媳久候，罪過之至！」

「單手托塔」西門擧「赫赫」笑道：「壯士說那裏話，快請坐下說話！」

谷天雨向着西門雲飛夫婦抱了一下拳，這才就正中一個座位上大刺刺的坐了下來。

西門雲飛站起來，正要過去把敞開的窗子掩上——

關西大漢谷天雨一笑道：「少君還是任它敞開着的好，以防隔窗有耳！」

西門雲飛愕了一下，站在窗前。

谷天雨笑道：「少君莫非不懂？窗扇敞開着，便於『一目了然』，可以使屑小遁形！」

西門擧一笑道：「好一個可以使『屑小遁形』，雲兒，回來坐好！」

西門雲飛答應一聲，返身坐下，不免向這個關西大漢多看了幾眼——敢情對方那副尊容，外表看起來呆頭呆腦，事實上却並不呆板，足證「人不可貌相」！

谷天雨朗笑了一聲道：「西門老爺可知道，如今這處『快活齋』，已是八方風雨薈萃之所，有不少雙眼睛，注意着你我，不可不愼！」

西門擧怔了一下，手捋銀髯道：「怎麼，谷壯士可是發現了什麼？……」

谷天雨「嘿嘿」一笑道：「西門老爺是明眼人，在下這雙招子可也不空，什麼事又能瞞得過你我？」

「單手托塔」西門擧聆聽之下，面色微現汗顏，呵呵笑道：「谷壯士可眞當得上神目如電，無所不知了，不錯，適才不久，老夫這間房裏，確實摸進來了一個點子，只是他却沒有佔着絲毫便宜，谷壯士大可放心！」

谷天雨嘿嘿一笑道：「西門老爺可曾把這個人摸清楚了？」

「單手托塔」西門擧搖搖頭道：「當時天太黑，那厮被老夫追踪至曠野荒郊，被迫與老夫過了幾招，不是老夫對手，遁林而去！」

谷天雨道：「西門老爺居心太仁厚了，這類猴子居心叵測，這一次放了他，保不住下一回不會生事，爲今之計，理當下手予以殲滅的好！」

這幾句話聽在西門擧耳朵裏，頗不是個滋味。

因爲論輩份說，西門擧顯然是對方長輩，論年歲更不知要大過他多少，對方這幾句話裏顯然有譴責之意！

西門擧一向自恃身份，目無餘子，若非對方身份特殊，只憑這幾句說詞，他就能與對方立刻翻臉——

只是眼前，他却吞下了這口氣！

「嘿嘿！」笑了幾聲，西門擧臉上掛着幾分不自在：「谷壯士有所不知，那厮武功亦非泛泛，再者老夫尚還沒有摸清楚他的路數，是而——」

「哈哈！」谷天雨大笑道：「西門老爺不必爲這件事有所煩心，一切都已由在下處理妥當！」

西門擧怔道：「谷壯士這話是什麼意思？」

谷天雨粗哼了一聲：「西門老爺有所不知，實則尊駕與那厮在荒野對搏之時，在下適巧在側，故而旁觀一些時候——」

「噢——？」「單手托塔」西門擧十分驚訝的道：「這麼說……？」

谷天雨冷冷道：「是以，那厮雖然僥倖自尊駕手中逃得了命，却不曾由在下手上逃開！」

「啊——」西門擧不得不爲之欽佩道：「高明之至——這麼說，谷壯士你又如何將他發落了？」

谷天雨一笑道：「在下甫離四名山，不入江湖甚久，是以江湖人事，一知半解，不敢率爾下手，將那厮置以致命，特別以我四明山『鐵指定禪』神功，將那厮定在當處，聽候西門老爺發落！」

西門擧抱拳道：「佩服，佩服！」

「啊！」一旁的西門雲飛聆聽之下，睜大了眼睛道：「鐵指定……禪？……這門功力，我聽人說過，據說一經被人點中，三個時辰之內不經救治解開，即有喪命之危，不知是也不是？」

「少君所說甚是——但是却也有不盡之處！」

「是麼？」

「少君所說的三個時辰，倒也不假，」谷天雨吶吶的道：「只是却也有不盡然之處，那是因爲這種功夫一經點中人身，便是絕死之身，任何人也無法解救！」

西門雲飛一驚：「莫非連谷兄自己也解不開麼？」

谷天雨點點頭：「正是如此！」

「啊——」西門擧聆聽之下，頓時由位子上站起來：「這麼說，我們現在就去看看他吧！」

谷天雨道：「老爺子不必急在一時，時間還多的是，現在距離天明，不及一個時辰，等天亮以後，我們再去看他也還不遲！」

西門擧點點頭，遂即就原位又坐了下來。

一旁西門雲飛忍不住道：「谷兄可知那厮叫什麼名字，是什麼來路？」

谷天雨「赫赫」一笑道：「少君問的甚是，這人的底細其實我早已摸清楚了，提起這個人倒也小有來頭——」

說到這裏，他眼睛向着西門擧瞟了一眼：「老爺子，你可曾聽過一個叫『老無常』謝天九的人麼？」

西門擧「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他，我聽說過！想不到他居然也得到了消息——哼，眞是鬼迷了心竅！」

谷天雨冷笑了一聲：「這件事據在下所知，只怕知道的人還不在少數，老爺子還宜特別小心才是！」

西門雲飛一驚道：「怎麼，莫非谷壯士你聽到了什麼風聲不成？」

谷天雨點點頭道：「在下雖不曾聽見什麼風聲，只是在暗中却發覺到一兩個可疑的角色，現在還言之過早，且留待往後觀察便知！」

「單手托塔」西門擧冷冷一笑道：「這樣也好，老夫就在這裏等着他的，看看什麼人胆敢動老夫的念頭！」

谷天雨道：「家師因感這件東西關係我師門興衰至大，因恐老爺子身邊人手不足，是以才責成在下負責接引，不知這件東西可在老爺子你的手上？」

「哈哈！」西門擧大笑了兩聲道：「當然在我手頭之上，谷少俠莫非還有所置疑不成？」

谷天雨搖搖頭：「老爺子你誤會了，只是這件東西關係我師門關係太大，家師既經交待，在下便不敢不特別小心，老爺子你看可否方便賜在下一閱？」

西門擧微微盤算了一下，一笑道：「有何不可？」

他遂即招呼兒子道：「雲飛，把窗戶關上！」

西門雲飛立刻答應了一聲，站起來把窗戶關上。

谷天雨道：「老爺子現在可以放心了吧，有在下與老爺子在此，料想還不至於生出什麼意外！」

「單手托塔」西門擧點點頭道：「說的是！」

說話間，即見他雙手解開了繫在前胸的蔴花扣結，將揹在背後的一個黑漆小箱子解了下來！

西門雲飛與他妻子沈雲英立刻偎近過來，一副生恐「驀生意外」的樣子！

「單手托塔」西門擧嘆息一聲道：「此寶傳頌武林多年，老夫久已聞名，想不到竟是神君師門故物，這一次能由老夫親自負責押送，眞是何其榮幸，那位老前輩既肯將貴門寵物發還，足見與令師已化却前嫌，實在可喜可賀！」

谷天雨嘿嘿一笑道：「這件事其中尚有不爲外人所知的隱秘，老爺子尚不能盡知——」

一面說，他遂即伸手欲去接拿那具木匣。

不意，西門擧後退一步，嘻嘻笑道：「此寶不便假手於人，老夫承托於那位前輩時，對方曾經關照，必須要親自面交於令師，尚請少俠勿怪！」

谷天雨愕了一愕，嘿嘿笑道：「老爺子莫非連在下也信不過麼？」

「單手托塔」西門擧笑道：「谷少俠請勿要誤會，老夫只不過受人所託，忠人之事而已！」

谷天雨揚動了一下濃眉道：「這麼說……老爺子對在下身份還有所懷疑了？」

一面說，他冷笑一聲，伸出左手——即見他左手無名指上戴着一枚鮮艷的藍色寶石戒指！——

「西門老爺當能識得，這是家師飲譽江湖的一件信物吧？」

「這個……？」

西門擧一面吟哦着，兩隻眼睛注視着對方手上——

「哦——」他吶吶道：「老夫記得令師當年行走江湖時的信物，乃是一隻『三色魔鐶』，莫非指的就是這指鐶不成？」

「豈容老爺子爲此見疑？」

說話時，只見他另一隻手指，輕輕由那隻戒指上摸過，登時，那隻閃爍着藍色光華的寶石戒指面上，變成了紅色，光彩奪目！

谷天雨手指再摸，却又閃現出一片黃光，紅色的戒指面瞬息間却又變成了黃色，眞像是變戲法兒般的奇妙，只把一旁的老少三人看直了眼——

哈哈大笑了幾聲，「單手托塔」西門擧朗聲道：「妙極了，妙極了，不錯，這正是『一陽神君』成名江湖的『三色魔鐶』，足證少俠身份無誤了！」

谷天雨「嘿嘿！」一笑：「既然這樣，老爺子當肯將敝門之物，發交在下一觀了？」

「這個……」西門擧目光一轉，點頭道：「少俠此請，並不爲過，只請少俠觀鑑之後，仍交老夫，一待抵達四明山，面交令師之後，也就沒有老夫的職責了！」

谷天雨沉聲道：「這個自然——」

「單手托塔」西門擧自恃武功，又以兒子媳婦俱在近側，料必這個谷天雨不會有什麼花樣，再者對方既然出示了師門「三色魔鐶」，已足可證明他身份無誤——

有見於此，他遂即不再多疑，當下便把手上那個木匣子遞了過去。

谷天雨接在手裏先掂了掂，右手輕啓，遂把那個鏤有空花，內置厚墊的匣蓋揭了開來——

一蓬寶光，由匣內射出，映得人眉髮皆銀！

好大的一顆明珠！

——足足有一隻茶杯那般大小，看上去霞光四射，耀目難開，隨着匣蓋的揭開，一股奇冷氣息由珠身四溢開來，在場老少之人，都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一步！

谷天雨看在眼中，哈哈大笑道：「果然是在下師門九代相傳的鎭山之寶——『定風天珠』——」

一面說，遂即將手上蓋子蓋好。

蓋子一經蓋定，那冷森森的逼人寒氣，頓時消逝！

西門擧微微一笑，道：「少俠可曾驗定了？」

谷天雨點點頭道：「驗過了，一點都不錯，正是我四明山九代相傳的『定風天珠』——」

他輕嘆一聲又道：「老爺子有所不知，自從四明山巔敝觀裏少了這顆寶珠之後，多年來常鬧風患，時有災難，落石傷人無數，家師亦不能照常靜坐，損失功業至大，此珠歸還之後，這一切現像料不會再發生了！」

一面說，他左手緊緊的將珠匣抱入懷中。

西門擧微微一愕，不容置疑，即見對方這個谷天雨陡然間面罩秋霜——

只見他濃眉乍挑，厲叱一聲道：「閃開！」

話出掌出——隨着他一聲斷喝之下，右手五指倏地齊張而開，直向着正面的西門擧迎面力擊過來！

谷天雨功力深湛，這一掌必然經過一番內力貫注，是以一掌擊出，眞有拔樹開山之威！——

斗室之間，那裏容得這等巨大力道？——只聽見「轟隆！」一聲巨響，震得人耳鼓發麻！

在他這股巨大掌力攻擊之下，休說是正面的「單手托塔」西門擧張惶中吃受不住，就連站立一旁的西門雲飛與沈雲英也大出意外，匆促間直被谷天雨所發掌力逼得雙雙退後！

由於這股掌力太過猛烈，三人退勢也就無從收住，碰！碰！俱都撞在牆壁上，整個客房就像是遭遇到了地震那般的大大搖動了一下！

谷天雨顯然早經盤算在胸，是以就在他掌力一經遞出的當兒，身子霍地騰空而起，右掌倏劈，發出了一股凌人的巨大力道。

「嘩啦！」巨響聲中，整扇窗戶在他凌人的巨大掌力之下，頓時被震成粉碎！

就在窗扇破碎裏，谷天雨已挾抱着那

顆明珠，閃身如電的向窗外縱身遁出。

「單手托塔」西門擧似乎陡然由夢中驚醒一般，怒叱一聲，雙手同時遞出，用排山運掌的功力，直循着谷天雨背後追了出去！——

緊接其後，西門雲飛，沈雲英雙雙跟踪縱出。

西門擧身法尤其是快——身子一經撲出，正當谷天雨背後，他腳下施運出全身之力，雙腳力點之下，一雙手掌用連環掌式，直向谷天雨背後力擊了過去！

這一手功夫，在西門擧施展開來時，果然極爲厲害——

只是前行的谷天雨既敢以一犯三，當然絕非弱者，這時就見他身子霍地向後一個倒翻，右掌平出，直向着西門擧手掌上迎去！——

兩股巨大的力道，猝然間迎合到了一塊！

「單手托塔」西門擧，既然博得了這麼一個外號，足見他手掌上的功夫，該是如何驚人！

果然，兩隻手掌猝然交接之下，谷天雨立刻現出了不敵之勢，耳聽他驚呼一聲，整個身軀有如驚起的巨鷹，霍地騰空而起，足足翻出數丈以外。

「單手托塔」西門擧腳下一墊步，第二次運掌待向對方身上擊去，谷天雨已先發制人，就見他側身現掌，「哧」發出了一口柳葉飛刀。

這口飛刀一經出手，倏地劃出了一道白光，直向「單手托塔」西門擧臉上飛擲了過來。

這麼一來，西門擧不得不把遞出的手掌臨時抽了回來——坐身，反掌，用刪掌之力，只一下已把飛來的那口飛刀夾於指縫之間。

這一剎，西門雲飛夫婦已雙雙撲到了近前。

西門雲飛怒叱一聲：「大胆狂徒，看打。」

手掌力推之下，發出了一掌暗器「五雷珠」——那是一種類如「棗核鏢」般大小形式的暗器，一經出手，「嗡！」然聲中，已分散開來，直朝着谷天雨的全身上下各處襲來，其勢絕快，快到了極點。

谷天雨鼻子裏「哼」了一聲，身子一下後仰之勢，倏地施出了一招「蜉蝣戲水」，「哧！」一聲！直把身子飛出丈許以外。

耳聽一陣「叮噹！」聲響，一掌「五雷珠」全數散落在地，俱都打了個空。

——是時，沈雲英却由一側電掣而出，隨着她落下的身軀，一口銀光刺目的長劍，陡然間脫鞘而出，直向着谷天雨身上招呼了過來。

這個谷天雨果然大非尋常之輩，眼看着對方沈雲英手上這口長劍，夾着一股劍風，向着他當頭直劈下來，他却不慌不忙的向外一個側滾，就勢反身現手，中食二指曲彈之下，「噹！」的一聲，已把對方那口長劍彈向一邊！

「小娘兒們！妳也來湊什麼熱鬧！去吧！」

嘴裏叱着，谷天雨右腳翻處，一腳直向沈雲英身上踢過來。

「噗！」一下踢了個正着，以谷天雨腳上功力，這一腳端的是踹了個不輕，沈雲英身子打了個閃，被踹得一個觔斗直翻了出去。

眼前形勢谷天雨以一敵三，就人數上來說，他顯然是處於極端不利的情況之下，只是他技高胆大，看來餘勇可賈——

「老匹夫——用不着不服氣，你跟我來！」

嘴裏叫着，他足下力頓，施展出輕功絕技，只見他身子倏起倏落，一路縱躍如飛，向客棧之外遁出。

西門一家自是緊追不捨，一遁一追，剎息間已追出客棧之外，前行的谷天雨固然身法極快，可是緊躡其後的西門擧，更是絕不含糊。

原來，「單手托塔」西門擧的被騙失寶，大大的感覺到羞憤難當，決計要將寶物由對方手上奪回來。

雙方追遁之間，西門擧已把自己輕易不曾一用的兵刄「離魂子母雙圈」撤到了手上。

這個老頭兒輕功身手，顯然更較諸谷天雨略勝一籌，這時憤恨頭上，腳下更不禁施出了全力，那消一刻已追了個首尾相啣。

「小輩！你竟敢戲弄老夫！」

嘴裏叫着，他身子猛撲而上，雙手抖處，嘩楞楞銅鐶響動，一雙「離魂子母圈」已兜頭蓋頂，直循着谷天雨頭上招呼下來。

谷天雨却也在遁走途中，把一口奇形兵刄「斷腸刀」取到手上。

所謂的「斷腸刀」，乃是一把略呈彎度的尺半腰刀，形若殘月，施展時貼腕而出，上鎖咽喉，中破肚腹，下勾臍胯，稱得上狠厲兼具！

仰身，托刀——

好漂亮的一手刀法。

耳聽得「嗆啷！」一聲脆響！

「斷腸刀」迎着了「離魂圈」——雙方兵刄初度一觸之下，谷天雨旋身如飛已飄出八尺開外。

「單手托塔」西門擧焉能放得過他？第二次厲叱一聲，雙圈高擧，用「連鐶雙打」之勢，緊追谷天雨身後，直向他頂門上掄了下來。

谷天雨這口尺半短刀，顯然浸淫有極爲傑出的厲害招法——眼看着刀光如虹，刀勢撥打得更見迤邐，叮噹聲中，已把西門擧的雙鐶左右撥開。

一剎間，他那張「國」字臉上，顯現出極爲凌厲的殺機，足下一個搶步，硬硬的把身子切了進去。

這一手刀法，看來較諸前一手更見狠厲。

眼看着他那口緊貼手腕的尺半腰刀，驀地向上飛起，却是刀尖朝上，有如一把凌厲的鋼鈎，直向着西門老爺子肚腹之上勾了過來！

「哧——」一聲，刀光眩目難開！

西門擧嘴裏「啊！」驚呼一聲，想是雙方欺身過近，一時架避不及，眼看着那一彎狀若殘月的刀光跳動之處，西門擧壯健的長軀，猝然爲之打了個顫抖，却在他正面前胸之處，開了尺許長的一道口子。

西門擧總算識得厲害，一時凹腹吸胸，硬生生將胸腹部位向後吸進了數寸，饒是這樣，對方那口鋒銳的腰刀，仍然沾着了一些，刀尖觸處，皮開肉裂，可就在西門擧老爺子肚子上留下了一道大血槽。

「單手托塔」西門擧一驚之下，沁出了一身冷汗，嘴裏驚呼一聲，脚下一溜子踉蹌，斜出了七八步，把一張臉嚇得雪也似白。

谷天雨一聲狂笑道：「老兒，你可知道我的厲害了？」

話聲一落，驀地足下踏進一步，却把一口「斷腸刀」陡地由下而上翻起，直向西門擧當胸挑了過去。

西門擧一時大驚，此時此刻，由於雙方距離過近，他又當新創之際，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

站在一旁的西門雲飛與沈雲英，目睹之下，更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只是以他二人所站立的位置，要想上前搶救，那裏還來得及？

——就在此一刹間，耳聽得當空一聲冷笑道：「小子，欺人太甚！」

話到人到——恰如神兵天降——一團黑影連帶着一陣衣袂飄風之聲，陡然間自天上落下一人。

這個人當然不是偶然來到的。

隨着他下落的身勢，這個人一隻甩起的大袖，夾帶起一股凌人的巨大風力，直向着谷天雨臉上捲了過去。

這股風力必然是極其强勁，以至於谷天雨甫自領受之下，大大的吃受不起，當然，不僅僅只是這股强勁的風力而已，隨着風力同時，一截衣袖，有如劈面金刀，直向着谷天雨臉上直劈了過來。

谷天雨足下一個踉蹌，禁不住後退了一步，同時閃臉讓開了對方劈面而至的袖角。

值此同時，他的一隻手「火中取栗」，但聽得「錚！」然一聲脆响，已緊緊抓住了「斷腸刀」鋒利的刀鋒。

谷天雨一驚之下，本能的大力奪刀，一奪之下，祇覺得手腕子上一陣痠痛，那口狀如殘月的「斷腸刀」，已到了對方手上。

西門擧死中倖逃，却也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西門雲飛夫婦正好同時撲上，會同西門擧，三個人呈三角之勢，把來人鉗制在中——

但見來人一身雪白——白眉，白鬢，外加一件月白的長衣。

祇從外表上看來，這個人顯然很有一把子年歲了，光禿禿的一塊頭頂，吃月光一映，閃閃生光！

來人瞇着一雙細長的眼睛，臉上神情似笑不笑，他身材高大，却不顯絲毫佝僂神態，這時，正自瞬也不瞬的凝視着谷天雨！

谷天雨怒嘯一聲道：「老匹夫！」

擧步，劈掌。

「哧！」一股巨大的掌力，直向着白衣老人擊出。

谷天雨出身「四明山」一代武尊「一陽神君」門下，功力自是可觀，這一掌雙方至爲接近，谷天雨又施出了十分功力，一掌擊出，眞有雷霆萬鈞之勢，大股掌力，形成一根威力至猛的風柱，直向當前老人前胸擊去。

誰也沒有想到，當前的這個白衣老人，竟然直挺挺的受了他這一掌之力。

隨着他掌風過後，白衣老人直挺的身軀甚至於連彎也不曾彎一下，疾勁的掌上風力，有如狂風暴肆，「呼！」然一聲狂飈而過，谷天雨本身，反倒大大的搖幌了一下，他脚下用錯綜步法，向左面錯開了一步，迴身掉勢，第二次「哧！」劈出一掌。

這一掌顯然較前一掌大有不同，前一掌之力純厚，有如鋼杵撞身，而這一掌却是由側面擊出，薄如刀刄，改擊而劈，有如鋒利的鋼刀。

白衣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大袖倏起，揚起一股風力，這股風力和谷天雨劈出的掌力甫一交接，頓時化爲子虛，歸於無形。

谷天雨的驚異，是可想而知！

只是不待他再有所異動，西門擧已由側面猛撲了上來，他雙掌齊出，「排山運掌」，霍地向谷天雨背後猛擊過來。

谷天雨已是驚弓之鳥，强敵臨面，自然無暇再顧及背後，「單掌托天」西門擧的進身，誠然當得上「趁虛而入」……一時間大爲驚心。

眼看着他無論如何再也難以逃開西門擧的背後雙掌。

就在這一刹，一股巨風忽然由側邊襲出，不偏不倚，正好與西門擧所發出的掌力迎在了一塊。

兩股風力交集之下，西門擧頓時大感不支，足下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幾步，才得把身子站住。

驚惶甫定之下，一打量風力來處，不禁使他呆了一呆，原來出手發招，將自己掌力格退之人，不是別人，偏偏又是那個白衣老人！

這就令西門擧想不通了，他原以爲對方白衣老人方才出手將谷天雨擊退，必是自己一邊，現在却又像是在帮助對方，不使其喪命在自己之手，到底是爲了什麼？

西門擧可就楞住了！

「你……？」西門擧莫明其妙的抱了一下拳：「尊駕是……？」

白衣老人冷笑一聲，那雙閃爍着精光的細長眸子，微微轉動了一下，面前四個人全然在目。

「西門老兒，你不認識我，我可是認識你。」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盯向谷天雨道：「這位想必是四明山的來人了？」

谷天雨呆了一呆，實在說他已被白衣老人上來的「神乎奇技」嚇呆了，他印象裏，除却師父「一陽神君」之外，他還不曾接觸過任何一個人，能有來者白衣老人這般神奇莫測的功力。

以他見識，對方這個白衣老人，分明是練成「內罡」之功，以他功力，休說自己萬萬不是他對手，就連師父「一陽神君」親自出手，也未見得就能制勝對方，一時不禁嚇得冷汗淋漓，翻遍記憶深處，簡直就不知道武林之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白衣老人一開口道出了他的出身，不禁使得谷天雨吃了一驚，却也下意識的激起了他的一番豪情，聆聽之下，由不住狂笑了一聲。

「不錯，我正是四明山來的！」谷天雨粗聲大氣的道：「老頭，既然你知道四明山的來人不是好相與，我勸你這件事還是少管爲妙，要不然……嘿嘿！可是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一旁的西門擧聆聽之下，不由怒聲道：「小子信口雌黃，無恥之極！」

話聲微停，轉向那個白衣老人道：「尊駕請了，這小子乃是四明山，一陽神君的叛徒，他假借神君的名字，把師門至寶，騙到了手，尊駕無論如何也不能放他逃過——」

越說越氣，霍地咬了一下牙，怒吼一聲，突地直向着谷天雨身前撲了過去。

白衣老人一聲斷喝道：「閃開！」

和先前一般無二，就見他大袖乍揮，一股凌人勁道直向西門擧身上捲了過去。

「單手托塔」西門擧功力何等充沛？只是看來却難以担當白衣老人這一拂之力，隨着白衣老人拂出的肥大衣袖，他身子就像是翻雲的鷂子一般，霍地騰翻出去，起落之間，已翻出丈許以外！

饒是這樣，那股風力亦相當可觀，眼看着西門擧落下在地的身子，頻頻打了好幾個轉兒，才挺身站住！

這麼一來，西門擧那張老臉，可是無論如何有些吃掛不住，長眉一挑，向着白衣老人厲顏道：「尊駕到底是甚麼人？爲何揷手干預老夫之事？」

白衣老人冷哼一聲：「那一個干預你們的閑事，西門老兒，我勸你稍安毋躁，嘿嘿……不是我說你，你要想跟我動手，還差的遠！」

西門雲飛眼看着父親受辱，不禁驀地火起，右手抬處，「嗆啷！」一聲，已把一口長劍拔到手上。

「老匹夫，欺人太甚！」

話聲甫落，人如飛隼般的巳撲了上去，掌中長劍閃出一道銀虹，直向白衣老人前心就扎——

西門擧想不到兒子有此衝動，見狀急呼道：「雲飛！」

似乎是慢了一步！

白衣老人好像只會掄施一雙衣袖！

眼看着他白袖乍分，就像是一隻翩翩展翅的蝴蝶，大袖翻處，「嗆啷！」聲响中，對方掌中的那口長劍，已自捲上了半天！

非但如此，他的另一隻衣袖，却在同時之間由西門雲飛身前拂過，後者身子打了個急顫，倏地定身不動，敢情是被點住了穴道！

西門擧大吼一聲，剛要撲身向前，只覺得透過對方白衣老人身上，猛可裏襲過來一股凌人的罡風，其勢絕猛，一經襲人，透體生寒。

凡是內功達到一個相當水平的人，俱都能識出這種自練「罡氣」的可懼！

西門擧不愧見多識廣，雖然在急怒攻心之下，亦不會全然不顧自己性命，一驚之下，頓時不敢妄動——倒是西門雲飛的妻子沈雲英，不識厲害——

她眼見丈夫受制於人，早已不顧生死，狂撲過去，正好迎着了白衣老人的護體罡氣，兩相撞擊之下，只聽得沈雲英尖叫一聲，整個身子被彈出尋丈以外，「噗通！」倒臥在地，登時人事不省！

西門擧目睹如此，一時髮眉俱張，一邊是兒子，一邊是媳婦，眞不知顧那一邊是好！

白衣老人嘻嘻一笑道：「老兒，你用不着慌，你那兒子，不過是爲我袖風點了穴道，只要我老人家高興，隨時就能把他解救過來，倒是這個小媳婦，不知天高地厚，爲我罡氣所傷，多少傷了些元氣，回去只怕要躺上個幾天才能復元了！」

西門擧一聽兒子無恙，心裏總算鬆了一口氣——直到現在爲止，對方身上的那股子「罡氣」仍然直射向他身上，使他有如「置身寒冰」般的感覺，簡直不敢妄自移動一步！

聽了白衣老人一番話，他冷冷一笑道：「尊駕這種非敵非友的作風，實在令老夫莫所臆測，有什麼事你就當面說吧！」

白衣老人一笑道：「當然有事，不過不關你的事！」

一面說他向着一旁冷眼旁觀的谷天雨微微一笑，伸出一隻手道：「把東西拿過來！」

谷天雨呆了一呆，剔眉道：「什麼？……這是我師門之物……豈能容你……染指？」

「哼！這麼說你是不願意了？」

「你……」谷天雨頻頻後退着：「你是休想！」

「好！」白衣老人道：「看樣子你是敬酒不吃，吃罸酒了！」

說話之時，他身子顯然偏過了一個方向，——谷天雨立刻遭遇到如同西門擧同樣的感受，登時面色大變！

他費盡了心機，才將這件寶物，騙到了手上，如要他雙手獻與給別人，如何捨得？

聆聽之下，他手上着力，緊緊把那個匣子抱在手上，冷笑一聲，道：「哼哼，你大概還不清楚，我不妨告訴你，這件東西，乃是我師門鎮山之寶，家師在武林中的身份，諒必你也有個耳聞……你可想到這件事情的後果將會如何？嘿嘿，你可要想清楚了！」

白衣老人一聲怪笑，道：「小輩無知，這些話還要你來告訴我麼？實在告訴你吧，你那個老鬼師父，早年欠了我一番人情債，這些年我懶散成性，一直深居簡出，未曾去找他討債，現在你來的正好，也省得我再去找他了，小子，把東西給我留下，我饒你一命，要不然，哼哼——你可是自己找倒霉——」

在他說這番話時，就見他一雙細長的眸子時睜又閉，其內精光四射，尤其是透過對方身上所傳來的那股罡氣，更有節節逼人之勢！

谷天雨雖然出身四明山，爲「一陽神君」麾下四大弟子之一，內外功力俱是相當可觀，只是當他面當對方如此功力時，却是絲毫不敢妄動！

這一刹，他心念電轉，忽然想到了一個人，嘴裏「哦——」了一聲，一時神色大變——

「我明白了……」他吶吶道：「你……

…你可是崔……？」

白衣老人突的發出了一聲怪笑，聲震四野，谷天雨到口的話由不住吞到了肚子裏！

笑聲一停，這個白衣老頭目光烱烱的盯向谷天雨：「小子，還算你有些見識，不錯，我就是你說的那個人，你心裏知道是誰就够了，用不着說出來！」

谷天雨聆聽之下，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饒他再是稱強好狠，也禁不住爲對方威名所震，一想到師父所道及此老的一切，眞恨不能當時有個地洞，好讓自己鑽進去！

怔了一怔，由不住向着正前的這個白衣老人深深打了一躬：「原來是崔……請恕弟子無知之罪，還是你老人家高抬貴手，饒過了弟子這一回，改天當隨同家師共向你老人家請安問好！」

這番前倨後恭，只把一旁的「單手托塔」西門擧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臉」！心裏好不納罕，一時却也想不起對方這個白衣老頭兒，到底是什麼路數！

總之，谷天雨却似打心眼兒裏，對這個白衣老人服貼，一時頻頻向着對方打躬不已！

白衣老人端的軟硬不吃，一副極難說話的個性！

目睹着谷天雨的前倨後恭，只見他頻頻搖頭道：「小子，你用不着給我來這一套，你那點鬼心思我淸楚的很，哼哼，要是依着我老人家當年脾氣，早就一巴掌結果了你，現在年歲大了，涵養好多了，雖然你那個老鬼師父對不住我，可是看在這十年他閉門思過的份上，我也就不爲已甚，廢話少說，小子，把你手上的那個箱子給我留下來走人！」一面說他脚下移動，緩緩向谷天雨身前走過去。

谷天雨頓時臉上大爲緊張——

「老……老前輩……」他全身戰抖的道：「這件事請恕弟子萬難從命了……你老人家高抬貴手，務請開恩！」

話聲未完，當前的白衣老人，身形倏閃，有如浪花一片，直向着谷天雨身上撲去。

谷天雨早已防到了對方有此一手，見狀猛地向後就倒，只是妙在對方所加諸在他身上那種奇異的力道，簡直就像是一幢有形的力罩，早已緊緊把他罩住，那裏由得擅自移動！

當時情形，實在出人意外！

谷天雨身子向後一倒，恰似倒在一團極富彈力的氣墊之上，隨着他倒下的身勢，驀地又被反彈了回來！當時只覺得手上一緊，那個抱在懷中的匣子，已到了對方手上，面前人影一閃，白衣老人已掠出三數丈外！

「單手托塔」西門擧見狀猝然吃了一驚，自是放他不過，心裏一急，也不再想自己是不是對方敵手，一心只懷念着匣中寶物遺失不得，大叫一聲，全身猝然騰起，直循着白衣老人身上撲去。

值此同時，谷天雨也由另一面側身猛撲過來，二人無形中却對白衣老人構成了「夾擊」之式！

眼看着兩團黑影夾擊之處，那個老人却有似野鶴穿雲般的騰身而起！

谷天雨，西門擧那麼快速的身子，竟然雙雙都落了個空，若非即時收住了勢子，險些撞了個滿懷！

月色之下，就見那個白衣老人起身似鶴，極其瀟洒飄遙的落身在一株禿樹梢！

白衣獵獵，長髮飄飄，看上去這老頭兒，眞有如神仙一般的瀟洒！

「單手托塔」西門擧目睹之下，大叫一聲，第二次撲了過去——他既號「單手托塔」，可以想知手掌上功力了得！

這時他眼看着押送的寶物落在對方手上，一時羞憤交集，再也按捺不住——

隨着那聲怒吼，他整個身子霍地騰空而起，直向着白衣老人所落身的大樹帽上墜了下來！

白衣老人目睹之下，呵呵一笑，但只見他所落身的那棵大樹帽子「嘩啦！」一聲大響，白影閃處，直似野鶴翻飛，閃得一閃，已墜落在另一株大樹之上！

「單手托塔」西門擧自是不依，緊跟着一殺腰，再次撲縱過去——可是他身子方自縱起的一刹，對方白衣老人，早已先他而起，又縱向另一棵大樹上！

敢情這附近衍生有十數株大樹，俱都高可參天，彼此距離少則兩丈，多則七八丈不等，只是在白衣老人眼裏，好像距離相等，並無任何不同，即見他身形縱處，有如星丸跳動一般，都消片刻之間，已點踏穿行一週！

這麼一來，可就苦了西門擧了。

——他雖然輕功頗佳，一向引爲自負，只是眼前和對方這個白衣老人一較量起來，可就明顯的落後不及，若非借助於樹梢上的彈力，有幾次都簡直難達彼峯，遑論與對方爲敵了。

白衣老人顯然是不把他看在眼中，存心拿他作耍而已——

是以，在他們繞行三四週後，西門擧顯然大大的落後不及，非但如此，白衣老人反倒來到了他的背後！

「單手托塔」西門擧被耍的咆哮如雷，再也不想想彼此功力相差之懸殊，憤怒中身子一個倒翻，聲如牛吼的發出了一聲咆哮！

在凌空的身勢裏，他竟然施展出沉重的內氣功力——「莽牛氣功」！隨着他倒仰的身勢裏，兩隻手掌同時遞出，夾着雷霆萬鈞之力，直向迎面白衣老人當胸猛擊過來！

掌力一經撤出，西門擧在空中已萬難收勢，倏地直墜下來，這大的掌力，呼嘯一聲，排山倒海般的直向着白衣老人正面衝擊過來！

白衣老人呵呵一聲大笑，就見他站立在樹梢上的身子，霍地向後一個倒仰！——憑着右脚脚尖一勾立身的樹枝，偌大的身子，全然向後倒掛下來。

西門擧發出的掌力，排山倒海般的直由樹帽子上刮了過去！

耳聽得「嘩啦啦！」一陣疾響，一時間枝飛葉揚聲如巨浪，其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單手托塔」西門擧這一招沒有傷着對方，可就失去了制勝對方之機，再也沒有出手之力——

果然，他身子方一落地，樹尖上的白

衣老人飛星天墜般的忽然落下來！

西門擧心中乍然一驚，再想回身應敵，那裏還來得及？頓時就覺得一雙肩頭上如同着了一雙鋼爪般的疼痛，不容他有第二個念頭，整個身子已吃對方霍地掄起來摔了出去，「砰！」一聲，撞在一株大樹上！

想是故意要給他吃些苦頭，這一摔之力頗是可觀，緊接着「喀喳！」一聲脆響，那株大樹竟然從中一折爲二，西門擧就算他練過橫練的功夫，也是萬萬吃受不起！當時悶吼一聲，當場昏死了過去！

現場五個人，除去白衣老人之外，倒有三個是不能動的，——谷天雨幾次三番作勢待上，只是當他目睹着對方白衣老人那種氣勢，那裏再敢輕擧妄動？

他呆呆的站在一隅，簡直嚇直了眼！

面前人影一閃，白衣老人已站在他面前！

谷天雨下意識嚇得後退了一步，吶吶道：「你……？」

「別害怕！」老人道：「你已是我掌底游魂，要殺你早就殺了，也不會留到現在了！」

谷天雨打了一個寒顫，一時鐵青着臉道：「你……想幹甚麼？」

白衣老人冷笑一聲：「想幹的已經幹了，不會再有甚麼別的事了。」

說到這裏，他伸手指了一旁倒地的西門擧道：「這個老東西，雖然沽名釣譽，自大自誇，倒也平素無惡，就這麼死了，也太寃枉，還有他那個兒子媳婦，受傷都不算輕，按說該死的是你這小子，現在我破例留着你這條命，把他們三個交給你，你看着辦吧！」

一面說時，他緩緩走到了被點了穴道的西門雲飛跟前，起手一掌拍在他背上，西門雲飛被打得身子向前一蹌，「哇！」的吐了一口，頓時解開了穴道，只管大聲的喘息，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白衣老人手指着倒在地上的沈雲英道：「這個小媳婦的傷勢不輕，回去以後要好好躺在床上，睡上個十天半月，才能慢慢下地，哼——看在我們平素並無怨仇的份上，我也就不爲已甚。」

一面說，遂即由身上取出了一個半大不小的瓷瓶，幌了一下，像是裏面的存藥不多。

「這是我老人家多年前自煉的『八寶續命神丹』，功能起死回生，給他們翁媳各人服下一些也就沒有事了，這可是我老人家的德擧，以後再要犯在我的手裏，可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話聲一落，抖手將手上瓷瓶打開，谷天雨伸手接着，只覺得對方手勁奇大，一隻手掌震得痲辣辣的生痛不已。

經此一鬧，他才知道對方眞個厲害，端的是不易招惹，自己再要不知趣，硬纏下去，勢將丟臉更大，說不定連一條性命也要賠上去。

——只是，這口氣實難下嚥。

再者，那顆「定風神珠」既遭對方搶去，他實在是無法返向一陽神君交差——他原思將這顆神珠佔爲己有，倒沒有顧忌到如何向師門交差之事，這時失去了，反倒令他想到了這個問題，一時憂心萬狀。

這時見對方扔下了藥瓶正要離開，不禁忙上前一步喚道：「崔前輩。」

白衣老人嘿嘿笑道：「你這小子還有甚麼話要說麼？」

谷天雨忿忿的道：「前輩搶得了寶物一走，又叫我如何向師門交差，倒不如眼前給我一個乾脆的好！」

白衣老人聆聽之下，嘻嘻一笑，遂即向谷天雨身前走來，谷天雨只嚇得節節向後倒退不已。

「怎麼，你想死麼？」白衣老人呵呵一笑：「那容易的很。」

谷天雨大駭道：「不——」

老人冷笑道：「怎麼樣？」

谷天雨嘆了一聲，一時實在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只是看着對方咬牙發愣。

「小子，你用不着給我咬牙。」白衣老人道：「你這個樣子，我老人家看的多了，你那點鬼心思我還不淸楚？這顆『定風珠』，就算在你手上，你會交給你師父？算了吧，我老人家反倒給你解了圍。」

谷天雨恨恨的道：「家師對這顆寶珠期念甚殷，豈容前輩就這麼刦走？哼！我勸你老人家還要三思的好！」

「你少放屁，」白衣老人瞪圓了眼睛道：「他放不過我，我還放不過他呢，你小子記住我的話帶過去，就說我等他一個月，一個月的時間他要是沒來，我可是帶着珠子雲遊四方去了，那時候他要是再想找我，可就千難萬難了。」

說罷大袖揮處，霍地拔身而起，淡月稀星之下，宛若白雲一朶，只不過在那棵大樹梢上閃了閃，遂即無踪。

×　×　×

「單手托塔」西門擧這一覺足足睡到第二天過了午，才幽幽的自夢中醒轉，却見兒子西門雲飛與谷天雨，正自愁眉不展的向自己盼望着。

二人發覺到他醒轉過來，才似鬆了一口氣。

西門擧乍見谷天雨，忽然觸及前，倏地由床上坐起來，不意這一起來，却牽動了腹上的傷，「哼！」了一聲，却又緩緩的睡了下來。

「好小子！」他狠厲的一雙瞳子，盯着谷天雨，眞恨不能把他吞下去：「你來幹甚麼？」

「爹！」西門雲飛在一旁安慰着道：「你老人家就不要再發脾氣了，谷大哥已經知道錯了……眼前我們第一要務，就是得想法子把那顆珠子弄回來，其它的事就不要再談了。」

西門擧狠狠的盯着谷天雨，冷冷一笑道：「算不了！我這輩子大風大浪見得多了，眞想不到有一天，竟然會栽在你這個小輩的手裏，嘿嘿，咱們走着瞧吧。」

谷天雨濃眉一挑，却又似忍下了這口氣，冷冷的道：「老爺子你這是甚麼話？……我還不是跟你一樣？事到如今，又說這些幹甚麼？……」

「嘿嘿，」一笑，他握緊了拳頭，咬牙切齒的道：「這都是那個老雜毛——我眞恨不能把他碎屍萬段。」

西門雲飛在一旁道：「爹——剛才我與谷兄商量了半天，已經把刦珠子的這個老頭底細摸清楚了。」（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一行保護篷車前往映日崖，途中兩次遭到偷襲，幸保護週密，毫髮無損，但也未能擒獲行兇之人，楚小楓担心人手太少，不支分配，遂設法說服白眉大師和胡逢春，予以義助，這日，楚小楓等一行，護着篷車，夾在大羣江湖人羣中，向映日崖進發，途經一處峽谷，谷頂驀地落下兩顆巨石，幸羣雄身手矯捷，沒人受傷，事後楚小楓示意王平提議，要胡逢春出面領導羣雄以抗偷襲者，羣雄中一人提出要求，要知道車中人身份，一語道出羣雄响應，胡逢春自忖無法應付，轉向身側的楚小楓問計——

更番遭暗襲　組隊抗奸謀

楚小楓道：「衆怒難犯，最好讓他們見見篷車中人。」

胡逢春道：「老夫也是這麼想。」

當下提高了聲音，道：「諸位稍安勿躁，老夫自有仲裁。」

這幾句話，說的聲音很高，場中之人，大都聽到。

喧鬧之聲，突然停了下來。

胡逢春目光轉到成中岳的身上，道：「成兄，這情形你看到了。」

成中岳道：「看到了，胡大俠準備如何處置這件事。」

胡逢春高聲問道：「車中坐的是女眷麼?」

成中岳道：「是……」

胡逢春說道：「能不能夠叫她們露個面。」

成中岳早已得到了楚小楓的暗示，點點頭，說道：「胡大俠的吩咐，在下自然遵命。」

胡逢春飛躍而下，道：「好……識時務者爲俊傑，眞金不怕火，你要她們出來吧！」

楚小楓已暗中下令，要成方，華圓，由暗中摸了過去，盯在那枯瘦的人身側。

楚小楓却行到了胡逢春的身邊，道：「胡大俠，如若女眷現了身，萬一遇上什麼變化，咱們只怕措手不及，最好能準備一下。」

胡逢春道：「我會小心。」

篷車的門開了，綠荷，黃梅，齊齊探出了半個身子。

那枯瘦人擠在篷車前面，綠荷，黃梅一旦露面，立刻一抬右手。

成方就站在他的身側，他右手一抬時，立刻揮出一拳。

這一拳，使他的準頭一偏。

一蓬銀芒，疾射而出。

準頭取偏，使得一筒毒針，錯了一側，慘叫聲中，立刻有六七個倒了下去了。

篷車四周圍滿了人，這些人倒下去之後，立刻臉色發青。

好厲害的毒針，果然是見血封喉，立刻送命。

綠荷，黃梅迅快的進入車中，關上了車門。

圍在篷車四周的人羣，驚叫着向後退去。

成方大聲喝道：「兇手。」一把抓住了那枯瘦的人。

成中岳帶着七虎，四英，分站在篷車四週，黃一虎站在車前，控制着馬匹，以防備馬匹受驚。

成方一撞之勢，使那枯瘦人手中針筒一偏，一排毒針，射向馬頭，成中岳是最危險的一個，毒針掠面而過。

站在成中岳身後的幾個人，却作了替死鬼，驚喝聲中，倒了下去。

胡逢春究竟是老江湖了，也早已對那枯瘦人有了懷疑，所以一直在注意着他。

看他由袖中取出了針筒，喝止已來不及。

枯瘦人的動手相當快，針筒已現，毒針已經飛射而出了。

幸好成方早有戒備，才及時撞了他一掌。

那一掌，撞斜了針筒。

枯瘦人回手一掌，劈向了成方。

成方舉手封架，還擊了一拳。

胡逢春突的飛身而至，一把抓去，口中厲聲大喝道：「好啊！原來你是別有用心。」

站在週圍的人，疾向四週退去，空出一片圓圓的空地。

成方和枯瘦人，對拆了兩招，向後退開。

自然，這是楚小楓的令諭。

他們隱身暗中的人，已經不多，楚小楓希望盡量保持身份的隱密。

所以，成方退開之後，立時一轉身，穿入了人羣之中不見。

枯瘦人回手擋開胡逢春一拳，冷冷說道：「胡大俠，你本是江湖上很受人敬重的人，爲什麼要淌這次渾水。」

胡逢春道：「這種事，叫老夫遇上了，怎能不管，何況，老夫已經被他們推作頭兒了。」

口中說話，雙手的攻勢，並未停息，攻勢反而愈來愈快速了。

那枯瘦人手底下不含糊，胡逢春攻勢雖然猛烈，但他却應付裕餘，而且守中有攻。

霎眼之間，兩個人已經對拆了二十餘招。

胡逢春二十餘招，仍然未能制服對手，心中暗暗震動，暗道這小子名不見經傳，竟然是如此的難纏。不知是什麼來路。

只聽那枯瘦人冷冷說道：「胡逢春，沒有人會眞的帮助你的，我已經給足了你的面子，你要再不知足，別怪我要施下毒手了。」

這幾句話，正是胡逢春心中的疑慮。

他心中明白，眞正能够支持他的，可能只有白眉大師一個，和他帶來的十二羅漢。

但在衆目睽睽之下就算他想罷手，也有些不方便停下來了。

只好硬着頭皮撑下去，道：「我胡某人，既然被大家推舉了出來，就該有一個交代，不管有沒有人支持我，我該管的事，絕不能放手。」

拳法已變，攻勢更見凌厲。

這是他壓箱底的本領，苦練了四十餘年的破山拳。

但聞拳風呼呼，威力强猛異常。

枯瘦老人掌法一變，施出了一套很陰柔的掌法。

只見他掌影飄忽，竟然把那股强烈的拳勢，完全化解於無形之中。

這時，四週圍觀的人，已經完全靜了下來，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胡逢春的破山拳，固然是威猛狠厲，但那枯瘦的人陰柔掌法，更是看的人心頭驚駭。

白眉大師緩緩擠過人羣，到了前面。

楚小楓也發覺了那枯瘦人不好對付，胡逢春遇了棘手的强敵。

那武承松手執銅棍，看兩人打的十分激烈，心中雖然想帮忙，但却不知如何着手。

楚小楓心中亦在盤算，如若出手相助，對付那枯瘦的人，就算一擊傷斃對方，但胡逢春的聲望，也沒有什麼帮助，要怎麼想個法子，暗助那胡逢春一臂之力，使那枯瘦人不知不覺的傷在胡逢春手下，這件事，才算得完美無缺。

同時，這又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隱在暗中的那一個大組織，實在是早有預謀，隨便派出一個人，就可以和江湖上一流的高手對抗。

如非丐帮，排教早有準備，全力訓練出七虎，四英這等人物，單是找幾個對抗那神秘組合中的一般人手，就非易事。

這時，白眉大師也皺起了眉頭。

雖然，他對這枯瘦人的武功，也有着很大的驚奇。

突然間，胡逢春大喝一聲，全力擊出一掌。

枯瘦人冷笑一聲，道：「找死。」右手一抬，横裏封去，左手却一招「穿心指」，點了出來。

楚小楓看得眞切，這一招，胡逢春避過去的機會不大。

再不出手，胡逢春可能就要傷在對方

的一招穿心指下。

幸好，楚小楓早已暗作戒備，一指點出。

一縷指風，襲向枯瘦人的曲池穴。

白眉大師也看出了胡逢春的危機，舉步向前行過了。

那枯瘦人封架胡逢春掌勢的右肘，突然一痲，力道全失。

胡逢春一劈掌了下來，擊斷了枯瘦人的右臂，一掌劈在了那枯瘦人頂門之上。

枯瘦人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但他的左手掌指，已經點在胡逢春的前胸，可惜是已經無法發出了力道。

人羣中暴出了一聲彩呼：「好雄渾的掌力。」

胡逢春拍拍手呼一口氣，道：「險！老夫實無殺人之心，但形勢迫逼，實在是沒有法子了。」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這一次勝的十分凶險。

白眉大師點點頭，道：「虎無傷人意，人有害虎心，下一次，和人對手時，胡兄也不可手下留情了。」

胡逢春道：「說的也是，這人名不經傳，他武功實在不弱。」

場中似乎是沒有人看出什麼破綻。

這時，攀登西面山壁的少林僧侶，高聲叫道：「兩側集有不少巨石，但人已跑的不見了。」

白眉大師道：「好！你們就在山峯上走吧！如若再有人準備推下巨石，你們就出手對付，格殺勿論。」

兩邊山峯上，傳來了少林僧侶的回應之聲。

楚小楓一直留心着四下的舉動，希望能看出還有些什麼可疑的人物。

胡逢春擊斃了那枯瘦人後，聲望似是忽然提高了不少。

圍觀的羣衆，臉上大都流露出敬佩之色。

那枯瘦人似乎是沒有同黨，至少，沒有人出面向胡逢春抗議。

羣豪又緩緩向前行去。

胡逢春忽然行到了楚小楓的身側，低聲說道：「楚老弟，老朽想向你請教幾件事情?」

楚小楓道：「不敢當，大俠吩咐。」

胡逢春道：「此地距映日崖，還有數日的行程，只怕這一路之上，還有變故發生。」

楚小楓道：「老前輩高見不錯。」

胡逢春道：「這一羣，雖有近百人之衆，但却是每人一心，老朽在江湖上走了幾十年，識人不算不多，但這一羣人中，我認識的除了白眉大師之外，不過三五人而已。」

楚小楓笑一笑，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胡逢春道：「老朽被他們抬了出來，好像是作了人的擋箭牌，想不到我終日打雁，今日被雁啄了眼睛。」

楚小楓笑一笑，道：「老前輩德高望重，才會被人推舉出來，領導羣豪。」

胡逢春輕輕歎息一聲，道：「楚老弟，情況有些不對。」

楚小楓道：「哦！有什麼不對?」

胡逢春道：「那小子名不見經傳，但武功却高强的很，這些人不知道那裏闖出來的。」

楚小楓笑一笑，道：「老前輩，有些什麼感覺。」

胡逢春道：「老朽感覺到，這羣人的來路，十分可疑。」

楚小楓道：「老前輩覺着他們那裏不對?」

胡逢春道：「老實說，我也說不出來那裏不對。」

楚小楓道：「老前輩覺着那些人，是不是來自一個很有組織的組合中。」

胡逢春道：「對！就是這麼一個說法了。」

楚小楓道：「我想，老前輩突然負擔起了這個責任，似乎是也無法推托了。」

胡逢春道：「老朽就是有這樣的煩惱了。」

楚小楓道：「老前輩，事實上，這是大家的事，也不能讓你老前輩一個人負擔起來。」

胡逢春道：「對！目下就是這樣一個局面。」

楚小楓道：「其實，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老前輩的煩惱。」

胡逢春道：「說說看，什麼辦法?」

楚小楓道：「在下覺着，老前輩應該想法子把他們組織起來。」

胡逢春道：「對！組織起來，怎麼個組織之法?」

楚小楓道：「把所有的人，分編成若干組隊，負任分擔，然後，想法子，把他們分配些工作。」

胡逢春道：「如何一個分配法?」

楚小楓道：「這件事，晚輩只能提供一些意見。」

胡逢春忽然間想起來，覺着楚小楓是一個很可愛的人，而且，也是一個智慧的人，當下笑一笑，道：「好！老夫洗耳恭聽。」

楚小楓道：「這個，晚輩只能出主意，事情還要老前輩去辦。」

胡逢春道：「好！你說吧。」

楚小楓道：「第一，老前輩去把這些人區分一下，然後，找三五個人出來，把他們分成若干的組隊，付給他們一個工作，要他們擔負些什麼。」

胡逢春笑一笑，道：「這話倒也有理由，老夫立刻去辦。」

楚小楓道：「也不用太急，老前輩心中想好了一個計劃，然後，和白眉大師商量一下，再把目下這些人區分一下，大體上能使他們相互配合。」

胡逢春點點頭，道：「老弟，這作法，豈不是要形成一股對抗外人力量麼。」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這只是一個臨時的組合，進入了映日崖，這組合就不存在了。」

胡逢春笑一笑，道：「老弟，你年紀不大，但確實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人物。」

楚小楓笑一笑，道：「多謝誇獎。」

胡逢春道：「老朽這就去和白眉大師商量一下，老實說，這件事得要他大力支持才行。」

× × ×

白眉大師同意了胡逢春的計劃，出了山谷之後，胡逢春就宣佈了這個計劃。

十之七八的人贊成，但也有十之二三的人反對。

這件事，也無法勉强，不同意的人，就先行離去。

胡逢春濤查了留下的人，還有八十六個，加上白眉大師和十二羅漢，一共有九十九個人，自然這些人包了楚小楓和成中岳等。

九十九個，由白眉大師率領的十二羅漢，成爲一組。

成中岳帶着七虎，四英，自成一組，仍然保護篷車。

綠荷，黃梅，紅牡丹，都已坐入了車中。

成方，華圓，王平，周横，却和楚小楓擠在一起。

其實，既要開分爲組，誰都會和幾個相處知己的人，分在一處，眞的有了什麼事，也好有一個照顧。

當然是羣豪自動分集一起的原因。

胡逢春老江湖了，自然是成全各人的心願。

何況，這一次分組，也只不過是行動上方便一些，彼此行事，有一個系統，到了映日崖，就要散去，自然是能按各人的心願最好。

九十九人，除了白眉大師一行十三個，成中岳等十二個，楚小楓等五個，胡逢春又把武承松留在了自己的身邊，餘下還有六十七個人。

這六十七人，自動站了四堆，胡逢春就把他們分成了四組隊。

每一個組隊中，推舉出一人爲首。

楚小楓低聲向胡逢春建議，要他把四個組隊，各付於一個名稱，以便於召集。

五行定名，分成了金，木，水，火，土五個組隊。

金隊人手最多，有二十一人。

木隊十九個，水隊十七人，火隊十人，楚小楓等五個人分成土隊。

每一隊中，都推舉出一個人爲領隊，也就是這一羣人中最具人望，武功最好的人。

金隊是天馬行空田伯烈。

木隊是分花手時英。

水隊是水中神龍何浩波。

此人來自長江水帮，確有過人的水中功夫。

火隊是百步飛蝗譚志遠。

土隊是楚小楓。

楚小楓暗中觀察，發覺被人推舉出來的四大領隊，確然是個個神氣內蘊，實是江湖中的高手。

原本，楚小楓心中懷疑他們是對方派來此地的人。

但他們在江湖上，都已早有名氣，而且與隊中之人，大部份相熟，心中才稍消疑念。

胡逢春聽過了各隊自行推選出的領隊姓名之後，態度忽一變，對四大領隊，立刻流露出十分敬重之態。

胡逢春作了個羅圈揖，拾手請金隊先行，羣豪依序向前行去。

經過了一次分組之後，形態大變，看上去立刻顯出一股訓練有素的樣子。

胡逢春低聲說道：「楚老弟，了不起啊！了不起。」

楚小楓道：「什麼事了不起。」

胡逢春道：「那四位領隊，可都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老夫聞名久矣！可是都沒有見過他們，今天，要不是他們報上名號，我也想不到會是他們四個。」

楚小楓道：「四個人，很有名麼?」

胡逢春道：「喝……大大有名的人物，七八年前，他們的名號，已經響澈了江湖，不知何故，他們這兩三年來，忽然息隱不見，想不到竟然混在了這羣人中。」

楚小楓道：「他們忽然間，不求聞達，究竟是爲了什麼?」

胡逢春說道：「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楚小楓道：「我想他們可能有什麼苦衷。」

胡逢春道：「說的也是，不過，有了這四個人，我想篷車中人，這一路上，可以安全通行無阻了。」

楚小楓道：「老前輩，在下有一個很不幸的預感。」

胡逢春笑一笑，道：「什麼樣子不幸的預感?」

楚小楓道：「我擔心，很快會發生事情。」

胡逢春道：「什麼樣子的事情?」

楚小楓道：「那自然是一種慘事。」

胡逢春道：「慘事，楚小弟可是說，會有人被殺。」

楚小楓道：「是！而且，不是一二人被殺。」

胡逢春一皺眉頭，道：「楚老弟，這個，好像不太可能吧。」

楚小楓道：「老前輩經驗豐富，也許有很獨特的看法。」

胡逢春搖搖頭，道：「有人要對付篷車中的女眷，在下相信，但如說，有人還要在這裏殺人，老夫就不敢相信了。」

話剛落口，正在行走的人馬，突然停了下來。

胡逢春還未來得及問話，一條人影，疾如流星般飛奔過來。

是天馬行空田伯烈。

他號稱天馬行空，來勢奇快，一幌眼間，人已到了胡逢春的身前，低聲道：「胡兄，前面有事。」

胡逢春心頭震動了一下，先看了楚小楓一眼，才回頭望着天馬行空田伯烈一眼，道：「什麼事?」

田伯烈道：「前面有一片攔道樹林，林中發生了命案。」

胡逢春呆了一呆道：「看來，被楚老弟說中了。」

一面舉步向前行去，一面高聲說道：「走！咱們去瞧瞧。」

田伯烈口齒欲動，欲言又止。

人却跟在胡逢春的身後，向前行去。

楚小楓也跟了上去。

相距有事地點不過有一里多遠，胡逢春等加快脚步，片刻即到。

金隊的人，都在林外四丈左右處停了下來。

胡逢春越衆而出，抬頭看去，只見四個穿着勁裝大漢，被吊在樹上。

他們的身上，仍然佩着兵刃，衣履整齊，似乎是完全沒有經過反抗，就被人吊起來，掛在樹上。

胡逢春輕輕吁一口氣，道：「四個，其餘的人呢？」

田伯烈道：「我在想，其餘的人，是不是全部死亡在樹林之內？」

胡逢春道：「不太可能吧？」

田伯烈道：「我認得出來，那四個吊在樹上的，至少有兩個是剛剛離開咱們的人。」

胡逢春道：「幾十個人，難道就完全無聲無息的死了麼？」

田伯烈道：「奇怪處在此，可怕處，也在此了，一共有二十八個人，但却像投入在大海中的砂石，聽不到一點聲息，如若他們有一個活的，應該有一點聲音傳出來才對。」

胡逢春點點頭。

他盡量保持鎮靜，但聲音中，却有點微微發抖。

他久處江湖，經歷過很多的事，可算經驗豐富，但他從來沒有遇上過這種恐怖可怕的事。

田伯烈輕輕吁一口氣，道：「胡兄，咱們要不要進入林中瞧瞧。」

這個人，倒是還有幾分豪壯之氣了。

胡逢春道：「對！應該進去瞧瞧，不過，先請白眉大師來，商量一下。」

不用請，白眉大師帶着兩僧侶，已經匆匆趕了來。

楚小楓一直沒有說話，但却很仔細的觀察着那吊着的四個人。

他希望能從四人死狀上，瞧出一點蛛絲馬跡。

看到了懸空而吊，在風中飄蕩的四具屍體，白眉大師也不禁微微一呆。

這位常年在江湖上走動，豪氣凌雲的少林高僧，也被這景況給嚇住。

把四個人吊死樹上，不是難事，難在對方却是武林人物，而且，又是成羣結隊的走在一起，幾十個武林人物，一聲不響，就這樣的死了，這手段不但可怕，簡直是匪夷所思。

前面，只是一座不太密的森林，一條寬闊的大道。

由林中穿過，沒有虎踪，每天，都可能由很多人車在這裏經過。

但此刻看起來，那稀疏的林中，却是鬼影重重，陰森可怖。

使得很多闖蕩過江湖的高手，望而却步。

一陣很長時間的沉默，楚小楓不得不開口了，輕輕吁一口氣，說道：「胡前輩，這些人，如若剛才肯留下來，也不致發生這一場慘事了。」

一開口，先使得在場之人，有着爲自己慶幸之感。

白眉大師道：「春秋筆再度出現江湖之時，竟然還有人敢在這裏殺人。」

楚小楓道：「看對方殺人的手段，方法，決非一二人所爲，必然是一個很嚴密的組合。」

田伯烈道：「下手的人，武功也都相當的高明，不是一般庸手。」

白眉大師道：「那一位願和老衲進去瞧瞧。」

楚小楓道：「晚輩追隨。」

胡逢春道：「兄弟被大夥兒推舉了出來，自然是不能後人。」

田伯烈道：「金隊奉命開道，田某是領隊，自然是責無旁貸。」

這幾個人一開口，立時有不少人激起了進入林中，一看究竟的豪氣。

楚小楓低聲道：「胡前輩，進林察看，不宜人多，一則，人多手雜，可能破壞了留下的痕跡，二則，林中如是還有埋伏，可能造成很大的傷亡。」

胡逢春輕輕一捋山羊鬍子，神情肅然的點點頭，說道：「對！大師，咱們不能去人太多。」

白眉大師點頭道：「好！胡兄，你是大家公推出來的頭兒，這件事，就有你作主吧？」

事情一步一步的迫上來，胡逢春就算想推開這個擔子，情勢亦是有所不能，只好一挺胸，道：「好，大師，田少兄，楚老弟，咱們四個進去。」

幾句話，說的相當吃力，大有慷慨赴義的味道。

楚小楓一上步，道：「在下開道。」當先向林中行去。

田伯烈哈哈一笑，道：「大不了一條命吧！我就不信他們眞有三頭六臂。」

緊隨楚小楓身後行去。

胡逢春，白眉大師魚貫行入林中。

楚小楓暗自提聚眞氣戒備着，緩步而行。

他在江湖上藉藉無名，說出姓名來，也是無人知曉，田伯烈完全沒有把他放在心上，但此刻却忽然對他生出了一股敬重之情，急行兩步，道：「楚少兄，慢一點，大家走在一起，也好有個照應。」

楚小楓道：「多謝田兄……」

突然，停下脚步。

只見兩丈外的樹上，一排吊了十二個人，一共兩排，合計二十四人，加上林邊的四個人，總計是二十八個，一個人也不少。

胡逢春呆住了，白眉大師和田伯烈，也都楞在了那裏。


一行二十八人，都被活活吊死在樹上，又不見一點打鬥痕跡，實在是江湖上從未有過的事。

就算這些人，明知非敵，但在性命交關之間，也必會全力反擊，喝叫。

不論兇手武功如何高强，也不能使這二十八人，束手被吊死樹上。

但對方竟然作到了。

（未完）


男子漢 大丈夫
體力充沛，精神飽滿，英姿瀟洒，男性雄風。紫金丹純用多種王道中葯提煉而成，寧神固腎，增强體力，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HONDA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